



# 鬼的现场调查

韩松 李自良 著

GUIDEXIANCHANGDIAOCHA

四川人民出版社

韩 松 李自良 著

# 鬼的现场调查

GUIDEXIANCHANGDIAOCHA

- 世上有没有鬼？这是一个问题。
- 每一个活人背后都站着30个鬼吗？
- 阴森山谷中的怪声到底是什么？
- 新华社记者见到了什么鬼影？
- 互联网为何成了鬼魂出没的渊藪？
- 鬼是四维动物，还是诸葛亮侵略军的幽魂？
- 如何才能提高民族观察自然的能力？
- 新世纪的奇书，揭开千年之谜，创造“视觉历史”

ISBN 7-220-05617-6



9 787220 056178 >

ISBN 7-220-05617-6/K·769

定价：20.00元

鬼的现场调查

韩松 李自良 著

GUIDEXIANCHANGDIAOCHA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鬼的现场调查/韩松, 李自良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8  
ISBN 7-220-05617-6

I. 鬼... II. ①韩...②李... III. 破除迷信-普及读物 IV. B9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1583 号

GUI DE XIANCHANG DIAOCHA

鬼的现场调查

韩松 李自良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王华光  
周靖明  
古蓉  
伍登富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 3 号)  
<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mailto:scrmcbsf@mail.sc.cninfo.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6679239

印 刷  
开 本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印 数  
书 号  
定 价

成都飞机公司印刷厂  
850mm×1168mm 1/32  
12.25  
263 千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1-5000 册  
ISBN 7-220-05617-6/K·769  
20.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 编辑前言

这是一部深入、生动探讨中国鬼文化和西南地域文化的奇书，它集纪实性与学术性为一体，从自然科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的多重角度来破解鬼的真相，消除鬼在大众心目中的神秘感，破除鬼怪迷信。

作者是新华社资深记者。本书的主线是对云南省陆良县所谓“闹鬼”事件进行的现场调查。作者通过采访目击者，并在半夜亲自上山捉“鬼”，最后访问科学家，认定“鬼”的存在不过是一种罕见的自然现象：它很可能是磁场记录下来的古代战争场景，并在现代的特定天气条件下再现。这种情况，科幻小说有推测，新闻媒体也多有报道，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是第一次被实地证实。

作者还通过考察传统文化、现实民俗和社会现象，提出鬼的存在同样是一种心理和文化现实。要驱逐鬼魅，不仅仅要进行全民科普，还要改造整个文化体系。

作者对流行一时的人类神秘现象出版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这部作品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江泽民同志最近多次谈道：“我国历史上虽然有着伟大而丰富的文明成果和优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南民族》  
2001.8  
ISBN 7-220-05617-6  
I. 滇... II. 王... III. 民族... IV. B917  
中国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1582 号

的文化传统,但相对来说,全社会的科学精神不足也是一个缺陷。”在200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江主席再次指出,大力推进科教兴国,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素质,将是2001年我国工作的重点之一。本书作者呼吁在民众中大力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高中华民族观察自然的能力”,增强分辨科学与伪科学的本领,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本书作者参与过大量科技和探险考察报道,出版过一系列文化、政论书籍,使该书具有坚实的科学依据和文化底蕴,并融思想性和可读性为一体,是新世纪科普纪实著述中独具一格的优秀作品,其宗旨符合2000年全国科普大会提出的“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生动事例改变传统科普的沉闷方式”的方针。书中部分章节已被有关杂志选载,社会反响良好。

这部作品同时是一部西南少数民族风俗和历史的文化考察报告,首次对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神秘爨文化——云南文化的轴心——进行了深入探查,并结合西部大开发,提出了重新认识和弘扬西南文化的命题,同时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与走向提出了独到的解释。

# 目

# 录

- 1 世上有没有鬼? / .....1  
互联网上的鬼故事  
每一个活人的身后都站着 30 个鬼  
鬼也要进入新世纪?
- 2 夜半怪声 / .....6  
陆良如今并不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县城  
沙林奇观  
闹鬼的大战马坡
- 3 阴兵过路 / .....12  
不止一人听到过怪声  
“我遇上了阴兵过路”  
鬼剃头的万人头冲
- 4 千载难逢的灵境 / .....17  
“鬼是战死者的魂灵”  
真有超自然之谜吗?  
无神论与幽冥信仰的斗争
- 5 揭开陆良鬼谜之旅 / .....21  
带上照相机去拍鬼影  
风云际会的土地  
阴气上升时爬上闹鬼的山头  
第一次听说鬻人
- 6 吸灵魂的巫术 / .....27

2004 38 / 05

# 录

## 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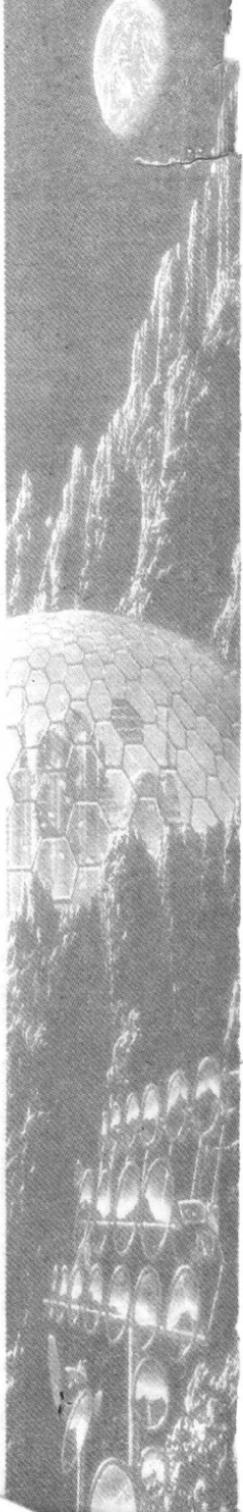
科技局长的证词  
血淋淋的鬼怪打仗场面

7 难以入眠之夜 / .....30  
渡过历史长河而来的幽灵  
在北京广泛流传的“搭车女子”故事  
百元血钞  
中国人身上是不是有鬼基因

8 证人们的证词 / .....37  
汗毛都吓得直了起来  
诡异的马铃薯  
不叩头就会闹鬼  
那可怖的声音确实是真的  
武警也听见了奇怪的声音

9 亲眼看见了鬼 / .....44  
拿着弓箭打仗的古人  
看见了许多小矮人  
姜永林当场被吓昏了  
他们穿着金盔金甲

10 尘封的古城 / .....48  
孟获游魂依恋之地  
重镇中的重镇  
西部文献之邦





# 录

- 11** 文献中的怪异 / .....55
- 来自古代的阴兵
  - 贾平凹的故事
  - 鬼啸与鬼哭
  - 更多的难以解释的怪声
  - 中国神秘文化的重要内容
  - 惨叫的石像
  - 徐好民的分类研究
- 12** 鬼影幢幢 / .....64
- 水影中的人脸
  - 波涛云雾间的武夫
  - 墙壁上的幻画
  - 台阶上的剑影
- 13** 现代异事报告 / .....68
- 故宫里出现了古代宫女影像
  - 死人拜访活人
  - 洞庭湖中的呼救声
  - 《大公报》刊登的案例
  - 龙潭鼓乐
  - 旬阳县山谷中的恐怖哭叫声
- 14** 你不找鬼,鬼也会来找你 / .....73
- 中国有多少人信鬼
  - 相信幽冥世界的正人君子们
  - 对人生的重大挑战

# 录

## 目

- 15 是鬼存在的物理效应吗? / .....78  
牲口不会骗人  
马神秘死亡的事件  
中央电视台拍下了录像
- 16 我们的现场试验 / .....82  
老百姓不愿意用马做试验  
好不容易找到了两匹马  
马死活不愿进沟  
我们感到毛骨悚然
- 17 真的有鬼吗? / .....88  
鬼就藏在山岩树丛中  
它们的出现具有时间性
- 18 难以回避的二分世界 / .....90  
元气演变密码  
鬼的出现标志着文明的进步  
鬼便是“归”  
人鬼最初是一体的
- 19 寻找鬼的足迹 / .....95  
鬼形成了有着强大势力的利益集团  
墨子和孔子的说法  
王充的矛盾  
中国拥有最大规模的鬼书  
清鬼运动却加强了鬼的地位



# 目

# 录

- 20** 信息时代的鬼怪 / .....101  
互联网已成了鬼魂出没的最大渊藪  
精彩的恐怖世界  
丰都现象  
鬼文化的确是我们现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血红蛋白”吗?
- 21** 吸人灵魂的计算机 / .....109  
后现代色彩的鬼故事  
鬼的存在与科学进步无关  
整个华人文化圈对灵境持宽容态度
- 22** 夜半上山找鬼 / .....115  
李国强不让我们去  
四个人一起可以壮胆  
半夜来到了闹鬼的沟里  
像熊的怪物  
五峰山上的鬼火
- 23** 这是一起骗局吗? / .....124  
李国强的杰作  
他怎么发现“彩色沙林”的  
陆良的异人  
对比李国强,我们活得很虚伪
- 24** 老乡们 / .....131  
他们没有精神病

# 目

# 录

“沙林引来了乌七八糟的女人们”  
农民们没有时间准备谎言

25 鬼火揭秘 / ……135  
鬼是否也抽烟  
清晨密林中花圈覆盖之坟  
好像进入了《聊斋》中的景致  
为鬼神忙碌的乡邻  
惊心动魄的盆地日出

26 神秘的沙林 / ……143  
非同寻常的地理环境也许藏有  
怪声怪影的答案  
铁扇公主和牛魔王的居所  
不来这里，死后阎王也不放过我  
上帝能创造沙林，为何不能创造鬼神

27 气象中的怪异 / ……151  
我们像来到了西藏  
西边日出  
神秘的天人感应  
陆良的道理在哪里？

28 难以解释的古陆 / ……155  
李四光考察过的海陆奇观  
大战马坡与沙林的地质联系  
国家森林公园原是古代大姓避暑地



# 目

# 录

地理与心理的命君

**29** 古大陆有鬼 / ……160  
北美怪光  
人们在探究西藏之谜时忽略了云南

**30** 一种可能的解释 / ……163  
高吉才的话  
我们站在断裂带上  
地震前会听到鬼哭  
动物的预感

**31** 重新发现《聊斋志异》 / ……168  
最初的梦中情人  
最保守文化中的自由度  
用鬼来消解世间的沉重  
人与鬼交融而和谐地生存着

**32** 办公室里的插曲 / ……176  
鬼是心理作用吗？  
谈鬼竟成乐事  
做鬼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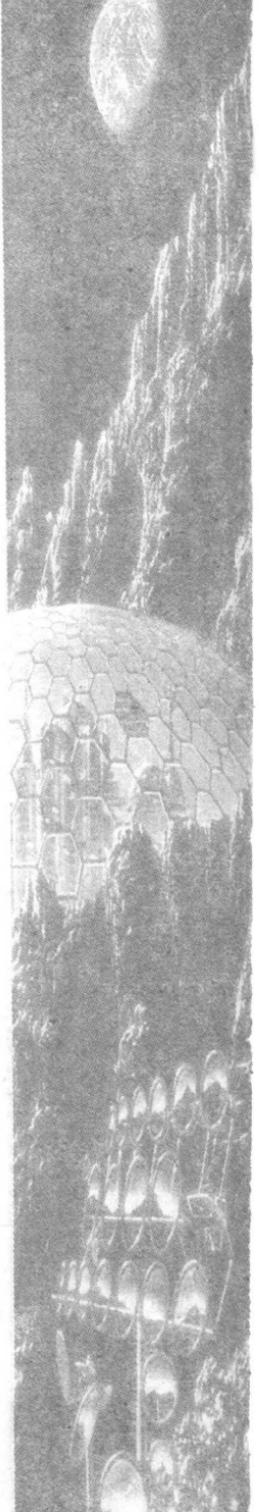
**33** 泛滥于民间下层的鬼气 / ……180  
集体无意识  
白日鬼  
重葬的陆良人

# 录

## 目

### 人鬼异域

- 34** 鬼主世界 / .....187  
幽冥文化的根据地  
鬼主墓探秘  
鬼主下葬法  
考古学上的说法  
火葬昭示的另一个世界
- 35** 两个世界的沟通者 / .....196  
下葬习俗的由来  
巫现  
鬼节  
春联与心灵的沟通者  
对联与鬼
- 36** 幻象的问题 / .....207  
心理学解释  
显灵事件  
集体受暗示
- 37** 超心理现象 / .....212  
潜意识水平上的接触  
人的心理能量创造鬼  
用超心理学解释陆良事件的难点
- 38** 新物理学 / .....216





# 目

# 录

- 四度空间的理论  
鬼是否是四维动物?  
美国海军的一次实验  
惊马槽是一个时空漏洞吗?
- 39 声学上的考虑 / .....220  
闹鬼现场的次声波  
遇鬼感觉  
大气条件下
- 40 地象 / .....223  
徐好民的观点  
静电场中的鬼魂
- 41 一些其他的可能 / .....226  
地球镜像  
故宫幻影  
仙女山顶的鬼市  
死人的重现
- 42 科幻成真 / .....233  
古刹怪影  
方教授的鬼魂  
鬼影和潜影
- 43 重新播放历史 / .....238  
并非科幻的印证

# 录

## 目

特殊的电磁场  
自然界的气体激光器  
视觉历史学

- 44 鬼作为一种平常的存在 / .....250  
在实验室中创造鬼  
鬼也能生儿育女  
人鬼相亲将成为现实

- 45 提高民族观察自然的能力和  
兴趣 / .....254  
两种立场的冲突  
异类科学的出现  
是科学问题还是文化问题  
陆良鬼调查引出的不太轻松的话题  
附：中国评出当代十大伪科学代表作

- 46 在古战场寻访冤魂 / .....262  
在古战场寻访冤魂  
兵家必争之地  
太多的战死者

- 47 战火撕裂的土地 / .....266  
楚将与汉王的征伐  
诸葛亮南侵  
南中大姓割据  
穷兵黩武的南诏





# 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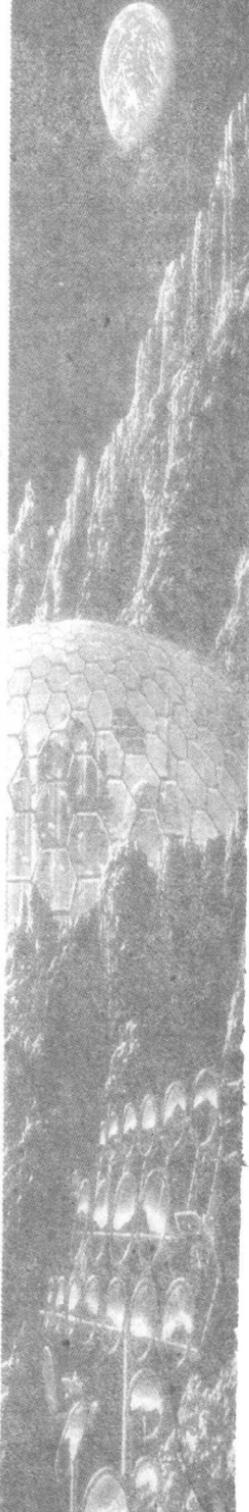
# 录

- 惨烈的天宝战争  
蒙古人的铁骑  
明帝国的讨伐与军屯  
清王朝的变本加厉  
云南落后的真正原因
- 48** 再谈战场与鬼 / .....280  
国际话题  
我们眼中的西部大开发
- 49** 探访古战场 / .....284  
蒙古军的小堡废城  
战火已经远去
- 50** 孟获显灵 / .....289  
大战马坡记录了哪一场战争？  
与诸葛亮“侵略军”的血腥战斗  
决战在陆良  
孟获之乡  
孟获为什么显灵？  
为夷的自尊  
“西南意识”的苏醒
- 51** 高举蛮文化大旗 / .....308  
南方是灵动的世界  
对李国强哲学的再认识  
我们的生存危机

# 录

## 目

- 为鬼正名之旅
- 52** 比大理国更古老的文明 / .....315  
陆良最大之谜  
云南文化的轴心  
闭门天子，开门节度  
堪与日耳曼人入侵古罗马相提并论的破坏
- 53** 爨乡沧桑的近距离目击 / .....321  
文管所中的文物  
国宝爨碑  
爨龙颜将军威仪何在？  
无限天地间的秘密
- 54** 重新发现西南 / .....333  
绝不仅仅是蝴蝶泉和野象谷  
人类的发祥地  
黄河摇篮观的动摇
- 55** 西部：中华民族真正的诞生地吗？  
《山海经》记载了古中国的真正位置  
“云南人向四方迁移形成了中华民族”  
“中国”的称谓来自纳西语  
创世神话  
汉族本身便是少数民族吗？



# 目

# 录

- 56** 日本人起源于云南吗? / .....352  
日本人的寻根热  
渡海而去  
非正统的起源观
- 57** 新西南史观 / .....357  
“后轴心时代”的理念  
“一点四方”的华夏观  
“西南”的称谓受到质疑  
受到古人类发现的鼓舞  
中国人起源的危机  
更大的文化命题
- 58** 科幻小说:陆良之旅 / .....367  
神奇的陆良三日游  
亲眼目睹历史的重现  
消失在过去  
与鬼相伴



## 世上有没有鬼？

### 互联网上的鬼故事

下面这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故事，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再故事的名字叫“回家路上”。

家，当然是活人的家，不是鬼宅。

话说，有一个上海的女中学生，一次在学校有事，周末回家晚了。由于她家住在郊区，故回家时要坐中巴。

故事，就发生在她所乘坐的中巴上。

郊县的交通车上本来就比市区人少，加上当时已是晚上10点多了，因此在该女生所坐的中巴上只有零星的几个人：司机和售票员，以及加上女孩在内的三名乘客。

由于累了一天，她在车上闭目养神。四周很静，只有汽车发动机的声音……

车到中途靠站，又上来了三个人：两男一女。这时，车上加上司机和售票员一共有八个人。她也没在意，继续坐在座位上休息。

忽然，她身边的一个老头站了起来，指着她大喊道：“你



为什么要偷我的钱包？”

这莫名其妙的质问，使她十分惊讶，问道：“老人家，我自己在打瞌睡，碍着你什么了，我根本就没偷你的钱包。”

“说的就是你！我身边没有别人，钱包怎么会不见了呢？年纪轻轻就学着偷钱包，真是不知羞耻！”

她被这突如其来的叱责给惊呆了，委屈得快要哭了。这时，老头说：“你什么也别说，有本事就和我一起下车，让我检查。”她当时没再说话，只是一肚子火，于是一赌气就和这老头下车了。

下车之后，她脑子一转，觉得不对，莫非是老色狼？觉得有点害怕。

老头低声对她说：“你知不知道，我刚才救了你一命。”

“什么？你这个老头子，神经病！”

“你看到了么？刚才上来的两男一女，不是人，是鬼！”

“什么？鬼？你是不是疯了？”

“刚才那三个人上车的时候，不是走上来的，而是飘上来的。”

女孩还是不相信，老头说：“你不信就算了，我先走了。”说完，老头就走了。

他走入了深深的夜幕里。

四周忽然涌上晦暗的雾气。女孩想，今天算是倒霉了，碰上这样一件怪事。她只好自己叫了辆出租车回家了。

第二天的早间电视新闻报道：昨晚有一辆中巴在郊区发生了交通事故，车上无一生还，死难者共三人：司机、售票员、一名乘客。



这中巴就是女孩坐的那辆。

女孩听了之后，想来想去，觉得死者应是六个人才对——还少了三个人！

那两男一女哪里去了呢？难道他们真的是鬼？！

## 每一个活人的身后都站着 30 个鬼

本书作者在互联网上看到这个故事，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也在我们的首都北京街头流传，而且连中巴是哪条线路、事情发生在哪个区都说得有鼻子有眼。

这真是现代的《聊斋》，不知蒲松龄看到了，该作何感想！

那么，它最初的版本是来自互联网呢，还是互联网上的版本不过是生活中实际发生事情的翻版？

总之，在世纪之交，在高楼大厦间，在高速公路上，鬼似乎无处不在。

此时，作者的脑海中浮现出英国科幻大师克拉克的话：“每一个现在活着的人身后都站着 30 个鬼。”

这是名著《2001 年：太空漫游》开篇的第一句话。

这本书写于 1968 年。克拉克解释说，至此时，自有人类以来，死去的人数恰好是在世的人数的 30 倍。也就是说，自从洪荒初开，大约已有 1000 亿人出没在地球这颗行星上。

他们难道都变成了鬼么？

在这文明和科学昌盛的世界，为什么人们会对鬼的存在津津乐道？

这的确是一个心灵和社会之谜！



## 鬼也要进入新世纪？

我们惊讶地看到，在 20 世纪末，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而鬼，也踏着更加现代的节拍跟了上来。

以前，它们躲在废弃的寺庙里，住在荒郊野坟里，鬼鬼祟祟，躲躲闪闪，而今，它们在电子邮箱中安家落户，通过综合数据网的传输，堂而皇之、大大方方地显形了。

似乎是，高科技正在帮助鬼成长；而鬼，也天生与高科技非常投缘。

这真是奇怪！

几千年来，鬼就像影子一样，紧紧贴着我们。到了今天，我们仍然没能躲过啊。

我们现在开始不安地想，它们会与人类一起昂首迈入 21 世纪吗？

21 世纪是生活更加富裕、科技更加昌盛的时代。那时，每个中国人都买了小汽车，可能还是使用氢动力的，当大家发动了车，回头一看，才发现后座上正坐着一个恶鬼！

当我们做每一件事时，难道还会心无戒惧么？

鬼的问题，难道真的很难用常理来解释么？

接下来我们要问：为什么大家都说没有鬼，却证实不了鬼的虚无？

这是人们时时谈论的话题，也是我们久久思索的问题。

最近，在云南一个叫做陆良的小县城，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



在大量采访的基础上，我们写出了这部手记。

也许，这是中国第一次对鬼的现场调查。

我们愿与世界上所有信鬼之人或不信鬼之人、爱鬼之人或恨鬼之人，共同来研究这个千古不解之谜，破解鬼的真相！



## 2 夜半怪声

### 陆良如今并不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县城

在中国两千多个县中，陆良如今并不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县城。之所以说如今，是因为陆良在历史上曾名播千里。

陆良位于云南省东部，属曲靖市管辖，距省会昆明仅 128 公里。两地由高等级的 324 国道相连。无论如何，它都仅是云南的一个普通县城。

陆良境内，像云南许多地方一样，气候温和，沃野千里，良田万顷，森林密布，江水潺潺，好一派南国风光。

云南是考古学家的宝库，而陆良也有众多的文物古迹，挖地三尺，便有青铜器出土。

这一带，有美丽多情的姑娘，有壮实憨厚的小伙子，有彝、回、傣等多种民族风情的遗存。

然而，在拥有路南石林、苍山洱海、丽江古城、西双版纳的云南，陆良的存在，并不能得到人们的过多关注。

直到 80 年代后期，名不见经传的陆良才由于发现了一处特殊的自然奇观，渐渐地有了名气。一些旅游公司，开始组团



到陆良来。

人们的目标，是鬼斧神工的沙林。

## 沙林奇观

所谓沙林，是一处面积为6平方公里的奇特地貌。以前常说一盘散沙，意思是说沙成不了山。但到了陆良，却可以看到一片片由沙粒堆聚而成的峰峦，在风吹雨打之下，竟然屹立不倒。

它们或如笋，或如樁，千姿百态，实为天下一绝。更奇妙的是，其颜色变幻无穷，故有“彩色沙林”之名。

如今，它与路南石林、元谋土林号称云南的三大奇林，只是因为发现较晚，知名度尚不如前者。但不少专家认为，从长远来看，凭借其丰采和神秘感，却有赶超石林的潜力。

如今，在互联网上，输入“彩色沙林”，会出现四十多个介绍它的网页。

1999年5月，我们到昆明采访世博会，便有当地人建议我们到陆良一游，并称绝对不枉此行。

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沙林。

多番劝说下，我们决定前往。

从昆明至陆良，驱车约两小时路程。途中，要经过石林。陆良距举世闻名的石林仅四十余公里。

我们乘坐的出租车在国道上跑得飞快。沿途，可见到当年法国人修建的中越铁路，在山间蟒蛇般隐没。据说，那上面跑火车，比汽车慢多了，这便有了云南18怪中的“火车没有



汽车快”之说。

沿途的乡村，看上去均很富足，稻田一片亮丽。

进入陆良，我们便看到了路旁的广告：欢迎到彩色沙林旅游。

不久，便到了沙林。我们看到，沙林入口处，竖立着“世博会指定旅游景点”的牌子。

这里是一大片高原盆地，而四周山峰隆起。沙林便隐伏在群山的脚下。

我们曾走遍大江南北，所见美景无数，然而，当沙林真正展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不禁惊呆了。

只见沙柱耸立，沙屏相峙，沙峰连绵，沙滩透迤，而红、黄、白、黑七种色彩纷乱迷离，闪烁不定，令人目不暇接，恍若来到世外仙境。

沙林是由沙粒构成的。也是由谜团构成的，比如，它到底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竟不会坍塌？为何七彩迷离？因为发现得晚，学术界尚在争论。

陪同我们游览的是陆良县科技局长兼旅游局长李国强，一个热情开朗、快人快语的陆良汉子。

他向我们讲述此地的人文和地理奇观、奇风异俗。我们也听得入了迷。

不觉间，已走出峰回路转的沙林。天光忽然洞开，前面突现一座巨大的土石山，峭壁怪岩，鸟兽止步。

李国强忽然说：“这沙林中还有一个不解之谜。再往上走，有一个闹鬼的地方。不知二位敢不敢去。”



## 闹鬼的大战马坡

“怎么闹鬼法?”

“每当夜深人静，或气候骤变，这山上一条沟里便要发出怪声，马嘶人喊。当地老百姓以为是闹鬼。”

“真的么?”

“真的!”

“假的便算了。要是真的，那还真该去看一看!”

身为七尺男儿，我们向来不信邪，不信鬼，只是抱着好奇的心态，便坐着李国强的车沿盘山道一路开了上去。

路上，李国强说，这座山坡名曰大战马坡，是一道大大的梁子。

我们看见，大战马坡与山下沙林的相对高度约有三百余米。树木稀疏，多为灌木；松树矮矮，形貌怪异。

在它东面，隔了一条山谷，却有高耸连绵的峰峦，密林叠翠，峡谷幽深。李国强说，那便是有名的五峰山国家森林公园。

这一带自古是出家人修行的圣地。从大战马坡可见对面的五峰山寺，绿树丛中，红墙绿瓦，深藏不露。

去五峰山寺和森林公园，取道大战马坡，亦可到达。

车开至大战马坡半山腰，前面兀出一石，上面书写“下马石”三字。李国强说：“这里是小战马坡。人到这里要下马，因为前面便有怪异。”

循小战马坡上行不久，道路前方又突现一块石头，石上朱



书“惊马石”。

到这里，盘山公路向左拐去，而右边的山崖上，开了一道“门”，现出一道大沟。

这条大沟，实际上把一个隆起的岩石大鼓包给劈开了。

李国强说，沟是上山的老路，多少年，老百姓上山下山，都从沟里走。左边的公路，是开发沙林后修的。

说是公路，其实也就是一条狭窄的土石道，把山地稍微平整而成，比之于行车，走马倒更合适，是真正的“马路”。

李国强说：“怪声便是从沟里发出来的。有时是惨叫声，有时是人群抬棺材的声音，有时是战马嘶鸣声，当地人称作‘阴兵过路’。更怪的是，马不敢从此过。过则受惊，会死掉。”



上山的路在惊马石前分岔，右边即惊马槽。



天下竟有这等事情？我们想，这不过是当地政府为了吸引游客的把戏吧？

那“下马石”、“惊马石”的字样，显然是沙林的开发者后来书写的。

我们心头暗笑，但嘴上不说什么，一道走了进去。

这条沟，当地人称“惊马槽”，仅容一人通过，左右石壁，有两人多高，里面极阴森。阳光一下没了，两侧是矮小的松树，长在黑色的石头上，微微颤动。沟底坑洼不平。

沟不长。三四十米很快便走过了，却也没有听见怪声。

我们非但没感到害怕，还有些失望。

“怪声往往在夜深人静时发出。因为现在是中午，所以没有声音。但请千万相信，这事是真的。”

李国强一副严肃无比的样子。他说，他要以科技局长的身份和人格向远方来的尊贵客人担保，怪声确实是存在的。

走出沟口，四望无人。四面八方传来风吹树林的声音，像哨子一样响亮。正午的阳光，瀑布一般当头注落。

虽然是夏天，我们感到像打了霜一样。



## 3 阴兵过路

### 不止一人听到过怪声

惊马槽南出口不远处的山崖边已新建了一处木亭，方便游客歇息。此处，可以俯瞰整个陆良大坝子。

所谓坝子，便是对高原平地的称谓。

我们后来才知道，展现在眼前的竟是云南的第一大坝，面积近 800 平方公里。云南山地众多，有此一马平川，实在叹为观止。

陆良县城就在这坝子中央。纵目望去，城郭隐约可见，熠熠生辉。村庄星罗棋布，湖泊碧光闪烁。群山起伏，河流逶迤，阡陌纵横，气象万千。

风景使人陶醉。我们便也在此小憩，一边听李国强将此处的怪异娓娓道来。

他说：“不止一人听见过那怪声。开发沙林后，我们才在大战马坡上修了路。本来是要直着从沟中修过去，当地人坚决阻止，说，沟中有鬼，不能冲撞。最后，才拐了这么一个大弯。这实在是增加了花费。”



我们再次打量惊马槽，倒也觉得有些不同。

这里本是一处大陡坡。如果没有沟的贯通，当是一道完整而冗长的山岩。但惊马槽的出现，把这岩丘从中央一劈为二。给我们的感觉是，恰如有人刻意挖出了一道壕沟。山上别无沟，而惊马槽作为两点之间的一条直线，缩短了到达更高处也就是大战马坡山顶的距离。

从各方面看，这条沟都不像是雨水冲刷成的，因为别处并无任何沟渠。我们也没有看到泥石流流过后留下的堆积物。

### “我遇上了阴兵过路”

我们正在打量和琢磨，看见沟口有一个农民经过。

李国强把他叫了过来。

“你听说过阴兵过路么？”李国强问。

农民说：“怎么没有听说过！”

“你自己听见没有？”

“听说过！”

我们竖起了耳朵，掏出了笔记本。

“这是北京和省城来的记者，你给他们讲讲。”

农民便说了他的经历。

他说，去年春末夏初的一天，他打了柴，从此山过。当时正是傍晚，月亮刚刚升起。他来到惊马槽前，沟已黑乎乎看不太清了。这时，忽然听到有人声。他朝四周看看，并没有人。随即又传出马叫声。继而，又好像有好多人拥着一个东西在走。他吓坏了，当场就叩起头来。不一会儿，人马声就消失



“我遇上阴兵过路了。”目击者接受李自良采访时说

了，只剩下风吹树林的声音。

“我遇上阴兵过路了。”农民说。

我们把农民的话记在了采访本上，并记下了他的名字、年龄和住处。

然而，奇怪的是，我们两人的采访本，在离开陆良后，竟都莫名其妙地丢失了。

这是我们当记者十年来第一次失落宝贵的采访本。

真是遇上鬼了！

所以，以上情况，是根据我们的追忆。

李国强说，声音是的确存在的，长期以来，难以解释。

这是夜半怪声。是鬼！



## 鬼剃头的万人头冲

当时，我们起身，回头又看看那沟。它在那里悄无声息地趴伏着，漠视着我们这些异乡访客的存在。看着看着，我们也迷惑起来。

然后，我们便离开了。李国强带我们上到大战马坡顶。这里，是一方数百平方米的平地，亦无树木。

奇怪的是，偌大的一道山梁，上面没有村庄，没有人家。

从上往下看，西面，陆良坝子愈发清晰了，在密密匝匝的正午阳光下铺展开来。陆良县城在远方像一只懒散的动物，不动声色地静躺着。

“请注意这坡的形状，”李国强说。“我要是将军，我就会把营寨扎在这山顶上。”

一句话提醒了我们。细观之，此大战马坡，是控扼陆良盆地的第一险要，确实是易守难攻之所。

李国强又指着山下一道葱翠的山谷：“这条山谷叫盘蛇谷，与诸葛亮火烧孟获藤甲军的地方竟有一模一样的名字。这不是我们取的，老百姓自古便这么叫着。”

孟获竟在这陆良？

我们大吃一惊。这是一个多么富有传奇色彩的名字啊！

而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的传说，竟真的发生过吗，而且就发生在此地吗？

自幼读《三国演义》的种种兴奋一刹那涌上了心头。多少年不看《三国》了！这竟使我们的感觉迟钝了。



我们对陆良忽然产生了别样的感受。

它大概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县城吧？

一段历史，一方神秘，在这里深藏不露。

这样的地方闹鬼，也不足为奇了。

李国强说，这山谷中每三五年便奇怪地自燃一次，故有一段坡上不长树木。但火势又似乎是被冥冥之手控制，绝不会蔓延。

我们看下去，的确，有一大段山坡，像鬼剃头一样，斑驳光秃，树木稀疏，十分的丑陋难看。

李国强说，盘蛇谷，当地人俗称“万人头冲”，说是谷中埋了一万个头颅。这个让人害怕的名字当初是怎么叫出来的？没有人知道。

他说：“这些都是旧地名。开发沙林时，这些名字，我们都没有更改。”

李国强说，到夜间，谷中常有青色磷火闪闪，十分的鬼气！



## 4 千载难逢的灵境

### “鬼是战死者的魂灵”

因为晚上要乘飞机去丽江，我们必须要在下午赶回昆明。于是，李国强请我们简单吃了一餐“古战场官兵饭”，以为送行。这是一种用芋头、绿豆、大米、火腿等混合成的焖饭。就着当地特制的一种酸菜汤，吃来是风味独具，香甜解馋，远胜城里的名厨大菜。

而这饭的来历更为奇特，竟是为纪念此地久已有之的战乱。

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陆良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李国强在席间说道，至今，陆良仍有不少古战场遗迹，却不为外人所知。

他说：“老百姓传说，鬼，便是战死者的魂灵。”  
这话方使我们有些悚然。

《聊斋志异》的《江中》一篇，我们是读过的。蒲松龄记述了王圣俞南游时，泊舟江心，半夜遇鬼。

当时，王圣俞听见舟顶有人如小儿行走，忙出来查看，只见一个怪人伏在船顶。他赶忙去拿剑，这时，全船人也都惊醒了。



俄而响声又起，大家四顾，渺然无人。不久，又见江中有灯盏一样的青火突出水面，朝船浮来，忽然有一黑人在灯火中骤起，屹立水上，用手来攀船帮。大家正要放箭，怪人又不见了。

大家问船夫，船夫说：“此古战场，鬼时出没，其无足怪。”

王圣俞心下才明白，原来是古战场啊。

我们也才心下明白：古战场出鬼，并不是今天才有的。

吃了饭，我们便匆匆离开了沙林。但李国强和那农民的话，一路上却鬼影一般，久久萦绕在心。

## ■ 真有超自然之谜吗？

我们心想：陆良县旅游局会制造这样一个鬼故事吗？为什么石林和土林没有这样的传说呢？那个农民，看上去老实本分，会编瞎话吗？

他言之凿凿地说，绝不是幻觉！

而且，李国强并没有事先安排他与我们见面。

我们走了那么多地方，除了在沈阳怪坡，还没有遇上这么邪门儿的事情！而这事，应该说，比怪坡更邪门儿。

不管怎样，陆良沙林有鬼，就这样在我们心头占据了一席之地。

我们曾经参加过神农架“野人”考察，进行过不明飞行物调查，采访过西藏活佛转世，了解过特异功能真伪，也关注过黑竹沟和长白山天池怪物。

这些神秘的事件，在现实生活中，在现代人的心灵中，最



近占有很大的分量。

这些，都可以归属于所谓超自然现象的范围了。超自然，这正是时下中国各大城市里热热闹闹、争执不休的话题。

关于人类神秘事件，关于飞碟，关于史前文明，关于玛雅文化和金字塔，关于百慕大三角，关于灵境，关于鬼，这两年，一下子冒出了大量的出版物。

为什么在世纪之交会这样？我们感到很迷惑。

一些从事科普工作多年的人们，对此也感到很迷惑。

我们是新华社记者，多年严谨的报道生涯使我们养成了一个基本理念：

神秘的、不为现代科学认识的现象，的确有可能存在。这是因为人类的整体发展还处于一个幼年期，对浩瀚宇宙的了解还太少。

然而，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可以轻易对一件事下结论，而要反复质疑，要讲究科学。

鬼，也属于这个大范畴。但它真的是超自然的存在物吗？我们需要更深入的解释。

## 无神论与幽冥信仰的斗争

此时，我们心头沉甸甸的，是无神论的问题。

从小，我们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学习的是现代科学的知识。小时候，我们就从书本上和学校里知道，鬼是人们幻想的产物。

所谓人死如灯灭，另一个世界也就是阴曹地府的存在，毕



竟没有科学证据，也不能在实验室中重复。

因此，如同飞碟一样，它是没有实证啊。有那么多人说遇见了外星人，但却没有一人弄到他们的毛发和 DNA。

鬼也是一样。谁逮住了鬼呢？谁把它们的皮剥了下来呢？不存在现代的宋定伯——因为没有鬼。

因此，我们在听说了陆良的异事后，更趋向于另外的可能。如果那夜半怪声真的存在，它是什么呢？

它可能是某种自然现象。比如，特殊的风声。有可能是石头在滚动。也有可能是夜晚走路时的特殊心理作用。

但我们也有一个预感，就是这些尚不能圆满解释陆良的事件。因为，建国以后，我们便不断在丰富和发展解释鬼现象的科学理论，但无神论的道理虽然科学，在民间，幽冥崇信却依然流行。这后面必定有着更深刻的原因，却没有有人去做下细的探寻工作。

那么，怎么才能消减掉这种崇信呢？或者说，怎么才能破解千古关于鬼的传说呢？

我们还差一点什么？

进一步讲，是简单的迷信，还是有别的什么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东西藏在后面呢？

我们直觉到，这是一个巨大的悬念和诱惑。

陆良，可能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它将带领我们进入千载难逢的新境界。

我们坚信，只有通过实地考察，才能破解鬼的真相。

以后的调查表明，的确不能简单地用抽象的哲学思辨来解释现实。我们面对的，是复杂得多、诡异得多的宇宙。



。鬼迷陆良奇闻为整个... 陆良... 揭开鬼谜之旅

## 5 揭开陆良鬼谜之旅

鬼土研会副云说

民已... 揭开鬼谜之旅

带上照相机去拍鬼影

2000年春节刚过，为了揭开陆良鬼谜，我们决定重返沙林。

事先，我们用电话把想法向李国强局长作了说明，并表示我们此行绝不是意味着支持鬼的存在，而是要配合我国反伪科学的热潮，对鬼的存在进行证伪。

我们担心这种揭密行动会对沙林旅游带来负面影响，而使李局长为难，但他一听我们的话，便爽快地说：“太欢迎了，作为县科技局局长，揭开鬼谜，也是我的意愿，我表示大力支持！”

我们于是携带着照相机、录音机和采访本，奔赴陆良。

据说，有许多人是用摄像机和照相机无意中拍到了鬼的。

比如，有人拍工厂烟筒冒出的浓烟，照片洗出来后，竟然在烟尘中出现了一张完完整整、庞大而凶险的人脸。

再比如，一群台北的学生到外地旅游，住在旅馆里，在房间里瞎拍一气，照片冲出来才发现，房间内的电视机屏幕上，



除正常影像外，还有一个隐伏而窃笑的鬼影。

这些照片，如今在互联网都能搜索出来。

我们虽然不相信有这种事，但仍作好了万一的准备。

真的有鬼，就把他捉住，让世人看一看它的真面目！



## 风云际会的土地

2月9日，大年初五，作者之一韩松从北京飞昆明，与另一位作者李自良在此会合。李局长派来的车已在机场等候我们。我们装备齐整，直奔陆良。

北方仍是寒冬，肃杀一片，而边陲云南已是春和景明，柳树成阴。我们脱掉了羽绒服和毛衣，仅穿衬衣和外套，沉浸在酥软的和风中。

车窗外已有农民在翻耕栽种，一个个民族风情浓郁的村寨不时划过眼底。以滇池为中心的区域，是古滇文化发祥之地，是云南人民的起源地，自古是富饶繁华之乡，也是兵家争夺的要所。

陆良也在这个大范围内。

遥想当年，楚将入滇，汉王封郡，孟获称王，孔明南征，多少风云际会于此，我们不禁心潮起伏。

陆良所在的这一带，从大范围讲，方圆达数百平方公里内，有滇铜文化、禄丰古猿、元谋猿人、恐龙化石等。这些，更增添了这个地区的神秘。

到达陆良时，已是下午6时。我们直奔距县城18公里的沙林风景区。此处距南昆铁路陆良站仅5公里。



正值春节，来沙林游玩的人颇多，沙林停车场已车满为患，多是昆明、曲靖牌照。据李国强手下的员工说，当日门票收入近四万元。

此时，正有曲靖市领导来沙林巡视，李国强忙于接待，我们便没去打搅他。

下得车来，站在停车场上，便可遥望大战马坡。

日头偏西，天色晴好，在斜晖映照下，大战马坡与后面的五峰山相衬，颜色鲜明，层次清晰，但说不出哪里有一种暧昧和晦涩的色调。

与去年来时的差别是，在坡顶，旅游部门新建的一处高耸的观景台也历历在目。

久观之下，我们竟然如同受到狐仙的诱惑，有些人迷。

大战马坡，在这方风云际会的土地上，成了一个特殊的景致。

忽然想起，傍晚时分，阴气上升，阳气下降，是鬼魂最容易现身的时刻。

## ■ 阴气上升时爬上闹鬼的山头

我们让旅游局的沈师傅开车带我们上山。同行者还有沙林的一位导游小姐卢亚，都是当地人。

我们问他们，知否怪声？

卢亚说：“我是沙林开发后才知道的。我相信有这种声音。”

“你自己听说过吗？”



“我没有。”

“相信是鬼吗？”

“也许是一种物理现象吧。”

汽车穿越沙林，一路避让着往外走的游人和马队。傍晚时分，沙林愈发透出一层怪异气色，无数峰峦，像一簇簇质地坚韧的花蕾在剑丛中绽放。色彩跳动变幻之间，使人觉得仿佛来到了火星上的大峡谷。

沈师傅像上回李国强那样，直接把车开上盘山路，来到惊马槽前。

我们跳下车。惊马槽静默淡然，幽深莫测，一如年前。

我们定了定神，便斗胆迈入沟中，蹑手蹑足往前走。像是埋藏着无数往事的石壁在我们两侧静立不动。

我们希望，怪声能够忽然间响起。

然而，除了沟口越来越大的风声，并没有传说中的战马嘶鸣。

出得沟来，我们遇到了沙林的一位工作人员，叫伏兴红。伏今年40岁，高中毕业，搞过农科园。

知我们前来访鬼，他对我们说：“这种事情，小时候便听说过。老人说，电闪雷鸣时，夜深人静时，会听见鬼叫，叫做阴兵过路。我妈妈知道的。她不识字。她每次过这里，就要叩头拜一拜，说不然就会冒犯神灵。”

这时，沈师傅忐忑地说，太晚了，还是回去吧。

本书作者之一韩松说：“你们在车里等一等我们。我们再往上走走。”

我们便继续往坡上走。风声更紧了。我们默默无语，周身



已是寒意遍生。往山西边看去，陆良大坝又宽银幕般浮现了出来，夕阳下竟有万般沧桑。

呆了几分钟，沈师傅和导游卢亚慌张地走上来。

看见我们没事，他们似松了一口气。

“赶快下去吧。明天白天再慢慢看。”

两人神色怪异，仿佛某种不测将降临我们一伙头上。

李自良看看表，7时整。四顾无人，弦月初升，树影摇动。山坡上遍野冒出股股寒气。风继续呼呼作响。

似乎要发生什么。

我们想再呆一会儿，却莫名其妙有些胆怯。

## 第一次听说爨人

我们又坐到了车上。

此时，我们才注意到卢亚穿着一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民族服装。我们一打听，这种民族服装，称作“爨服”。

“窳？”

“是爨。这个字很难写。”

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有这样一个少数民族。

“它是什么？”

“一个历史上的神秘民族，也是一个大家族的姓氏。它以陆良为中心，统治云南和四川、贵州一带达500年之久，是从魏晋到唐朝这漫长历史时期云南事实上的天子！”

“以陆良为中心统治云贵川交界之地500年的王国！云南事实上的天子！这我们怎么从没有听说过？”



“这不足为奇。到云南的人，因为受金庸《天龙八部》的影响，大都知道大理国段氏，却不知道云南还有着更威风的爨氏。”

这使我们倍感惊讶，对脚下踩着的土地，再次生出了一种异样感。

陆良，到底是怎样一座城市呢？

它在历史上，曾有过什么样的辉煌和传奇？

它到底隐藏着多少秘密？

我们默默无言，飞快地驶下了战马坡，把那条正在变得阴黑下来的大沟甩在了身后，匆匆赶到陆良县城。

正是春节期间。云南农业十强县之一的陆良县华灯璀璨，一派笙歌弦舞。与城外鬼气浓郁的沙林和大战马坡相较，竟成两个世界。

李国强局长已在陆良宾馆等候我们。



## 6 吸灵魂的巫术

### 科技局长的证词

在舒适的陆良宾馆的客房里，我们把采访意图再次向李局长作了说明。

李国强说：“感谢你们来帮助我们解开这个有鬼无鬼之谜。”

他说：“怪声在五六月份最多。我小时候，听八叔讲，他挑柴，就听见有打鼓的声音。马不敢过那沟，我做过一次试验，结果马死掉了。杨县长曾接待了一批武警，他们在山上也听见了马叫，真是太神了，太神了。武警们回到县城，还在议论个不停。一般是马叫声。人声最难听见，传说体质虚弱的人，才容易听见。老百姓过山要叩头。有的要用砍柴刀敲石头，壮胆子。那条沟，绝对不是水冲开的，是人挖的。谁挖的？什么年代挖的？不清楚。梁子上没有村庄。战马坡，盘蛇谷，老百姓一直就这么叫着，我们没有改过名字。我怀疑这里古代曾打过仗。那种地形最容易形成厮杀。《三国演义》中就有一个盘蛇谷，诸葛亮在这里火烧藤甲兵。老百姓说，马从沟



中过，灵魂要被收，被石头吸掉。你们知道，木鹿大王当年就是用的巫术！”

县科技局长竟也对怪声如此确信无疑，使我们暗暗吃惊。

他还谈到了一件事情，引起了我们特别的注意。那就是，有人不但听见了鬼怪的声音，还看见过鬼怪的影像！

### 血淋淋的鬼怪打仗场面

李国强说：“在天气变化时，云彩会缓缓落在战马坡上，这时，云彩中会忽然出现两军对垒的景象、血淋淋的场面。老百姓说，是鬼怪在打仗呢。接近了，又看不见，只能听见声音。是惨叫声！让人毛骨悚然。我为此买了一台好照相机，上去了四五回，想拍下来，但总是没有遇到。”

他说，有村民曾为此打赌，赌什么呢？赌让一个人半夜独自上山，把一样东西放在惊马槽里，第二天大家一起去取。真东西在，便证明夜半的确有人上山了，大家便给那胆子大的人100元钱。但是没有人敢在半夜上去放东西。

“会不会看错了、听错了呢？”

“绝对不会。随便到村里打听，都会众口一词。再说，我也亲自听到过！”

李国强说，那也是去年6月份的事，记得是邵华将军来沙林的前后。有一天傍晚，他开车上战马坡去拍夕阳，忽然听到了纷至沓来的马铃声。环顾四周，根本没有一匹马。这声音响了1分多钟，便消失了。同行的，还有沙林管理处的保卫科长洪强。



“我不相信是鬼，但是，问题是，它到底是什么呢？”李国强说。

他说，小时候他还只有十几岁时，上山摘松果，妈妈便叫他不要往沟里走，要从旁边的坡上绕过去，因为沟中有鬼。妈妈还叫他要是在沟前叩头。但是李国强不听话，总是不叩。

他说，沙林的一位导游也听说过鬼叫，但是，他批评了导游，并且不准她再提这事。“这不是宣扬迷信嘛。再说，把游客吓坏了，便要糟了。”

李国强的话使我们默然。半晌，韩松说：“爨文化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爨人或爨文化，这是陆良的另一个不解之谜。它使陆良不同于云南的普通县城。至今，已发现的有关爨氏的实物很少，文字记载也不多。尤其是，除了专家学者，几乎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它正在永远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爨人成了无家可归的鬼魂。”

李国强的脸色，顿时变得十分的凝重。



## 难以入眠之夜

■ **渡过历史长河而来的幽灵**

晚上，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辗转反侧，睡不着觉。最后，我们干脆起床，走出宾馆，到陆良街头散步。此时，陆良在我们眼中，已分明是一座不同寻常的古城。只是，如今城中已基本是现代建筑，那些分外眼熟的身披瓷砖的新楼房，与中国各地县城的景象大同小异，淡化着陆良本身的历史特异。

这里，也看不到丝毫少数民族风情。神奇的爨人，你又在哪儿呢？

我们无论如何难以想像，这座城池，曾经竟然是古代云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夜深人静，几个歌舞厅红灯闪耀，但大部分店铺都紧闭大门。

在街心花园，伫立着一座骑马人的铜像。问路人，答称此便是曾称霸云贵川的爨氏家族的一位核心人物，即爨龙颜将军。



塑像是近年间由县政府修造的，以纪念陆良不凡的过去。将军的威武状，不输我们在大理看到的段氏画像和雕塑。在昏暗的灯影下，战马上的鬃龙颜身披巨大斗篷，像一个渡过历史长河而来的幽灵，正准备挑战陌生得令他分外吃惊的未来。

走了一阵，我们惊讶地注意到，大小店铺和居民住宅，纷纷贴着大城市中少见的门神和对联。夜中，门神显得像要活过来。

“你听说过鬼故事吗？”散了一会儿步，李自良忽然问。

### 在北京广泛流传的“搭车女子”故事

“当然听过。”韩松说。

李自良便要韩松讲一个。

“讲它干嘛？”

“不知为何，这时我就想听跟鬼有关的。也许，它能够帮助我们打开有关陆良的思路。”

韩松讲了“搭车女子”的故事。这是一个在北京流传很广的故事。

据说，这件事是真实的。

韩松的同事李希光，《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和《网络记者》一书的作者，住在石景山区鲁谷，有一次从八宝山打的。八宝山知道吧？那里有座全国著名的公墓。

出租车司机告诉了李希光这个故事。司机说，他是跑夜车的，有一天夜里，已是凌晨1点多多了，就在八宝山这里，忽



然，看到前面有人招手搭车。

他一看，是个女的，便把车停了下来。

那个女的，不是很年轻但也不算老，三十来岁，一身朴素的衣服毫不扎眼，短发齐耳，就是那种你天天能遇到十好几回但决不会给你留下任何印象的女子。她身上惟一称得上艳丽的就是围在颈间的红色纱巾了。

“您去哪？”

“大北窑。”

那女的说。司机觉得她说话的声音有些有气无力，甚至有些阴森森的，心中未免一惊。

但是他也沒多想，就往前开了。这时路上车已很少了。

一路上，两人一句话也没有说。

到了大北窑，他把车速减缓了。

“到哪啊？”

“就前面，不远。”

又开了一阵，上了通州的路了。司机觉得有点不对劲。

“我记得前面没住家呀？”

“开吧，前面就是。”

在女子的指引下，车开出了主道，拐上了一条狭窄的小路。

不远处已出现了农田。

当时，这位司机有点疹了，手心冒汗了，后背也开始发麻了，但总不能把人家赶下去呀，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开。

到了一块荒地，那女子忽然开口道：“停车，就是这儿。”

“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大哥，就这里了。您心好，这点钱您留着。别找了。”

说着，把一张百元钞票塞给他。

“别别……”

那女子不理司机的推辞和质疑，把钞票塞到他手里，随即扭开车门跳出去便走了。

第二天，司机回队交了车，他忽然发现自己饿了。路边有的是馄饨摊子，他找了一家，买了一碗馄饨一屉包子，一掏兜，掏出来的竟是张外圆内方的百元纸钱！

虽然是阳春三月的大白天，他还是觉得浑身发冷，两腿无力，他知道他是遇见鬼了。

他便把车交给开白班的小刘了。他也没告诉小刘这事。

没想到小刘便出事了。

就是在大北窑，小刘正常行驶中，忽然看见了一个女子，横穿马路，她的红纱巾分外刺眼。小刘一踩刹车，却踩到油门上了，这真是不可能的事！

车冲过去。那女子还在往路当中移，完全不惧怕高速行驶的汽车，眼看要撞上了，小刘一闭眼，没踩刹车没转方向，“咚”，他清楚的感觉车子撞上了那个女子，听到了她凄惨的尖叫，然后是车子的前后轮碾过人体的颠簸感以及那个女子的呻吟，然后就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他怕极了，停下车，下来看，却什么也没有发现。尸体到哪里去了呢？

他还是去了交通大队。“我撞死人了！”他告诉值班的交警，但是，经过检查，他的车没有半星血迹，连撞过的痕迹也没有。交通队又到所谓的撞车地点去查看，什么也没有。



李希光把这事告诉了办公室的同事们。大家听了，都很害怕。

大家都没有想到李希光也会讲这样的故事。

晚上还是少出门吧，每个人心里都这么想。

“你有什么故事吗？”韩松又问李自良。这时，韩松也莫名其妙地极想听鬼故事。



## 百元血钞

“在我们云南大学，流传着一个故事，也跟百元钞票有关。”

李自良说，那是在90年代初的一个冬夜，在云大，有一位年轻的班主任陈老师正在灯下批改作业。已近10点了，陈老师感到有点困，于是点上一支烟顺手打开窗户。窗外繁星点点，月亮孤零零地挂在空中。“明天肯定是个好天气，”陈老师想。这时吹来一袭冷风，他不由打了个寒噤。

这时，“咚、咚、咚，”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谁这么晚了还来敲门？”陈老师暗想，于是开门。

门外是学生小陆。小伙子来自农村，家境不怎么好，靠晚上做家教补贴生活费。不过他学习努力，功课门门优秀。作为班上的高材生，小陆深得陈老师欢心。这不，今天刚得了邵逸夫奖学金。

“小陆，这么晚了有什么事？”

“也没什么事，还您的钱。”

“这么急干什么，生活费够了吗？”



“用不着了，陈老师您对我这么好，可惜……”

“可惜什么？”陈老师觉得小陆说话有点怪，顺手接过小陆递过来的一张百元大钞，一滴眼泪掉在上面，是小陆的。

“怎么了，有什么困难？”

“没什么，我走了，陈老师您保重。”小陆说完走出门去。

陈老师愣了一下追出门，门外是空空的走廊。“走得倒快。”陈老师自言自语了一句，便转身回屋。

“陈老师，电话……”窗外传来门房老太嘶哑的叫声。陈老师很讨厌这老太太，声音听起来总令人感到很不舒服。

于是下到门房去听电话。电话是公安局交通科打来的，一个小时前发生了一起车祸，从学生证上看，死者是陈老师班上的一名学生。

“死者姓什么？”

“姓陆。”

“什么时候？”

“大约9点。”陈老师觉得脖子里冒出一股凉气，掏出裤兜里的那张百元大钞，上面沾着一滴血，一滴本不该在那里的血……

## 中国人身上是不是有鬼基因

“你有没有得到过一张沾着血滴的百元大钞呢？”李自良怪笑着看着韩松。

“没有。真的没有。”韩松说，脸有些发涨。

两个故事都跟百元钞票有关。鬼故事仿佛也透射出这个商



品经济时代的特征。

我们好像又回到了学生时代。那时，关了灯，躺在床上便开起了“卧谈会”。这里面自然有许多鬼故事。

“你相不相信鬼？”李自良问。

“怎么说呢？还是不信吧。”

“为什么左眼跳财，右眼跳灾？为什么不是相反？”

“我反正不信。”

但有一件事韩松没有告诉李自良。作为中国科普作协会员，他在坐飞机时，竟常常要把一个木制手链珠戴在腕上。这是从一个活佛那里得来的，据说可以避邪保平安。

惭愧吗？从来没有。

我们感到了鬼文化的强大。因为，它就分明活跃在我们身上。我们也感到了破除鬼迷信的艰难。每一个中国人身上，是不是都有鬼基因呢？如此，中华民族在新世纪复兴所仰赖的科学，又如何得以推行呢？

这并不仅仅是一个陆良的问题。

难道，真有另一个世界，在冥冥中支配着华夏子孙的行为？

在中国的土地上，难道真有用科学原理也解释不了的谜团？

这么一想，我们寻鬼之心意反而愈加强烈了。甚至，它成为了一种责任。

我们正经历着一场对新华社记者良知、信念和能力的严峻考验。



## 8 证人们的证词

### 汗毛都吓得直了起来

大战马坡是一道 30 多度的缓坡。惊马石与惊马槽在坡的中部。

大战马坡像一条卧龙一样，侧身在森林密布的五峰山和陆良大坝子之间。它下面，便是碧澄如镜的西冲水库和神奇怪诞的沙林风景区。

大战马坡这道梁子，分属仕官村和汤官箐两村。听见怪声的人，也以两村居民为多。接下来几天中，我们按照计划，在李国强局长的协助下，开始访问当地村民，请他们谈一谈他们经历的奇事。有关访谈，都作了录音。

令我们惊异的是，果如李国强所言，几乎每一位村民，都说他们知道甚至亲耳听说过怪声。

以下是部分记录：

沈富堂，58 岁，仕官村人。我是一名看山人，看了十几年山。那声音出现时我很害怕。是一种“昂昂”的喊声。我扛枪看山，这时也害怕。晚上



12点以后叫得怪。天变的时候，就叫得多。前三四个月我还听见。不是动物。动物叫，我喜欢。那声音，叫一下，忽然没有了，忽然又跑到别处去了。“昂昂”的，我们管这叫“地毛驴子”。兵器打仗的声音我倒没有听见。我过那条沟时也要叩头。目前，老人的传说都是事实，不敢吹大牛，是实事求是。要不，怎么也没听说过别的地方有这种声音？我当过林场场长，管1.8万亩地，管了十几年，现在仍然在管。这里的事情，我统统晓得。

伏章友，55岁，汤官箐村人

我从小放牛，老的传下来，说惊马石那地方很怕人，能听到声音。农村科学不发达，听到这声音大家都怕。人们说是“阴兵过路”。我也听到过两三次。那是五年前的事了。大概是晚上六七点钟，我上去找牛、挑柴。分不清是什么声音。像是有鼓声、脚步声、马蹄声。我一个人，吓得赶忙往山下跑。这两年科学发达了，沙林也开发了。但晚上过那里，汗毛也会直起来的。据说，身体不好的，听见的声音大一点；身体好的，听见的声音小一点。是马过路、打仗的声音。最近，希望声音能大一点，因为旅游开发了。

## ■ 诡异的马铃声

王建富，38岁，沈光先，45岁，仕官村人

我们是在惊马槽听见那声的。是去年旧历三月间的事情。那天中午，我们十多个人在那里搭亭子，刚停下休息，吃着东西，烧着鱼，忽然听见当啷当啷的声音，马叫声，马铃铛声，



跟平时熟悉的一样。刚开始以为是游客下来了，但是没有。我们很害怕。我们中还有一个人到边上去解手，吓得裤子都没有提，就跑了回来。他听见了更害怕。声音响了两分钟。当时天气晴朗。我们年纪轻，不听信传说，加上人一多，本以为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后来我们不敢再在那里干了，转到别的地方去做活了。

沈树华，57岁，仕官村人，终南山寺寺管会主任

能辨出好几种声音。有人喊，马叫，雀叫。有五六种声音吧，但惊马的声音最多。我相当爱听。在天气转换时就要出现。我大约十七八岁时听见过。最近，是在前年。大概是四五月份，下午3点多钟，我从那里过，听见了惊马的声音。我下来说，这里将来是块宝地。我曾是管林业的，鬼怪我从来不信，但那声音确实怪。我还去找过，不知地下怎么会发出这种声音，跟真马叫一模一样，还有铃铛响。我没有看到过云彩上有人打仗。

## 不叩头就会闹鬼

伏树田，50岁，汤官管村人

老辈子说惊马石这里，不叩头就会闹鬼。叮铃咣的，夜间里响，说是阴兵过路。我小时挑柴时听见过。到沟口，要叩三个响头。我们去的时候叩，回来不叩。不叩头，会闹鬼。我七八岁时听到过那声音。那时胆子很小。是阴兵过路。要到晚上天气变化时才有。气温凉下来，就会出现。我只是七八岁时候听到过。后来不太来这里挑柴了。这几年没有听到过。如今夜



里仍不敢来。熊小书，71岁，鱼体村人。我老伴伏小芝，68岁，原是汤官箐人，后嫁到鱼体村我这里。我们一道回她娘家，路上要从坡上过，就听到过这种声音。其他地方没有这种声音。跟马的叫声一模一样。（被伏小芝和女儿熊官琼证实）



曾听见鬼叫的熊小书、伏小芝、熊官琼一家人

左顺强，50岁，鱼体村人。我挑木炭到马街去卖，要赶早，去晚了没地方。早上四五点钟，能听到那里有马叫的声音。老人说，过那里一定要叩头。



## ■ 那可怕的声音确实是真的

熊永祥，36岁，鱼体村人

寻常人一点都不敢走那沟里。有马蹄声，铃声，锣声。传说是阴兵过路。遇上时，人要伏在地上，嘴对准地面，这样才不会被鬼抓走。那声音响起时，用帽子去接，里面有沙，那就是鬼沙。我听到声音的次数多了，因为我亲戚住在坝子下面，我要路过这里。最近的一次是两个月前。我和两个人在沙林里吃饭，喝了酒，头有些晕，过了惊马槽，便在沟口的亭子里睡了。他们两个先走了。那是晚上10点钟。忽然我被马蹄声和叮当声惊醒了。是马的铃声。我吓得马上跑掉了。那时大概已经是早上3点半，我的酒早醒了。这声音绝不可能是石头滚动。幻觉？不可能，那种可怕的声音确实是真的。

熊长胜，41岁，鱼体村人

沙林开发后，还有那声音。6月份较多。我在晚上10点钟听到过。最早是在八九岁时听到过，是在去姨妈家的路上。

刘祖华，48岁，仕官村人

我们管这叫“地毛驴子”叫。也叫“地龙”。谁不相信，8点钟以后，带他上去。

周知云，69岁，仕官村人

最长时可以听到14声到15声叫声，跟驴子叫一模一样。我听到过无数次。以前我天天上山，我是看林的。我听到了不害怕。但小时候怕。秋天叫得多，下雨后。早上8点，中午12点，晚上五六点容易叫。那里有龙气。



## 武警也听见了奇怪的声音

李国强曾提到，有武警听到了鬼叫。我们进一步去征集这方面的证词。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没有能够采访到当时亲历事件的武警，但是，陆良县旅游局副局长周自丰那天一直陪同武警，她向我们讲述了武警听见怪声的事情。

那是去年7月份一个雨天，昆明武警总队一位大队长和政委前来彩色沙林参观。周自丰和县长杨万林及县上其他部门负责人陪同。

沙林的雨天很不寻常。在县城，还是一片晴朗，沙林却是雨雾交加。往往就是这样，虽然沙林离县城实际上并不远，但老是县城晴天，沙林阴天；沙林晴天，县城阴天。游客们的衣服老是带不对。

在县城吃过早饭后，约8时左右，主人和客人约七八人开始在沙林中巡看。浓雾和绵长的阵雨让周自丰感觉特别冷，幸好武警官兵有说有笑，似乎能驱散一些寒意。

大约9时，大家进入惊马槽。雨更大了，还伴随着一阵紧似一阵的闪电。周本来要与大家讲惊马石的来历，但感到周围太阴森了，一时也不敢讲话。大家沉默下来。

忽然，大家同时听到了一声奇怪的马铃薯响。武警的那位大队长先叫起来：“太奇特了！这是什么声音？”显然他很有兴趣，但并不害怕。

周自丰说，的确是真真切切的马铃薯声。这是否就是传说中



的阴兵过路呢？

她有些害怕，却又很庆幸，因为自己也能听到这种声音。

当天下午，他们还到陆良县三岔河去看万顷荷花的壮美景观，但那声音似乎一直萦绕在大家耳畔，大家整天就谈着这种声音。

不久后，又一次传出了另一拨武警也听到怪声的新闻。这次是四川省一位武警领导前来，由曲靖市武警的同志陪同。同样也是雨天，大战马坡发出了马嘶鸣声。

当晚在喝酒时，那位武警领导说：“我算是长见识了，你们彩色沙林的石头确实能发出声音，我今天有幸听到了。”

不是说体虚的人最易听见怪声吗？武警却是阳刚之气颇足的人，但他们也听到了。



# 9

## 亲眼看见了鬼

### ■ 拿着弓箭打仗的古人

有几位村民的证词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因为他们说，不但听见了怪声，还看见了鬼影。这进一步印证了李国强的说法。

下面是部分谈话记录：

孙绍雷，65岁，仕官村人

解放前，大概是20世纪40年代，我十来岁时，就听说过。那个地方，牛羊都不敢过。天一变化，就有马叫。有多少马叫？我也说不清楚。我听到过无数回。记不起有多少回了。还有马跑的声音。我的确亲自听到过。晚上就出声音。太阳落的时候，打雷的时候，就出声。盘蛇谷那里，天气变化时，起点云彩，有时还能望见古代的人，在云彩中，拿着弓箭，打仗的样子。解放后几年还看到过。最近几年没有见着了。

### ■ 看见了许多小矮人

徐堂，78岁，汤官管村人



我十二三岁时就开始遇上那种事情。是上来挑柴时遇到的。记得有天早上，太阳将上未上，人影也望不着，就听见了像是有人在叫唤。走过去看又没有人。小时候，那条沟真是不敢走。晚上6点多钟后，就不敢来了。认不得那是什么。有一次，我们两个人赶着牛往前走，牛不走，打也不走，牛跳了起来。就听见“当当当当”、“叩托叩托”、“唧唧唧唧”的声响。有时，山雨还没下，刮着风，在大战马坡，会看见有人穿着盔甲，金光晃晃的，戴着大帽子。也认不得是什么。我看了一二十年山。下午三四点钟，一声雷响，狂风暴雨前，就会出现。这两年，还是在见，还是在来。晚上，太阳落山前，会响。牛不见了，去找牛，三四个人，到了那里，要吓得快跑。要叩头，要出一身汗。牛到了那里，要吹鼻子，翻白眼。棍子打也不跑。那条巷子，拉不上去的，要从一边拐过去。惊马石前，打它也不过去。那是日本人投降那年的事。那个东西邪是有点邪。认不得是什么事情。牛马都赶不过去。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晚上12点，赶了牛车从那里过，忽然牛头往两边摆，直翻鼻子。牛朝两边分了过去。我们一共四个人，听见了锣鼓响，看见有许多小矮人，半人多高，黑黑的一片，从前面走过来。就在惊马石上面一点，三四百公尺远的地方。我们不敢看，扶着柴，低着头往前走。过了才说，遇上阴兵过路了。那是刚解放两三年的事，我才30岁。总之，这事我亲耳听过，也亲眼见过。有时，睡在屋里也能听见。这时，要把灯火熄了，大家不敢吱声，人要趴在墙上，嘴张开，这样，他过去了，也拿不走你的魂。村民们晚上吃了饭便摆这些事。说大战马坡上，古代打过仗。一个村里至少有一半人听说过这种事。



像我们这一辈，有三分之二经历过。遇上之后，汗直往外冒。过了几天还怕，不敢往那里去。要去一定要人多。我们招呼年轻人，说要是晚了，就不要从那里回来。

## 姜永林当场被吓昏了

孙经昆，34岁，仕官村人

这声音我听说过。那是去年6月份，我和姜永林两个人挑柴过那梁子。晚上7点半左右，忽然天气一下不好了，乌云起来了。走到惊马石，电闪雷鸣，下起雨来。不行了，走不成了，我们便在惊马石旁的沟里躲雨。躲了一会儿，天黑了，避了两小



“我看了鬼影。”

时左右，伸手不见五指。闪电和雷都更急了，我们干着急。这时扯了一个闪，从一侧石壁上闪出两个人影，他们互相打斗的样子。紧接着有各种声音传出。是打仗的声音。战马嘶叫声，锣鼓声，古时战车跑声。我只看了一眼，但这肯定不是我俩的



影子。姜永林当场就被吓昏了，话也说不出来了。我的胆子比他大，我喊他，他没有答应我，看着我，说不出话来。那两个人影个子不高，与我的个子差不多，帽子衣服看不十分清楚，仿佛与《三国演义》电视上的差不多，是古时士兵的服装。借着闪电看一眼，就漆黑下去了。只露了一秒钟左右。声音响的时间就长一些，我赶紧喊姜永林走。其实我也吓坏了。我拉着他，拖着他赶快出了沟，柴也不敢要了。太恐怖了，太可怕了。这时那声音还在响。是各种各样的声音，有哭叫声，有刀剑碰撞声，声音比较复杂，一直往坡上走，接着就忽然消失了。半小时后，乌云也慢慢散了。我们才走回家去。以前我们也听老人说过这种事情，但毕竟我们年轻，还是在疑惑之中。直到第一次经历，才有所体会。我们绝对不会看错，当时绝对没有别的人。到现在，科学也无法解释。我是初中毕业，从读书角度，我认为也许跟磁场什么的有关。当时我们害怕了一段时间。到第二天，也没敢去拿柴禾。怕了个把月。

## 他们穿着金盔金甲

周权，沙林管理处职工，36岁

我负责在沙林看料。去年初二那天，夜里3点钟左右，我出去解手，看到一队人马从房子边飞到了战马坡上。都穿着金盔金甲，有六七个人的样子。山上有红白色的云彩。我怕得没有办法，出了一身汗。整个过程有两分钟的样子。空中还有牲口叫和马铃声。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 10 尘封的古城

### 鬼魂游魂依恋之地

在寻找鬼魂的同时，李国强也向我们详细介绍了陆良县的县情。我们对陆良这座被埋没和尘封了的古城，才有了更深的感触。

我们渐渐觉得，了解陆良的历史，也许能够帮助我们获得有关鬼谜的线索。毕竟，怪声怪影，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

陆良像一块没有被人发现的璞玉，有着极不平凡的去。

在陆良，新石器时代即有人居住，商周时已有部落和村庄。至于先民们在那时是否便发展出了他们的鬼神崇信体系，却已于史无征了。

周末，楚将庄氏入滇，称王于滇东，是一件大事。此时，陆良开始与内地发生联系。

我们设想，这时，陆良的鬼文化已开始发达了，因为，楚人好鬼，这是有名的。

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 年），汉王朝开疆拓土，在云南建立郡县制，陆良成为云南最早建置的 24 县之一，地位非



同寻常。初名同劳，东晋时更名同乐县，一直延至唐中叶。

三国时，诸葛亮南征。史载，最后正是在曲靖、陆良一带七擒七纵孟获。

孟获当时使用了大量巫术与诸葛亮拼死一搏。这发生在云南这块瘴气弥漫、毒泉遍布的土地上，应该是可信的。

鬼的味道，至此应该是更加浓郁了。

至今，陆良仍有大量关于诸葛亮与孟获的传说。

陆良，便以孟获之乡而自居。陆良人，也以孟获的后代而自诩。

他们说，孟获的魂魄，至今还在这里游荡。他的巫术，至今还在发生作用。

## ■ 重镇中的重镇

蜀汉期间，陆良发生了一件大事。

内地来的爨氏人家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在陆良开创了奇异的“爨文化”，爨氏也就逐渐成为了偏处西南的事实上的统治者，历晋、南北朝、隋、唐天宝年间，源远流长。

在长达 500 年的时间里，陆良一直是云南和贵州、四川一带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威镇五方，名播千里。

“闭门天子，开门节度”，实际上指的便是爨氏，这西南的第一大家族。

陆良成为了中国西南重镇中的重镇。这时，我们注意到，爨氏往往自称为“大鬼主”，在他的统治下，巫术愈发盛行。

至明朝开国，朱元璋为了控制边疆，在陆良设六凉卫，进



行大规模驻军屯田。这一举动，导致百万汉人入滇，是使汉人代替夷人，成为云南主体民族的关键一步。从此，云南格局大变。

陆良在这宏大的历史进程中，又处于一个重要的地位。而夷人信奉的鬼，也逐渐被汉地流行的鬼所取代了。

至今留下的随处可见的门神，可略作印证。

清康熙八年（1669年），陆良方裁卫归州，移州治于卫城。

民国二年（1913年），改为陆良县至今。建国初期，陆良属宜良专区，1954年改属曲靖专区。

现在，陆良为曲靖市所辖，全县土地面积2018平方公里，人口54万，住着汉、彝、白、哈尼、壮、傣、苗、傈僳等22个民族。但与云南其他地区有很大不同，那就是所有的少数民族加到一起不足万人。这一点，在云南，多少有一种异类感。它也反映了陆良历史的特殊性。

原来，陆良人实际上大都是明朝屯军者的后代。而孟获和爨氏的苗裔，仅有少数遗存。

## ■ 西部文献之邦

陆良城旧址在今县城南门外，称作鲁昌古城，建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因两遇水灾，改迁新城。

旧城城垣因防水患之需，大都保存至今。北部沿南盘江岸，植柳护堤，有“旧城烟柳”之誉，为县内八景之一。

如今的陆良城，是明永乐五年（1407年）所建，历经五



百余年。

城区地势平坦，有“凤落平阳之上”之谓。就地势而论，城区西北高于东南，体现了风水说中左青龙右白虎的格局。

据史学家考证，古城占地 92.3 公顷，城垣高大方正，道路宽敞笔直，有“甲于滇省”之称。

古城曾有四座城门，城楼为三层重楼飞檐，铁铃悬挂，雕梁画栋，蔚为壮观。四座门楼均塑佛像，供有牌位。

城中曾建有鼓楼，是一座三层木结构的过街楼阁，斗拱飞檐，悬铃叮当。人可登高远眺，鸟瞰全城。

陆良城四周原有城濠，俗称护城河。河宽 25 米，可泊船只。旧时东门楼贴有邑人罗星源所作对联：“绿水绕城东拄杖客来苍茫外，青山环廓北倚栏人在画图中。”

陆良为滇东重镇，有“文献之邦”之称。县城自元代至民国，建立的寺庙祠坊有几十座，至今仍有大量保留。

只是，古城大部已于文革中毁坏，现仅能于照片上观其巍峨的城楼。

这使人想到一首凄婉的日本歌谣《荒城之月》。繁华梦断，人去楼空，雕栏玉砌不复在，惟有月光照在凄凉的台阶上，古代的宫殿成了鬼魂依依不舍的去所。

不过，陆良倒还并非荒城。

现代文明已进入陆良。歌舞厅、桑拿浴室、人造景观公园多有所见。但总的感觉，因为地域封闭，与内地许多县城相比，保留的旧风情更多。

走在街头，随时可见身着青衣、头缠黑布、扎着绑腿的小脚老太姗姗而行。尤为扎眼的是她们脚上那双玲珑的绣花鞋。



在街边，农副产品和小商品摆满了市场。我们发现了一些像是“草帽”的东西。

一位正在边做“草帽”边出售产品的妇女也是一双小脚！有游客上去与她交谈：“这草帽多少钱？”

答曰：“这不是草帽，是锅盖！”

原来这又是云南的一怪：草帽当锅盖。接着游客问她多大年纪，这妇女听了问话大惊，头也没抬！游客向她解释了一番，她才露出笑脸来说：“48岁。在包小脚的妇女中我不算小岁的，比我岁数小的还有，与贵州交界处还有十几岁就包上小脚的习惯呢！”确实，在陆良随处可见中国传统的小脚妇女。

我们在集市上走着，见到这里还有一些家具、农具、日常用品是30年代内地汉族使用的。这里的老伯们也都是头戴一顶“地主帽”。如果内地的导演要找古装镜头的话，在这里不需要化装，拿起摄像机就能摄到。

草帽当锅盖主要流行在曲靖、陆良一带，是用山上一种比较坚硬的野草制成的，形似草帽，只是比较厚，这种草锅盖煮饭特别香，云南人就最爱用草编锅盖。

云南十八怪之“竹筒当烟筒”在陆良也随处可见。我们多次看到抽烟的男子，手中都拿一根碗口粗的竹筒，长短不一，粗细不等，最长的有一米，最粗的有大碗口那般粗。

据介绍，在竹筒里放上三分之一的水，在三分之一上一点的位置有一手指粗的烟嘴直通竹筒，把自制的烟丝放在烟嘴上。奇怪的是他们把整个嘴放进竹筒里吸。这实际上是土水烟筒，水能过滤尼古丁，据说抽惯了这种烟，那三五牌、良友牌高档卷烟都不能与之相比。



陆良古城不再，在城区中没有太多的老房子，但在城郊，在乡间，却保留着不少旧时的建筑。

在仕官村，我们发现了许多据说是明清时的民居，当地人称“土库”。

土库是四方形的居民房，用黄土砌成，一般两层。其质坚固如石，上面无瓦无檐，但有排水沟。从外表看形同堡垒。

如今，人们搬进了瓦房，但土库仍留存了下来，成为一道稀罕的景观。

李国强带我们入土库参观。沿梯子往上爬，有进入碉堡的感觉。楼上一层，大屋子连大屋子，墙上凿眼，是为窗户，可容一人勉强进出。爬出去，有阳台一样的廊道，由此可上达屋顶。

李国强说，土库能保留至今，殊为难得。

而我们想，这些无人居住、阴暗闭塞的土库，在夜间会否成为千年鬼魂聚会的场所呢？

在乡间，我们亦见到民国时的炮楼，雕梁画栋，斗拱飞檐，形象壮观。陆良现今还留存一座水阁，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耸峙于杜公河中央之鱼形小岛上。两侧架桥连接东西两岸，为三层飞檐楼阁，势若中流砥柱。登阁四眺，湖光山色，百里平川，一览无余。

正门有楹联云：

夹岸溯源头，想泉飞石嘴，江转月牙，千里波涛，问是何年疏凿

绕栏寻胜迹，看秀绝龙山，祥钟凤岭，万家烟火，尽



## 归此处楼台

城中现存的文物还有国家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彝碑，以及滇东最大的寺庙大觉寺，兼之千佛塔、元代古城遗迹、鲁昌古城、古战场、“梁堆”古墓，再加上沙林，这些，都在无言地述说陆良不凡而丰富的历史。

这样的古城古风，在中国西部，如今仍然有许多保存。

然而，以前因为地域封闭、文化落后而使古城风貌得以较多保存的西部城市，如贵州的镇远、遵义，由于错误的开放意识，已将老房子推倒，兴建了现代化的广场、街道和仿古建筑，本来，完全可以申报世界遗产，但现在，却失去了资格。

正在进行中的西部大开发，正使这样的问题变得尖锐。

陆良将作何选择呢？西部将作何选择呢？

忽然，我们觉得，陆良鬼魂的出现，似乎是在呼唤世人关注什么。



## 11 文献中的怪异

十天以后，我们带着许多的收获和更多的迷惑，回到了昆明、北京。

呆在大城市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接触到丰富的资料、信息。

很快，我们便发现，所谓“阴兵过路”，并非陆良特有。

自古以来，许多地方，都有人报告听到了来自阴曹地府的怪声！

民国《昭通县志·祥异志》载：“咸丰六年丙辰大饥，常闻有喊杀人马战斗之声，俗谓阴兵动。”

昭通距陆良尚有较远的距离，那里也有“阴兵动”一说。而这声音，也是“喊杀人马战斗”。可惜有关记载并不详尽。

而我们暂时也无法前往昭通验证。

另一起阴兵动的事件，发生在同属西南的贵州遵义。

民国《续遵义府志·祥异》载：“咸丰四年甲寅五月初五日遵义东虾子河山崩。十五日碧云峰地裂。六月二十五日四鼓阴



兵动，新城凤朝关韦羨夫妇闻兵马声开门视之，见多人执矛骑马趋入关内。八月十八日桐梓遵义两县闻鬼啸，自桐徂遵不绝于途，至城则沿山号啸三夜乃止。”

再看古籍，此类令人毛骨悚然的兵马人声，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它们反复出现，引起古人高度关注，应是情理中事。

康熙《霍邱县志》卷十载：“正德四年六月，空中有声自北来，如数万甲兵，逾月方止。”

民国《海宁州志》卷四十载：“万历三十六年正月十九日初昏，有声如车马喧或如炮，有光如火隐现，自西南起至东北，少时止。”

光绪《通州志》载：“万历四十五年二月通州风霾昼晦，空中如万马奔腾，州人震惊。”

乾隆《莱州府志》卷十六载：“崇祯十七年六月十一日连夜空中响声如万马奔腾。”

同治《湖州府志》卷四十四载：“咸丰十年二月初二日酉刻天半隐隐有兵马声，从东北至西南。”

《钱泳丛话》载：“乾隆五十年十一月初中石湖中每夜闻人声喧嚷如数万人临阵，响沸数里，左近居民惊起聚观则寂无所有，但见红光数点隐见湖心而已。”

## 贾平凹的故事

很有意思的是，贾平凹在他的新作《怀念狼》中，也叙述了十分类似陆良怪声的故事。

贾平凹写道，“我”与舅舅一起去给野狼拍照，到了山里，



有一天黄昏时分，忽然听到远处传来激烈的呐喊声，甚至能听到车马号角的嘶鸣。约摸几秒钟，声响消失。贾平凹写道：

我以为是产生了幻听，问舅舅：“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

“这是山响。”舅舅回答得很坦然。

“山响？山里怎么有呐喊声，还有马的嘶鸣和号角？！”

“你知道李自成在商州屯过兵吗？”

“知道。”

“当年这里有过战争，山把声音吸进去，现在时不时就放出来了。打猎的时候我遇过几次。”

“有这事？”

“不信你问烂头。”

烂头点点头，见我还是疑惑，便说：“我给你说一件更奇的事你听不听？”

我说听的，但不许说脏话。他讲就在沙河子，他们老家东边五里地有个甘沟子村，村后山根下原来有个学校，十年前一次滑坡，把学校三十个学生埋在里边了。后来半夜里就常能听见一片惊喊声，他是听过一次叫喊声中有叫“敏敏，快跑！”他亲自做了了解，果然被埋的学生中有一个叫敏敏的学生，那年才十五岁。烂头说完了，仰头朝空中呸呸吐了几口唾沫，又让我也呸呸地吐，“甭让鬼魂寻着话附在咱身上了！”

我们觉得，这样的故事，不像是贾平凹自己编造出来的，



而一定是他听到老乡真实的说法而记录下来的，最后写进了书里。

因此，这一段有关怪声的描述，当不是小说。

## 鬼啸与鬼哭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典籍，把这种怪声，干脆称作鬼啸、鬼哭。

例如，民国《阳武县志·通纪》载：“嘉靖三十三年河溢。春三月八宝门外白昼如闻悲泣声，时人以为鬼哭，如是者三日莫知所以。是岁河溢冲漂朽棺枯骨不计其数。”

乾隆《唐县志·輿地志·灾祥》载：“崇祯十五年每日喙闻鬼声彻天。”

康熙《益都县志》卷十载：“崇祯十六年四月前司街群鬼哭出东门。”

光绪《昌平州志》卷五载：“崇祯十六年十月巩华城群鬼夜号，月余乃止。”

光绪《临朐县志·大事表》载：“崇祯六年春三月夜有两鬼对哭县门。”

古人并不把这种怪声视为自然之声，而认定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的游魂发出的叫声。

可以想像，在连电灯尚没有的古代，夜半传来这样的声音，该是多么的令人害怕了。而鬼信仰，便是这么被加强的。

人们在此基础上，创作出了活生生的鬼故事。

鬼，也便由虚幻变为真实了。



## 更多的难以解释的怪声

而从更广的范围来看，兵马声或鬼声，仅是各种难以解释的怪声中的一种。

更多的怪声，还包括钟声、鼓声、乐声、动物叫声等。

《格致镜源·坤舆类·事物绀珠》载：“唐玄宗时龙池圣德颂石鸣，其音清远如钟磬。穆宗时华岳碑有声闻数里，浹旬乃止。”

康熙《浙江通志》卷二载：“晋隆安二年吴兴长城夏驾山石鼓鸣。”

光绪《广平府志》卷三十三载：“北齐高齐末邺城西釜山石鼓鸣，未几邺城有兵。”

乾隆《西安府志》卷七十八载：“汉元寿元年孝元庙殿前铜龟蛇铺首鸣。”

《纪录汇编》卷一二载：“国朝程襄毅公信白恭敏公主正统七年偕赴春闱入旋肆中，其家忽锅鸣，二公以为不祥出避之，锅声甚轰数里而止。”

乾隆《洛阳县志·祥异》载：“崇祯十三年八月某日黑云压城，东门铁锁夜有声。”

《宋史·五行志》载：“庆元元夏建昌军民居木柱有声如牛鸣者，三日乃止。”

光绪《顺天府志》载：“崇祯十六年冬建极殿鸱吻中有声似鸱鸪曰‘苦苦’，其声渐大，后作犬吠声，三日夜不止。”

康熙《松溪县志·地理志·灾祥》载：“郡志乙酉春正月八



日宁远门哭，有武弁巡城偕守者言其状，遣人往政和门，城墙皆哭如女子啼声。”

《绥寇纪略》卷十二载：“崇祯十年钟山鸣似虎哮吼。”

民国《平阳县志》卷五十八载：“光绪元年七月葛奥山有声如牛，继又连鸣如鸣爆竹。”

嘉靖《含山邑乘》载：“嘉靖三十一年南二都民家井水有声如牛，一月方止。”

## 中国神秘文化的重要内容

各种各样的怪声，在中国神秘文化体系中，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被称作“声异”。

有关“声异”的文献，还能找到下面一些。

据《续文献通考》载，相传辽圣宗太平年间，南院大王耶律制心一日沐浴，更衣而卧。家人无端忽闻丝竹之音，怪而察视，则已远逝。

该书还记载，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八月，策试进士于闵忠寺。夜半，忽有音乐声起于塔上，西达于宫。

该书又载，相传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四月十五日，华亭县（今上海松江县）西清庵19间廊屋屋柱皆发声，声若以桶覆水面而击其底。人以手按，则振动而起，经时始止。

又据该书，相传明宪宗成化十四年（1478年）八月九日朝时，东班官兵共闻若有甲兵之声，纷纷躲避，而不成列。卫士则争相露刃，以备不虞。良久始定。命御史详加诘究，不得



其故。

《谈荟》载，明代青州府（今山东省益都县）府城外罗城北门，号镇青，俗称马异。相传人若左转数丈，将抵门座座角，持石而击地，则城砖中似有鸡栖之声自远而至。南京灵谷寺，有琵琶街，人履其地，拍手则回音酷似琵琶。绛州（今山西省新绛县）有鼓堆，人马践行其上，则咚咚如击鼓之声。

该书又载，相传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年），越中荣邸两舫舟，忽自发声，声如牛吼，俗谓之船吟。理宗绍定三年（1230年），渡口之舟复吼。北方则有大铁锅，可作数百人饭食。一夕亦声如牛吼，晓视则已破裂。明朝罗田县（今属湖北）胡正衡家，一日锅啸，水溅数尺之高。

又据该书，相传明万历年间，罗田县西门外一人家，水缸内忽作小鸡叫。打破此缸，碎片仍响鸡声。

总之，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及现今出版的书籍杂志中有大量关于奇异声响的记载或描述，或惊心动魄，或离奇古怪，不用说古人，就是现代人对它的成因仍觉得难以解释。人们多将这些怪声假之鬼妖龙神。

陆良的异事，看来不是偶然的。

## ■ 惨叫的石像

在国外也有类似的传闻。

比如，有着这样令人费解的记载：一些海边的沙子会唱歌；太平洋考爱岛纳赫里海滨洁白闪光的沙会发出犬吠声。

我们还听说过一个“惨叫的石像”的故事。



1795年，英国驻土耳其大使托马斯·布尔斯侯爵（1766～1841）经土耳其政府许可，拆毁位于希腊首都雅典城内有名的埃列克舒姆神殿。布尔斯准备在伦敦重建这座神殿。

拆毁工作是在夜间进行的，工人们在拆卸支撑建筑物横梁的一座石像时，忽然听到尖锐的惨叫声。工人们都是信奉宗教的，非常相信有鬼神。他们以为神灵发怒了，吓得立即逃之夭夭，拆毁计划也不得不放弃。八个石像中，只有一个石像被运往英国，现在陈列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

声音为什么会如此凄惨？人们始终没有弄清楚。

## 徐好民的分类研究

国家地震局的地质学家徐好民是一位对自然界特异现象感兴趣的专家，他同时还是中国不明飞行物研究会的顾问。他将这怪声分为两类：天响，物鸣。

天响方面，他搜集了古代的211条资料，绝大多数记载为天鼓鸣、无云而雷，其次为钟声、音乐声，少数为悲泣声、风水相轧声等等。鼓声炮声雷声记载最多，占总数的80%以上。其他还有万马奔腾声、众人喧嚷声、哭声、水声。他认为，天空中的怪异音响的确是存在的。它们能够被记载下来，包括其伴生现象，一定是被许多人听到看到过，而不是虚妄之言。其规模范围应是相当大，从几里到几百里、几千里均有。其持续时间，短者以分钟计，长时一两个小时十几个小时到一二日，最长者可逾月、年。

物鸣方面，徐好民搜集了77条资料，最早的一条资料，



在公元前一世纪左右的汉武帝时代，最晚至现代的 1989 年。

物鸣又分为三大类。一类为石类，包括岩石及石碑、石门墩等石制品共 19 次；第二类为金属类，包括钟、磬、锣、鼎、釜、库中金银等，这类物品占的比重较大，共 47 次，占总数的 60% 以上；第三类为房屋、木、柱、城门、墙、砖木结构的建筑物，共 11 次。

这应该算是对怪声的相当专业化的科学研究了。我们将会谈到，这对破解鬼真相有着重要的意义。



# 12 鬼影幢幢

年 9801 第 升 限 至 幽 景 分 别 在 其 中 的 古 迹 崇 祀 一 面 示 公 亦  
 口 亦 一 概 台 又 亦 皆 甜 野 类 亦 亦 亦 亦 一 类 大 三 武 代 又 四 四  
 鼎  
 殿 总 占 六  
 鼎  
 会 亦  
 义 意 亦

## 水影中的人脸

除了怪声，有关奇异影像的记载，也能在古籍里找到。

据《文献通考》、《辘园》等书记载，相传前秦苻坚晚年时，长安有水影，远观若水，近视则映现人面。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418年）冬季，青州（今扬州市西北）城南，遥望亦地中如水有影，人马百物皆见。唐中宗神龙二年（706年）二月，洛阳城东七里，地色似水，楼台花木士女往来之态历历显其影像，渐移至都，月余乃灭。代宗大历末年，深州束鹿县（今属河北省）境内有水影七八丈，远眺则见人马往来，如在水中，至前则不见水。明神宗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京师后宰门外皇城一带墙下，忽现水影，映出城郭、山川、树木、人物诸种情状，且有铁骑数百临抵城下，城上则旌旗刁斗，无一不备，移时乃灭。



## ■ 波涛云雾间的武夫

据《北梦琐言》记载，相传五代十国时，楚王马殷巡视边防，回舟至洞庭宜春江口，暴风忽至，波如连山。乃见波浪中恢诡谲怪，蛟螭出没，云雾昏蒙，有状似武夫持戈戟者，或绯或绿，倏闪仰视，不知究系何物。左右大惊，悉将衣服器皿投入以奉，船夫则请掷姬妾于其中，马殷不听。移时风定，众人及获生还。

又据《续文献通考》记载，相传金朝海陵王完颜亮正隆六年（1161年），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森左旗东南波罗城）空中忽传军马之声，仰视则见风云雾霭，神鬼甲兵蔽天，自北向南行进，逐渐隐灭。金哀宗正大七年（1230年）二月，新卫（今河南省辉县）北约三里处，有影浮现沙上，如卫州旧城之状，寺塔宛然，数日乃灭。

汉灵帝熹平二年（173年）六月，洛阳虎贲寺东壁中呈现黄人，形状、容貌、须眉逼真，观者数万，道路断绝。

## ■ 墙壁上的幻画

据《谈荟》、《坚瓠集》等书记载，唐德宗至唐宪宗时，高邮县（今属江苏）一寺院讲壁壁厚数尺，外临槐道。每日傍晚，人马车舆之影悉透壁上，身着红衣紫服者可辨轮廓。辰时和午时则无。相传如此已二十余年，或一年半年不见。

湘潭县（今湖南衡山县东）境内方广寺，每至四月初一，



日照东壁，壁上辄显现维扬（今江苏省扬州市）官府楼堞，居民宇舍，历历可数。

明代御史翟世用曾巡按广东，卧病在床。一夕，见室内白灰所涂刷墙壁上映出一幅山水图。诧异之余，犹疑为病中妄有所见，乃召县官等观视，均谓确系图画。后经数日方灭。

神宗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七月，苏州阊门外下塘西治坊滨沈廷华家，有山墙一堵，用以分隔内外墙。墙壁所刷白粉虽已湮败，一日清晨却幻化出五色彩画，宛然为金碧山水；次日则转换成青绿山水；后日又转换成诸多细巧人物故事，或染麒麟望月，或写丹凤朝阳，一日一变。姻亲吴太学前来观望时，但见两仙人坐树下下围棋；友人朱逸人闻讯探看时，则见衣锦婴儿捉少妇衣裾而立。如此累月方息。

建昌府（今江西省南城县）府民欧阳氏西阁阁壁上，时时幻出闺阁帘栊诸种情状。其中有一女子，据床而坐，昼清人悄，罗帏半开，丰姿端妍，代所未识。常着足于膝，膝下缠以布幅。观者若近前察视，则渐移其身，映入帏中，而紫衣碧裳，迹甚分明。良久乃渐隐灭，倏无影迹。

金陵风尘女崔氏所居青楼，屋角有隙，隙如小指，而光透隙，铺满两壁，壁上映出楼外树影、飞鸟回蝶，皆历历如在境中。

## 台阶上的剑影

据《睽车志》记载，五代末北宋初，泉州（今属福建省）为平海军节度使陈洪进所据，太宗时归宋统辖。相传州治便厅厅阶，常闪现剑影，极为分明，障之不能掩，削之不能去。至



南宋屋宇已残破不堪，郡守仍不敢入内。

据《辍耕录》记载，元代平江（今江苏吴县）虎丘阁，板上有一窍。每值日色晴朗时，以手掌大白纸承其影，则一寺形胜，悉见于此，惟寺顶反居于下。

据《谈荟》记载，高州高凉县（今广东省阳江县西）所立隋朝诚敬夫人洗夫人庙碑，嵌于仪门墙壁中，约厚半尺。上有指大一处，色莹如灯。相传近窥则祠宇、树木、两庑诸形，如镜之明。



网上图片：台阶上的鬼影



## 13 现代异事报告

### ■ 故宫里出现了古代宫女影像

通过互联网搜索，竟也发现了这方面的记录。

网上记录的，大多是发生在现代的事件。

在一个谈论“异类科学”的站点，我们发现了一份与陆良相似的奇事的报告。

报告中说，建筑于五百多年前的明代的北京故宫，曾发生过一件令人惊异的真实事情。

一天，在某宫殿的墙壁上，竟出现了古代宫女翩翩起舞的影像，逼真、动人，清晰得如同放电影，不过，瞬间就消失了。

该网站称，这一奇闻在群众中引起了轰动。

网站称，这一事件引自报刊的披露，但没有给出报刊名和出版日期。

新华社有专门采访故宫的记者。与他联系，却答曰不知此事。

来源：故宫网；中国网



## ■ 死人拜访活人

一个网站记载了这样的事件：某医院的医生值班室内有两位医生正在交谈，忽然，一位经他们救治过的垂危病人出现在面前，表露了感激之意，可是旋即消失。两人面面相觑，急速跑向病房。守候在这个危重病人身边的护士、家属介绍，患者刚刚死去，当然是不可能离开病床半步的。家属还说，患者临死之前，曾思念和呼唤过那两位医生……

还有这么一件事：一天，在某大学一间男生宿舍中，一位新入学的男同学在晚间突然看到一位女人坐在桌旁，面庞和衣服都清晰可辨，但很快便不见了。后经证实，某女教师曾在这间宿舍住过，而且在该室去世。目击者记述的所见女人面目衣着与那一女教师的面目衣着竟然一样。

## ■ 洞庭湖中的呼救声

下面这件事情同样与怪声有关：

在洞庭湖一带，流传着关于“呼救石”的故事：一艘离群的帆船独自向远处的河汊驶去，渐渐靠近了一块露出湖面的巨岩……忽然，从礁石附近传出了“救命啊，救命啊！”的声音，凄厉的呼唤揪住了船上人们的心。然而，扫视湖面，却无丝毫异样。另一个晴朗的中午，这奇怪的现象又一次被行舟者证实。惶惶不安的人们终于弄清了：原来是几块露出水面的大石发出的呼叫。



这些事件，我们目前还难以去考证、证实。

网站报道的事情，人云亦云极多，以讹传讹极多，一般是要打上几个问号的。

但是，既然有了这样的说法，便说明怪声的事件，并不是由我们第一次提出来的，并且，它还是一个受到许多人关注的问题。

## 《大公报》刊登的案例

告别网站，通过其他渠道，我们还查到了下面的奇闻：

1910年9月25日《大公报》刊载了题为《江西高等学堂发响之异闻》一文：“去岁政法学校讲堂陡发异声数次，因之拆卸重修迄今疑难问题尚未解决，昨日高等学堂第四排各讲堂正值授课之时骤然发响，其声洪大，大有军马奔驰之象。一时各学生蜂拥外出，并有由窗户跳出者，以致头脚手腕多处跌伤。时外间平静无风，乃讲堂屋宇忽觉栩栩摇动，椅桌已移方位，玻璃破碎尤多。据该学生云，苟非迅速外出，定然难免重伤。其发声之理由尚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1920年6月9日《大公报》载《全城处处闻鸡鸣》一文：“有友自南方归来，云及本年五月三十日下午八点钟时，应山县城内忽然遍地鸡鸣之声不绝于耳，人人殊为惊怪，仰听之则在空中，俯听之则在地下，互相诘问不知何声由何处而来，一时满城哄动，特记之以资国人之研究。”

1923年6月16日《大公报》载《棺鸣志异》一文：“湘讯云：北门外离城七十里之地名小水铺者，镇上有关帝庙一所，



殿阁巍峨庙址宽敞，该地居民咸以此庙为公共会场。有曾姓者旧岁新制棺木一具寄存该庙。不料该棺每于夜间发出一种奇异钟声，其音悠然，清夜闻之令人神往，附近居民多有闻之者。”

## 龙潭鼓乐

1991年第六期《地球》载：“1985年元月10日，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古鼎村年过花甲的老人路兴才起床忽听到村后龙潭响起隆隆的嘈杂声。8时许，十几名青年到龙潭游玩，听到龙潭深处传来像古道场上的锣鼓唢呐木鱼那样的声音，声音越来越高而且富有节奏感，不到3小时就有7000余人来到龙潭听这奇乐。直到晚上10时鼓乐才停止。老人们说这奇乐在1952年秋出现过一次，事隔33年又重鸣。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曾游龙潭，其游记中有古鼎龙潭鼓乐声的记载。”

需要说明的是，《地球》，是一份严肃的科学杂志。

## 旬阳县山谷中的恐怖哭叫声

然而，最与陆良相似的，还是下面这一则：

在陕西省旬阳县境内，陡峭的山峰拔地而起，两山之间构成一条狭窄的峡谷。某年6月的一天，几名地质队员路过这里，此时正值阴雨天，随着山风，阴云徐徐掠过峡谷上空。突然，峡谷中传出一阵震耳的枪声和大人、小孩的哭叫声，恐怖的气氛使人揪心。然而审视峡谷，一切如常。这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呢？听老乡介绍，每年这个时候，碰到这种天气，峡谷中



就会发出这种声音。据说解放前夕，有一个戏班子路过这里，被国民党反动派用机枪血腥屠杀于峡谷之中，当时天阴沉沉的，枪声、人们的惨叫声响彻峡谷。以后，每到这时，碰上与之相同的天气，昔日的枪声、哭叫声，便再次复出。

也是山谷，也是6月天，也是天气变化之时，也是哭叫声！

以上传说，我们认为事出有因。

如果这些事件都是真的，那么，陆良之事，可以说有了真实的佐证。既然有那么多的事实，那么，要叫一般人看来，这世上真可能是有鬼了。鬼的复杂性，由此可见一斑。破解鬼真相的艰难性，也从中可以体味。



## 14 你不找鬼，鬼也会来找你

### 中国有多少人信鬼

应该说，在到陆良之前，对于世上到底有没有鬼这个问题，我们是不太在意的。

我们的确也听到了不少有关鬼的传说、鬼的故事，但是，当时短暂的惊异害怕之后，却又一笑置之。

鬼，仅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点缀。最多，我们有些像孔老夫子一样，持“存而不论”的态度。

到底有没有鬼？有，在哪里？没有，又有何证据？这些，长期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话题。

我们要关心股票，我们要关心漂亮姑娘，我们要关心台湾问题，我们要关心甲 A 和奥运会。然而，到了现在，我们才意识到，你不关心鬼，鬼也会来找你。而鬼这个问题，其实并不能用几句话说明白。鬼之有无，是一个争论了几千年的古老话题。传统的说法



是：信者有，不信者无。

但是目前，有多少中国人相信鬼呢？是信者多还是不信者多呢？没有统计。但据我们估计，可能有数亿国民信鬼。

1988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叫《鬼文化》的“五角丛书”，第一版印数竟达38万册之多，可见中国人对鬼的兴趣之大。

而据中国科协调查，中国人认为算命有道理的，每三个人中，便有一个。相信算命的，往往也相信有鬼。

还有，科协有一项统计，中国科技人员数量为1000万，而专职从事迷信的人数是此数的一倍。

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农村人口庞大，信鬼的人应该是很多的。

事实上，鬼在中国的势力是极大的，可以与神相提并论。

数千年来，上至帝王公卿，下至平民百姓，对鬼都一样的崇信，可以说是诚惶诚恐。

我们来到农村，便会看见农民的屋中供着祖先的像，供奉着神龛。他们的门上贴着门神。他们忙着上坟。

他们相信，此生做了坏事，死后是要下阴曹地府的。

他们还害怕鬼来索命。

在三峡库区，人们最关心的两件事情，一件是活人的外迁安顿，一件便是死人的安置。甚至；在有些地区，祖坟问题，超出了活人问题的重要性。搞不好，要引起干群纠纷。把祖坟迁出淹没区，是老百姓忙碌的一件大事情。人们相信，祖先变成鬼后，还在冥冥中关注着子孙的命运。而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也实在是为老百姓着想了，已为农民搬迁祖坟付出上千万元



的补偿费。

所以，鬼的存在，对于国计民生，对于国家的现代化，是一个麻烦的问题。

我们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希望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予以更多的关注。

## 相信幽冥世界的正人君子们

在城里，在干部中，许多人也是很相信鬼的。

不止一次，我们听去五台山旅游的城里人带回口信说，那里有个地方经常闹鬼！

前几年，据说，某市高官秘书私下去五台山烧香，驾车回来的路上发生事故，摔死了。这已传为丑闻。他是信仰无神论的中共党员吧？但他同时也信奉幽冥世界。然而，鬼却把他捉去了。这是报应。

与帮助三峡移民迁坟不同，这是另一种对鬼的态度。

搞科技的又如何呢？

在2000年的全国科普创作研讨会上，一群科普作家聚在一起吃饭，席间谈论得最多的，是鬼神问题。

他们说，亲身遇到过很多事情，实在不能以科学常理加以解释。

“在五台山，有一次举行大法会，我亲眼看见，四面八方的云彩，全部向寺庙中央汇聚，最后，在寺上方连成了一片。这事无法解释。”一位曾去北极考察过的资深科普作家说。

到底有没有鬼？看来，在一些科普作家那里，也没有真正



搞清楚。

在打着高科技旗帜的互联网上，有很多关于鬼的网站，做得十分的专业，上面有很多非常怕人的鬼故事，还有人与鬼相遇的“真实经历”。

在国营的书店里，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谈鬼的“科技”书籍。其中，有的煞有介事地刊登着鬼照片。有的书称，鬼就是“灵界”中的真实存在。还有的书称，它是人的“死后续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科学谜题”。

总之，在世纪之交，仍有大批人相信，大千之中存在一个人死后继续“活着”的世界。在那里，阴魂聚集，出没不定，有的忙着投胎转世。

这已经涉及到了我们最基本的信仰问题。这是我们不得不认真起来的原因。

## 对人生的重大挑战

我们察觉到，鬼的存在，并不仅是一个想像力延伸的问题，而是人们根据他们的某些日常经验，认为一样事物活生生地存在着的问题。

比如，陆良的鬼，便来自人们在大战马坡上闻听怪声的日常经验。从山顶洞人开始，我们就有了与鬼有关的信念。山顶洞人也一定有他们的日常经验。

后来，产生了著名的《聊斋志异》、《搜神记》。到了今天，是各种销量很好的《神秘现象记录大全》。

各种鬼故事在城市和农村中流行着。它们是现代的版本。



有的，听起来像是编的。有的，说得有鼻子有眼，与日常经验有着重大关系。

但日常经验就真的可靠吗？还是日常经验本应有别的解释？要不，就是日常经验真的与我们的常识和理论发生着严重的冲突？

总之，我们面对的是如下的事实：在陆良，我们的确是遭遇了鬼的确存在的证据。大批的人们信誓旦旦地对我们说，他们的的确确听见了鬼叫，也看见了鬼！

是面对这个现实，勇敢地作出科学的解释，还是闭上眼睛逃避，这是对人生的重大挑战。



## 15 是鬼存在的物理效应吗?

### 牲口不会骗人

仅仅是听见声音，看见幻影，则罢了，然而，据说，惊马槽还在动物身上产生了真实的物理效应。

我们第一次来大战马坡，李国强便提到马不敢过惊马槽的奇事。

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村民们也都向我们频频谈到牛马等牲畜来到惊马槽前行为怪异的情况。而此坡的命名又直接与马有关。据说，自古以来，便是这个名字。

听听这些名字吧：小战马坡、大战马坡、惊马石、下马石。而那条发出怪声、出现怪影的沟则叫惊马槽。

当地人都认为，马从沟里通过，灵魂要被吸掉。而他们坚信，这与当年孟获藤甲兵使用的巫术有关。

我们认为，马是一个主角，甚至，是最重要的“证人”。马提供的“证词”，也许更能说明问题。

牲口不会骗人。



## 马神翻死亡的事件

于是，我们又开始调查马的事情。

仅在近几年，直接因为惊马槽，已死过两匹马。

1997年6月，仕官村村民周全赶着马驮柴经过大战马坡。那是晚上10时左右。当时，他赶着马由上往下从沟中走。马忽然受惊，在沟中飞跑，他在后面，怎么也撵不上。当夜马便死掉了。

一些村民们认为，估计是马驮柴太多，情绪紧张被吓死的。然而，过沟前，这匹马还是好好的，身体很健康。

我们没有找到周全，不知道为什么他当时要赶着马从沟中走。不是老乡都不敢将牲畜驱入沟中吗？

1998年6月，李国强不相信神异，将弟弟李国军的马借来做试验。

开始，马死活不进沟，四五个人在后面连推带打也不进。最后，人们把马牵到沟的另一头，也就是坡的上端，才把它弄进去了。

李国军骑上去，策马进入沟中。不想，马一下惊跳起来，在沟中狂奔。

当时，李国军仍骑在马上，他骑术厉害，没有摔下来。但马仍在飞跑。他见势不妙，只好从马上跳了下来。

马出了沟，顺着坡往下跑，拐弯处也忘了拐，一头扎到悬崖下，当场摔死了。

李国强赔了弟弟1500元钱。这匹马李国军买成2500元。



马儿曾参加过故事片《金沙水拍》剧组在沙林的外景拍摄。

这些事件，在当地影响很大。但事后说起来，它们都是偶然发生的。村民平时一般根本不敢驱马过沟，而是绕道而行，因此，我们没有访问到更多的马受惊的事件。

## 中央电视台拍下了录像

1998年秋，中央电视台来拍《神奇的陆良彩色沙林》一片时，对此感到惊奇，并做过试验。

有关试验的片断，也被收录在光盘里。

我们找到了这张光盘。

录像拍得非常精彩，可以说，是记录彩色沙林的壮丽景观和文化遗产最全面和最权威的一部片子了。

在拍过沙林的沙笋、沙柱、沙墙之后，摄影师把镜头转向了大战马坡。

在惊马槽前，摄影师拍下了马不敢进沟的一幕。只见骑师驾着马欲朝沟中行，而马却受惊往一旁的山岩上蹿。另一匹马在沟前打转，怎么也不肯进去。

在解说中，赵忠祥用他那宽厚深沉的声音，将这种现象归于古代这里曾发生过一场血腥的战斗，感觉器官敏感的马知道此事，再也不敢进去了。

作为《人与自然》栏目的主持人，赵忠祥来解说沙林和大战马坡，有一种非此人莫属的意味。

我们采访了当时来沙林拍片的编导吕仁舟。

吕仁舟说：“当时，我们一共带了十几匹马上山，准备拍



### 马只愿走左边的正路上山

爨乡风情和孟获传说。闹鬼的事我们是知道的。因此，在经过大战马坡时，我们特意留了三匹马在惊马槽前做试验，其余的马呢，都沿着旁边的路走上去了，它们丝毫没有受惊的表现。但这三匹马，我们赶着往沟里走，它们又叫又闹，就是不肯进去。这些，摄像机都拍下来了。”

吕仁舟说，也许是马看见他扛着摄像机蹲在沟里准备拍摄，才吓得不敢往前走了吧？

“因为拍摄时间很紧张，总共仅有四五天，我们没有重复这项试验。究竟是怎么回事？的确有些怪异。但我搞不清楚。”

吕仁舟说。



## 16 我们的现场试验

### 老百姓不愿意用马做试验

我们提出，要用一匹马做试验。李国强却颇为犯难。

“马很难找。因为老百姓不愿意。一个是，马不愿进，另一个是，他们认为走了那沟，会背运，这一年运气都会不好”。

李国强的弟弟李国军便是这“背运”的例子。

李国强曾借用李国军的马做试验。结果马走了惊马槽后，死掉了。

1999年底，李国军忽然莫名其妙地想喝敌敌畏。一气喝了两瓶，共两百毫升，还说甜。送到医院，医生说仅有万分之一的生还率。当时，大头针扎脚底都没有反应，灌药也灌不进。后来，是李国强用嘴一口口从弟弟嘴中吸出农药，又吐掉。李国军命大，竟然活了过来。

2000年1月份，李国军雇人开东风大卡车搞运输，与法院的一小车相撞，小车中的四人当场死亡。可谓祸不单行。此事还没有了结。

李国军归咎于当初让马走了那条沟。



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当然不相信这是“报应”。

因此，我们仍然坚持，最好看一看马的实际反应。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最后，李国强答应配合。

## 好不容易找到了两匹马

2月10日下午，他让沙林管理处处长殷明去找马。

沙林开发后，设立了骑马旅游的项目。附近村民都把马牵来，招揽游客。总共有二十多匹马在沙林景区内活动。殷明找到马的主人，向他们逐一劝说，并以物质报酬相诱，却没有一人愿意提供马儿。

村民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们实在不敢走哇。”因此，一人推一人。

李国强也亲自出面做工作。其中一名马夫，还是他的亲戚呢，竟也不给局长大人面子。此情形，令李国强十分光火。

这一切，我们都看在了眼里。

最后，殷明采取行政命令的手段，在山路上拦截了两位刚送完游客的村民，要他们前往惊马槽，否则，明天“你们就别来做”了。

我们为这种扰民的举动感到心里很不安，但是，揭开大战马坡谜底的冲动，也的确抑制不住。

这两个被拦下的村民，一个叫李坤，25岁，汤官箐村人；另一个叫李老八，60岁，仕官村人。

他们骑的是两匹枣红公马。李坤的马五岁，李老八的三岁多，精神焕发，毛皮光亮。



他们策马来到沟前约十来米处，便让马停了下来。此时，是下午5时40分。

骑手从马上跳下来，坐在山坡上，露出十分不情愿的神情。

“局长，这是不能进的。进去后马死了，谁负责哇？”

“要答应赔钱才进去！我这匹马可是五千元买来的。”

我注意观察，看到他们的神情十分真切。

这里面绝没有与沙林管理处的干部搭台演戏的意思。

此时，李国强举着相机，等在沟口。他也露出了犹豫的神色。后来他说，他因为有过那番经历，是真的怕赔钱。赔倒也赔得起，但总不是好事。老百姓会认为这是倒霉事，会闹得沸沸扬扬。这就不好了。

我们当时也心软了，说：“那就让马走近沟口总可以吧，看一看怎么回事，就不进去了。”

但李国强还在坚持，说：“你们让马过来。不会亏待你们的。”

如是劝告、“威胁”了数遍，拗不过，两位村民勉强上马，顿了一顿，口中发出声音，策马向沟口冲来。

这时，难以置信的场面出现了。

## 马死活不愿进沟

那两匹马，往左右摆着头，喷着鼻，不但不向前走，还生生往后退，一下竟后退了五六米。

两名骑手又拉缰绳，又用腿夹，口里不断“者者”地叫



唤，而马竟不往前一步，反而离沟口越来越远了。我们纳闷地朝惊马石方向看了看。石头默然，没有动静。而那沟，不过是一条普通的土石通道！

看山人伏树田折了一根树枝，抽打李坤的坐骑屁股。而那马仍是不愿前进一步。

李国强怕其中有弊，又让一位管理处职工去抽打另一匹马。也是同样的结果。

直到6时，马看来是不愿进沟了。我们决定放弃努力。

这次，不再让马对准惊马槽走，而是由人牵着它们，绕上左边的公路。马儿却一声不吭，乖乖地跟着走了，再也不闹不跳。



马儿受惊不敢上前



我们清楚地看到，李坤的马屁股被藤条抽出了血。

“马是有灵性的。每次来到这里，都会自动地往左边山路走。你这次要它往惊马槽走，它知道要它的命，就不敢了。”李国强说。

李国强和殷明都是在附近村里长大的，从小便会骑马。他们神态严肃，应该所言不虚。

## 我们感到毛骨悚然

李老八说：“过去十多岁时，我听到过这种声音。从这里过，羊要吹鼻子。大伙吓得匆匆跑掉了。我们放马放羊，不敢往这里走，要绕道。”

李坤说：“马靠边，便能过去。要它往里走，要它命，便怕了。”

李坤又讲了一件马过沟而死的事情：

1999年5月，他家有一匹马，三岁半，1.7米高，驮着游客从上面下来。是一个男游客，喜欢纵马，直接就往沟里走。李坤在后面没有赶上，那马径直下到了惊马槽。结果，在槽里飞跑，把游客也攒了。马出来后，浑身刮烂了，出了不少血，第二天便死掉了。

那么，这是死掉的第三匹马了。

李国强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事。因为，沙林管理处不允许马夫摔伤游客。这事，李坤以前没有报告。

难道，人看不见鬼，马看见了吗？

据说，动物都能通灵。



这几匹死掉的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从坡上往下走时而送命的。村民说，从下往上走，马根本不会进沟。但是，从上往下，马有一个特点，就是只会走直道，因此便糊里糊涂进了沟。

这时，我们方感到有些毛骨悚然。



## 17 真的有鬼吗?

### 鬼就藏在山岩树丛中

通过对村民的访谈和实地观察，我们初步倾向于认为，陆良沙林一带，的确存在某种极为罕见的奇异现象。

老百姓称之为千百年来传说中的鬼。

鬼，真的在这里显形了。

鬼就藏在山岩中，藏在树丛中，夜深人静时，便在沟谷深处发出一种可怕的怪声，似在诉说他们的冤屈。

长期以来，大批村民都听到过。

这种声音，在沙林成为旅游点以前，就存在了。

怪声主要发生大战马坡上，尤其是惊马槽那里。

声音以马嘶、马跑、马铃响为主。有时也杂有人喊、兵器声、“抬棺材声”。但当时，四周并没有马或人经过。

### 它们的出现具有时间性

鬼的出现与气象和时间有关。在天气变化时，尤其是雷雨



天为多。深夜和傍晚时多有出现。5月和6月雨季时为多。

偶尔，鬼也会显形。有人能看见奇怪的人影。主要是古代士兵的形象。

古代这个概念的出现，又给我们以极强烈的时间震撼。

另外，就是牲畜过惊马槽时会有奇异的生理和心理反应。

大部分当地人以超自然现象来解释此事，尤以阴兵过路一说为甚。对此形成了一种崇鬼文化。其表现在，村民经过此地，必须叩头。他们像敬畏庙中的的神灵一样，敬畏大战马坡和惊马槽。

那么，在沙林一带，发生怪声的，到底是什么怪物呢？

如果陆良的事件是真，那么，自古以来，见鬼的说法，便并非虚妄之言了。

这将是一个重大的发现！这也是令我们担忧的。因为，我们考虑到，它会不会改变我们的世界观、哲学观、科学观？我们为此感到激动而不安。真的存在超自然的灵境吗？



## 18 难以回避的二分世界

### ■ 元气演变密码

因为感到事态重大，我们决定暂时脱离陆良的奇异现场，先来捋一捋鬼的来历。我们决定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考察一下，人们是怎么发现鬼的存在的。

在中国，鬼属于神秘文化体系。所谓神秘文化，是指不能用理性和科学来把握和圆满解释的现象。中国的神秘文化，有它不同于西方的特色。

简而言之，它以阴阳五行学说和天人感应理论为基础，分为元气、预测和崇拜三个分支系统。

元气系统除阴阳五行与天人感应外，还包括中医、气功、佛教的禅定、道教内丹术与养生术、命相术、堪舆、巫术等。预测系统主要是《周易》的易理、易象数和易占。鬼神属于崇拜系统。这个系统还包括图腾、怪异传说和宗教信仰。

现代人认为，这个系统的基础是古人对元气演变密码的神秘感与震惊感。古人看到大自然与元气演变程序的巨大作用，感到十分神秘与震惊，于是产生惊异的心理，人为地设想出各



种崇拜对象，把它们视为命运的主宰与理想的化身，而加以顶礼膜拜。

按照这个说法，鬼就是人们幻想出来的。

但古人并不一定这么认为，他们天真而固执地相信，鬼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因为，在古人心目中，人是有魂魄的。人的精灵依形体存在者为魄，离开形体而存在者为魂。那些大自然的特异现象，便是死去的人的魂魄在作祟。

这些事情，天天发生着，怎么会是幻想出来的呢？

这是一种日常经验。由大自然的变化莫测，人们便推知到了鬼的存在。具体而言，鬼是人的精灵离开形体后的存在，也就是人死后的存在，是元气演变密码的一环。

## ■ 鬼的出现标志着文明的进步

应该说，这种理念，在一万多年前的山顶洞时代便有了。

山顶洞的成功发掘，找到了证明人类知道有鬼的远古证据。

山顶洞人是一种活得非常仔细的人类。他们把居住的洞穴分为三个区域，即上室住人，下室埋葬死者，地窖堆放动物尸体。这说明，他们已懂得把死人与活人分开，把人与动物分开。这简直让人叹为观止。

需知，在现代，在许多特定情况下，人类尚不能做到这一点。比如，在灾难和战争爆发时。

而在山顶洞的时代，生存环境是非常严酷的。在山顶洞，产生了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墓葬。



山顶洞人在人的尸体旁边撒上赤铁矿粉末，并把染上红色的石珠、带孔的牙齿和边缘钻孔的鲛鱼眼上骨，置于尸体旁作陪葬品，这表明当时的人类已产生了两个世界的观念。陪葬品是供死者在另一个世界里使用的，红色粉末象征血液和生命，自然是希望死者的生命在另一个世界里得以延续。

这便诞生了一个了不起的观念：在人的肉体之外，还有一种东西存在，那便是灵魂。

灵魂产生了，最早的鬼也便产生了。这是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事情。

我们不能不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鬼的出现，其实标志着文明的进步。

伴随着劳动的进步，伴随着脑量的增大，我们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了。

## 鬼便是“旧”

鬼之由来，便有历史上的依据了。简而言之，人鬼最初是一体的，鬼是人死后变的。

人来自自然，人死后，回归自然，这便是鬼。

人类发展到后期，又出现了比较高级的文化，文化又用符号的方法，进一步把鬼“定形”下来。《礼记·祭义》称：“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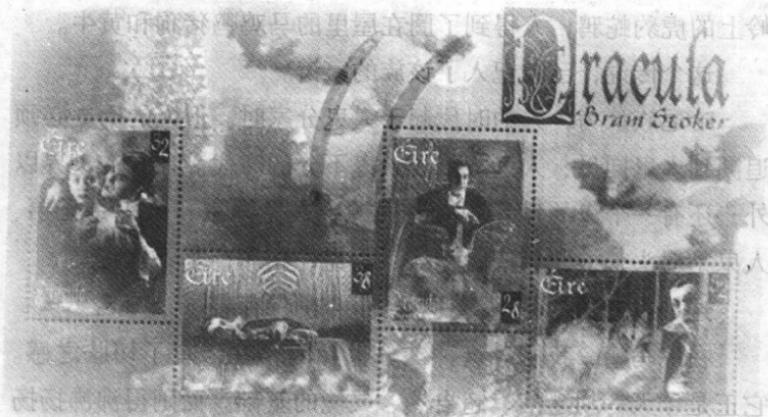
西汉五经博士韩婴则说：“人死曰鬼，鬼者，归也。”也就是说，人来自于万物，死后又复归于万物，这便是鬼。这是一种深刻而朴素的中国哲学观。



理学大师朱熹进一步总结道：“阳魂为神，阴魄为鬼。鬼，阴之灵；神，阳之灵，此以二气言也。”又说：“游魂为变，魂游魄降，散而成变，此总言鬼。”

代康因此魂魄便是神鬼，而神鬼是气。

又称“气之伸者为神，屈者为鬼”。因此，天神为神，人神为鬼。这样，就划分得更细了，出现了一个神的世界，一个鬼的世界。不过，要较起真来，神仙鬼怪，核心还是鬼，其他都是鬼的观念、概念的延伸和类推。



西方的吸血鬼邮票



## 人鬼最初是一体的

在云南，各民族认为，人鬼最初是一体的，后来才人鬼分家。

根据哈尼族的神话，最初，是天地混沌、人鬼不分的洪荒时代。人与鬼都是从金葫芦里飞出来的女始祖阿嘎拉优的儿子。人和鬼都是靠阿嘎拉优的奶汁长大的。鬼好吃懒做，人受不了，人鬼只好分家。人鬼分家时，鬼分得树木、石头、荆棘丛生的山坡；人分得水草肥美的平地；鬼抢走了奔跑在荒坡野岭上的虎豹蛇鸦，人得到了圈在屋里的马鸡鸭猪狗和黄牛。

这个传说，已被记入了该族的家谱。

哈尼族认为，人的时代起于人鬼分家时。但人的历史必须追溯到人鬼同母、人鬼同体、人鬼不分的时代。在人的世界以外，还有一个鬼的世界。人鬼同源、人鬼同宗、人鬼是兄弟、人鬼是对头，彼此相依、相斗、相克、相斥，永不休止。

这种古老的二分世界观念，至今仍保存着。

在惊马槽，我们对这种二分世界的存在，有了切肤之感。它正是今天一切迷信、超自然、灵境的基础。而闹得沸沸扬扬的邪教，也跟这个东西有着极大关联。

要使两个世界得以沟通，就要凭借巫覡。或者，具有“特异功能”的“大师”。各种各样的骗子便也粉墨登场了。他们才是真正的鬼。



## 19 寻找鬼的足迹

### 鬼形成了有着强大势力的利益集团

鬼一旦经自然而诞生，便进入了文化的体系，它一刻也不安息，开始到处周游。

它们的足迹，留在了中国汗牛充栋的文献中。

正是文化，把鬼的存在和形态固定了下来，赋予它以多方面的意义，也大大充实了鬼的力量。

从此，鬼便不再是孤魂野魄了，而形成了一个有着强大势力的利益集团。

它们抱团结伙，从庙堂官室走入百姓之家，从山野深涧步入田间陌陌；

它们成群结队，从《列异传》游荡至《山海经》，从《搜神记》游荡至《聊斋志异》；

它们使男人和女人同样害怕和着迷；

它们使老人拜祭，使幼儿啼哭；

它们每年耗去民间的大量钱财，对经济增长率带来重要的影响；



它们甚至影响到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它们的存在，引起了不少争议。各色有头有脸的人物，也都要对鬼发出这样的感慨，作出那样的评述。从中可见人们对鬼的严肃态度。

## 墨子和孔子的说法

现在，再让我们来看一看大人物在这方面的议论，有时，甚至是争论。

很早以前，人们就开始以特别重视的口吻，谈论鬼的问题。

墨子认为是有鬼的。《墨子》一书里有《明鬼》上中下三篇，现仅存下篇。

墨子相信，人死后会变成鬼。

他说，古圣王的言行，证明鬼是一定有的。

他又从人民的所见所闻证明鬼一定有，因为不少人经常见到鬼。

《墨子》载：“子墨子曰：是与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诚或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若是，何不尝人一乡一里而闻之，自古及今，生民以来者，亦有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则鬼神何谓无乎！”

这里，墨子说，凡是要知道一件事有没有，就要听听众人怎么说。有人看见了有人听见了，就肯定是有那么一回事的，没有人看见没有人听见，那么，就没有那么一回事。要考察鬼



神有没有，就下到乡里去听听老百姓怎么说吧。从古到今，老百姓都说看见过鬼神，也听说过鬼神的声音，那么，怎么能说不存在鬼神呢？

我们在陆良，做的也跟墨子说的一样吧？

墨子还引述了许多古代见鬼见神的传说，以证明鬼神的存在。

但是，孔子对于鬼怪，似乎是半信半疑的，持存而不论的态度。

他说：“未知生，焉知死。”在《论语·述而》中，有“子不语怪力乱神”的著名一说。

有一次，子路向孔子“问鬼神”。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说，“敬鬼神而远之。”孔子还说过：“鬼神之为德，其盛矣夫！”

《礼记》也记载了孔子论鬼神的言论。幸我是孔子的学生，他有一天问孔子，究竟什么叫做鬼？

孔子回答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为鬼。”

也就是说，凡人必定要死的，死了以后尸体要埋到土里面，这就叫“鬼”。

看来，孔子既没有否定鬼神的存在，但又不像墨子那样明确地肯定鬼神的存在。

在鬼的问题上，他的心态有一些矛盾。我们感觉到，他可能只是不敢招惹鬼。

他虽然说“存而不论”，但实际上，却发表了许多有关鬼的议论。

这就证明，鬼这个问题，其实谁也绕不开。



## 王充的矛盾

而东汉的王充，被认为是无神论大师，著有著名的《论衡》。他的态度就鲜明得多了。

王充是反对人死后精神变鬼的。在《订鬼》一篇中，他考订评议了当时有关鬼的各种说法，强调鬼均由人之思念存想幻化而来，并指出，人死不是鬼害的，而是疾病造成的。

在《论死》一篇中，他否认“死人为鬼，有知，能害人”之说，力倡“死人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的观点。

这样的观点，可以说比较现代。但绝不要以为王充便是现代反伪科学诸君的祖师爷了。

因为王充只是反对世间有人死后变成的鬼，并不否认世间存在由阳气变成的鬼物。他说，这种鬼物或许带剧毒，能毒杀命中当死之人。他还认为，鬼怪可以形成预示国家和个人吉凶的一种征兆：“人将亡，凶亦出；国将亡，妖亦见。”

以这一点而言，他似乎又可以担当一切现代迷信大师的祖师爷了。这是我们对于王充的看法。

后来，17世纪的清朝人熊伯龙著《无何集》，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王充的无神论思想。“凡天地之间有鬼，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信鬼神是由思念妄想而产生的。“鬼者，疑心所生也。心怯胆寒，闻鸟兽声，见树木影，皆所谓鬼。夜行迷路，则谓鬼设帐，草木皆兵。”鬼是平时听到看到可怕事件后产生的幻觉。这种判断，要比王充先进多了。



## 中国拥有最大规模的鬼书

宣称无鬼的，还有南朝齐梁之际的范缜，他著有《神灭论》。该书以问答的方式，强调了精神与形体相结合而不可分离。“形存则神存，形射则神灭。”因此，形体死亡，精神作用亦不复存在，人之“死形”则如木质无知，不能变鬼。祭祀祖先，亦仅属推行孝道的一种手段。

唐朝的韩愈曾反对迎佛骨，但他却执有鬼论。在《原鬼》篇中，他认为鬼神无形无声而漠然存在，随人事兴衰而降福为祸。

讲鬼的书，中国是数量最多的，是规模最大的，成为一座世界级的宝库。如宋代洪迈的《夷坚志》，原有 420 卷，今仍存 206 卷，记录了大量神怪故事和异闻。后来元好问又有《续夷坚志》。

清代袁枚有《子不语》一书，也是一本鬼书，共 24 卷，后续编 10 卷，所记皆“游心骇耳之事”。

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聊斋志异》了。蒲松龄对鬼怪世界的描述，构思精巧，想像丰富，情节曲折，语言典雅，达到了文言短篇小说的顶峰。它的一个作用，是使鬼的观念愈发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有关鬼的典籍，还能举出许多，如宋郭象的《睽车志》，记载鬼怪神异之事。关汉卿也曾著《鬼董》，所记皆鬼怪之事。还有如《剪灯新话》、《剪灯余话》、《冥通记》、《冤魂志》、《宣室志》、《豨园》、《冥报录》、《夜谈随录》、《北东园笔录》、《信



征录》，等等，可以列出上百种。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才会有千奇百怪的鬼故事。

## ■ 清鬼运动却加强了鬼的地位

综观古代，相信有鬼的观点，大体上占了上风。各种典籍，均煞有其事地记录了大量的鬼怪传说。这种心理基础是什么？我们感到颇可玩味。

在这种氛围下，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者，虽然对鬼作了“科学”的解释，最终却都不能一劳永逸地证明鬼的虚无。

有不少人试图消除鬼的影响，但鬼的影响却越来越大。

新中国成立后，鬼的地位才受到了最大的一次动摇。意识形态领域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官方主流文化不仅把鬼归于人的妄想，而且引入了阶级斗争学说，认为鬼神是封建统治者和地主阶级为加强对农民等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巩固自己的经济、政治地位，不断利用人们的惊异心理与崇拜对象，大肆进行夸张宣传的结果。

但是，虽然对牛鬼蛇神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鬼在社会中似乎又重新招兵买马，积聚起了它的吸引力和号召力，杀回了人间。这本身就是对我们长期清鬼运动的一大讽刺。

这种现象本身，是值得社会学家好好研究的。

因为，我们过去一直把鬼这个问题简单化了。

鬼其实不是那么好打发的。



## 20 信息时代的鬼怪

### 互联网已成了鬼魂出没的最大渊藪

鬼的吸引力和号召力的增加，其实并不仅在陆良这样的乡村，而最突出地表现在代表高新技术的互联网上。如今，网络已成为鬼魂出没的最大渊藪。

最大的华人网站据说是新浪网。新浪网自称其每天访问人数达 1500 万人。在新浪网上，我们在查阅栏中输入“鬼”字，点击搜索，竟查到了 202 个与此有关的网站，大量是专门谈鬼说鬼的，如“鬼网”、“鬼怪站”、“万圣鬼屋”……

打开另外一个大的中文门户网站搜狐，在查阅栏中输入“鬼”字，点击搜索，竟一下出现了 144 个与此有关的网站。从中文雅虎进入，我们看到，有关鬼的网站，竟被堂而皇之归入科学频道，只是，称作“另类科学”。什么叫“另类科学”？大百科全书里面没有解释。

我们在雅虎的“另类科学”一栏里，查到了 196 个“超自然现象”中文网站。其中，有 15 个是专门讲鬼的网站。这里有台湾人、香港人开办的中文繁体网站：



怪谈协会：由相关电视节目创办，以研究灵界玄幻事件为主。

鬼网：线上以广东话播音之鬼故事。



网上图片：女孩体侧出现了两只奇怪的小手，她的弟弟刚死不久。



地狱傀儡师之死亡帝国：灵异故事。

鬼迷心窍：向鬼神挑战、佛教另类观点及对于宗教鬼神的否定。

灵界：包含灵界故事、照片及问题研究。

猛鬼世界：包含网上鬼故事、孟兰习俗、符咒和三世书。

台湾惊透：含有校园鬼话及怪事寻访等内容。

网路鬼王：包含故事、灵异鬼网站、聊天室、讨论区及鬼商店。

无间地狱：包括鬼相片、鬼故事。

异域：鬼相片。

捉鬼特攻小队：鬼怪、飞碟、末日预言、真实奇案、奇异生物和奇人怪事等资料。

简体中文网站也有一些，比如：灵异空间、Evil。

笔者在2000年5月5日晚7时访问灵异空间时，发现自己已是第39363名访问者了。

两个月前笔者第一次访问该站时，当时的访问量是2.7万余人，两个月内增加了1万多人。

看来，对鬼感兴趣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灵异空间中有遇鬼案例、鬼照片、鬼文学、鬼资料和灵异论坛等内容，相当丰富。

该网站的版主认为，鬼是自然界一种以超自然形式存在的灵体，它与人类生活在同一世界，但不为人所知，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显现。

在该网站的论坛上，人们就有鬼无鬼进行着激烈的争论。但是，如同几千年来一样，仍然没有争出个结果。



在信息时代看到人们这么认真地对待鬼魂，我们有一种啼笑皆非的感觉。但联系到陆良的现象，又觉得应该严肃起来。

## 精彩的恐怖世界

Evil 是一个新开的网站，是几个大陆学生办的。

它的栏目包括：“七夜怪谈”：专门讲灵异和鬼怪故事；“噩梦鬼影”：恐怖悬疑电影故事和评论；“海市蜃楼”：恐怖游戏攻略和技巧；“聊斋”：论坛和 BBS；“猛鬼街”：友情链接；“第三类接触”：与主办者交流的地方。网站内容每周更新一次。

主办者看上去雄心勃勃。他们的理念是：“没有更好，只有最好。虽然说，话是有点大，但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一定会为你呈上一片精彩的恐怖世界。”

原来，他们是刻意要用鬼来制造恐怖的。

而他们竟也得到了民意的支持。因为，不断有网友给他们送来一些恐怖软件或文章，这是对他们的鼓励；还有网友给他们提意见，建议如何把恐怖世界建设得更好。

人鬼二分世界，就这样在虚拟空间延伸着。恐怖，是它的最大特色。

当然，中文鬼网站并不仅仅是上面这些。还有一些网站，办得也很有特色。它们中有奇鬼梦魇、鬼屋、幽灵之子、碧灵殿、鬼讲故事、FROM14 等。

综合来看，鬼网站的内容大同小异。鬼故事一般都是它们的主打栏目。

现代鬼故事一般都有强烈的真实感，强调其赤裸裸的恐怖



性，基本上已没有了《聊斋》中那种缠绵悱恻、凄婉动情的人鬼恋。题目都做得很吓人：比如，“跳动的人头”、“停尸房里的女尸”。鬼故事大多是短篇，继承了《聊斋》的传统。但也有个别是长篇的。创作的欲望，看来是越来越旺盛了。

第二个内容，是反映遇鬼的“真人真事”。比如，拍到了鬼照片，在半夜走路时看到了不可思议的怪物，等等，这里，主要强调其真实性，并着力用“另类科学”来解释。

第三个内容就是图片。这些图片，数量非常大，有拍到的鬼的影子，还有其他怪物的照片，比如小绿人和水怪。有的看



网上图片：走廊上的女鬼



上去非常恐怖和恶心。连笔者也常常不太敢去看的。

大多数网站除了发布大量的鬼消息外，还上载其他不解之谜的内容，比如不明飞行物、人体自燃、都灵裹尸布、野人等。

一些网站，主要是港台网站，普遍设有鬼商店。货物有鬼面具、鬼VCD、鬼书籍、鬼漫画，还有与鬼怪有关的圣石、瓷器、项链、T恤等。看起来，鬼已经是电子商务的主角。好酷呀。这些鬼故事、鬼奇遇，要结集为一本专门讲鬼的正规出版物，大概是难以通过新闻出版部门审查的。至于鬼商店，在现实世界中，恐怕工商局也不会让它注册。但是，网络却提供了一个几乎无限制的空间。

所以，网络是当今鬼怪汇集的最大场所。鬼通过互联网，大大地扩展了它们的影响力。

## 丰都现景

带有官方色彩的鬼网站，大概只有丰都一处。地方政府通过网站大力宣传阴曹地府，号召人们来此旅游。

可以说，鬼扮演起了招财童子的角色。

鬼城丰都位于距重庆市172公里的长江北岸，当地政府投巨资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十八层地狱、黄泉路、奈何桥、鬼门关、无常殿……

丰都城下，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游船云一般泊着。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潮水一样涌入阎王殿，面对大小鬼怪们烧香、下跪、叩头……在丰都街头，出售纸钱的生意是相当好的。还有各种鬼面具、鬼玩具……



最近，重庆至涪陵高速公路修通，到丰都更方便了。

那是一个利用鬼来赚钱的去处。

那个地方，根据笔者本人的经历，骗子非常多。

一上码头，便是吵着求着要找你换百元钞票的当地年轻人。换的结果是你拿出百元，最后仅收回70元、50元。

笔者也上了这样的当，幸好在最后一秒识破了对方的诡计。

新华社曾经对当地景点宰客一事作过报道，然而，次年笔者再去，又被宰了。

那里好多“李鬼”呀。

而像陆良这样真正有“鬼”的地方，人们却要朴实得多。

然而，在网上，我们没有找到陆良闹鬼的报道。



丰都的“阴司街”



## 鬼文化的确是我们现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血红蛋白”吗？

进一步，我们看到，虽然内容相似，但网站对于鬼的态度仍然是有差异的。

有的网站开宗明义便作出说明：鬼神之说，信则有，不信则无。

有的声明得更直截了当：现代科学认为世上没有鬼，本站亦同意此观点，以上内容仅供休闲娱乐之用。

有的网站似乎抱着认真的科学探索的态度。比如，一个网站这么阐述它的宗旨：“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您真的能确定事实的是与非吗？世间万事种种，都会有一个解释，但真的如此吗？当我们抬头仰望苍穹，是否有另类的眼睛在注视着我们？UFO（飞碟）、灵异事件、超自然现象等一切怪事，有谁能解释呢？每天身边的奇异事件不断，您能说得清为何吗？”

有的网站则调皮一些。比如，一个网站的注意事项这么写道：“你将看到的是真实的故事，强烈建议晚 11:00 后参观本站，以达到最佳效果。但你如果患有心脏病、高血压，希望你克制一下，不要一个人浏览本页！”

这些网站的存在，是否表明鬼文化的确是我们现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血红蛋白”呢？

它正在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的社会，对我们的经济，甚至对我们的政治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正是我们不敢等闲视之而一定要写这本书的原因。



## 21 吸人灵魂的计算机

### 后现代色彩的鬼故事

下面是一个互联网时代的鬼故事。注意，它完全是后现代的版本，再也不是狐精、树妖和蛇怪这种近代化以前的东西。

它引起我们重视的地方在于，计算机已开始扮演鬼的角色。

《吸人灵魂的计算机》的作者是“傲剑”。

傲剑说，以下是他本人亲身经历的一件事：

我去年夏天开始上网后，几乎天天都是泡在网上，一直耗到深夜。下网时经常连机器都懒得关，直接拔掉电话线就躺在床上大睡。时间一长，也就成了习惯。

几个月后的一天深夜，可能是白天睡得太多，睡到凌晨三四点时就睡不着了，一看机器又是开着没关，干脆就爬起来上网。进了聊天室后一看，居然那些白天在单位上网的虫子们都还在大聊特聊。

我开始时也没想那么多，就开聊了。聊了一会儿后，我忽然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儿，我发现其他人“说”的话好像都跟白



天时说的一模一样。正当我感到诧异时，忽然想起，今天我好像应该关了机器的！这时，显示器上突然出现一行字：“嘿嘿嘿……你发现啦?! 已经晚啦！你回头看看吧！”

我回过头一看，原本是墙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大玻璃窗似的东西，窗外有一个巨大的我坐在那里，双手放在一个巨大的键盘上。原来，我的灵魂被缩小吸进了显示器中，而那个看似玻璃窗的东西，就是显示器的屏幕！

面前的显示器上又出现了一行字：“你已经出不去了！除非你能把白天聊的内容一字不差地再重复一遍，现在天已经快亮了，天一亮，你就只能永远待在这里了！”



网上鬼片：电视人像后出现了一个怪头像



看到这里，我被吓出一身冷汗，只得绞尽脑汁拼命回忆白天跟人聊天时的情景。好在我记性还可以，我一句一句想，一句一句输入，终于，还差一句就全输入完了。这时，面前的屏幕忽然一黑，一个声音从音箱传来：“你以为我能让你跑掉?! 天马上就亮! 你完啦!! 嘿嘿嘿……”

就在我已感到绝望时，忽然从脑中冒出一个想法，“黑屏了只是我看不到，并不表示不能继续输入啊”。豁出去了! 试一试再说! 我闭上眼按照所记忆的句子输入后一回车，只听见一阵巨大的铃声，我睁开眼睛一看，自己已安然无恙地坐在电脑前，刚才所听到的铃声是我的闹钟所发出的。好险! 再晚几秒就得跟大家永别了!

我立刻关掉显示器和主机，然后才松了一口气躺倒在床上，感觉好像全身都虚脱了一样，不知不觉就又睡着了。被老妈叫醒后，我本以为这是个梦，可我忽然发现我左脑后侧的一撮头发，在一夜之间变白了!

我扭头一看电脑，只见关着的显示器上一行字闪过：“下次再不关机器的话，你可就没这么走运了!” 回过神儿来后，我立刻直奔中关村买了一套新机器，将旧的处理给二手机公司了!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不关机了! 你们用完计算机后也要记得关机哦!

## ■ 鬼的存在与科学进步无关

这个颇富后现代色彩的鬼故事，最有力地说明了中国人是



创造鬼文化的大师。

它还说明，看起来，鬼的存在，与科学的进步与否，并没有直接关系。

因此，动用科学的力量去破除鬼迷信，往往无功而返。

这是我们历次清鬼运动无疾而终的一个原因。

鬼的要紧，在于其神秘性。正如一个网站所说，神秘性是科学发现、社会进步的动力。艺术、哲学和宗教离不开神秘性。人类没有了对事物的神秘感，就会残废。

神秘性是与心灵直接有关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需要鬼，需要蒲松龄，需要“傲剑”，就好像美国人需要斯蒂芬·金。

这便是在高科技时代，鬼仍然大量繁殖、强劲增值的原因。

甚至，连正经的科普刊物也不完全排斥与此有关的东西。

中国十佳社科期刊《科幻世界》每期有一个“奇想”栏目。最近，主办人唐风决定搞一期以恐怖和惊悚为主题的。

他认为，像病毒疫苗一样，适当的惊吓对人也有益。

后来，人们纷纷投稿，写出的故事，许多都与鬼有关。这是科幻啊。

所以，简单把鬼斥为迷信，是一种力图省事的、化繁为简的思维。因为我们看到，有许多事情，很难简单地用科学或伪科学来划分界限。如果用单向思维来看问题，那么，丰都县城便应该作为中国最大的伪科学根据地，而要被整个地摧毁了。

我们觉得，有一天生活中真的没有鬼了，中国人也会努力把它的再设计出来的。



所以，惊马槽与计算机，其实是等价的。

鬼文化的复杂性，也就在这里。

现在，是用新思维来考察鬼现象的时候了。

## 整个华人文化圈对灵境持宽容态度

台湾的现象也许能给我们以更多的启示。

台湾是一个设计鬼的例子。在工业化、高科技的台湾，最引人注目的却是迷信盛行。

网上的鬼网站，大都是台湾人开办的。

吕新雨在《媒体的狂欢》中写下了对台湾的观感：“我曾看到一个节目，主持人与某算命大师围着一个水晶球煞有介事地为当时的台北市市长算他的仕途如何如何。还有一档节目专门由风水阴阳大师带领志愿者夜里去墓地古宅感应鬼魂。如果说这是电视台为了收视率迎合观众的话，那么我还看到一个比较严肃的社会档案类的节目，里面回顾台湾社会历年的社会犯罪。在说到一个杀人案中，凶手已经交代尸体埋藏的地点，但警方的挖掘工作一直不果。这时候警方采取的办法是烧香献牲，第二天果然顺利找到尸骨。而政界人物在选举获胜之后，第一要做的一件事便是到庙堂中去叩头。看来，这就不仅仅是收视率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呢？

应该说，整个华人文化圈，在灵境这个问题上，持一种宽容态度。人们并不认为，鬼神与科学是相悖的。恰恰相反，二者可以同床共枕。你中可以有我，我中可以有你。这也就是东



方神秘主义的奥妙。它便是东方人心灵的奥妙。因此，金庸的小说中才出现了那么多颇具鬼神作风的特异功能，才出现了那么多超自然的灵境。所以，要说伪科学，金庸的小说是最彻底的伪科学著作。

笔者一直认为，中国在世纪末出现了伪科学热，与金庸小说对人们集体无意识的影响，有重大关系。

笔者想，到了近代，至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是被迫接受工业化、接受近代科学的。这是中国人在被洋枪指着鼻子的情况下不得不接受的。所以，工业化和科学带给我们的是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压抑。西方人认为，科学带来了环境污染、大规模毁灭等等问题，而中国人觉得，科学破坏了传统文化的人本主义理想和神秘感。只要有机会，受千百年集体潜意识的影响，我们一定要用一切办法来反抗和转移，以维持身心的平衡。

洋装虽然穿在身，但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从惊马槽前叩头人的身影上，你看到了什么呢？其实，我们看到的不是鬼，而是我们自己。



## 22 夜半上山找鬼

### 李国强不让我们去

现在，可以说，我们对鬼的过去和现在，已经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了。

我们心里有底多了。因此，让我们重返主题，回到陆良吧。

请读者跟随我们一起去实施对鬼的调查吧。

为了实地考察鬼现象，我们计划半夜亲自爬上大战马坡，试一试能否听见怪声，看见鬼影。

我们担心，李国强不会让我们去。

果然，在听说了我们的方案后，他竭力阻止。

他认为，现在这个季节，一般不会有怪声出现。上去也白搭。另外，是有危险。

“这里的民风淳朴，治安良好，不必担心遭遇强盗。但是，夜晚上山，恐怕会自己吓坏自己！”

前半截话，我们是相信的。几天来，我们的确感到这里治安不错，沙林甚至没像我们见过的大多数风景区那样设立派出所。



所。而对后半截话，我们心里也委实打鼓。真有这个胆子吗？我们自问。

白天还有点不寒而栗呢。

但我们以无神论者的大无畏精神，克服了一时出现的懦弱。我们坚持说，应该进行一次实地体验，不管能否听见怪声，亲自去看一看，这是新华社记者的良知和职责。

我们亲爱的同事邵云环大姐不畏北约炸弹，勇往南联盟，最后以身殉职，难道我们连在夜里在自己的祖国里攀爬一座小山包都不敢吗？

经过一番争取，最后，李国强同意了。但条件是，不准单独上山。他让沙林管理处处长殷明陪同我们前去。

2月13日下午，李国强开车把作者之一韩松送到沙林。李自良因为社里有任务，先行返回。

李国强陪韩松又吃了一餐丰盛的“古战场官兵饭”。

李国强说：“吃了这打仗人吃的饭，你会胆子大一些。”

他再次兴致勃勃讲起了“官兵饭”的来历：

“官兵饭”有七种吃法：馐饭、肿饭、捣饭、干饭、甩饭、亏饭、馈饭。

南北朝时期，大批饕军远征，野营时，饕夫（炊事员）从百声（百姓）家中弄来芋头、绿豆、大米、火腿等，混在一起焖饭。用芭蕉芋叶包着分给官兵们吃，叫馐饭；明朝沐英南征，屯兵戍守，因将士众多，粮食不足，不得不增加大量芋头，芋头吃起来噎脖子，就喝酸汤，叫肿饭；把饭捣碎分桌吃，叫捣饭；在田间地头吃，叫干饭；捏成饭团吃，叫甩饭；强迫人吃饭，叫亏饭；请人吃饭叫馈饭。有歌谣云：“白米芒



芒箐沟豆，黄沙芋头火腿肉。一碗酸汤一碗酒，肿得饱来渣不够。”

韩松听了止不住要喷饭。

这时，他的心情轻松多了。

吃完壮胆饭，便入住沙林酒店。这是沙林中一座上档次的酒店，有 56 个床位，硬件不错，干净宜人，有电视机和热水淋浴，由昆明风帆职工旅行社承包经营。

酒店经理笑说：“闹鬼？这里的人可都听说过啊。但你是第一个来找鬼的人。”

春节收尾，客人不多。从客房窗口望出去，沙林安静得像一位妙人儿，但又深不可测，在树丛掩映下似在微微晃动。

晚 7 点 40 分，韩松踱步于外，见夜空晴朗，七彩沙林在星光下辉耀，大气竟微微发红，不像是地球的景色，与白天比，又是一番妙曼。

此时，沙柱、沙笋皆如活物。地面人影可鉴。韩松心想，如有心仪之人做伴，依偎而行，此情此景，可以永生追忆。

但此时仅他一人。韩松来到西冲湖边，聆听涛声拍岸。对面大战马坡山影朦胧，他产生了乘坐时间机器回到三亿年前的感觉，觉得湖心似乎有蛇颈龙探出头来。

看了一阵，心里有些害怕起来，便三步并作两步回到宾馆。

## 四个人一起可以壮胆

在客房里看电视，呆到 11 点 50 分，殷明在楼下喊“出发



了”。殷明自称两人上去也会害怕的，又叫上了伏兴红（40岁，汤官箐村人）与郭自红（25岁，郭家村人），均为沙林职工。其中，伏兴红是韩松见过的。

大家抄小路上山。山地间灌木影影绰绰，如只只人手上擎。天空中横亘着一道道辐射状的云彩，稍显黯淡，又如不逢其时的万丈霞光。坡地惨白，如雪原。人影在地，疑为鬼影相随。这可疑的景象，又呈现出一种惊人之美。

刚出发时，殷明打开了手电，不久便关掉了。月光，实在太明亮了。

默默走了一会儿，仅有脚步声和风声。这时，韩松心中泛起那些听来的鬼故事，但却不敢讲。这太不合时宜。后来，还是伏兴红先提起了话头。

伏说：“怪事，沙林这里早先无水，要打水吃，水还要省着用，反复用，煮出来的米粉，臭哄哄的。现在，水用不完，还生产矿泉水。怪事。”

登坡渐高，众人看见了陆良城的灯火河外星系一般浮在海洋般的大地上，可惜太遥远，其光不能助大家夜行。

“今晚能听见声音吗？”韩松问。

伏兴红说：“听老人说，要五六月份才能听见这种声音。要天气变化才行。要有雷声、要扯火闪。今晚？要看运气了。我自己没有听到过。一人不敢上来，两人敢。”

殷明说：“要是我的话，两人也不敢。”

伏兴红又说：“许多村民，给钱也不敢上来。”

风来了，一行人竟有些趑趄。

抬头望去，见猎户座如一副高悬的人骨架，与北斗七星一



左一右对峙，煞是辉煌壮观。韩松心头一热。

仅用了10分钟便来到了惊马槽前。星月下，能看清“惊马石”三字，颇具挑逗意味。在沟前稍停片刻，观察四周，皆无动静。

大家便排成纵队进了沟。

### ■ 半夜来到了闹鬼的沟里

此时，夜空一下狭窄了下来。最亮的星星隐匿了，两旁升起了黑煞煞的石壁和矮树。殷明急忙打开了手电。

他们硬要北京来的客人走在中间。前面是殷明和伏兴红，后面是郭自红。就这样保护着韩松。

韩松忽觉后背发麻发紧。

一行人到沟中央，停了下来。殷明关掉手电，大家均面壁凝神倾听。韩松回想着那些目击者诉说的情形：鬼魂、阴兵从沟中一群又一群冒了出来。

岩壁近在咫尺，却看不清楚。它纹丝不动，耳畔仅有一阵猛过一阵的风声和林涛声。星星显得有些古怪，星光因为沙林的漫反射而有一种血红色，似要下滴。这种景观，被称作“沙林红星”，此刻却无一分浪漫。

伏兴红忽然说话了：“小时候，白天过这里，脸也吓得蜡黄。以前是没有左边那条山路的。这条沟是上下山惟一的路。那条路是开发后修的。人们到这里，胆小的，便快走。实在不敢走的，便绕着山坡爬下来。要叩头的。”

殷明低声说：“出去吧。”



的确，不敢在沟中久呆。从西口出去，心情才稍安一些。韩松提议在亭子上稍坐。沟口便在一侧，黑黝黝的像一张嘴巴。韩松不时瞟上一眼，它有时模糊，有时又稍显清晰。

伏兴红说：“大小战马坡、惊马石，不是开发时才命名的，我们从来都这么叫。问问小脚老太都认得。那种声音，打柴的人都听过。一般人不敢走夜路，但是因为林区禁伐，打柴的要偷柴，便要趁黑上山，这样就听见了。”

又说：“未开发前，这一带猫头鹰极多。晚上忽啦忽啦一片飞起来，怕人得很。现在人多了，猫头鹰也不见了。但据说五峰山那边还有豹子。那里山高林密，没有人烟。”



恐怖的惊马槽，夜深人静时的闹鬼之地。



韩松问较少说话的郭自红：“你害怕么？”

“不害怕，我经常一个人住在沙林中，看管孟获王府。再说，比这更怪的也见过。”

## 像熊的怪物

孟获王府是中央电视台在沙林中拍《三国演义》时搭的宫殿式建筑，现在是旅游景点。

“什么更怪的？”韩松追问。

郭自红却不言语了，神色紧张地看看四周。

追问再三，他才说：“小时候，大概是14岁时，我住在我们村里。有一天早上，9点钟的样子，我去屋后上厕所。一进去，看见面前站着—个熊一样的怪物，比我高出一大头。其实当时我也不知道是啥动物。说是像熊，是后来见过熊的画片后揣摸出来的。那东西在我跟前出现了15秒钟，便忽然消失了。我当时叫大人来看是什么东西。地上也没有脚印。”

他说，这事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

他现在看管孟王府。刚入住那天晚上，他就觉得有一人站在他的床前，—睁眼，便又不见了。次日，他大病—场。“到孟王府—带干活的村民，都要大病—场才能适应。那里阴气太重。”他说。

韩松说：“那不过是你的幻觉吧。”

“太真实了，不可能是幻觉。”

伏兴红插话说：“总之，怪事是有的。你们城里人死了，烧成骨灰，就没得事了。农村兴埋。这就日怪了。有的坟，地



气就是旺，下了雪，那坟头就是一点也不积。有的却积得很厚。这没有办法说清楚。”

只有殷明一言不发。风声嘹亮，没有虫鸣，没有任何动物夜间活动的迹象，怪声始终没有出现。韩松朝下面的深谷看看，以为会看到磷火，但是，一星半点儿也没有。

殷明提议离开。这时是零时 20 分。四人自上而下，又从惊马槽中走过。回程中再无言语。

出沟口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他们不再走小路，而由大道下山。忽然，殷明一指对面的五峰山，声音颤抖着说：“快看，那边是什么？”

## 五峰山上见鬼火

大家循声望去。星光下，隔了一道山谷，五峰山寺在黑黝黝的山腰处微微泛白，仿佛是在黑洞洞的寺正门处，大概半人高的地方，有一团小小的火光在空中闪动。它是橙红色的。灭了一下，又闪起来，又灭了一下，又闪。但不游动。

整座山静悄悄的，黑暗中仅有此怪光。

大家都不说话，浑身发冷，一动不敢动。

过了一会儿，韩松问：“那庙里有人住么？”殷明说：“没有人住。没有人住。”那么，这是什么？

这绝对不是夜游的动物。

如果是夜游的动物，它怎么会只有一只眼？

韩松心中升起强烈的不祥感。大家都觉得不对劲，不敢再看，便匆忙走掉了。



走到看不到火光的地方，伏兴红才说：“人们传说，早年间建那寺庙时，本是要建在山顶的，木头都砍好了，堆在山顶。第二天，却不知怎么的，木头都被谁移到了半山腰，就是现在的位置。因此，才最后建在了半山腰。”

五峰山为道教圣地。五峰山寺，建于距今 1600 多年前，明朝又称兴福寺。此寺为近代重建。

郭自红说了一句与今晚主题似乎无关的话：“你说，现在开发多了，动物在逐渐消失，今后，地球上的动物都会消失，反过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了。”

这话来得突兀，不像一个文化不高的农民说的，也不像应该在此时此地说的。韩松不禁朝他多看了两眼。

回到宾馆，已是零点 40 分。此趟出行，共耗时 50 分钟。

韩松忽然觉得有一件事挺遗憾，就是没有在上山留几张影，而他是带了相机上山的。

他怔怔地坐着。满头满脑都是以前听过的鬼故事。

忽然，似乎有敲门声。

他头皮发紧，觉得有什么东西就要破门而入。他攥紧了拳头，两眼紧紧地盯着门。等了一阵，声音消失了。什么也没有发生。原来，声音是他的幻觉。

韩松躺上床。入睡前，他把所有的灯都打开。然而，到了凌晨两点，忽然，灯全部自动熄了。他也惊醒了。



## 23 这是一起骗局吗？

### 李国强的杰作

灯奇怪地熄灭后，韩松再也睡不着，思虑万千。他在想：我们来这里是做什么呢？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种事情上呢？难道在我们口口声声说无鬼的同时，而潜意识中，竟是想证明鬼的存在么？我们是不是很无聊呢？很荒唐呢？很伪科学呢？回到北京和昆明，我们的老婆和同事，会不会取笑我们呢？其实，韩松的心中，一直还担心着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以李国强为首的集体欺骗。为了给沙林争取游客，便让大家都说有此怪声。反正，游客又听不到，查无实证。

的确，惊马石原来仅是一块大石头，现在才醒目地刻上了红字。大战马坡亦如是，生成了旅游景点。

在坡顶，建立了观景台，竖起了老鹰旗杆。

这都是李国强的杰作。

正是他，反复向每一位游客宣讲怪声的真实性。他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开发计划。根据测算，沙林将在2000年接待15万游客。



李国强是个什么样的人？

## 他是如何发现“彩色沙林”的

李国强，沙林的发现者，41岁。

他是沙林附近杜旗堡村人氏。1987年11月28日，李国强与同乡开东风车去沙林运沙，用来修房子。那时沙林不叫沙林，叫麻沟。老百姓都从那里取沙盖屋。

去的路上，驾驶室里刚好在播放一盘磁带：《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李国强若有神示，不禁愣了：我家住在哪里？车到沙林，他忽然发疯般挥动铁锹，在沙地上铲出一行大字：“五彩土林沙漠”，还落了“李国强”三字。

他说，“当时好像有什么冥冥中的东西在指使我这么做。现在想起来还很奇异。”

不久，曲靖地区主管科技的专员高广来陆良，看了李国强拍的沙林照片，认为奇诡异常，报道一下，可能会成为旅游区。

1987年12月，曲靖电视台记者受高广之托来拍电视专题片，认为“五彩土林沙漠”太啰嗦，李国强便说，那干脆就叫“彩色沙林”吧。

这便是“彩色沙林”的由来。

1992年，李国强已是陆良县科委主任了。他的沙林情结更强了。在他的主持下，开始了沙林的初期开发，然而，开发计划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历经了曲折。许多人认为，不就是一些沙堆吗，有什么价值！



沙林作为旅游景点真正得到开发，还是 1998 年的事。这是新一届县领导班子的集体决策。县领导作出了一个可能在中国绝无仅有的决策：让李国强同时担任旅游局和科技局局长两个职务，负责沙林的开发。

如今，沙林已发展到一年旅游收入上百万元的规模。

李国强是沙林的中心人物。大战马坡属于沙林的势力范围。

李国强是在哗众取宠吗？这是新千年第一起伪科学大案吗？

我们有必要谨慎。

## ■ 陆良的异人

李国强中等个头，体格健壮，阔面隆鼻，脸色红润，头发卷曲，状如异人，活脱脱一个“南蛮子”，看不出其祖上竟是明代南京移民。

他自称命中有文星和将星照耀。他性格爽快，话如流水，对什么都不加掩饰。此人天资聪颖，好学上进，中学毕业后，因身体原因未考大学，却自学获得中文系大专文凭。后又考上西北大学，寒窗三年，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88 年又到武汉大学科技管理干部班深造两年，听过邓楠讲课。他还接受过北大经济管理、深圳大学工商企业管理和昆明大学公文写作的函授教育。

他的口头禅是：“在这个时代，不加紧学习，就要退步。”

他是当地有名的业余诗人和画家。他中文功底颇深。马路



边的对联，沙林中的碑赋，均出自他的手笔。他曾为报刊画漫画，颇有味道。沙林中的浮雕、壁画也由他主笔设计。这些倒使人相信，他身上确有着江南才子的基因。

有两点，使我们觉得，他不应该是个骗子。

第一，他真心热爱科学。他自小便喜欢捣鼓科技的玩意，中学时便是校气象组组长。进入科委后，从放科普电影起步，后又主持研究气象与地震的关系，并入痴入迷。

他是全县第一位使用沼气的人。这个故事说起来还挺感人。14岁那年，李国强偶然在书店里发现了一本《农村沼气的制取和利用》，为解决家里煮饭照明的不便，便开始自己试制沼气。他动员父亲和姐夫一起在家门前挖了一个12立方米的池子，装入粪草和水，却不出气。他分析可能是气管漏气，又改用竹子做气管，可还是不行。于是，他从家里偷偷拿了30元钱，一个人跑到昆明去购买钢管。小孩子一个人跑了两天路，竟终于让他买到了，但口袋里也仅剩两元钱了，而坐车回家却要1.9元。李国强这时已饿坏了，便用一毛钱买了一个烧饼，晚上在旅行社长凳上睡了一觉，次日乘车回到陆良。钱花得一分不剩。这回，沼气池喷出了蓝色的火苗，可以用来煮饭了。这一下轰动了全村，消息又很快传到了县上。县科委在推广沼气时，就请了这个小孩子来当技术指导。这件事被记入了《陆良县志》，但文中没有提李国强的名字，只说“陆良二中一学生”。

李国强是一位发明家。他把中文打字机进行了改造，使之既能打字，又能打出函数曲线，以做地震、气象和财务记录。这个项目获得了省科技小发明一等奖，省科委发给个人奖杯和



奖金 500 元。这件事也被记入了《陆良县志》。

他主持科委工作多年，搞了许多科技推广，实实在在地帮助农民致富。

他组织科技大篷车下乡，把良种、化肥和科技种田资料送给农民，还给农民放科技电影，结果比放《少林寺》还受欢迎。但县里却有人说大篷车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给停止了。最后还是《云南日报》的一篇报道才替李国强正了名。

他在全国第一个提出县级 21 世纪议程。这种想法，是他目睹陆良乡镇企业发展过快造成严重污染后产生的。他提出，一定要搞可持续发展，要用系统工程来研究陆良的问题。结果，陆良真的根据他的建议，请国家级专家编制了一份议程。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陆良准备搞开发区时，他独树一帜，反对县领导提出的从北发展的方案，提出应从南发展，因为陆良的水是从北往南流的，开发区搞在北边，势必造成全城污染。位置上，324 国道也从西南经过，有利于将来物流畅通。另外，陆良的风向，也适宜把开发区搞在南边。现在的开发区建设，遵循了李国强的思路。

他说：“科学，要尊重客观，不能尊重风俗。”

他说：“知识是光，无知是黑暗。”

第二，是他的人品。

他待人平等，几乎没有官架子，常常站在田埂上便与农民拉开了家常。

他坐小车，在路上行驶时，看见有行人或马车经过，便会叫司机开慢一点，让对方先过。

我们经过一些乡村，老百姓都认识李局长，许多人争着把



鸡蛋和水果塞到他的手中。

他说：“我出身农村，对老百姓有感情。刚参加工作时，看见老百姓那么穷，我都要掉眼泪。我让每家每户门前都栽桑树，让他们致富。”

他花了很大力气帮助农民改善生活：推广长毛兔养殖，搞土壤地膜。他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他说起腐败来便咬牙切齿，骂那些为官不廉的人是“家鞑子”。这本是当地人几百年前骂蒙古兵的一句口头禅。当时，陆良每家每户均要供养一名蒙古兵。

我们来陆良六天，李局长没有摆一次宴席招待我们，也没有请我们喝一次酒。这是多年来我们下县城采访遇到的头一遭。

一位县领导对他的评价是：“他的优点，常人不具备，他的缺点，大家看得见。”

这位县领导曾当着他的面说：“李国强的最大缺点，就是太具超前意识。”

他待人宽容。他有一句格言：容人，最难的是容身边的人。做人要做到位，就要朝这方面努力。

总之，在第一印象中，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怪人，也是一个好人。

## 对比李国强，我们活得很虚伪

与李国强相处几天后，说句实话，我们不由得喜欢上了他。



这样一个人，会把我们从北京和昆明骗来吗？

惟一使我们感到有些困惑的，是他内心似乎仍残存着某种神秘主义倾向。

比如，他对自家的祖坟津津乐道。

比如，他喜好《周易》。他还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套推背图，从此开始一个人琢磨，居然无师自通都给“破译”了，并把写下的注释自费印成一本书。

再比如，他自述，1976年秋，毛主席逝世前，他做了一个怪梦。在梦中，他来到一处深山老林，看见了毛泽东。毛走不动了，他便背着毛向前走，一边大哭不止。他来到了天安门边上，那里守卫的人怎么也不让他进。他便坐在广场边上哭。第二天，他把梦告诉了副班长，副班长告诉了校长，校长告诉了县长，这件事成了严重的政治事件。李国强被关在党委办公室里，整整关了一夜。没想到，过了一天，毛泽东真的去世了。李国强也成了学校选派的两名悼念代表之一。

对这些，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既然允许牛顿和爱因斯坦信奉上帝，难道不允许一个普通中国人在内心深处保持一分对大千世界的神秘感吗？

我们倒觉得，现今的市场经济下，很多人碌碌逐利，已丧失了对自然、对未知、对祖先的敬畏，这才是相当可怕的。

我们感到，李国强身上是充斥着可以感知的真实感的。而相形之下，我们这些年则活得太虚伪了。



## 24 老乡们

### 他们没有精神病

如果李国强没有骗人，那么，是否还有另一种可能？是老乡们集体骗了李国强和我们吗？

他们有此必要吗？

对这个问题，我们又作了一番考察。

应该说，此地的老乡，给人的感觉相当朴实。他们的叙述，有记忆不清和略作夸张的地方，但是，实质性的东西，是一样的。

他们生活在空气清新、阳光灿烂、没有污染的陆良湖畔山间。他们身体健康，不聋不哑，更没有精神病。其中，很多是老人，他们是不太可能撒谎的。

关键是，他们是典型的云南人，是还没有受到现代气息污染的传统云南人。

传统的云南人是典型的山地人民。我们几次来云南，都感受到了他们的热情、诚恳和直率。他们最讨厌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人，更没有那种机灵善变的“见人说鬼



话，见鬼说人话”的本领。这不是因为云南人没有心计，而是他们认为这样做不道德。

因为云南人老实，在生意场上，他们常常被内地人坑蒙拐骗。我们在云南听到了许多这方面的故事。

陶文兴副教授在《云南人》一书中是这么记载云南人的实在的：“我年少时曾经在云南看到这样一件事：有一户人家养了一条狗，家里买肉就在这条狗的脖子上挂一个篮子，里面放了钱，狗到街上的肉摊上，摊主会斤两不差地割了肉给它带回家，狗也不会把肉吃了。这当然是比较特殊的例子，但能做到连牲畜都不欺负，也是难得的了。”

他说，过去在云南农村，很少听说强盗、小偷、骗子等人间丑恶的事。至于村里谁家走失了牛马猪羊，主人也不大呼小叫，也不用着急，只要不是跑得很远，人们拣到了，很快就会送来归还主人。

在陆良，这样的淳朴民风依然保存着。我们去老乡家访问，每次均受到热情的接待，大家有什么说什么，一点也不见外。有好几次去农家，看到大门都是虚掩着的，不上锁，我们陌生人就这么推门进去了，也没有人盘问。

## “沙林引来了乌七八糟的女人们”

陆良人直到改革开放后许多年，仍然非常传统，甚至可以说是迂腐。

有这么一件事情可以说明：沙林刚开发那时，昆明电视台做了一个短片介绍，结果引来了大批的省城游客，县城里的招



待所全住满了。当时的县委书记很害怕，说：“发现一个沙林，尽给政府找麻烦，挤我们吃我们，还带些乌七八糟的女人来，搅乱我们。”所谓“乌七八糟”的女人，是指昆明女人穿健美裤。陆良人说：“真不要脸，都是些不正经的人。”

这已是1988年的事。沙林的开发，一直到1998年才形成最终的共识。过于实在的陆良人因为囿于传统，丧失了宝贵的时间。不然，人们首先知道的，可能就不是大理和中甸了。

另外有一点需要提到：这里的宗教气氛很浓，几乎每家每户都信奉神灵。

从害怕天罚和报应的角度讲，老乡们是不可能集体骗人的。

## 农民们没有时间准备谎言

在调查中，我们基本上是做随机访问。农民们根本没有时间准备谎言。

我们反复询问他们，是否把别的自然的声音误听了，比如，特异的风声，别的动物的叫声，石头滚动声，他们都坚决说，绝不可能听错。的确是真真实实的马叫声！

在陆良乡间驰行，我们沿途不断看见马儿。养马是此地的一大产业。马是拉车的主力，也是搞旅游的主力。村中人对马非常熟悉。

问及怪声出现时，当时是否有马或人经过？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绝对没有。否则，就不会如此害怕了。

有一些证人是多年看山的人，熟悉山上的一切。他们也称



此事怪异。

更主要的是，其他地方没有这种声音。

总之，他们似乎没有误听的可能。

从物理学上，这如何解释呢？如果不能解释，便真的是鬼了。

如果我们接受了鬼的存在，那么，我们的许多东西便要彻底改变了。



25 鬼火揭秘

## 25 鬼火揭秘

夜半，鬼火幽幽，飘浮在荒凉的山林间。韩松独自一人，在晨雾霏霏中，他又往大战马坡爬去。韩松想，可能是某个走夜路的人在五峰山寺前的台阶上坐着抽烟吧。也许，那里会留下烟蒂。但是，是什么样的人，半夜三更如此悠闲呢？鬼是否也抽烟？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一切有关鬼的文献中，没有记载鬼抽烟的。这将是韩松的专利。独自一人，在晨雾霏霏中，他又往大战马坡爬去。

### 鬼是否也抽烟

次日一早，沙林酒店的服务员为昨夜莫名其妙的停电表示歉意。

“平时没有停电的。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真是见鬼了。”

这使韩松好奇，更想把事情弄个明白。到了白天，韩松的胆子也开始大了起来，他决定去五峰山庙看个究竟，弄清昨夜鬼火的来历。

韩松想，可能是某个走夜路的人在五峰山寺前的台阶上坐着抽烟吧。也许，那里会留下烟蒂。

但是，是什么样的人，半夜三更如此悠闲呢？

鬼是否也抽烟？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在一切有关鬼的文献中，没有记载鬼抽烟的。

这将是韩松的专利。

独自一人，在晨雾霏霏中，他又往大战马坡爬去。



## 清晨密林中花圈覆盖之坟

这次，韩松没有拐上小路，而是走的大路。他看见，昨夜经过之地，竟是与沙林同质的五彩土坡，上面长着矮小的松树。此时是早上8时整，视界内全无一人。沙林的色彩正慢慢变得浓郁，遍地寒意。

走到小战马坡，出现了林阴笼罩的岔路，韩松选取了通向五峰山的一条。拐下谷底，一片幽静苍翠之中，忽现一个清亮的湖泊，波光倒影，而在大战马坡上，竟没有看到它。

走过水库大坝，绕上五峰山下小路。此处林木郁郁，与大战马坡不同。但视野之内仍无一个人影。此时，大战马坡已到了韩松的右侧，隔了一道山谷，阴沉沉的。

他心里有些打鼓。

正行走之间，他忽然怔住了，只见左前方半坡上的密林间，花团锦簇。仔细看去，是一座很大的坟墓，被密密麻麻的花圈、挽联覆盖。却也无人。此墓相当壮观，鬼气逼人。韩松站在那里，感到腿在打颤。

到了8时半，山路上仍然没有人。他忽然担心起来：万一与夜间出游而没能在晨光洒落前及时赶回家的鬼狭路相逢呢？

继续前行，忽见一棵树下，缩坐着一人，形象怪异，韩松吓了一跳。

细看是一白发老妪。韩松悄悄走近。

老妪正在售香。

“小伙子，来一束吧，上山的都要烧香。”她用嘶哑的声音



说，却不抬眼皮。

“去五峰山寺就从这里走吧？”韩松问，心里想着《西游记》和《聊斋志异》里的情节。

“前面便是了。来一束吧？”

“谢谢，我不买了。”韩松忙不迭地拒绝。

她便不再劝说了。

原来，韩松已来到寺前。

### 好像进入了《聊斋》中的景致

高高的白色台阶从树林后忽然显现，韩松拾级而上，很快，眼前出现了石质狮、驴、象、麒麟的四座雕塑。他看过资料，此壮观的石兽，为殷承瑛所立。

殷本为陆良县良迪村村民，清光绪年间入五峰山寺自学，许愿成大器后立此像表敬意。后赴日留学，参加孙中山革命，任蔡鄂的参谋总长，授西征司令、护国战争参谋处长。晚年笃信佛教，从班禅及同行习秘法，遂在五峰山寺前立石雕以了心愿。

此时，忽闻人声鼎沸，与一路上的寂寥，大不相同。韩松心亦为之一凛。

只见庙前院落、台阶上，薄雾中，数十人影穿梭走动不停，有的手擎香烛，有的托着祭品。大都是中老年妇女，也有数个成年男子，还有几名小孩。

韩松仿佛稀里糊涂来到了一个舞台后面的化妆间，又如同赶场。



真是难以想像，一大早，刚才还寂静无比的山林里，竟有这么多人聚集！

他们难道是从地下钻出来的？

刹那间，韩松以为进入了《聊斋》中的景致：

书生在荒郊野地赶路，忽然见到一处华宇，被邀请赴盛宴。笙歌弦舞，热闹非凡。酒足饭饱，沉沉睡去。次日醒来，见屋宇消失，周遭是坟墓与狐狸洞。

眼前这些人，难道不就像是幻影吗？

他们各忙各的，对韩松的闯入，熟视无睹。

他定了定神，入得大殿，见正中及四围供奉着如来及罗汉像。每座像前，或四五炷或七八炷香火通明。一群人在忙着把五颜六色的东西用筷子盛入碗盏。并把它们供奉在佛像前。

问之，答曰：“这是鸟画。”

鸟画，是粮食做的供品，状如鸟雀，极其精致，实为艺术品。韩松竟有些觉得，将这种美妙的东西贡奉给这些泥木人，未免有些可惜。

有一中年男人，在佛像前逐个作揖礼拜。又有一中年男人，巫士般在供桌前敲锣鸣鼓。鼓声喧天，而他旁若无人。

韩松不禁着迷。

出庙门，一老妪正把金色和银色的硬纸叠成大元宝，盛入一大竹箩里。

问之何用，答是要烧掉的，献予鬼神。

“这山上，住没有住人？”韩松又问。

“住人的。有四五人。我就住这里。”

“晚上也住？”



“是呀。”她一指大殿前空坝处的几间瓦房。

“那么，昨晚12点，你们有没有烧火？”

“烧了哩。那是我们在敬神。”

这回说话的，是那个对韩松解释鸟画的中年妇女。她一指下面的香炉。香炉中积满黑色的灰烬。

“午夜时分？”

“是的。”

韩松竟说不清是释然，还是失望。对自己昨夜到今晨的疑神疑鬼，感到像一场梦。如果不是这番考察，陆良又必然将流传开五峰山闹鬼的说法。

## 为鬼神忙碌的乡邻

一身城里人打扮的韩松的到来，引起了庙中朝拜者的好奇。他们大都是附近的村民。他们问韩松来自何处？他答，昆明。

他们说，昨日来的人可多哩，总共有上千多人，其中也有城里人，都是烧香祈神人。

一妇人又热情地一指后面：“还有殿哩。从这边过去便是。你快去看看吧。”

韩松绕行而去，只见一斗檐重阁的太上老君殿巍然耸立，共有三层楼。此处人亦众多，小孩跑上跑下，一妇人正用扫帚逐层拂扫灰尘，恍如画中景。大殿右边岩石旁有一尊两人高的滴水观音像。观音是最早进入云南的菩萨之一。

陆良的宗教很有意味，往往是儒释道共处，寺中却无僧人道士主持。但民间自发信仰之甚，情绪之炽烈，实韩松平生所



罕见。这在这个早晨又得到了证明。

在五峰山寺，每座佛像或神像前，皆供奉着食品、水果和酒类。

这显示了人神一理、人神相通的观点。光跪拜不行，那只能满足神的虚荣心，而神跟人一样，还要吃喝哩。而且，他们胃口极好，要吃肉、吃酒、吃水果，永远不会得胃癌。

这些拜佛求神的老人和妇女，家境并不富裕，但献给神的，都是最好的东西。

同样，人鬼一理。对神如此，对鬼，也应如是对待吧。

听说，在我国有些地区，对鬼的满足亦是全方位的了。鬼也有性欲，因此，除扎纸钱外，还要扎“小姐”祭祀。在陆良，韩松还没有发现这种现象。但此地强大的幽冥信仰，的确给人印象极深。

科学的气息，在这里尚难以嗅及。

说不清是忧郁，还是不安，此时，下意识地回望大战马坡。从五峰山寺，看大战马坡，草木密匝，略显阴沉。韩松看不见惊马槽，只知它大致的方位。

他也听不见那使人悚然为惧的风声。

他更不知晓那神秘莫测的怪声。他转而向求神拜佛的人们询问怪声，他们都说听说过，并称那的确是阴兵过路。

鬼火的事算是弄清了，但怪声仍然没有得到解释。

而它的神秘感，因为这么多人一大早便来寺中祭祀，而陡然加重了。

看罢了寺庙，心中之感虽已得释，却愈发没有心安的感觉。韩松姗姗往回赶路。回程中，见不断有人前来进香。有的



三两结伴走在山路上，有的乘了突突作响的拖拉机。

是什么使他们如此迷恋与向往呢？

1600年了，那种诱惑便没有中断过。

在这僻静的山路上，韩松真实地感受到了灵境的存在。

所以，惊马槽的怪声怪影，也便不足为奇了。

## 惊心动魄的盆地日出

在回程的山路上，前方的层层林影之外，展现出陆良巨大无比的平原大坝，坦荡无垠。

此时，18公里外的县城，已被日光点燃，如科幻画中的外星城池。日光正朝这边的山脚汹涌而来，有一道阴阳分明的交界线，飞快推移，而五峰山尚是阴霾密布。交界线迅捷逼来，如钱塘江湖。此为韩松平生所未见之奇景。

此时，他忽然头晕目眩。他第一次真实地看见了地球的转动。站稳了，定了定神，他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不知不觉间，他又上到了大战马坡。

猛然，一阵氢弹爆炸般的闪亮从后袭来，韩松的身影被投射在地上。回头惊见巨大的日头已从五峰山顶轰然跃出。沙林叠影重重，轮廓分明，又换了一番景象，恍若鬼斧神工。

后听专家辨明，他所目睹的，竟是中国罕见的“盆地日出”奇景。

陆良高原位置使其空气相对稀薄，加以空气少受污染，大气具有很高的透明度。日出及日落时的太阳轮廓分明，色彩通体皆一，剔透可人，不似众多地区那样显得隐约模糊而不能细



### 沙村晨光

细品味其全过程。又由于陆良盆地地形的特点，其日出、日落皆在山颠，太阳伴随着朝霞和晚霞，依恋着蓝天和青山，早晨渐渐普照盆地，傍晚依依惜别群山，实为天下奇观。

韩松见过海上、江上日出，也在峨眉山、庐山等地见过日出，而此地日出，却是说不出的怪异而又惊心动魄。仅仅见此日出，也不枉陆良一趟啊。而此日出，韩松相信仅此地才有。盆地要非常大，而又不能大无边际，能见周遭山峰。在四川，在青海，虽有盆地，却是不可能的。

一时间，他仿佛置身外星。而四面八方神秘的气氛也因此愈发浓郁了。大战马坡像个睡醒的妖怪，整个地神采奕奕起来。



## 26 神秘的沙林

### 非同寻常的地理环境也许藏有怪声怪影的答案

也许是受这一幕天地奇观的感染，当我们再度寻找有关鬼的“科学解释”时，便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周围的自然环境。

各种传说都表明，鬼一般都在诡异的野地藏身和显形。

而陆良的地理环境的确非同寻常。这里面也许便藏有生成这怪声怪影的答案了。

所有的神秘中，应首推沙林。在区区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耸立起这么一片沙质的密林，在全国乃至世界均称独一无二，本身也实在是不解之谜。如今，它也被列入了云南18怪之一，与石林、土林齐名。

《云南18怪》一书说：“聚沙而成林，且色分五彩，不见漫漫黄沙，不见飞沙走石，亦不闻驼铃叮当，眼前只是参差错落的沙屏、沙峰与沙崖，静静壁立，五彩缤纷，旅人到此，无不怦然心动……”

我们虽游历过多方名胜，但来到这沙林，仍为其特异的地貌震惊。



陆良沙林有戈壁荒漠之苍凉悲怆，又具高山峡谷之回肠荡气。婉约处有江南水乡之精巧，雄浑处有北国莽原之浓烈。古战场余音袅绕，鬼哭狼嚎；天庭外五色泼洒，心乱意迷。陆良沙林七彩明灭，刚柔相济。蒿草丛生于绝壁，狂风常旋于深窟。群峰嵯峨，乱云纷飞。剑门锁钥，流沙遍地。时见岩鼠攀援，竟入虬蚬之迷津；偶睹烟尘弥漫，腾上回旋之鸟径。寨门森严，传闻是孔明蜀军之营盘；王府耸峙，有孟获蛮兵之驻地。深穴之中，有杀人之瘴气；清泉潭边，有致命之毒流。

这便是我们对沙林的第一观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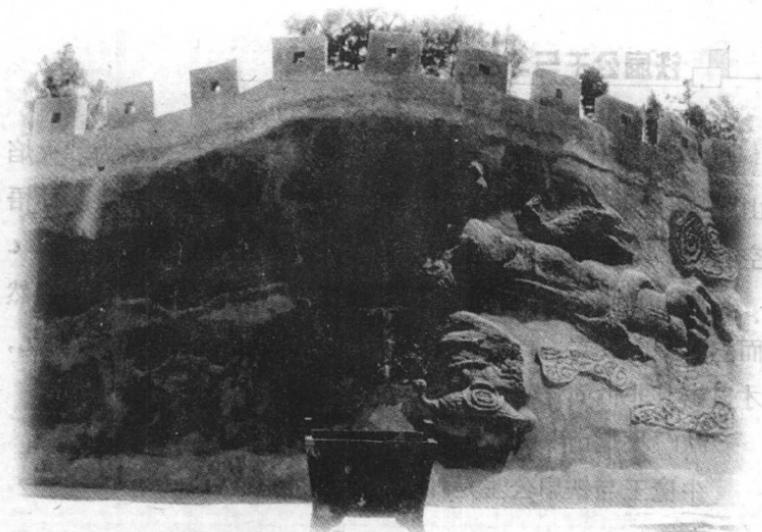
沙林给人的神秘与怪异，从一进景区大门，便历历在目了。

在通向幽境的石径两旁，峙立着一方方刻在石头上的推背图。又见一处重现爨文化的巨大玻璃钢浮雕，全长 128 米，高 5 至 8 米，上面豺狼虎豹张着大嘴，披着铠甲的古象群在奔驰。神祇飞天，尸骨遍地。这幅浮雕记录了爨氏大军横扫四川盆地，踏平夜郎国，划地为爨，与当地土酋结盟，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家庭共同开发云南的历史。

这段历史已经没有人知道了。

游客至此，已是走进了一个消失了的神秘文明。因此，便更具鬼气！

偶尔低头，见大地上一幅巨型八卦图形扑面而来，其中一个为益卦，显示这是有进无出的生死之门。随后，穿越连踵的沙沟、沙洞，爬上山脊，便见岩石成峰，众峰成林，或一峰独秀，或三五相缀，或诸峰连如屏障，跌宕回转。峰表不生翳苔，峰壁有平有削，多棱多面。有奇顶间夹平面，有凹而成



爨神：神秘消失在历史中的民族

岫。峰顶或尖如削，或秃成兀，或锐成峦。沙林呈现黄、白、红、灰主色调，又夹以青、蓝、紫、绿，诸色相间。林壁无壤，却多生玉带香、杨梅，色香皆具。沟谷纵横，鲜花盛开，间有松、杉、栎等树木。更有几处妙泉涌出，潺潺流于谷间，呈乳白色、淡红色，或无色透明。怎能想像，竟全是沙的世界。

沙林面积虽不大，但地形复杂，古朴幽冥，犹如迷宫。步入沙林，若非熟人引领，很难走出。因此，沙林管理处为游客安排了免费的导游。

但是，根据我们的体验，不要导游，独自漫游品味，让自己迷失于其中，亦更能感受到沙林那特有的亿万年沧桑。



## 铁扇公主与牛魔王居所

在沙林中，我们注意到，有一座突起的怪峰，名为“火焰山”，就是它，曾经吸引了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剧组。孙悟空大战牛魔王与铁扇公主的场面，便是在这里拍摄的。

此山如同一扇蔽日的屏风，微微发出红色，在沙柱间巍然而立，刺向云端，挡住了半个天空。它也是纯沙质的，惟此，才显出其非世间之物的真实。

从“火焰山”处，亦可遥望战马坡。

牛魔王与铁扇公主是什么？不就是鬼怪么！



鬼斧神工的沙林



而整个沙林，鬼斧神工，怪异非常，正像是鬼魂聚集与出没的处所。

为什么这里会出现这奇异的一处景观？它与大战马坡有什么冥冥之中的联系？还有比这更适宜鬼魂居住的地方吗？

而世上居然隐藏着这样的奇观，人们却长期不知。

难怪，中科院陆大道所长和英国地貌专家顿牛特要称：“彩色沙林是本活的教科书，应积极申报世界遗产。”

中国地理科学研究所前副所长、北京大学兼职教授郭来喜指出：“彩色沙林是天下一绝的奇观，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科考价值。”

### **不来这里，死后阎王也不放过我**

中国著名地貌专家、中山大学教授黄进则说得更绝：“我一生到世界各地七百多处丹霞地貌考察，但从未看到过这样奇特的地貌现象。若这次没亲自来考察，死后阎王也不放过我。”

中国旅游咨询委员会于学谦认为：“沙林胜景美，彩色更迷人。沙林石林堪称姊妹。”

1987年，北京大学旅游开发与规划研究中心、北大城市与环境学系对沙林进行了综合考察和评价，其结论应视为权威性的，有着科学上的价值。

环境学系的评价报告中写道：“沙林是大自然千万年来演变的结果；是地震冲击、岩浆喷射、地壳运动、风雨侵蚀逐步形成的千姿百态的地貌奇观；是多色彩沙凝聚起来的沙柱、沙峰、沙屏、沙皱的集合体。座座沙峰或独矗，或相连，参差有



致，远看成林，近看成峰，高者达三十余米。忽而盘旋直上，忽而陡然垂落，峰回路转，沿谷两壁呈现一簇簇屏、嶂、峰、崖，以及千姿百态的造型。”

报告称，由于是立体造型，沙林在早、晚、雨、晴、春、夏、秋、冬随着光线的强弱，阳光投射角度的不同，会产生不同色调构成的景观，酷肖一幅幅绝妙的“丹青国画”，纷呈的色彩，集红、紫、蓝、黑、青、灰、绿……于一身的各式沙带为世之罕见。

这正是我们在早间、正午、傍晚、子夜看到过的不同沙林在理论上的归纳。而其实，沙林很难用笔触来描述。

北大旅游开发与规划中心的考察与评价，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研究项目。其报告称，参照美国国家土地管理局的风景资源管理系统对自然风景质量的评价指标，如经过一定的调整建设，避免人工破坏，适当增加植被，沙林的综合评价分值可打25分。

要说明的是，在美国人的这个评价系统中，0~11分为C级低劣风景，12~18分为B级一般风景，19分以上为A级特异风景。因此，得分25分的沙林，当属A级特异风景。

## 上帝能创造沙林，为何不能创造鬼神

然而，为什么沙林竟长期不为人知？

据说，这里原是一片野兽出没的原始森林，沙林也被林木覆盖。后来，经过长期砍伐，树林大幅减少，才露出崎岖的沟谷峰嶂。最后，被李国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发现。



泰山另一让人思绪无穷的是，沙林所在地域，3.5亿年前竟是一片古海洋。至今，沙林中尚能捡到古贝类、鱼类化石，游客至此，恍若来到珠峰脚下。

然而，诸多海盆沉积区，仅此一地形成彩色沙林，到底是为什么？专家也在争论之中，因此沙林被认为具备巨大的科考价值。因为外界所知甚少，故沙林保持着未被污染的原始性。

沙林尽管游客不多，但慕名而来的电影、电视摄制组日众。自90年代初以来，已有包括《三国演义》、《金沙水拍》等二十余部电影、电视剧将沙林当做外景基地。



沙林四季谷



如今，剧组搭建的景物，如城堡、烽火台、孟王府、山寨等犹存，为沙林平添了许多人文氛围。

通过这样的渊源，与沙林发生了关系的著名影视从业者包括卢奇、唐国强、赵忠祥、叶楠、郑洞天等人。

卢奇称“彩色沙林奇中奇”。而努尔哈赤的扮演者侯永生评价沙林是“电影电视拍摄外景天下一绝”。他们对沙林的一致认同，已道出了沙林以诡异怪绝给来访者心灵带来的震撼。

尤其是电视剧《西游记》也选取了沙林作西天险途的外景，似说明沙林本身具有某种超自然的魔力。

在离开陆良前一天，韩松难舍对沙林的情怀，悄悄躲开李国强，独自一人作最后的沙林之游。

时为中午1点钟，偌大沙林，奇峰耸峙，他的视野内，一段时间里竟不见一个游客。阳光下，天穹似要崩溃坠落，无尽的海陆沧桑感，一时贯通身心，使他几欲落泪。

这时，他便真切地感受到，云南为什么是那么多的创世神话的故乡了。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人类大概是无法真正了解大自然的。

难道真的有上帝之手？

一个很显然的理由是，上帝能创造如此的奇观，为什么就不能创造鬼神呢？

游罢沙林，必然会滋生一种想法：在这样奇特的地理环境中，发生任何不同寻常的事件，都并非不可能、不可以。从地质学上讲，大战马坡，其实是沙林的一部分。



## 27 气象中的怪异

### 我们像来到了西藏

与地理相关，不能不提到气象的怪异。

沙林所在区域，据说是陆良紫外线最强烈之处。

2月初，我们游沙林，骑马上战马坡，过森林公园。下午，我们的鼻子已经红肿，并层层脱皮，韩松回到北京，仍没有好转。他曾在西藏旅行半月余，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回到北京，同事皆称怎么这么黑，还以为去了西藏。

韩松无法解释。

经推算，坝区辐射年总量为每平方米125.2千卡，在曲靖地区居第一位。

这里风极大，时常吹得人行走困难，站立不稳。上山时，连导游都不敢爬上观景台。

一年中，冬春季犹甚，瞬时最大风速曾达23米/秒（9级，1970年6月18日）。

官员和老乡还多次说到，当陆良下雨时，惟有这里天晴；有时，陆良整个是晴天，惟有沙林风雨大作。阴晴不定，是这



里的常事。刚刚还是一片晴空，忽然间便会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使在野外的人不及避退。有时，云彩悠然飘荡，不觉间便坠下战马坡梁子，与山接触之际，说时迟那时快，怪声怪影便陡然出现。

人感到困惑和害怕时，鬼魂便开始尽情舞蹈！

## 西边日出

沙林一带有独特的景致，叫西边日出。此景只有在一处叫“挑断口子”的山梁处可见。山梁东边，是陆良大坝子，万里无垠，晴空如洗，而山梁西侧的召夸乡一带，盆地中雾气腾腾，终年不见太阳。日头在雾气与晴空交接处跳出来，寻常人难辨方向，恍若从西方升出，着实诡异。

因此，罕见的天象，如今也被列为陆良一处奇景。如“红日破晓”、“西桥余晖”、“五峰秋月”、“龙海晴岚”、“沙林通天会”等，但实际的情况，却不如上述名字这般美妙。

陆良县自然灾害较多，尤以气候灾害为甚。

此地因此饱受干旱和洪涝之苦。

陆良境内多水，县内河流均属珠江水系西江上游的南盘江干、支流，共二十余条，全长二百四十余公里。陆良本有四个大湖泊，后逐渐干涸。建国以来，县境山丘谷间修了四百多个水库或人工湖。

陆良地下水丰富，地下集水面积达 1670 平方公里，资源量达 1.92 亿立方米。

但人们却无法控制湖泊和阴河中的龙王。



每逢雨季，南盘江水骤涨，洪水流溢，半个坝子都成为泽国。明朝建立的陆良旧城，便因为洪水而不得不整体搬迁。每逢旱季，又水源枯竭，禾苗枯焦。

据 1991 年版《陆良县志》，根据 1960 年的历史资料，陆良近百年来有大旱九年，小旱八年，共 17 年，平均每六年一遇。有大涝 11 年，小涝 10 年，共 21 年，平均五年一遇。旱涝共 38 年，平均 2.6 年一遇。

## 神秘的天人感应

因为水的原因，老乡们极相信沙林存在神秘的天人感应。

沙林中，有西冲水库等多个人工湖。然而，沙林开发之前，水库甚难容水，几近干涸，工人们吃水极困难，要用抽水机抽，但抽上来的水却呈乳白色，非经反复过滤，很难饮用。

开发沙林之初，施工队入住，为解决吃水问题，不得不自行打井。

我们看到，那口井，如今仍然躺在沙林管理处附近，但已废弃。探看井口，水能映见人影，井边蒿草丛生。

而十几米之外，西冲水库湖水碧澄，满盈满载，摩托艇载着游客往来如飞，波光如雪。

这是沙林成为旅游区后的事情。

如今，沙林已经开始生产矿泉水。

李国强认为，是因为沙林的开发，注意了水土保持，严禁滥砍滥伐，故使蒸发减少，水库重现生机。但他也甚感奇怪：新树长成需要年月，生态变迁需要时日，为何沙林环境改变得



如此之快？

老百姓则认为，是龙脉活了，沙林来了“好领导”。

另一种说法更神异，说是沙林的大门朝正北方开，五行中北方主水，故此旱魃溜之大吉。

这又是沙林中的一大不解之谜。

## 陆良的怪声在哪里？

陆良的怪天气还有 8 月低温，这严重影响到陆良水稻成熟。还有倒春寒、晚霜冻、冰雹和大雪等。

陆良原叫六（音 Lù）凉，历史上以荒凉著称。

仅有李国强称陆良的“良”是“良好”的良。大家常以此笑他。

然而，居然以此为中心，形成了统治云南 500 年的王国。若非鬼神相助，这委实不可思议。

总之，这些气象和地质的奇异性，是不是也与怪声有天然的联系呢？

我们又翻阅了资料。我们发现，历史上的地理怪声，往往伴生火灾、山崩地震、干旱、风雨、云雾等效应。

陆良，是发生奇异事端的天然温床。

但是，在陆良，它的道理具体又在哪儿呢？

除了怪声，为什么还会出现怪影呢？

在陆良，我们可以很容易把海市蜃楼排除在外。

从科学常识上判断，产生海市的天气、地理条件，都与地处内陆的陆良不符合。



## 28 难以解释的古陆

### 李四光考察过的海陆奇观

因为怪声来自地下，地质与地理，便成了我们关注的焦点。把视野拓宽来看，五峰山、陆良大坝子、牛头山等一系列地貌构成了一个奇特的大系统，共同营造了此一带极为独特的气象与地质。

这独出一格的环境，甚至吸引了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前来考察。

先看牛头山。此山之有名，系因李四光曾考察过，并定名为“牛头山古陆”，为世界古地理著名标志之一。

3.4 亿年前，云贵高原还是一片汪洋大海，只有陆良西部的牛头山最早露出水面，形成一个孤岛。

陆良竟有这等不凡的身世，又一次使我们惊异。

到了第三纪、第四纪时期，随着喜马拉雅运动，在抬升挤压的作用下，形成了陆良盆地，盆地范围西北达昆明，西南达祥云，东北达宣威。



后来，盆地受到残蚀作用，分为几个大坝子，其中，以陆良坝子最甚，是当今云南第一大坝，面积近 800 平方公里。

站在大战马坡顶，便可见此景的奇绝。我们二人本籍贯滇蜀，看惯高山峡谷，忽见此云贵高原上出现如此宽阔的平原，竟然目瞪口呆，如坠梦中，连称奇景。如遇万里无云，又在此高原上，天之湛蓝，酷似青藏，似要使视网膜脱落。

彩色沙林便崛起于这大坝的东方边缘的山下。

## 大战马坡与沙林的地质联系

地质学家称，在地质构造上，彩色沙林所在地区处于陆良高原盆地沙岩和石灰岩构造带的结合部。陆良境内的营盘山、终南山、大战马坡等（均在沙林附近）岩性为古老的沙岩，在地质构造上属上述牛头山古陆。这些岩石的色质呈多种变化，大多数地层是深灰色硅质岩、火山岩、细砂岩及粉砂岩，部分有紫、红、白、黄、黑等砂质零星分布。

与此类岩性不同的是，沙林东边的龙海山、五峰山的岩性属石灰岩性质。五峰山平均海拔 2075 米，终南山为 2078 米，高于沙林 1970 米的海拔高度。

专家进一步指出，沙林的地质、地貌格局的形成，与沙林附近的大战马坡有密切联系。

大战马坡所在山地是一含有多种矿物质的沙岩，与附近石灰岩体相交错。在长期的地质作用和海水侵蚀、河流冲积等作用下，掺杂了金、银、铜、铁、锌、碘、硅等 48 种微量元素，形成一座彩色沙山，坐落在陆良海的边缘。在后期风化和侵蚀



作用下，形成了沙林的雏形。

或者说，沙林最早是大战马坡的一部分。

实际上，在大战马坡与沙林交界处，亦呈现出了沙林的景观。其色七彩，其质为沙。

所有的神秘，到了这里，几乎走向了统一。

但是，这中间到底有什么关键性的东西呢？我们似乎隐隐地感知到了，却一时又说不太清楚。

### 国家森林公园原是古代大姓避暑地

我们离开闹鬼之山坡，继续向前走。

沿沙林、大战马坡向东过渡，景观又呈现极大变化。这便是五峰山国家森林公园，与终南山、龙海山南麓构成一月牙形环带。沙林即隐于其环抱之中。

五峰山相传为 1600 年前统治云南的爨氏的第二避暑地。最高海拔 2339 米，历史上为宗教胜地，现为国家级森林公园，分布着距昆明最近的亚热带原始森林。

我们入山探访，看见了青青翠竹，郁郁黄花。忽而又见银杏，直径达 1.8 米，相当罕见。又见柏树长于石缝之中，树干苍老，根须硕壮，堪称柏中寿星。

随时可见奇形怪状的大树。藤本植物蔓延之势强大猛烈，多处藤缠树、树缠藤的奇特景象。那些藤条，坚韧至极，用手根本无法折断。

当地人说，当年孟获藤甲兵，选取的便是此种怪藤。

进入参天密林，阳光顿然隐没无踪，令人心生寒意。



谷中有清泉，水声不断。至一处，聚水为潭，清冽喜人，游人均以手掬水吃。我们亦尝之，甚为甘甜。当地传说，此即诸葛亮南征时慰军之泉。

喘息着翻越一道山梁，走出森林，天光大开。再下到谷中，寂无人声。游客在一草棚小憩，俄而，听见土路蒿草间传来吱呀车声，竟是老乡驾牛车来接客人。

乘牛车沿狭窄的泥路而行，牛车亦没人一片芦苇。四寂无人，仅听驾车人的“呀呀”、“得得”声。越田埂，过水塘，两侧森林愈发茂密，有翠鸟翩飞，奇花异草，漫山遍野。花中有杜鹃、山茶、含笑、紫薇以及桃花、梨花等。

## 地理与心理的命君

我们不禁叹服：这番境界，与大战马坡的阴郁怪异甚至恐怖又不相类。

当初，得道之人结庐于此，必有讲究。

能够修仙，也便能养鬼。

仙在五峰山上，鬼在战马坡上，遥相呼应。

大战马坡，便在此形成一种由大坝古盆向深山密林的承接关系，它托现的，首先是沙林，其次是森林。

说来奇怪，我们从不同的地方，从终南山，从沙林，从五峰山，从盘蛇谷，都能清晰地看到这个不动声色的大战马坡，以及它以不变应万变的姿仪。

它似乎成了此地的主宰，地理和心理的命君。

20世纪末，随着现代化的推进，鬼魂在中国大地上被赶



得无处藏身，最后逃向了我国西南这一方神秘之地，应该是情理中事吧。

西南边陲，自古被认为是蛮荒之地，至今仍保持着神秘性、原始性。这一点，在陆良，再次被大大地印证了。



## 29 古大陆有鬼

### 北美怪光

“听说过北美怪光的故事吧。”从五峰山森林出来，在碧波万顷的西冲湖边换乘上摩托快艇，韩松问李自良。

“没有。你讲讲。”

随着摩托艇驶入万籁俱寂的湖区，在青山绿水满眼之时，韩松便讲述了那奇异之事。

加利福尼亚北部的沙斯塔山，是一座海拔 4317 米的死火山，属于喀斯特山脉。山中有罕见的冰川。加州北部与俄勒冈州南部接壤，很早以来这一带就流传着一些奇怪之事。最奇异的是两州边界中时常能见到奇怪的白色闪光。

白光之强，令人目眩。而且，它能像探照灯那样，有时呈一条光柱，有时呈两条光柱，有时三条光柱交叉在一起。

住户和路过的人均看到过这怪光。它就像中国的怪坡一样，成为当地一景。

目击者多次奔向闪光之地，探察光是从何而来，但到了推测中的光源处，却什么也没有发现。但却绝非幻觉。



当地机构组织了多次考察，足迹踏遍沙斯塔山的每个角落，却毫无线索。

有几次，考察队用子午线测量准了位置，再奔赴发光之处，竟也找不到一件可以被认为是发光装置的东西。

怪光之怪，不在光的本身，而在于日本神秘现象调查者黑沼建在分析这件事时的一个结论：

存留着古大陆从远古遗留下来的风貌的地区，是现代世界发生神秘事件频繁之地。

目前地球上有着最古老地表和地质状况的地区，正是在包括沙斯塔山脉在内的太平洋沿岸。

而云南，不也正符合这样的古陆特征吗？

### 人们在探究西藏之谜时忽略了云南

“日本人的话，不足为信。”李自良说。

“但是，这个结论，总引起我的沉思。看看云南，你不觉得这是中国最奇特的地区？”

的确，云南太不一般。

这里有牛头山古陆；这里有中国最著名的火山群；这里还有记录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澄江化石岩层；有奇特的石林、沙林和土林；有史前恐龙食物——活化石桫欏的最大面积分布；有野象群；有中国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生物基因库；有禄丰恐龙；有腊玛古猿；有中国最古老的猿人元谋人。

这里生活着中国数量最多的少数民族，许多至今保持着原始的风俗；这里有比甲骨文更早的象形文字——东巴文字，是



世界上惟一活着的象形文字；这里还有香格里拉，那里居住着活佛。

把这些现象归总在一起，我们甚至感到，云南比西藏还要神秘。

我们直觉到，在这里深入下去，必会有重大发现。

如今，人们都蜂拥去西藏，形成了探究西藏奥秘的热潮，然而，却忽略了云南，这真的很遗憾。



土特疑福并故以我

## 30 一种可能的解释

即呈麻合虫卦纆干状，合卦一阴一阳，高容崇衣葛衣，符合卦的卦四  
 底纹，由内巽。伏藉一阴，高容崇衣葛衣，符合卦的卦四  
 屈界古太。黎夏发出此卦岩峰是此，大丘变曲高眼切谷，照照  
 最界坐古土中其，露出音此基此界坐祿，界坐古土，气此籍用  
 。古古 00 的均面总古，育衣衣

**高吉才的话** 最早引领我们从气象和地质角度思考鬼魂之谜的，是陆良  
 县文物管理所的所长高吉才。

高吉才曾在昆明物勘队当过十年的地质勘探队员。他说：“一种可能，是风声。口哨是怎么吹出来的？不就是风的作用嘛。”

我们说，声音可是从地下发出来的呀。他说：“这也很好解释。这一带有喀斯特地形。山中都是空的。水流石动，自然会发出那种声音。”

我们感到纳闷。五峰山、大战马坡分明郁郁葱葱，是曲线柔和的山丘，哪里有我们在桂林看到过的尖峰笔起的喀斯特峰峦？

但这却是一种思路。它与我们对地质和地理环境的关注合拍了。

我们又一次查了有关地质资料。



## 我们站在断裂带上

陆良县地质构造单元属扬子准地台，处于黔桂地台和昆明凹陷的结合部，为滇东岩溶高原的一部分。境内由于构造运动强烈，各时期海陆变迁大，地层和岩性也比较复杂。太古界昆阳群地层、上古生界、新生界地层均有出露，其中上古生界最为发育，占总面积的60%左右。

地质资料没有谈到这一带的喀斯特问题。而大战马坡，的确是沙岩结构。五峰山属石灰岩结构，但喀斯特地貌并没有明显的呈现。另一方面，我们却了解到，陆良地区分为5个构造带，断裂占主导地位。

陆良坝子从成因上看，是一个断层陷落的湖积盆地。东、西、北三面环山，西南面也有岗丘起伏，中部是平坦开阔的大平坝。

县境地质构造处于云南“山”字型构造的右弧上，承受着小江断裂带的控制和影响。县境地震与小江断裂带有直接的联系。

有5条断裂穿过县境，为弥勒—师宗断裂，盘溪—陆良断裂，曲靖—牛头山断裂。

引人注目的是，境内龙海山和牛头山两条断裂现今仍在活动中。

据史料记载，县境从明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起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的448年间，发生地震30次（包括外地地震波及）；1948年至1985年的36年间发生地震8次，



共计 38 次，平均 13 至 15 年一次，是多震区。目前，陆良为 7 度设防区。

陆良县政府十分重视防震工作。李国强曾专门负责此事，搞出了一系列预报地震的小发明。

因此，我们推测大战马坡怪声有可能是地震前的地声。

## 地震前会听到鬼哭

这方面的知识，我们是有很多的。

1976 年 8 月 22 日四川松潘、平武地震前，地声监听器曾出现连续的击鼓声、撕布声、救火车声、警报声、枪炮声、爆裂声等，持续了 30 分钟，声音之强烈竟能使隔壁值班室熟睡的人惊醒。

1976 年 7 月 28 日唐山地震前，有人听到炮弹爆炸似的“咚咚”声，还有地下传来的仿佛一队压路机开过的声音。

1976 年 4 月 6 日和林格尔地震前极震区的群众先听到狂风声、沉闷雷声，接着是坦克或拖拉机开动的声音，声响强烈，方向凌乱。震中附近的群众反映整个村子好像被坦克围了起来，有人被地声惊醒后竟以为是哪位不负责任的司机驾拖拉机撞他的房子。

山崩、地陷、地裂前也有地声。

道光《永明县志》卷十三载：“万历三十七年乙酉七月永明十都牛头山鬼哭三夜，一夕山崩如雷。”

研究表明，地声持续时间有长有短，短者一过而止，长者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但它的确是一种地壳运动的结果。地



声的成因，应是地震、火山、山崩、地裂、地陷造成岩石大规模破裂，或地下水、油、气体喷出，引发音频不同的声音。

破裂过程的不同，不同介质、路径、构造、地形地物、大气传播条件、距离都会使地声千差万别，在不同职业、不同经历的人们听来，地声就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比如说，会有兵戈声，会有动物叫声，也会有鬼哭。

科学家认为，实际上，大部分怪异声音，都是地壳运动发出的声音。

我们设想，如前所述，从地质学上讲，沙林一带，本是地壳巨变的典型地区，它发出某种怪声，应该是情理中事了。

## ■ 动物的预感

用地声的理论，亦可解释惊马。

在地震、地陷发生之前，动物往往有不寻常的反应。

比如，习惯夜晚活动的老鼠，会在大白天惊惶地全家搬迁；冬眠的蛇会提前苏醒；骡马等牲畜会挣脱缰绳，脱栏而逃。

专家认为，地震前会发生地磁、大气和地下水等的异常。动物具有比人更敏锐的感觉器官，因此提前知晓了。大战马坡，是否也存在这样的地质异常呢？你看，马儿一到那里，就有了不寻常的反应。

这其实是一种很合理的解释。

不过，我们很快又疑虑起来。

大战马坡，仍然有它的特殊性，因为这里的怪声，是长期



存在的，远远不止几年。而且，它在五六月最甚。它也并不与哪场特定的地震和山崩相对应。

而且，如何解释村民看到的古代士兵战斗的景象呢？

仅仅是地光，就能引发这样的幻觉吗？我们觉得不太可能。



## 31 重新发现《聊斋志异》

### 最初的梦中情人

由于地声不能提供完满的答案，我们重新陷入了困惑。

这种困惑，一直伴随着我们回到北京和昆明。

且说韩松回京后，一直无精打采。一天，他在家中百无聊赖地走来走去，忽然，书架上一本书跃入他的眼帘。他把它拿下来。它是《聊斋志异》。

韩松开始重新阅读《聊斋》。他忽然觉得，也许能从中发现与陆良有关的某种线索或者灵感。

他初读《聊斋》时还是个少年。他很快就迷上了那些奇狐灵鬼。给他印象最深的，不是恶鬼，而是女鬼。聂小倩成了他第一个梦中情人，使少年的他整夜辗转难眠。直到如今，《聊斋》中女鬼们的存在，仍是他感喟自己生不逢时的重要原因。

蒲松龄用他的妙笔，勾画出了天底下最美妙、最动人的爱情，而这在世间或许只有梦中才偶尔存在哩。那些人与鬼山盟海誓的故事，读一遍，便永生难忘。当你感受着婴宁天真浪漫的生命，阿绣美丽智慧的情感，小翠知恩必报的身世，你哪里



还会用得着去赴什么“玫瑰之约”!

人们说，世上本无鬼，鬼是想像力的产物。然而，少年的韩松读《聊斋》时，却十分的相信世上真的有鬼。这样，我们平淡而缺少波澜的生活中，我们的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中，才有了一些灵气与动人之处。

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陆良人，不就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吗?

### 最保守文化中的自由度

因此，进一步讲，正是有了鬼，在世界上最为保守的华夏传统文化氛围中，中国人才获得了一分不可思议的自由度。

韩松忽然思忖到，促使他和李自良到陆良进行这番考证的，难道不是《聊斋》自幼便积淀在心中的东西在作祟吗?

在参加工作后，便很少读《聊斋》了。韩松和李自良的工作性质，是纯事务性的，他们忙于与活人打交道，现实中来现实中去，与幽冥世界日渐疏远了。

如同大多数成年中国人一样，这方面的感觉也迟钝了。

难道，陆良是在呼唤我们重新关注什么吗?

韩松于是赶紧到西单图书大厦，购到了其他的“鬼书”，逐一阅读，这里面，包括各种笔记小说。

于是他才知道，我们的文化，在这方面的丰富性。

对中国人好鬼的禀性，他也有了更为理性与感性的了解。

他记下了如下读书心得：

往前考究起来，鬼的形象第一次在小说史上出现，是在汉



魏时期，这便是《列异传》。有人说为曹丕作，但不可信。

《列异传》中的鬼常通人情，此书也写了人不怕鬼的故事，以及第一篇人鬼相恋的故事。

后来晋人干宝又著《搜神记》。干宝是中国小说史上划时代的作家。他作出了理论和叙事方式的革新。

神怪小说发展起点在汉魏，高峰在两晋。此时，正是陆良崛起，成为云贵高原政治中心的时期。

因此，到这里方可以说，中国小说，从一开始，神怪世界便是其至上的主题。

而传奇、公案、世情小说，不管写什么，皆离不了神鬼。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

这说出了神鬼小说发生并流行的历史背景。

神鬼小说都基于民间智慧，而发生在陆良的故事，本是神鬼小说的主题。

没有了神鬼，中国小说，不成其为小说；而中国小说正因为有了神鬼，才表现出它的神奇韵味。

而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才逐渐有了同样的神韵。

难道不能说，幽冥世界，正是我们东方艺术的不绝源泉吗？

发展到后来，到了17世纪，便水到渠成地有了《聊斋志异》，它被认为是文言小说之集大成者。



## 用鬼来消解世间的沉重

当代人认为，《聊斋》的意义，在于突出地提出了三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一是政治问题。蒲松龄描写了官场的黑暗、腐败、官吏勾结，还有豪绅恶霸的横行。

二是应试教育、科举的弊端。《聊斋》是作者本人屡试不第的积愤之作。

三是妇女解放问题。“更可贵的是他创造出了众多的朦胧的渴望自由的青年妇女的形象，如婴宁、青凤等，她们已经在幻想的形式中初步冲破了封建礼教的牢笼和束缚，向着另一个新世界探索和追求。”（蓝翎：《略论〈聊斋志异〉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

韩松读到这些评论，振奋之余，也有一些乏味和失望。是的，评论家永远没错，但是，过多理性的思辨，却冲淡了《聊斋》的灵动感觉。

这样的评论，是在沉重的现实中生活惯了的人的评论，是被现代文明压弯了腰的人的思维。他们一考虑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政治和社会，想到那些人云亦云的宏大道理。

蒲松龄被拔高了，成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先驱。仅仅因为他说了句《聊斋》是一部“孤愤”之书。

好好一部灵异生动之书，便重重地跌入了浑浊滞重的现实。

但是，韩松在再读《聊斋》后，更多地感到，作者是在逃



避，而不是在抗争。这正如同一切幻想文学家做的一样。与陶渊明逃入桃花源不同或者说正是相同，与如今的我们逃入外星世界与虚拟空间不同或者说正是相同，蒲松龄逃入了千变万化、多姿多彩的鬼怪世界中。

韩松得出了一个看法：《聊斋》的魅力，当不在揭示了多少社会问题，而是在它写了种种的魅力无穷的鬼！它的生命力，正与《星球大战》相同，后者虽也讽喻了现实，但迷醉人的地方还在于复制出了种种“不可能”的外星人。

他相信，蒲松龄是迷上了鬼，爱上了鬼。小说中，最让人嗟叹的，因此才是人鬼间的爱怨恩仇。

随着时间的推移，《聊斋》的永恒价值，才会愈加显现，那便是它的超自然，而不是人世间。



丰都鬼城的“鬼门关”



它是出世的文学，而不是入世的命题。

中国人活得太沉重，太现实，而我们多么需要《聊斋》这样的作品啊。

正是《聊斋》，把人世间不能实现的梦想，在一个架空世界中，统统实现了，从而消解了世间的苦闷。这种幻想，是古代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杰作。蒲松龄，不过是记录整理并加工罢了。

韩松怀疑，古往今来的大师，到最后都是相信鬼是真的存在的。

那些不相信鬼的人，看了《聊斋》后，也宁愿去相信虚拟空间或冥冥世界是真的存在的。

金庸后来做的，也是这样的工作。他写的其实是幻想小说，却相信自己笔下的人物是真的，自己有时也为人物感动得哭。

张艺谋也在做。他也是幻想作品的大师，从《红高粱》、《秋菊打官司》到《我的父亲母亲》，都是寓言，都是幻景，都是美丽无比、催人泪下的神话。王朔，典型的北京人，现实主义者，感到了威胁，便加以讨伐。此为题外话。

所以，《聊斋》的感人之处，是它的大幻想。

但这里又绝不仅是幻想一词所能概括尽的。它的幻想是与真实相交融的。

它记录的是“真事”。人们相信，鬼怪的事情，的确发生过，存在着。人与鬼，并没有真正的二分。



## 人与鬼交融而和谐地生存着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再进一步考察小说之源。我们发现它始于稗官。

这是远在先秦时代，君王和诸侯们为了体察民情，设立的“稗米那么小的官”，以专门搜集民间的风俗民情以及种种言论和祥瑞祸福的征兆。

所谓小说，指的便是这种民情民言，在孔子和庄子看来，因其肤浅，便称为“小说”，哪里有我们今天那种承担揭示人生真谛、指引社会前进的职责？

从这个定义上讲，小说，是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的，更接近于报告文学和新闻纪实，而不是现代的“小说”。这正如我们古代的神话，其实也不尽是幻想，而是直接和间接地记录了当时真实的历史和地理。

稗官小说，至汉班固便断了，接下来的是文人的志怪。它却也有稗官小说的遗风遗迹，间接地反映民情群言。

至干宝，又开始“采访近世之事”，而不仅是选录和加工前人作品，他还要“访行事于故老”。

干宝是有“良史”之称的史学家，他完全以史学家的客观态度对待逸闻的传闻，对待在房前树后活动着的鬼神。其作品来源，抄录于载籍，据载籍改写，或搜集传闻，也就是说，《搜神记》并非是以空想为基础的文学。

这一切正说明，在中国，人与鬼，鬼与人，本是交融而和谐地生存着的。



分不清谁是虚，谁是实，谁是真，谁是幻。也没有必要去分清。

这个泛神灵的世界，只是到了今天，才遭到了科学的质疑，受到了社会演进的冲击。

但就是在这个时候，鬼也没有遁身而去。

对这个世界的每一分变化，我们抱有浓厚的兴趣。



## 32 办公室里的插曲

然而，他却说：“你读过《聊斋志异》吗？”  
“读过，但没读过《聊斋志异》。”

### 鬼是心理作用吗？

韩松坐在办公室里阅读《聊斋志异》而不是《参考资料》，这件事很反常啊，引起了同事们的好奇。

一个女同事问：“你还读这种书？为何读这种书？”

韩松没有回答，也没有提到陆良，而是反问她：“你相信鬼吗？”

她说：“小时候怕鬼，现在好了。”

她是湖北农村来的。在她的家乡，许多人是相信鬼的，也是怕鬼的。她妈妈带她去卖菜，与她一起经过坟地，此时，妈妈一定要她走在前面。

但她没有听说过有人遇见鬼的事情。

“鬼，也许是一种心理作用吧。”

另一位同事说，早先听一位部副主任讲过，在他的家乡湖南，盛传一座山上有鬼。没有人敢去山上的房子住。后来有人不怕鬼，去住了。半夜，房门忽然开了，那人头发都炸了起来。其实什么也没有，却觉得有人进来。



“这也应该是心理作用。”

## 谈鬼竟成乐事

这时，室领导也进来了，加入了有关鬼的讨论。他的家乡在湖南。乡下，是信鬼的。他们家乡刚死了人，空出一幢房。他的家来了客人，人太多了，家中住不下，父亲便让他去住“鬼屋”。他不知情，住了一夜，什么事也没有。后来人们告诉他那儿刚死过人，他才吓坏了。

“要早知道，打死我也不去住的。”

一时间，办公室里都笑了起来。

这时，韩松感到了四周笼罩着一种舒适与缓和的气氛。在沉闷的办公室中，顿时流动开了灵动的空气。一谈起鬼这个话题，大家都津津乐道，它缩短了人心间的距离，把人们的思想从烦躁的现实中引领了开去。

其实，人们谈鬼，中心思想并不在于从科学上辩论鬼的有无，其核心，而在谈鬼这件事的本身。话语如泉水一样不绝地流下去，而不管它流到哪里，这本身是一件乐事。形式即是内容。

因此，鬼的存在，并不是我们想像中那样的一种非有即存在。它是介乎有无之间的一种存在。

鬼是氛围。鬼是话语。鬼是符号。

这便是文化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鬼。科学在这里似乎没有用武之地。



## 做鬼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

正在思索间，韩松一位同事说，做鬼，并不一定是坏事。

韩松立即说，是的，在阴曹地府里还可以做夫妻。

还有，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

如果有鬼，该多好啊，死了以后，还可以“活着”。

爱上了一个女孩，今生不能有缘，还可以在无穷的来世中苦苦追求啊。

难道，这不是我们中国人希望的么？

我们干嘛要用物理学和地质学的知识来破坏这个美好的梦呢？

乔羽曾作歌词《说聊斋》，其中有语云：“牛鬼蛇神倒比那个正人君子更可爱。”

所以说，鬼的存在，本身是离不开对现实社会的考察的。

当老百姓失去对官员的信任后，便去向鬼神祈祷了。

当老百姓感到在现实中不可能讨回公道，便要在死后化作厉鬼来向权贵们复仇了。

中国人缺乏法制观念，不讲道德，没有宗教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的生活中要是离开了鬼魂，则更加没有制约了。

这其实是一个意蕴深刻的命题。

如果说鬼是真实的，那么，这更可以说是一种心理的真实。

鬼为什么会存在呢？从心理学和社会学角度，我们忽然间找到了一些解释。



这时，你让我们如何去揭穿陆良鬼的真相？你让我们如何忍心去揭穿陆良鬼的真相？

因此，当我们完全用物理现象去解释鬼时，世界便变得苍白了起来。这也便是我们的解释显得无力的原因。鬼的复杂性，再一次显现了。

韩松没有把沙林和大战马坡的事情告诉同事们。



## 33 泛滥于民间下层的鬼气

### 集体无意识

《聊斋》与办公室的对话，暗含了一种启示，所谓鬼，并不仅仅存在于地理和物理中，还广泛存在于人们心灵中。离开了对人性和社会的考察，任何对鬼的批判，都是一句空话。

这也是一些反伪科学的做法，打不到蛇之七寸的原因。

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又回到了那个一开始便萦绕于心的问题：真的是人们的集体无意识创造了鬼吗？

我们暂时放下当业余地质学家的念头，而去考察陆良人的信仰体系，做起了“星期日文化人类学家”。

回顾我们在陆良的经历便会感受到，那里神秘感很强，尤其是“鬼气”很重。

不同的人都向我们诉说同一种感觉，沙林一带的阴气旺盛。

沙林中有麻衣洞，自古传说，人畜下去不能活。此洞仍在，深不见底，无人探究。

出沙林，沿五峰山南行，有地名曰大小王子坟。



向村民打听，他们也不知王子坟这地名从何时便有了。他们只是说，自古以来，此间便有一种严格的禁忌：死者不能在王子坟下葬。曾经，有人看到这里地盘大，想死后葬在此，找人来看风水，风水先生说：“惹不得，莫乱葬。”

还有一种说法，说如果一定要葬，必须男女合葬，让男尸压在女尸上面。这样，方能镇住邪。尤其怪异的是，据说，附近还出现过白日鬼。

不是一个人看见的，而是七十余人共同看见的。

## 白日鬼

沈富堂是其中的一名当事人。

沈说：“那是15年前的事，我还在任林场场长。事情发生在大湾箐，距王子坟1公里不到的地方。我在屋子里坐着，忽然有人跑进来。说，场长，外面有鬼！我胆子大，又是党的人，根本不相信有鬼，说，有鬼，咱们去吃鬼肉，便一道去看。远远的，见一棵大树上吊着一个人。那棵树是棵老树，三四个人才围得过来。树上那人，从头到脚都是白



西方吊死的吸血鬼形象



煞煞的。跟一个人那么大。在场看的人有七十多个。我走近了看，那树上的人便忽然消失了，看不到了。我不相信鬼，但这回是亲眼见着鬼了。我马上带人回去，拿了炸药来。我们用了四包炸药，才把那树炸掉。”

李国强说，沈富堂说不怕鬼，不信鬼，心里还是信的，不然，就不会用炸药炸鬼了。

白日鬼到底是真是假，难以说清。但这个故事，的确确实反映出了陆良人强烈的恋鬼意识。

## ■ 神异的陆良人

而此地崇拜死者气氛之浓，使我们大开眼界。

我们来的时候，沿高速公路行进，便不时可见田头坡上，大片大片的白色墓碑竞相壁立，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有时，可见牛车或拖拉机，上面沉沉地载满挽联花圈，占了半边公路，稳稳健健地驶来。有的则在田野中穿梭。

公路边，我们看见了多处占地巨大的工场，堆满了几十上百尊完工或尚未完工的墓碑，以及更多的石料。工人们在紧张地雕刻。

在陆良乡间，各户均有自己的坟地。李国强曾带我们去看他家的坟地。他指着一座高大的坟说，他祖爷饿死于1958年，当时，随便刨坑葬了。不想，坟包后来竟然自己越长越高，真是神异。

我们看见，此坟饱满圆隆，坟顶茅草长得有一人多高，而几步之外别家的坟茔，均瘦小干瘪，草衰而稀疏。同样的土



地，同一样的肥力，为什么竟有这么大的不同？我们也甚感诧异。

而李国强对此则深为得意。

陆良人重葬礼，这是远近闻名的。

直到20世纪上半叶，陆良仍实行繁琐的葬俗。其程式颇为复杂：

老人病重，尚未断气，便要由内室移于堂中。

男的，剃头；女的，梳髻。然后净身。然后穿戴寿衣（上身五件，下身三件）、寿鞋、寿帽。

断气后，一面向家族或外戚报丧，一面给死者身裹衾被，口含玉枣，脸盖红布，脚绊红线，此称小殓。

然后，经家族或外戚到场视含殓毕，入棺封殓，此称大殓。

殓毕，老少难忍永别，哀恸大哭，称哭丧。

所有门户皆贴白纸，还于大门外贴讣告，向家族、亲戚、朋友报丧。

之后，戚友则到丧家吊唁，俗称烧纸，孝子跪拜还礼。

出殡（也称发引）前两日之下午，举行家祭，又称成服。届时，全家跪于灵前，司仪者按孝服之轻重，授予丧服，孝子应戴三年孝，孝孙戴一年孝。

发引前一日早上，丧家请德高望重者题主，俗称点主，先由亲族中之善书者于木主牌上，内外正中书写题主赠给死者的评语及死者姓名和奉祀人称谓。

当题主乘轿鸣锣临丧家时，孝子出门跪于道旁迎宾，山宾相接人，背向灵柩，于桌案就座。



孝子向题主跪拜毕，用银针刺破左手中指，题主用毛笔蘸血和墨，点外主穿内神，点内主穿外神，点写“日王”为“神王”。

点毕，题主赐佳言吉语，发引后神主牌即为永久奉祀之物。

是日下午，家族亲戚笛祭，习称上祭。祭毕丧家设宴招待。

当天晚上，请洞经先生，多者16人，少者12人，于灵前歌诵蓼莪诗三章。

其间，读祭文者赞誉死者毕生辛勤业绩，称堂祭。

入夜，孝子、孝眷（女性）于灵柩两边守灵。

发引那天早上，孝子跪请死者亲人（男性请家族，女性请娘家）行上钉礼，礼毕出殡。

出殡时，灵柩置于灵舆上，罩上彩色棺罩，由八人或十六人扛抬。

俑人、吊钱、金银山、祭幛等，组成队列行于前。灵柩两侧系以白色挽布，送丧者扬引魂幡。

中间孝孙捧红纸灵牌走于前。其余孝子依序跪于路上，灵柩于头上抬过，称为搭桥。

如是五次，孝子请孝，送丧者返回。然后孝子绕棺五圈毕。

抬灵至坟地，破土开墓穴，按择定时辰下棺，再以寿砖圈椁，椁外堆土垒成椭圆形的坟堆。

焚烧俑人等祭物于坟前，孝子跪拜而返。

第三日，孝子首次上坟，烧钱挂纸，称为复山。此后自第



七天起在门前祭祀，谓之烧七，如是五次，丧事完毕。

建国后，提倡移风易俗，节约办丧事，丧礼仪式曾一度简化。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又逐渐恢复旧俗。到了今天，随着人们日渐富裕，更多的人把举办铺张而繁琐的葬礼引为荣事。我们随处可见的墓碑工地、运载花圈的大车等，都是证明。

## 人鬼异域

因此，鬼的观念，大概真的是回归了。

亡灵返祖，返归的便是鬼的世界啊。

陆良的民间习俗，其实正是中国几千年传统的遗存。

有学者认为，亲人举行隆重的葬仪，送魂归祖，自然反映了人们对亡人的敬重，祈望亡灵尽快成为祖灵，为子孙后代造福，保佑全家平安、子孙繁盛。然而，举行葬仪同时又反映了人们对鬼的恐惧。供奉丰盛的祭品，准备好充足的陪葬品，是要亡人安心上路，快快离开活人，让活人的灵魂尽快从亡魂的纠缠中摆脱出来。这便是人鬼异域的观念。

在经过惊马槽时要叩头，便是这种既敬且畏的心理的反映。人鬼之间的微妙关系，并不因为经济、科技的发展而被阻断。同样，修路时不破坏惊马槽，要绕道走，也是这样一种心理。

这便是大战马坡怪声能够长存不衰的心理机理。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陆良是一个封闭落后的地方。

然而，我们眼中的陆良，已经是相当现代了。这里有电视



机，有移动电话，也有互联网。

就是在现代的陆良，仍保留着鬼的地域。楚河汉界，一清二楚。

要去除人们心中的鬼，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

这是一个改造整个文化的问题。



## 34 鬼主世界

### 幽冥文化的根据地

进一步看，陆良有这么强大的幽冥信仰，是有其特殊历史原因的。因为，陆良长期以来便是一方水土上鬼文化的根据地。

陆良有一别致的景观，那便是众多的突出地面的巨大古墓，当地人称“鬼主墓”。

什么是鬼主？《新唐书·南蛮传》说：“夷人尚鬼，谓主祭者为鬼主。”又说：“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则置小鬼主。”

《云南志》说：“大部落则有大鬼主，百家二百家小部落，亦有小鬼主，一切信使巫鬼。”

《宋史·黎州诸蛮传》说：“谓主祭者鬼主，故其酋长号鬼主。”

鬼主，其实是部落首领的称谓，反映了西南少数民族原始部落阶段政教合一的性质，是一种巫教。

这在陆良尤为彰著。



而鬼主制度的发生和源头，最早可以追溯至三国时期。当时，孟获等率滇中少数民族抗击蜀汉时，便曾经“假鬼教”。

孟获正是这一带人氏。

后来，汉族移民到云南，其大姓逐渐少数民族化，也称自己为“鬼主”。

众多的鬼主，最初分布在爨区的核心地带——滇池区域和滇东地区，而大鬼主的统治中心，长期在陆良。唐宋两代的鬼主，见于记录的一共有 92 人。

他们死后，留下鬼主墓，其葬式，竟与中原不同。

李国强曾探访过一座鬼主墓。那是 1997 年底修高速公路时，在陆良县附近推倒的。其时，当地人并不明白其考古价值。（这使我很惊讶，因为已是 1997 年了呀。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陆良作为一个封闭的体系，还很少感受到外界的先进信息。）

李国强说：“我下到墓中，见墓室是一砖瓦窑形状，顶上为半穹形，上面绘着许多图案。墓室中央有一个直立的人骨架，骨架四周是柝木炭棍。周遭有一些罐子。此种葬俗，实在奇特。”

他将此景复制到了沙林的“孟获墓”中。孟获鬼主墓选 72 根柝木簇拥，老藤环绕，以象征 72 鬼主之威仪。

2 月 10 日，我们亦前往探访鬼主墓。

## 鬼主墓探源

乘车出陆良县城十余分钟，路旁出现了一片松林，汽车穿



越之，见有大片烤烟地。狭窄的路面上，农民铺满土块，让汽车碾压烂，然后，再送回田里，增加土壤的松软度。

田里种着桑树、油菜。车窗外不时闪现出墓碑。

经达子园村，便进入三堆子村。所谓三堆子，便是三座高耸的封土堆鬼主墓。鬼主墓，当地人又称“大堆子”。村子里很安静。一只松鼠见我们来，匆匆地跑掉了。

绕过几处农舍，便见有三座赫然耸峙的土丘。其最大者，后经查证资料，直径18.5米，周长82米，高约7米，可谓巨大。

据说，原来更高，因老百姓每年皆铲墓顶上草土做肥，逐年使封土堆高度缩减。

三座墓前均有碑。其中一碑上有“兴仁大堆子3-1，陆良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2月1日”的字样。大堆子3-1是墓群中最大的鬼主墓。爬上墓顶，见上面是平整的，有一低矮的山神庙，为老百姓所筑。庙中有燃尽的香。墓上长有竹子，还有一种麻栎树。据称，有麻栎树处，便有鬼主墓。

山神庙前有一长4米、宽1.5米、深2.2米的盗坑。盗贼即从此打洞下到了墓里。

70岁的村民史树芳对我们说：“墓是前年夜间被盗的。我们发现后，打电话到县里。警察、文管所的人都来了。他们打着手电下去看。后来，又把墓填了起来。”

他说，以前他以为这不是一个坟。一直叫三堆子，传说是孔明垒的，不知道为什么要垒。

此地有夜垒千堆的说法。孔明死后，因在云南影响大，少数民族皆筑墓，是孔明的衣冠冢。



陆良的“鬼主墓”

当时曾到现场考察的陆良县文管所王洪斌说，该古墓为石室墓，墓室呈正方形，长宽高均约4米左右。墓室南方有一墓道直通墓门。墓顶中央浮雕12瓣莲花，莲花左右分刻日、月。日中有三足乌鸦，月中有蟾蜍。日上部刻变形人面图案，有8根胡须。月上部刻一女性飞天，衣袂飘举。人面和飞天中刻北斗七星。日下部刻有一条青龙。月下部刻有鱼纹。雕刻技艺娴熟，并且如此丰富多彩的图案同时集于同一刻石上，这在考古史上尚属首次发现。

据认为，刻石图案表明，当时拜佛求道之风盛行，说明了汉文化对南中地区的深远影响。



考古学家认为，墓主应是南中大姓爨氏，而与孔明无关。

陆良鬼主墓较多，总计有 50 座以上，常以三五成群出现，墓高 3 至 10 米，直径一般 10 米左右，大者达 20 米。这些形如巨大蚁丘的鬼主墓或矗立于乡间田野，或散落在高速公路旁，点缀着陆良的风景，甚是奇特，其情形仅有洛阳一带可见，令游人驻足忘返。

## 鬼主下葬法

尤其奇异的，是传说中的鬼主下葬法。

其仪程有八法：

巫师让临死前的鬼主用口哈一个鸡蛋，将此蛋埋入米中，待鬼主咽气后取蛋煮熟，剥壳看鸡蛋白上呈现的图案以卜占吉凶，此为第一法；

依据蛋白图像，由风水先生碾墓地为第二法；

开挖墓坑后，在墓穴中筑米城，绘八卦，为第三法；

用白绫衾尸晒干，为第四法；

在鬼主所有的田地中取土制坯嵌墓，再用柴火烧七天七夜，形成坚固窑墓，为第五法；

在墓砖壁上粉刷陶泥，用釉绘制图案，用陶泥制作死者生前宠物再烧制一天，变成陶瓷图案和陶瓷玩具，为第六法；

将鬼主尸身抬入墓中央直立，按官职大小选用麻栎木做尸身的围护支撑。外用古藤围绕，架柴火烧一时辰，脱去皮肉仅存骨架，栎木古藤变成栎炭，为第七法；

最后用上好石料打磨，镶嵌墓门，为第八法，依法炮制成



窑葬墓。

此外，据传说，还有更加诡异的葬法。

其一是犬葬。鬼主佣人，原先是陪葬的，到了诸葛亮征滇后，改为死后不埋，其尸身让狗吃掉。因犬有忠诚之心，仆人死后，也要忠诚鬼主。

其二其是鸟葬。以前，鬼主死时，其夫人也要陪葬。诸葛亮征滇后，取消了这种不文明的殉葬制。改为夫人死后，尸身吊在麻栎树上，孝子在下边守着吊孝，等待乌鸦飞来将尸身吃掉。吃掉了，叼走了，说明家有孝子，家族可以传袭；没有吃掉或叼走，则说明养的是不孝子，家族要改姓。这采用的是“鸦有反哺之义”之说。老鸦衰老不能行动了，小鸦要找40天的虫来喂它。超过40天，则不再尽孝。所谓久病无孝子。

看山人说的白日鬼，是这吊在树上的鬼主夫人显灵吗？

## 考古学上的说法

考古学家多称这些东汉两晋的“鬼主墓”为“梁堆”。

墓主人身份亦较明确。他们都是当时云南的地方统治者——“南中大姓”。

《华阳国志·南中志》列举的“南中大姓”共有八个，即“焦、雍、娄、爨、孟、量、毛、李”。

现在发现的“梁堆”的墓主人有姓可考者，多与上述记载相合。

例如，1973年昭通“梁堆”出土子母印章，共有三枚，文曰“孟琴之印”、“孟琴”、“伯称”。



著名的孟孝琚碑亦出土于昭通白泥井“梁堆”前。凡此均可证明这些墓主人就是大姓孟氏。

至于陆良、曲靖一带的“梁堆”，其主人应是爨氏。此由两爨碑及陆良的爨龙骧刻石可证明。

南中大姓中有四个姓地位显赫，爨氏即其中之一。

关于南中大姓的族属问题，即他们究竟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曾有不同看法。

“梁堆”与内地同时期墓葬基本上属同一类型，表明他们的葬俗和生活方式与内地世家大族无甚区别。从壁画上看，“南中大姓”身穿汉式服装，居住汉式房屋，信仰汉族的四神，即朱雀、玄武、青龙、白虎，使用汉族常用的麈尾和仪仗等。

但是，壁画上又有与汉式打扮不同的人，似处在穿汉式服装者监视之下。据史载，此为诸葛亮征服南中之后，把少数民族分配给大姓为部放。这些壁画上的人物，即是部族形象。

仅就墓葬本身情况看，墓主似是汉族。

然而，李国强看到的怪异葬法，又该如何解释呢？

还有，传说中的下葬法，又如何理解呢？

显然，这是少数民族的葬俗，与鬼巫有关。

至少，南中大姓中的孟氏应是少数民族。

总之，这些也都是陆良的不解之谜，为此地增添了神秘感。

## ■ 火葬昭示的另一个世界

除了鬼主墓，滇东一带，还存在奇特的悬棺葬、崖葬和火



葬。

我们这里来看看火葬墓，因为在陆良，它是有很多的。

云南火葬墓已发现者，大多是元明时期的，少数是大理国时期的。

历史上，云南少数民族即实行火葬。如氐羌人。故氐羌人后裔今藏缅语各族的火葬应本于传统文化。南诏和乌蛮的火葬亦属于这种情况，并非佛教传入后才兴起的。

此外，还有罗罗（今彝族先民）、末些蛮（今纳西族先民）、秃落蛮等也实行火葬。

实行火葬的，总共约有十余个民族。

早期先民崇拜火，认为人死后火化，其灵魂不仅可以得到净化，而且能顺利升入天堂。兼之狩猎和游牧民族居无定所，故火葬而不土葬。

后来，佛教传入，使火葬墓表现出佛教因素，如墓幢上有佛像和梵文等。

距陆良县城 14 公里，板桥区河东堡便有火葬墓地。1974 年就曾出土三只火葬罐。其中一只，高 20 厘米，口径 9.8 厘米，腹径最大处 19.7 厘米，系无釉灰瓦罐。罐身上下两层有莲花瓣图案相错而对。上层莲花瓣的下部，阳刻“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12 字，为元代物。另一只白釉罐，系明代物。

我们把车开上田间土路，驶了一程，忽然停下。此地即有火葬墓。

下车后，见一侧有约两人高的土坡，上有不少凹洞，里面塞着陶制坛子，如人头般大，半截暴露在空气中。



数了一下，这样的有十余处。

翻上土坡，上面一处田地。在田埂边，也散落着不少凹洞，可见其中的瓦罐。

问做农活的一女农民，她答：“我们认不得罐罐中装的什么东西。”

又问一过路的男农民，他答：“知道，装的人骨头。小时候我们拿来玩。”

我们问：“知道是什么时候留下的么？”

“不知道。”

村民说，后面还有，称“罗罗坟”。还有一处地名叫“万年灯”，田间会自己着火。李国强说，是下面人骨太多了。应是彝族的古墓地了。

站在田野上，近距离看着脚下的火葬墓，以及蜷缩在瓦罐内的骨质，我们顿然生出了人生无常、四大皆空的感慨。而村民们的不经意，却使人领悟到了世事的巨大变迁。

陆良的鬼，便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于历史中，存在于人们的心灵中。它巧妙地赢得了陆良现代生活对它的认同。然而，这种认同，从根本上讲也是植根于传统的。在变革的时代，它还能持续多久呢？



## 35 两个世界的沟通者

### 下葬习俗的由来

下面是我们在当地听到的一个故事。就在陆良一带，人们传说有一个叫“人见怕”的地方，那里有许多坟冢。

那里非常阴森恐怖，坟场四周有许多高树和灌木，以及茂密翠绿的茅草。那些草木高矮不一，树枝从来没有人去修剪过，墙似的围着坟场。

成群的乌鸦成天在树上呱呱叫，再无其他声音。坟场对面的山下，住着一个打柴老人和他的妻子，无儿无女，生活仅靠老人打柴换回一点点粮食。

有一天，老汉很晚才回家。半路上，狂风大作，飞沙走石，乌云越来越暗。他迷了路。高矮不齐的大小树木，在这昏黑夜色中狂舞，时而伸高，时而缩小。不一会儿，又下起了暴雨。

老汉借着闪电光，看见面前有一堆非常怕人的人头骨，右边是一座坟，左边停着一口棺材。



电光下，所有坟墓就像刚死后的人被剃了头那样光滑。老汉明白走进了人们叫做“人见怕”的地方。

又一道白光，雨更大了。第三道白光中，那口两头血红色、上面和两边是黑色的棺材顶冒出一大团青烟，缕缕上升。消散后，腾起盆子般大的一朵绿火。

一刹那，棺盖在一声巨响中凌空飞起，棺材四分五裂。

老汉看见，从里面的死尸身上重新站起一个约有五六岁的孩子那么高的一个似人非人、似猴非猴、眼睛泛着绿光的鬼来。它迈出棺木，慢慢朝老汉一步步走近，走到离老汉两步左右的地方停了下来。

又一道闪电。电光下，只见这个鬼的整个身躯，瘦得像枯柴，头发乱蓬蓬，一直披到脚跟，头发全部是灰色的。面部是青紫色的而且皮包骨头，鼻梁凸起很高，两眼深陷，眼眶里就像没有眼珠子一样黑洞洞的。脑门也是一处凸起、一处凹陷下去，后脑勺就像小钉锤那样尖，耳朵像两只鹰爪子，嘴向两边咧到耳根下，两颗牙向外翘起，口里就像吃过人一样血红，舌头一直伸到胸前。鬼身上穿着一件火红的长衫，脚上却穿一双黑漆似的鞋子，上肢和下肢就像树枝一样细。

它打量着老汉，又围绕他走了两圈，这时，这鬼变得足足有八尺高。

鬼问：“你来我的地盘干什么？”声音异常响亮而难听。

老汉吓得结结巴巴：“我、我上山打柴，回来，是风大，天、天黑，无、无意中，走、走到这里的，不、不是来、来干什么的。”老汉镇静了一点，反问：“你的舌头，为、为什么那么长？为、为什么不、不缩回去？”



鬼这时不再像刚才那样凶神恶煞了，声音变得很忧伤地说：“我在人世的时候，受别人的残酷折磨，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就上吊自杀了。在气没绝时，舌头伸出，到气绝时还没有缩进去。到了阴曹地府，所以就再也缩不进去了，时间长了，就变长了。”

“你为什么不到地府受禁，却来世间到处漂游，难道就不想还阳吗？”

这时，鬼更加悲哀了。

它说：“你有所不知，我上吊死后，几个好心人将我放下来，又凑钱给我买了这口棺材。但是，土地都被富豪霸占了。又把我抬到这里，但地下全是石头，无法下葬，就只好把棺材放在地面上。过了几天时间，我被露水打过之后，阎王老爷就说我是一个作恶多端的恶鬼，不能入地府，把我列入了野鬼的行列。”

打柴老汉镇静了许多，又问，“那你还有没有人地府的办法？”

鬼回答说：“办法倒是有，但是需要一个相信我是善鬼的人才能帮助我的。”

老汉说，我完全相信你，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办才能使你入地府吧。

鬼听老汉说相信它，便说：“第一，你找一个懂得阴阳八卦的人，在你们为我挖好的坑里画上符，阎王老爷见到这个标记就不会带我去严刑拷打了，更不会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里了；第二，在放棺入坑埋葬我的尸体时，请先后用两封爆竹放一放，一是给土地老爷报谢一声，二是赶走碎鬼，然后再用人



所食的一些东西和烧的纸敬一敬它就行了；第三，你给我建造好外室后，过三天再来拜一拜土地神，并且和我作最后的告别，那时你绕着我的坟向左、向右各转三转，你所走过的范围就是属于我的了。请你千万记住。好吧，再见！”

说完，老汉只见一个和起初一样高的鬼又回到那具僵尸上，棺材板也重新合了起来，绿火又变成红色回到了棺材里，青烟也随之逝去了。这时，雨住了，风停了，乌云散了，夜变得光亮起来，月亮出来了，星星还一闪一闪的。

第二天，打柴老汉就照着鬼所说的去做了。从此以后，那鬼再也没有出现过。

直到今天，当地人还把死了的人抬到村外的山上，挖好坑，坑里画上阴阳先生所画的符，用啼鸣的公鸡冠血点后才下葬，并且敬拜地神，鸣爆竹致安。三天后又要去复山，就是为了让死去的人在阴曹地府里能够过好日子。

## 巫 覡

作为人鬼世界沟通者的巫，在陆良也是一种现实的存在。

据李国强说，巫至今仍非常活跃。

我们去终南山寺，听说有很大一群巫汉就居住在寺的后面。有事时，他们便出来活动。

而乡村中，更是他们活动的大本营。农民生病或丧葬，均会招巫。

实际上，这样的巫，在西南一带，是常常可以见到的。

1998年我们在广西毛南族自治县采访时，曾了解到那里



也有巫师。其招魂仪式是非常复杂的。

巫师的衣钵，现在已传到年轻一代。

我们曾希望当面见一见巫师，李国强也作了安排，但最后因为时间不允许而作罢。

因此，这成了一个谜。陆良的巫师是如何招魂的？跟北方的萨满有何不同？与毛南族的降神者又有何差异？他们穿什么样的服装？用什么样的工具？唱什么样的招魂调？

我们想，一定有奇特处。因为，这里与云南其他地方不同，是汉人与少数民族融合后形成的人种。只有期待后人来考察和了解了。

虽然没有在陆良亲眼见到巫师，但从人们的谈话中，可看出对他们的敬畏。

政府对此是反对的，但是，人们在暗地里仍与巫师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在当地，这是一种不能回避的现实。

这，毕竟是一种迷信，容易导致种种不良的社会后果。所以，我们应该大力倡导科学，使得巫覡最终没有活动的地盘。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研究和整理这种古老的风俗。

据了解，在西南，一些文化学家、民俗学家认为古老的巫覡文化会由于现代化的冲击而消失，加强了研究。但是，由于是学术著作，由于出版者有市场上的考虑，他们的研究成果很难面世。

而台湾和国外，对他们的研究却十分关注。比如，我们在毛南县采访到一位老者，他研究巫文化多年，著述便是由台湾出版的，还送到了联合国去展出。



通过对鬼巫的研究，人们看到了许多古老的文化和心理遗留物。这也把破除鬼巫的荒谬性上升到了理论和科学的高度。但在大陆出版，目前还有难度。

除了市场的考虑外，还因为，我们常常不能在文化与科学之间求得平衡，保持一种大度的心态。

## 鬼 节

在陆良，我们还听说了有关鬼节的有趣故事。

鬼节亦即中元节，时在农历七月十五日，习称七月半。

俗传，中元节地宫降下，赦亡人回阳间享受血食，故又称鬼节。

陆良的习俗是：自初一日起，家家洒扫庭院，陈设供桌，准备接祖。

接祖日，供桌墙上贴冥衣，桌上依次排列神主，供献酒肴。

此后，每日三次供献酒食。十四日送祖，备棉纸封套，又称包，内装纸钱、锡箔镲锭、冥衣，包面填写祖先和奉祀人名字，一祖一包。如同今日的红包。

傍晚时于大门外设香案跪送，捧读包面称谓，叩头、奠酒、泼水饭一次，仪式肃穆。

上年亡故者，本年“称新亡”，制作棉布衣被、用具等于十三日晚焚烧。

与鬼神相关的，还有清明节。是日，家家户户折柳插门。旧俗春季扫墓至4月5日止。但仍于是日到郊外祭扫祖先坟墓。



农历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各家多以掺面糖（饴糖、炒黄豆面、米花、红糖等原料合制成层状）祭东厨灶君。

至除夕，贴春联、门神，换天地牌位，全家同祭祖先。祭祀也是陆良的一大景观。

民国时，陆良人要祭社稷、神农炎帝、风云雷雨山川。至现代，仍存文武两祭。

每年二、八月之上丁日，于孔庙祭孔，仪式极其隆重。这一盛事，在“五四”后暂停。

祭关帝。每年春分秋分节后第一戊日，于南门外关圣庙祭



丰都鬼节上的游行队伍



关圣帝君，仪式类似祭孔而稍简。其他还有祭山神、祭白龙、祭田公地母、祭牛王马祖。

祠祀。县内大姓巨族，多建有宗祠或家祠，供奉本族木主。春秋两季，合族男性齐聚祠堂，供献祭品，跪祭祖先。祭毕听族长讲授宗法家规。1949年后，活动中止。

墓祀。每年立春后第五个戊日为春社（春祭）期，习称开灶，至清明止。阴历十月初二日起至初十日止，谓之十月朝，为秋祭期。两祭期间，家家备钱纸、供品、水饭（家宴时选留食品切碎），到坟上祭拜祖先。祭毕，烧钱纸，泼水饭，并用钱纸压于坟堆上，表示留挂金钱，故又称挂纸。十月节令转寒，加焚五色冥衣，称为送寒衣。

陆良人还十分讲究风水。

旧时建房，先看风水择地基。开工之日，放鞭炮，祭拜土神地祇，宴请工匠师傅。启树之日，于凌晨开始树柱，到上午树完。正梁上张贴“紫微高照”横批，柱上贴28宿名称，意味28宿保紫微。上梁时，鞭炮齐鸣，木匠师傅将正中包红布的正梁架好后，随即抛下糖果、包谷花、瓜子、铜币等，任人抢取，以示彩发。亲邻祝贺，贺仪多鞭炮、红布，主人设宴招待。

1949年后，建房过程中的迷信活动逐渐取消，上梁习俗，仍然延续。近年来，许多旧习惯又恢复了。

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呢？一方面，是巨大的文化惯性。另一方面，是经济的发展，科学的昌盛，竟反使社会上一些几乎绝迹的东西死灰复燃。

在这种情形下，人们感到越来越难用“常理”来解释一些令人困惑的现实。一些在以往看来非常规性或难以实现的观



念，比如，“有钱能使鬼推磨”，如今，却可以较为方便地成为现实。所以，我们想，鬼文化的流转复苏，其实与中国社会的转型是分不开的。

与此相关，传统民俗在陆良也得到了复兴。

## 春联与心灵的密语

春联亦是陆良一景。农村如此，县城也是。宾馆酒楼贴，居民家也贴。

在贵州农村，我们看见的是现代化的春联，如歌颂改革开放的，而这里，却基本上是极传统的对联。如：“接财接福接锦绣，添福添贵添吉利”、“南进祥光北进财，东来紫气西来福”之类。

春联颜色各异，不仅有红，也有黄色。

我们的感觉，却像大家在比试一般，整座城市，成了书法的长廊。

这些民间习俗使我们感到有趣，也感到震惊。陆良，因为并没有着意开发，因此，尚能看见最原始的、最质朴的风俗。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些习俗究竟是如何保存下来的。是什么机制，促使这里的人们如此“迷信”。这一切，构成了大战马坡怪声怪影出现的氛围。而大战马坡的事情，在当地人心目中，是一种正常的存在。正是在陆良，我们面对面地接触到了中国人亲近幽冥世界的心灵秘密。

我们觉得，不管中国多么的现代化，人们的心灵，却有着回归传统的强大的趋向。我们的文化正是喜欢“向后看”的。



这是千百年形成的民族心理，是特定文明的主题。要改变这一点，只能循序渐进，而不能采取过激手段，否则，便会造成社会不稳定，甚至严重的冲突。

## 对联与鬼

根据云南人的说法，对联的来历，也直接渊源于鬼。

传说，以前有两个读书人，半夜起来解手，听见厕所后面有两个人在说话。一个说：“明天，老六家的新媳妇去洗碗，你就跟上她，当她端洗好的碗上楼时，就绊她一下，她一定会跌倒把碗摔碎。这样，她公公老六见了，一定会骂她，她因为怕羞，就会去上吊，等她死后，我们就有替身了。”

两个读书人一听，知道是鬼要去害人。第二天，两人顾不上上课，匆忙赶到老六家，把新媳妇救了。救了人，太阳快落山了。两个读书人料想，那两个鬼一定不会罢休，便回到家中，关好房门，在房中看书。

半夜，鬼真的来了。鬼说：“小杂种，你们坏了我们的大事，今晚非让你们抵命不可。”说话间，两个鬼来到了窗下，读书人吓得不得了。这时，两个鬼把窗纸弄碎了，把头伸了进来。读书人不知怎么办，手中又没有武器，惟有两支写字用的红朱笔。

他俩急中生智，用红朱笔往两个鬼的脖子上各一点。顿时，两个鬼被勾住了，进不来，出不出。古话讲：“红笔记账，蓝笔去账。”他俩用红笔一点，就把鬼给记上了。

开始，两个鬼还不停地叫骂，但两个读书人像没事一样，



谈论诗书。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眼看鸡要叫了，鬼很害怕鸡叫，天一亮，鬼就回不去了。这时，鬼便讨饶说：“小兄弟，放了我们吧，再不放，我们可回不去了。”

读书人毕竟心软，看见鬼的可怜相，便说：“放你们可以，可得答应两个条件。”

“可以，可以，莫说两个，只要放我们走，就是两百个，我们都答应。”

“这就好，”一个读书人说道。“第一，不许再危害百姓；第二，见到读书人的文笔就得避让十里。”

“知道了，知道了。”两鬼连声回答。

这时，两个读书人使用蓝笔向他们各一画，鬼便不见了。

后来，有文人留过痕迹的地方，果然都很太平。这样，家家户户都挂起了对联，用来镇鬼，一直流传到现在。

我们听了这个故事，觉得很过瘾。真是大长读书人的志气，文弱书生竟有这般神勇。

不过，如果换到今天，又该用什么勾住鬼呢？

也许，是要给鬼两张百元钞票做小费吧，再送他们一人一本《文化苦旅》。

门上的对联，又该换成什么了呢？

鬼在可怕中透出的可爱，大概仅能存在于古代吧。现代社会，真的丧失了原汁原味的鬼，那未尝不是一种无奈与悲哀。

这便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鬼。

不过，但愿还是少一些小鬼，多一些正人君子吧。



## 36 幻象的问题

### 心理学解释

在传统文化的领地周游一大圈后，在无穷的回味中，我们心有所悟，又重新回到了大战马坡。

我们已经说了，陆良幽冥信仰体系的存在，使我们想用物理常识解释大战马坡怪异的企图，发生了严重的动摇。

难道不能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解释吗？

我们越来越觉得，这可能还是一个信则灵的问题。这里面，一定有集体无意识的因素。

所谓的怪声、怪影，恐怕还是由于人们对一种事物太过崇信而产生的幻象吧。

埃·帕里什的《幻觉与错觉》(1897)一书研究了著名的幻象事件：

一艘船航行在大海上，船员们在该船厨师死后数日，看见了且准确无误地认清了那厨师的侧影。这位死去的跛脚厨师沿着水面朝船员们走来。当幻象靠近时，它又忽然变成一堆轮船遇险后残存的漂浮碎片。埃·帕里什认为，这可能起始于有某



人想着失去的朋友，于是看见了他，并欲同其他人分享此景。

这纯属心理学领域。

## 显灵事件

但有些幻象却无法用这个道理解释。1974年复活节时，法国卡斯特利诺-德-格尔地区出现了幻象。天主教修道院长柯卡纳和30名信徒是这一幻象的见证人。

据当时的媒体报道说，跪在祭坛边的修道院院长刚起身，就在白面巾上看到了耶稣的容貌。随着院长的喊叫声，信徒们一拥而至祭坛，并且也都看到了耶稣的容貌。

按修道院院长的话来讲：“耶稣的右眼闭着，左眼睁开，鼻子隆起且有点发青，痛苦的样子显而易见。”一部分人看到了眼泪，而另一部分人则看到了乌荆子冠。经过15分钟，修道院院长为了继续进行仪式而去掉了面巾，于是幻象也就消失了。

类似的显灵事件，已多有报道。比较知名的，还有“法蒂玛事件”。

何时与如何产生许多人共同看到的幻象呢？现代心理学认为，视力是容易产生幻觉的。这在催眠状态下最易出现。

俄国人曾经在一个学校里做过一个实验：教师在上课前，除了一个同学外，与其他所有学生讲好了，要他们坚持说黑板上的线条长度相等，而实际上，长度并不相等。上课时，老师就此提问。刚开始，那一位学生感到困惑，强调这些线段是不同的，并企图说服其他同学。但是，在全体同学意见的影响



下，他逐渐同意了，而且真的开始“看到”这些线段是一样长！

人下意识地服从周围人们意见的行为称作受暗示性。每个人多多少少、程度不同地会受到暗示。

从20世纪50年代起，心理学和社会学便开始研究这种属于人际关系领域的现象。

### ■ 集体受暗示

笼罩着一大群人的狂热是最高层次的集体受暗示的例子。这时，人们已经难以区分真伪。所以我们今天说，“文革”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心理学规律支配的。在人群中，往往每个人均有失去独立性的感觉，出现模仿反应，产生一种独特的相互感染，在这种相互感染下形成了共同的情绪，看到了共同的东西。

而集体的恐慌，也常常由此发生。

在上述关于厨师的幻象中，还必须考虑到旅客和海员处于长期孤独环境的因素，由此便产生一种被称之为个人知觉淡薄——感觉贫乏。在这些条件下，人们便显示出发生错觉的机率增加的倾向。当准备长期飞行的宇航员长时间地处在被隔离的房室内时，也会产生幻觉或引起神经官能症。

而耶稣的显灵，也同样可以用相似的原理解释。这甚至比超自然理论，还要有力一些。邪教信仰者看到的幻象，便是这样产生的。一些飞碟的目击，也是集体幻象的结果。

其前提是，要有大量的持相同信念的人群。



网上图片：鬼影

如果你意志非常坚定，绝不相信，便不会出现那种幻象。反之，大家内心都有某种预期，则幻象出现的可能性便大。所以，集体看到的東西，集体异口同声指定的东西，并不一定可信。

沈富堂看见的树上的吊死鬼，恐怕便是集体幻觉。它的基础是，包括沈在内的许多人，从小便相信鬼。

在黑漆漆的夜里，人们经过惊马槽，心里恐惧，便觉得听到了声音，看到了鬼魂，同时，也把这种感觉传染给了其他人。

陆良长期存在的丧葬体系、祭祀体系、巫覡体系、民俗体系和宗教体系，本身也与集体幻觉有关，而这些体系的存在，反过来加强了幻觉感。



在古老传统、先入为主理念发达的地方，幻象产生的可能性便越大。

可不可以说，正是陆良民间幽冥信仰的强大和普遍性，为这种幻觉的产生，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在陆良这样的氛围中，连我们呆久了，也不禁要产生这样那样的幻觉。

比如，在沙林酒店中，韩松便觉得半夜有人敲门。

其实根本没有人，全是白天听来的大战马坡故事在作祟。



## 37 超心理现象

### 潜意识水平上的接触

如果走得更远一些，我们可以发现，鬼还可能是一种超心理现象。

所谓超心理学 (parapsychology)，是近年来中国人很感兴趣的一种东西，它研究一切无法用现代科学知识圆满解释的生物体现象。在中国，更经常被称作“特异功能研究”。

但它在国外，却不是新东西，19世纪便风行一时，只是那时仅叫心灵研究 (psychical research)，还不是一门“学科”。

人类究竟是独居世界还是昼夜与“鬼神”相伴，是超心理学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神动现象、死后续存等均与此相关。

国外作了大量调查，收集了数十万份“遇鬼”的报告，并得出结论，“看来无可置疑，正常、健康的人们确实会偶然看见魂灵。只有白痴才会否认这些事实。”(I.G. 吉尼斯：《心灵学》)

鬼是怎么产生的呢？传统的超心理学观点认为，魂灵难以仅仅解释为只是感应者内心潜意识的外化。人们在潜意识水平



上的接触比在意识水平上会有更多接触，甚至在死后，这种接触还存在着。

## 人的心理能量创造鬼

而另外一些超心理学家认为，恐怕那些难以解释的现象与幽冥世界并无关系，而是超心理作用的现实投射。这完全是一种物理作用。其理论基础是，人的心理能量能够影响物体。

这就开辟了另一种思路。假如意识能控制物质，那么，是否也能影响环境，并且无意识创造出经典的遇鬼经历呢？

1964年，史密斯、亨特和巴彻勒三名英国研究者，做了一些实验，确认超自然现象能够由于心理暗示而出现。他们在70年代发表了研究结果，认为任何人只要处于一种特定的思维状态，“思维波”就有可能制造出“遇鬼”。

1972年，加拿大多伦多的一个研究小组进一步做了实验，并真的制造出了“鬼”。

小组设计了一个故事，虚构了一个叫菲利普的17世纪的贵族以及他的家庭和女仆。他们在warwickshire弄了一间房子，作为这个“贵族”的家。

遇鬼的背景是：贵族与一个叫玛格特的吉卜赛女孩相爱了，而他的妻子对此很嫉妒，声称女孩是女巫。玛格特最后被烧死，菲利普也对没有能够阻止而悔恨自杀。

小组成员都把这个故事背得滚瓜烂熟，最后使自己完全沉浸在“历史”的氛围中，集中注意力要与菲利普的“鬼魂”相遇。一会儿后，他们果真感觉到了桌子在振动，这振动随后变



成来源不明的拍击声和磨擦声。在小组成员的“命令”下，“菲利普”甚至使灯光摇动起来。

小组得出结论：世界各地有许多热心的找鬼者，他们发现的现象，不过是自己制造的。

连调查者本人也容易上当。当调查一处闹鬼的房屋时，超自然现象调查者怎么才能确定这不是自己的集体潜意识弄出来的呢？

潜意识也是有能量的。

根据史密斯等三人的研究，只要坚信甚至期待超自然现象出现，它便真的会出现。对心中某一事件的热烈盼望，也会导致它的实际产生。

这就能解释这样的情况：超自然现象调查者宣称在某处发现了鬼魂，而以前这里从没有闹鬼。

这中间是有一种物理过程的，但它却是由心理引发的。

假如学者们的结论属实，则超自然现象调查者的调查手段便会有问题。假如意识真的能影响物质的话，那么，使用再复杂的仪器找到的证据，也是有疑问的。

## 用超心理学解释陆良事件的难点

大战马坡事件，难道也是超心理学领域的课题么？

由于长期传说这里有鬼魂在，而人们自小也相信这个结论，等真的到了沟前，便潜意识地期待着它的出现。注意力都集中在鬼魂上面了，于是，便会在那里产生一个强大的“场”一类的东西，从而“制造”出一个听得见、看得着的“鬼魂”。



这时，离奇的现象便真的出现了。

这当然也是一种解释，但我们发现，这里面仍然有难点。

首先，这本身是一种争议太大的解释。在目前，超心理、意识致动、气功、特异功能、人体科学，是未经科学证明的东西，特别是，已有不少被批判为伪科学。不管怎么说，意识对物质的影响仍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检验的情况。一些人宣称能用意念弄弯东西，宣称能用意识灭掉森林大火，后来发现是骗局。

其次，惊马槽里的动静也太大了一些，似乎已经超出了人们意识能够控制和影响的范围。人能够用意识制造出这么大的声音，甚至鬼怪的影像，那么，还有什么不能制造呢？

再次，如果说是心理或超心理现象，为什么惟独在此地反复发生呢？特异功能有一个特点，便是它的可重复性往往不太好。这与陆良的情况相左。

为什么幻像并不是处处都能产生呢？为什么人们不能在别的地方比如陆良中心广场“制造鬼魂”呢？

此时，我们深怕坠入了伪科学的陷阱。于是，我们决定从前卫的领域抽身而退。

沟里恐怕还是有什么更实在的东西吧，而不仅仅是集体潜意识和幻觉。不期然，我们又从心理学动摇到了物理学。

毕竟，科学才是这个时代最有力的东西。



# 38 新物理学

## 四度空间理论

对鬼魂更有想像力的解释，也是比较有科学说服力的解释，应该与新物理学有关了。

那便是四度空间的理论。

空间的维度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让我们先从基本的开始。

先来设想一维空间。它仅仅表现为线段。整个世界就是一条直线上。这个空间里的生物，是一条线。它们互相看对方，只能看到一个点。

二维空间，则是一个面。这里的生物，永远是偏平的。它们互相看过去，只能看到对方的侧面，也就是一根根线在移动。

只有在三维空间，也就是立体的空间，才能看到二维空间的生物是一个正方形或矩形。

三维空间的生物，有上下之分。人正是一种生活在三维空间的动物。



那么，四维空间呢？

就像一维空间的动物无法看到二维空间动物的形态，二维空间的动物无法看到三维空间动物的形态一样，三维空间的人是永远无法想像四维空间是什么样的。

不过，一位叫唐风的科幻编辑所作的贡献在于大胆推测。

### 鬼是否是四维动物？

唐风指出，那里的生物，必定有几个特征：

第一，我们的世界是它们的一部分；

第二，四维空间的生物可以一眼看到我们的外表和内部，无遮无挡；

第三，它看世界和同类时，得到的影像是三维物体，也就是说，它能同时看到人的正面和背面；

第四，我们可以发现它，如果它合作的话；但如果它不乐意，它可以忽然从我们的世界消失。

一个四维动物，因此是多么奇妙啊。或者说，它多么符合我们对鬼魂的描述啊。

唐风本人也认为，这足以解释鬼的存在。

所谓鬼，便是四维世界甚至更高维世界的生命现象在这个世界的投影。我们看到的，仅仅是它们的一部分，可能是一只手，一只脚，或者是一片皮肤，因此，就把它当成了鬼。

韩松把这个想法告诉李自良。没有想到，他也是知道的，并举出了实际生活中的例子：

“美国海军在二战期间进行过一项非同寻常的秘密实验，



可能暗示了四维空间的存在。在那里，人变成了鬼。”

“啊，我怎么没想到！你说的，是有关验证爱因斯坦统一场论的那场实验吧。我记得好像使用了一艘军舰！结果很惨！”

## 美国海军的一次实验

“正是。据说是在 1943 年 10 月进行的。美国人让一艘驱逐舰进入强磁场，结果，舰体变得透明，透明区域呈现出一个半球形，半球形的直径比舰身宽度大 100 米左右。据经历过实验的水兵说，这个区域内人的形体都变得模糊不清，看上去与军舰呈现的状态完全一致。”

“对啊，我看到的报告说，更有趣的是，人们看不到脚下的甲板，他们就像无所依托，在空中飘浮。就像在大雾中一样。”

“不错，远离军舰的人看过去，军舰和船员笼罩在绿雾中，时隐时现，仿佛是鬼魂。甚至，有时船和人都会消失。后来，许多参与实验者呈现出精神失常的症状。”

“这是那件事的物理后续效应。李国强的弟弟后来糊里糊涂喝农药，会不会是类似的效应呢？”

“是呀。不过，我很久以来，一直以为美国人的实验太荒诞，不像是真实的事件。在号称尊重人权的美国，竟会做这个么？”

“老弟，可千万不能从人权上考虑呀。美国人哪里讲过人权呢。他们只讲霸权。”

“这倒也是。我知道越战中的事，还有科索沃的事。”



“那场实验，不管真假，其理论基础却是得到普遍认同的。有人这么认为：电磁场与引力场一样，是物理空间某些性质的表现。引力场和电磁场都可以几何学化。磁场与引力场的改变，也影响到了时空。军舰的一部分进入四维世界了。”

“如果不知道这个理论，人们看到军舰和船员时隐时现，一定会以为看到鬼怪了。”

“是呀。”

### 惊马槽是一个时空漏洞吗？

我们接着把这个有趣的话题进行了下去。

“那么，作一个大胆的推测，既然存在另外的世界，那么，或许，真有鬼这种东西哩。”

“我也是这样想的。四维世界也好，平行世界也好，那里也许是生活着某种像鬼一样的生物的。正如我们平时感受不到鬼的存在，鬼在一般情况下也感受不到我们的存在。”

“我们偶尔相遇，是因为时空中出现了气泡，也就是所谓的时空漏洞。这样，两个世界便连通了。这不就把一切解释清楚了吗？”

“惊马槽是一个时空漏洞吗？”

“啊，这太有趣了。”

“不过，说来说去，这些仅是一种猜想，是科幻啊，是思维体操罢了。”

“想像，有时倒也并非是无稽之谈。”



## 39 声学上的考虑

### 闹鬼现场的次声波

但想像毕竟是想像，难以得到证实。于是我们又返回到了传统的物理学。

声学怎么样呢？因为是怪声，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声学而不是地质学。

国外的一些研究也许可以提供这方面的参考。

维克·坦迪是英国一家医疗器械制造厂的工程师，他经常听到工人说关于厂里闹鬼的事情。他是一位大脑正常的人，他不相信有鬼，认为听到的是附近动物或者不同机械发出的声音。但后来他认为应有更多的解释。

一天，他在厂里待得很晚。这时，他感到不安，好像附近有人，而实际上，他知道就他一个人。

忽然，他似乎发现一个灰色的鬼影在他的左边出现。房里很冷，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好像他被人注视着。最后，他鼓起勇气，去看那个怪影，但等他转身时，它却消失了。

第二天，他在做修理扳手的工作时，发现金属箔条在老虎



钳中自动颤动起来。同时，他再一次产生了与昨晚一模一样的不安感。他想，这颤动与昨晚的事有没有关系呢？

因为颤动的现象以前也遇到过，他知道这是一种次声波造成的结果。机器工作能发出人耳听不见的次声波，使小物体振动。经过试验，他最后发现这种声音是一台萃取器风扇发出来的 19 赫兹的持续声波。

他又开始研究这种声音对体会产生什么影响。

## ■ 遇鬼感觉

他查阅了《次声波与低频振动》一书，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个案研究。其中记载着声学专家被请去调查一些工厂里工人报告的心里不安。工人们在特定的区域工作时，会有这种感觉，但这里的声音并不比别处大。

调查发现，这里的次声波要强一些。但实际听得见的噪声并不一定强。

这种声音是空调风扇造成的。大学声化室重复了这种现象，当抽油烟机的风扇转动时，也产生了使人压抑和晕眩的次声波，使人难以在实验室中工作。

坦迪得出结论，次声波有两种效应，一种是使眼球运动加快，使神界模糊；另一种是加快呼吸和心跳，使人产生焦虑和恐惧。这时便会感到周围仿佛有鬼在活动，同时，头脑里也会充满遇鬼的细节。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1977 年的一份报告也作出了类似的论断，认为 18 赫兹的声波能使眼球共振，造成视界被“弄



脏”。同时，还指出这能使心跳加快和呼吸循环加快。

坦迪与他的合作者托尼·劳伦斯在心理研究学会的会刊上发表了他们的论文。论文的开头写道：“在这篇论文中，我们对一些虚假的遭遇鬼魂事件进行了说明。以作者之一的亲身经历为例，我们阐明了19赫兹的持续空气声波能在一定条件下使人产生遇鬼的感觉。我们阐明了这种‘机械中的鬼’的物理和生理原因。”

## ■ 大气条件下

坦迪现在正在研究在一定天气条件下产生同样次声波的可能，以解释在野外的遇鬼事件。他认为，在雷雨天，空气层中必定有大量次声波产生，从而制造出奇异的现象。

这种理论，难道不能用来解释惊马槽的怪异吗？我们相信，雷雨天，惊马槽一带一定是次声波聚积的好地方。

在其他气象条件下，也可能有次声波汇聚。而我们说过，沙林中的气象是非常奇异的。

村民们在这种时候经过惊马槽时，便会觉得听到或者看到了鬼。而他们本人并不会听见次声波。

但是，我们总还是觉得少了点什么。因为大战马坡的遇鬼事件，较之坦迪的遇鬼，来得更逼真一些，有动人的马叫，有打仗的鬼影，还有死亡的牲畜，而难以一概说成是次声波造成的幻听幻视。



## 40 地 象

绕了一大圈，做了一大堆“思维体操”，我们也感到十分的累了。

我们需要更实在、更简捷的解释。

我们觉得，还是用地象的理论，或许能作出更符合实际的说明。

地象的观点，是20世纪80年代由徐好民提出的，泛指代表地壳运动信息的各种事物或现象，或地壳运动中所产生的各种效应。

《地象概论》一书探讨了各种怪异的地质之谜，获得地震科学联合基金资助，于1998年出版，是系统介绍和研究地象的开山之作。

徐好民，1942年生于河南郟县，196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质学系，现为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副研究员。

韩松与徐曾有一面之交。1997年，在燕京饭店，中国不明飞行物研究会召开贵阳都溪林场“怪车”事件研讨会。徐当



时被中国不明飞行物研究会聘为科学顾问。

徐在会上提出大部分不明飞行物事件是可以自然道理来解释的。

他说：“对于一些怪异现象，古人多将它们假之鬼妖龙神，今天多将之归于外空。这是不对的。”

他认为，一旦将许多现象放在一起，从它们的时间、地点、环境、伴生现象等一起来考察，其成因往往一目了然。

在《地象概论》一书中，徐好民全面考察了天空与地下的怪异声音。他的创见，在于指出怪声的形成并不仅仅是地壳运动，也与大气有关。这为我们解释大战马坡的现象提供了比地震、地裂之说更好的依据。

他指出，所谓怪声，不过是特殊的放电现象。

## ■ 静电场中的鬼魂

徐好民指出，在大气静电增强的背景下，大气中产生异乎寻常的炮声是完全可能的。钟声、音乐声、鬼哭声、击柝声等等都是大气静电强化造成的。

当天响在一个地区屡屡重复或沿构造带发生或伴随其他异常一起出现时，就可能意味着它是当地地壳运动强化释放出物质，引起低空物理化学场变异的结果，就成了地壳运动强化的征兆。

而陆良的地质情况，正符合这样的特征。

物鸣的理解也就容易了。静电积累在近地面的低空，它们产生的电磁波引起其中或附近的物体产生共振，造成该物体发



声，或它的力学效应造成物体之间相互撞击发出声音都应该是可能的。

徐好民以此解释了历史上的一些不解之谜。

比如，1910年江西南昌高等学堂第四排讲堂发声事件，不像是地震。因为不论是一次小规模的可感地震还是长波的人感地动，其范围都不能只局限于一排讲堂，因此这种声响的根源当在大气之中。桌椅移位、屋宇摇动、玻璃破碎都应是大气声响伴生的结果。外面平静无风也是有利于大气静电积累的因素之一。

天响物鸣主要原因还在大气之内，也是大气静电异常的表现形式之一。这种大气静电异常可以有种种原因造成，一旦这种异常反复发生并和其他异常同步，就应属于地壳运动过程中释放出物质和能量造成的，就属于地象的范围，就兆示着地壳运动的强化。

静电，是战马坡上的作祟者吗？我们觉得，这是有道理的。

静电也能造成牲畜的惊恐不安。

然而，怪影呢？

人们看到的穿甲冑的古代士兵，又是什么呢？

从天气和地理特征看，这绝不是海市蜃楼。

然而，惊人的是，进一步发现，徐好民的书中，也暗含了这方面的解释。说到这里，我们要先暂时离开徐好民和地质学，再进行一番比较科幻的假设。



## 41 一些其他的可能

### 地球镜像

我们暂时离开实证科学，先来看看科幻小说对怪影的描述吧。有关历史上的死去的人物或逝去的风光、事件重新出现的情况，在科幻小说中，曾被反复地预言。

郑文光就写过这样一篇小说，叫《地球镜像》。

小说是这样写的：

在未来的某一天，科学家来到一颗柠檬色的星球。这是一颗奇怪的星球。草的颜色是品红的，湖水泛着明亮的黄色，树干是棕色的，树的叶子却像玫瑰花一样红。

大家正百思不得其解时，一位摄影师兼地质学家嗫嚅道：“补……色……”

船长用照相机对准目标掀动快门。冲洗好的照片竟跟在北京十三陵或西山拍的照片差不多。原来，由于光学上的补色原理，星球上用彩色负片拍的照片，竟和地球上用彩色反转片拍的照片十分相似。



“真是……镜像……”一名宇宙考古学家说。

随后，考察队发现了一座奇怪的山峰，峰顶有火山口。从火山口鱼贯而下，队员们进入了一个很大的洞窟。

进入洞窟，便是长长的走道。两侧有门，无意中触门钉，突如其来的景象使大家惊呆了：洞窟消失了，他们面前竟是无边无际的大海，海上出现了一艘艘巨大的张满帆的楼船，船上有一些穿着明代装束的人正在来回走动。

考古学家认出上面一个高大魁梧、面白无须的人就是明代赫赫有名的三宝太监郑和！

不久，幻象消失。又触其他门钉，他们眼前又出现了残酷的战争和屠杀的场面。画面上的人物穿着的甲冑、官装以及手中持的兵器都是秦代的款式。

这些全息电影不是在摄影棚里拍摄的，而是历史的实录，是在古代地球上拍下来的！

谁拍的？又怎么运送到若干光年外的这个星球呢？

船长在全息电影中看到了飞碟。哦，明白了。至少，在几千年前，这个星球的主人就发展了高度的文明，并且一直在注视着遥远地球上发生的一切。

战马坡发生的事端，也是一场全息电影么？

不同的是，这不是在外星的洞窟，而是在地球的山沟中。

是谁记录的呢？也是外星人么？《众神之车》的迷友，恐怕是会将之归于外星人的。

他们还会作出一种解释，历史上人们看见的鬼，实际上便是外星人。

然而，我们却不敢随便把这鬼怪与外星人相联系。



## 故官幻影

另一篇科幻小说《故官幻影》，同样记录了古代的图像。作者为梁惊，作品在1980年9~12月号的《现代化》上连载。

小说讲道，一天午夜，几位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走进御花园。此时，夜雾浓重，整个花园被阴森神秘的气氛笼罩。

大家拐进养心殿大院，四周死一般寂静，雾越来越大。就在养心殿东侧间窗外，屋檐前的浓雾中忽然出现一位清朝装束的老婆子坐在一张大桌旁用膳的情景。这正是“老佛爷”慈禧太后。

大家都被这影像吓呆了。很快，这个奇异的影像便消失了。

次日，人们组织一个科学调查组去探索。

他们对养心殿进行了全盘考察，最后，焦点集中在东侧间里屋炕桌上的球形花瓶上。特别让人惊异的是，它没有历代的艺术造型和花纹图案，以及那种很臃肿的感觉。从光学角度分析，它的外表面是透明的包覆层。科学家怀疑是它起了记录和重放图像的特殊作用。

小组一致决定，模拟那天午夜的气象条件，使怪影重现。他们建立了云雾室。

准备齐全后，试验开始。花瓶安放在云雾室中央的台上。半小时后，白蒙蒙的云雾充满了云雾室，一切数据都达到了模拟指标。

一幕逼真的彩色图像在云雾室内呈现了出来：用膳的慈禧



太后，服侍的宫女，来往的太监，奢侈的场面，名贵的菜肴，均历历在目。人们看着，心情紧张而悚然。

他们对球形古瓶进行了考察。发现它外表的透明层下面排列着像蜻蜓的复眼锥状晶体结构。

它竟是一个光信息模拟量的记录器！它通过复眼结构的锥状晶体柱层，进行成像和聚能，并可以储存光信息。它是怎么来的呢？

据史料记载，汉高后八年夏，汉水暴涨，水退后，有人得到此壶，献给了皇上。



网上图片：坟前的女鬼



据分析，这是史前高度文明的人类的遗物。

录像试验发现古瓶还录下了史前人驾驶的小型飞行器，它平稳地离开地面，在空中悬浮了一会儿，而后向远处急驶。影像忽然又消失了。古瓶的录像，可以在特殊气象条件下呈现。

这一篇小说，把鬼魂的重现，归因于史前超文明人类。这与归因于外星人，实际上是一回事。

外星人、史前文明，都是现在市面上流行的读物。对其真伪，不少人持有疑虑。

因此，有的作家则倾向于用自然原因来解释鬼影的出现。

比如，潘家铮的《仙女山顶的鬼市》。

## 仙女山顶的鬼市

潘家铮的这篇小说写道：在某市附近，有一座仙女山，因为开通了旅游线路，去的人渐渐增多。有一天，忽然有游客看见了“海市蜃楼”。

这海市蜃楼可谓怪异。因为，作为特殊的光学现象，一般仅在山东半岛的海边、西北沙漠中和峨眉山顶才会出现海市和佛光。在内地的仙女山，是不太可能产生这种景观的。

有人拍下了录像，回放时才发觉这海市蜃楼不太一般。

录像显示，首先出现的是模糊的一团云雾，然后出现了大道，不时有成群的马队通过，好生混乱，马上的人扛着兵器，像一部底片磨蚀的古旧电影（这多么像陆良大战马坡上的一幕啊）。

随后，屏幕上显现出一个亭子，亭子中间有个人站得很



高，像是在发号施令。又有人骑马过来，下马，向站得高的人奉献什么礼品。许多人跪地做祷告。然后又是大道，东一堆西一簇的人马。最后，影像消失，仍然只留下一团团的云雾。

经辨析，此并非海市，而是“鬼市”，游客拍下的是古代的“鬼魂”。

经过对录像带的全息处理，使模糊的形象变清晰，科学家发现“鬼魂”竟是古代穿着铠甲的士兵，扛着矛、戈、钺和弩机。亭子是驿亭，大道为驿道。根据墙上的张贴物上的字样，可知是建安十三年。站得高的那人很可能是刘备。

建安十三年，曹操统一了北方，统率大军直取荆州。荆州牧刘表病死，他的儿子刘琮出降。投靠刘表的刘备猝不及防，在当阳一带被杀得大败。录像拍下的似是刘备的残兵败将在逃命。

这正是当阳之战的片断，事情发生在 1800 年前。没想到它竟穿越时空，重现在了仙女山顶。

潘家铮对此提出了一种解释：在 900 光年远的宇宙空间，有一种钻石星，直径仅十公里，密度却极大。其特点是能把向它发射的光波吸引并凝聚起来，并能像一面镜子一样，把入射光线定向反射回来，而不减弱其强度。地球上某处的光波，射向空间，900 年后，刚好到达该星，并被反射回地球，以仙女山云雾为幕，便显现出了古代的真实图像。

## 死人的重现

我还读过国外一篇很有名的小说，讲的也是死人影像的重



现。

作者设想存在一种有着特殊内部构造的玻璃，光线射进去后，速度会变慢，要在里面转许多圈才能出来。因此，事隔多年后，仍能从这块玻璃中看到几年前发生的事件。

主人公便坐在玻璃前，看着他死去的妻子与孩子在海滩上玩耍，而实际上，玻璃那边什么都没有。

据报道，科学家已进行了实验，在特殊的条件下，可以把30万公里每秒的光速降低到17米每秒。

可见，鬼完全是可以用科学原理来解释的。

有趣的是，与陆良一样，科幻小说关注的也都是古代事件的再现。

但是，以上的解释，都是科幻小说家根据一定科学原理作出的猜想，没有得到实际的检验。

这几种情况，与人们在陆良实际观察到的现象，也略有距离。

但是，它们却引出了下面我们将要提到的思路。



# 45 科幻成真

## 古刹怪影

科幻小说终于描述了与陆良极其相似的情形。

《古刹怪影》便是这么一篇。它刊于1980年10月31日《浙江日报》。作者是施鹤群、朱玉琪。

小说写道，天台山有一座千年古刹。寺外山青水绿，风景优美，寺内殿宇雄伟，古木参天。说来也怪，就在这个佛教圣地，发生了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情。

大伏天的一个下午，考察小组来寺内考察传说中的九龙夺珠壁，可是找遍了整个寺院，始终没有发现。眼看到了傍晚时分，天气闷热，大雨即将来临，考察小组赶紧往住地走。

此时，考察队员田枫无意中发现路旁有一块大青石板，粗看上去很像是传说中的九龙壁，细看却又不像，上面没有九条龙，而青石板又好像被什么东西劈过，出现了巨大的裂缝。

正当考察小组在研究这块石板时，“轰隆”一个响雷，紧接着就是倾盆大雨，大家赶紧四散躲雨。

田枫一人躲到了离青石板不远的小亭子里。这时，她忽然



想，何不趁机把青石板录下来。于是，打开了录像机，对准目标。就在这一刹那，她从录像屏幕上看到了一个披头散发的鬼影。她吓得昏了过去。

雨停了，大家在小亭子里找到了昏过去的田枫。她的录像机也摔得粉碎。抢救后，田枫醒来，向大家讲述了见鬼的事情。

灵异现象



雨霖霖四翼孩童大，雨大益耐县慈善封

网上图片：房前的鬼影



田枫的未婚夫赵临康闻讯后，明白田枫从录像机上看到了鬼影的潜像。为了弄清这鬼到底是怎么回事，赵临康一方面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另一方面又设计了一架能记录潜像的新型全息录像机，同时又制造了一台高压高频放电仪，以模拟自然界的大雷雨，使青石板带电。

一切准备妥当后，赵临康来到寺院。他还邀请了田枫的医生和田枫的父母等人。

实验开始时了，大青石板在高压高频电流的作用下，把录像机发出的激光反射回去，在录像机屏幕上出现蓝色的晕圈。一刹那，晕圈变成了一个披头散发的鬼影对准一个贵妇人猛扑过去。

鬼仅出现了 40 秒钟便消失了。

这时，赵临康向大家解释了其中的科学原理。当年的雷电，把全息影像刻录在了青石板上。遇到相似的天气，便重新“播放”出来。

根据他查阅的历史资料，推测刚刚看到的一幕很可能是咸丰年间皇族内部斗争的场面。那个鬼影极有可能是人装扮的，以便趁醇亲王进香之机，装鬼恐吓、谋害他，以便夺取军机大臣的大权。不料醇亲王没有遇害，他的妃子却成了替死鬼。

真相大白后，考察小组继续寻找九龙夺珠壁。经鉴定，这块大青石板确实是九龙夺珠壁，只是由于三百多年前被雷电劈成两半，又几经战火和搬迁，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 方教授的鬼魂

乔清昶的《方教授的鬼魂》也叙述了类似的情形。

方教授是一位物理学家，八年前死在一个窑洞里。奇怪的是，人们八年间却多次看到他的影像在洞口出现，纷传是闹鬼。

“我”前去探询，发现方教授的身影，竟是全息摄影的投像。方教授以这种方式，指引“我”去继续他未竟的事业。这是什么事业呢？

“我”找到了方教授留下的一个笔记本，上面记载着一段奇事：某月某日下午3时20分，天空暴雨交加，在离这孔窑洞西面50公里的金沙滩，看到了身着古人服装的千军万马血战的场面。

除此之外，还记载着方教授收集的国外有关的事例。这种现象都出现在雷电、云雾、暴雨或者空气湿度异常的时候。

方教授认为这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下产生的全息摄影，就开始在窑洞中研究使影像重现的办法。“我”在窑洞中找到了方教授留下的电子元件，并根据方教授笔记中的方法，在“我”的研究所的附属工厂里研制成了一台专门测定指定历史环境中的空气温湿度、电荷及地质条件的装置，运到了金沙滩。在空军的帮助下，制造人工雷雨，再现了那次古战场上的情景。分布在各个角落里的摄像机记录下了这场古代战争的真实画面，实现了方教授的遗愿。

这篇小说发表在1980年的《太原文艺》上。



## 鬼影和潜影

陈放的《鬼影》则带有政治色彩。同样是雷雨交加的夜晚，在松江市的一个资料馆里，人们看到大理石墙上出现了被处死的日本战犯土肥原的身影。科学家利用闪电模拟震荡器进行实验，变换频率和强度，将电磁波发射到大理石墙上，重现了历史的一幕，揭示了土肥原等制造凶案的真相。

此文发表在《仪器与未来》1980年1~3月号上。

有意思的是，本书作者的岳父母听我说了战马坡的事情后，一点也不感奇怪。

“报上登过，这是石头记录了以前的事件。你说的那条沟里，一定发生过残酷的战争”。

他们说，早些年就看过电影，描述怪宅里出现鬼影。其实，是雷电把古人的活动记录在了石头上。

这是80年代末中国大陆电影界制作的一部科幻片《潜影》。《潜影》改编自80年代早期的科幻小说《王府怪影》，讲的是一个古代王公贵族的宅院拥有“自然录影”的功能，其带有磁性的墙壁保留着古代侍女的活动画面，并在雷雨天气下放映出来。一个不被人理解的青年科学家推测到原因，并发明了仪器，想在另一个雷雨天再次唤起这个影像，但以失败告终。

科幻评论界认为，整部电影因此显得有头缺尾。

但现在看来，它的尾是在陆良。



## 43 重新播放历史

### 并非科幻的印证

我们觉得，上面几篇科幻，最能解释陆良的鬼魂现象。

所谓鬼，便是一种全息录音录影。

现在，关键是能不能在实际中得到印证。

然而，这种印证竟然是存在着的。

比如，《中国剪报》2000年6月9日刊发了《旅游导报》的《大自然造就的奇观》一文，共说了三种奇特景观，其中第一种景观就是山头随意录放音。文章写道：

“邕波山位于贵州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南部与望谟县交界的群山峻岭中，海拔1300米，属碎石屑岩类，山体略呈塔形。半山腰处有一个天然旱洞，洞口直径3到4米。山的三面自古就居住着三个苗族村寨。只要邕波山周围的村寨过年过节鸣放鞭炮、敲锣打鼓、吹奏唢呐或打枪放炮，其声音便会被录下来，而隔十多小时或几天后，该山又会把录下的各种声音重放出来。”

1990年2月21日《文摘周报》登载了《会录音的苕窖》



一文，也可以形象地说明这种奇迹是怎么产生的：

“四川忠县两河乡关金村三组居民向玉兰，1972年冬在住宅边的敞屋里用石头砌了一个深2.56米的苕窖。1979年在砌屋时为防止墙基移动将苕窖填了三分之一，当时天下着雨，窖旁又在咚咚地夯墙，声音被苕窖录了下来。1980年9月18日第一次释放出雷声和夯声，长达18分钟，以后又多次释放出这种声音。最近一次是在1989年12月22日。这苕窖成为远近有名的录音窖。”（张兴茂摘自《万县日报》）

徐好民对这一事例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则消息应该属实，录放时间仅相差一年，都为同一群当事人所经历。

他指出：“这样看来，某些岩石或土壤有一定的自然录放功能，我们也有理由推测这种功能除取决于岩石土壤本身的性质外，也应与一定的大气电学条件有关。所谓鬼哭、兵马声等等也应与此相同。”

能记录声音，那当然也能记录图像了。两者原是一样的。

7月初，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徐好民说：“岩石具有录音和录像的功能是无疑的，鬼哭鬼叫，甚至鬼现形，完全是自然的因素在起作用。只是，具体是什么样的机理，仍然藏有悬念，还有待科学家的深入研究。”他称之为自然传真、自然全息。

## 特殊的电磁场

可以这么说，我们周围的世界，或者某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电磁场。它就像录像机或录音机一样，



记录下强烈的生物电信息，并储存起来，到一定条件下，又发射出去。

李国强局长也同意这样的解释，并对其中的具体机理作出了推测。

他说：“战马坡那种地形，最适合打仗，那里肯定曾发生过惨烈的战争。可能是雷电把当时打仗的情形记录了下来，老百姓以为是鬼。我们曾经把大战马坡的石头送到昆明地质部门去化验，证明主要成分是硅和磁铁。硅是用作集成电路的，有记忆功能。里面还含锗，但硅的成分最高。我们问过专家，说那些石头有录音功能。昆明地质大队的人说，他们在别的地方也遇到过这种现象，在新疆也有这种现象。含磁铁、硅的石头，有记忆功能。比较纯的，记忆功能就好。用磁铁感应、激发，还可能放出录音。”

李国强说，这正像中央电视台播放各种节目。现在，满空中都是这样的节目，但它们是存在于电磁波中的，人用肉眼看不到，用耳听不到，必须要通过一种媒介，一种接收器，才能使它显现。从这个意义上讲，鬼，也是一种物质，或者，是一种场。

县旅游局副局长周自丰说，1979年陆良县1:10000比例的地图上，还详细地标注着“大战马坡”的字样。在沙林大规模植树前，沙林管理处请了地质专家进行了土质分析，发现土壤里含有硅，磁性功能特别强，这可以解释沙林的声音发自何方。

云南省地质环境总站原站长、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饶庆云老工程师对土质进行了化验分析。省科协也进行了化验分析，认



为此地含有大量硅和铁矿石，可以生产磁铁、玻璃。省地质矿产厅环境处处长耿弘当时也参加了研究。

7月19日下午，经过反复折腾，我们终于找到了云南地质环境总站原站长、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饶庆云高级工程师。他已经是69岁高龄。他是十年前组织全国著名地质学家前往彩色沙林进行详细考察的核心人物，后来彩色沙林的地质材料都是当时形成的。他当时没有直接考察过怪声，不过听了我们对怪声情状的有关描述后，他肯定地说，那就是由于硅及磁铁矿录音的原因。

据《陆良县志》载，大战马坡所在的汤官箐乡，有石英砂矿面积1.05平方公里，含二氧化硅丰度高达96.92%~97.38%。这是玻璃工业的优质原料。

这样，其他地方的怪声怪影，也大约可以由此得到解释了。

我们前面提到的陕西旬阳县山谷中的凄惨叫声、哭声，应该是同样的道理。

《报刊文摘》2000年7月3日登载了一篇《“鬼谷”之谜》的文章，对怪声的解释，也考虑到了磁铁矿。其文如下：

土耳其西南部有一个叫“鬼谷”的地方，平时死一般寂静，但一到电闪雷鸣的时候，就发出战马的嘶鸣声和骇人的喊杀声，以及刀枪的撞击声，令人毛骨悚然！在中国的河西走廊，离玉门关不远处也有一个“鬼谷”。每逢阴雨、湿热天气，入夜即闻鼓角声声，呐喊阵阵，仿佛千军万马正在厮杀。对于“鬼谷”之谜，经考证，原来是与磁铁矿形成的磁场有关。在土耳其“鬼谷”的地下，有一个巨大的磁铁矿，古代罗马时期



的军队，曾在这里进行过一次激战。当时正遇上雷雨天气，磁场和闪电相互作用，把战斗中发出的声音全部录了下来，以后每当遇到雷雨天气，“鬼谷”地下的磁铁矿便像放录音磁带一样，把当时的录音放了出来。河西走廊的“鬼谷”又如何解释呢？那是1700年前，西晋大将马隆率军三千与万余羌兵鏖战。马隆的军队与羌兵混战多时，双方伤亡都很惨重。马隆想到敌众我寡，不能硬拼。于是，他找来百姓询问当地地貌及有关事物，了解到附近有个磁性很强的磁铁矿，立即派兵挖矿，把许许多多磁矿石搬到一个险要道口的两边。接着，马隆命全军脱去铁甲，改穿牛皮甲，出阵迎敌。四五个回合后，晋军佯败，退入道口内，羌兵紧追不舍。谁知一临近道口，穿铁甲的羌兵便一个个着了魔一样，身不由己，相互粘连，怎么也挣脱不开。恰巧这时又大雨倾盆，晋军拨马杀回，杀得羌兵片甲不留。

清华同方公司的工程师关雪峰在听说这种情况后，也深表同意。他说，含硅较多的岩石便相当于一个大录音机和录像机的“心脏”，具有录放功能，那是从物理学上讲得通的。

关雪峰学的是清华大学的无线电专业。

惊马呢？我们推测，动物的感觉器官比人更敏感，能够感应到非常微小的、人不能分辨的声音。它们听到了沟中同类惨死时发出的悲鸣，因而感到恐惧，才受了惊。

在所有的对大战马坡鬼魂的解释中，我们最倾向于硅及磁铁录音录像这一种。

当然了，这仅仅是倾向，究竟是否如此，仍然需要专家更深一步的论证。



## 自然界的气体激光器

当然，除了磁铁矿记录外，还有另一种解释。

这就是激光全息显影。

《古刹幻影》是一篇科幻小说，作者是王力德。

小说详述了这种情形：

小说开篇便讲道：“人常说：‘见鬼了’，这意思是指根本不存在不可能的事儿。而我却是真的‘见鬼了’。”

王力德讲了“我”与一支考古队在探访玉依曼力克古城途中的一段奇事。

一天，在探访中，“我”掉进了一个洞穴，怎么也出不来了。

半夜，忽然，头顶上一声霹雳，一道明亮的闪电划破长空，洞穴中忽然射进一道奇怪而神秘的光，发着青绿色。

环顾四周，就在“我”前面不到十米远的地方，竟有几个活人！几个古代西域戎装的人！他们跪在一尊佛像前，一起一伏地正在祈祷着什么。佛台上燃着几炷香，袅袅的青烟缭绕在似笑非笑的佛像前。周围静得可怕。这不是活脱脱一个阴曹地府吗？

忽然，他们好像发现身后有人，都站起来，盔甲和兵器闪着绿光。他们正一步一步向我逼来！“我”在慌乱中不顾一切地抓起挂在胸前的数码相机正要砸过去，无意中却“咔嚓”一声接响了快门。

可能响声激怒了这些古代的雄兵强将，一个身材高大、满



脸胡须的将军“嗖”的一声拔出了雪亮的弯刀。绿光下，那本来就凶狠的面目更显得狰狞可畏。他大步向“我”逼来，“我”本能地抱住头，但是刀并没有砍下来。使“我”吃惊的是，就在这时，那奇怪的光又渐渐暗淡了，莫名其妙的“鬼魂”也随之消失，周围仍然是死一般的漆黑和寂静。

“我”苦苦思索，那几个西域古人是怎么出来的呢？“我”从来不信鬼，但刚才却分明见到了古代的……鬼魂！“我”慢慢地朝四周摸索，忽然碰到了一件质地坚硬的物体，摸来摸去，好像有头，有胳膊，有腰刀……啊！原来是一具风干的古尸！这么说刚才真是“诈尸”了？

“我”忽然记起，头天，考古队中的另一名当地队员吐尔逊尼亚孜曾对“我”说：“小李，你可要小心。听老一辈人说，这一带闹过鬼，听说就跟鬼打仗一样。”

这时，考察队来寻找“我”了，把“我”救出了洞穴。“我”把离奇的遭遇向他们说了，队员们也惊异莫解。队长认为，对这个奇异的现象必须迅速研究。

他们把“我”昨天晚上拍了照的那张影像盘拿来，插入笔记本电脑中，啊！在最后一幅画面上，真地出现了我昨天晚上亲眼看到的幻影：一个高大的将军领着几个亲随正在向前走来。

队长说：“初步分析认为，小李碰到的幻影，很可能是两千年前的激光全息影像的再现……”

他解释道：“这是大自然形成的激光全息影像。我们知道，激光全息影像的再现需要三个条件：激光、全息影像底版、全息照相和再现系统。我估计，昨晚上气候条件和两千多年前那一天的气候条件正好吻合，也是太阳磁暴引起气候反常：在



沙漠中雷电交加，大雨倾盆，于是在大气中形成了自然界的气体激光器，在适当的闪电激发下，就可能发出激光来。”

“大气中还有激光器？”

“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在雷电云层的电场激发下，可以使大气粒子处于高能态，而闪电恰好可以作为合适的激发能，产生受激辐射，也就是激光。问题在于只有激光是不够的，还需要合适的底版，才能记录全息影像。凑巧的是，我们在配殿的墙壁上找到了一块相当平滑，而成分结构特殊的石块，石块表面似乎存在硫砷玻璃薄膜的结构。硫砷玻璃薄膜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激光全息感光材料，恰好可以作为全息底版，而且从天窗和石块之间的位置和角度来看，很有可能组成一个激光全息照相系统……”

经常搞摄影的“我”忽然发现一个“专业”问题：“这石壁上的底版到哪里去冲洗呢？”

“硫砷玻璃薄膜具有实时显示的特性，不要显影定影就能成像。”

队长接着说：“这样，有了激光，有了照相系统，有了底版，在那个距今遥远的雷雨之夜，古西域人的全息影像就永远留在了石块上。”

另一名专家说：“从小李所看到的幻影是青绿色的这点来看，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硫砷玻璃薄膜可以用氩离子激光来记录信息，在雷电大气中有的的是氩离子，而氩离子激光正好就是一种蓝绿色的激光。所以队长的分析我认为是言之有据的。”

队长总结道：“那么根据光的可逆性原理，只要有同样的激光照射底版，全息影像就可以出现。因此在与昨晚同样的气



候条件下，古西域人又重现了。而对全息影像是可以拍照的，所以小李的磁光盘上才留下了“鬼魂”的影子。”



从太空中拍下的地球呈现鬼怪面容



大家说：“哎呀小李，你可真走运，你是世界上第一个‘鬼魂摄影师’呀，要给你记一大功！”

队长却严肃起来：“小李，从你所描绘的情景来看，当年这里很可能是一个古战场，但可惜的是闹不清楚谁和谁打仗。”

“也许还有补照的办法。”

通过与人工控制气象中心联系，决定重新在半夜制造雷电。

时间到了。现在只剩下静候了。

一道耀眼的电光挟着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凶猛地闯进了配殿，气浪震得配殿顶部的尘土刷刷地往下落。

果然，预期中的幻影又出现了，也许是这个雷电的能级大了些，使储存在石块中的信息释放得更彻底，影像更明亮，而且过程也更长一些。

这次“我”才注意到，原来匈奴人祈祷的是观音菩萨。他们在做完祈祷后，是向门外走去的，并不是专门找“我”算账，而且也看清了配殿里还堆满了各种甲冑、兵器、马具。

第二天，放映了昨夜拍摄的全息录像，通过信号放大，大家看得更清楚了。队里的考古学家忽然惊叫了一声：“啊，这一定是鼠壤坟战役！天哪，总算找到你了！”

据《大唐西域记》记载，在瞿萨旦那城——也就是当时的于阗古国——西面一百多里的地方，有大量的鼠类群居活动，当地人认为是神鼠，其洞穴称为鼠壤坟。

东汉时，匈奴曾率领十万人马攻打西域边城，屯军在鼠壤坟附近。而瞿萨旦那王只有几万军队，恐怕不敌，就焚香设祭，求神鼠显灵。果然，一夜之间，匈奴的甲杖、弓矢全被神



鼠咬坏。匈奴震慑，以为对方有神灵佑护，便退兵了。后来瞿萨旦那王在这里为神建祠设祭。

“我”问考古学家，你说是鼠壤坟战役，有什么根据吗？他指着电视说：“你们注意看，在那些匈奴将军走后，配殿的角落里涌出大批沙黄色的鼠——我估计是某一种沙鼠——你瞧，它们正在发疯地噬咬因防雨而堆放在配殿里的马具和盔甲上的系带，还有弓弦，这不恰好与史书记载相符吗？另外，鼠壤坟战役发生在东汉，这也正和匈奴人服饰的时代特征相符，所以我认为这很可能是鼠壤坟战役。”

## 视觉历史学

如果上述情形真的存在，那么，这将是世界的奇迹。因为我们还没有见过，历史以这样的方式活生生地重演。

这不是电影，而是远古真实一幕的再现。我们有可能面对面地接触历史，而不再是从书本和文物上去寻找答案。

我们甚至可以设想，这种对历史的录音录像，在自然界中是广泛存在着的，如果用科幻小说中那种特殊的科技方式把它释放出来，许多历史之谜不就很容易解开了吗？

这会不会导致一种新的历史学科的产生呢？

我们或可以称其为视觉历史学。

以往的历史学，基于对古籍的整理，基于对古墓葬的发掘，基于对史前遗址的调查，总是第二手的東西。历史，因此永远是充满争论、见仁见智的话题。

但如今，生活在现代的人，也能用自己的肉眼来观察活生



生的历史了，也能重新书写和解释历史了。

我们已经了解到，从古至今，怪声怪影事件可以说比比皆是。地球的岩石圈，本身是一个含硅丰富的层面，它应该记录下了许多历史事件。

实际上，我们正与古人生活在一起。

视觉历史学还将帮助我们从根本上破解千年鬼怪之谜。

陆良会成为一个唯物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吗？

陆良会成为中国第一个视觉历史旅游区吗？人们会蜂拥前来，等待观看和聆听真实的历史。

它吸引的将不仅是旅游者，更有科研者、投资者、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和艺术家等等。

如何保护沙林的地质、人文环境，将成为陆良人的头等课题。



## 44 鬼作为一种平常的存在

### 在实验室中创造鬼

由大战马坡的奇迹出发，我们想到了另一个有趣的问题。

大自然是奇妙的，可以记录鬼，复制鬼。那么，到了如今的科学大发展时代，人类已能扮演上帝的角色，在实验室中创造生命，那么，能不能创造鬼呢？

答案是肯定的。

这便是一般人面对鬼神诚惶诚恐，而真正的科学家并不讳言鬼神存在的原因。

如何使鬼的存在成为现实呢？

潘家铮的设想是借助计算机虚拟现实技术，或“灵境技术”。办法是：先把死者生前形象录存下来，再分解为无数的像素，贮存在数据库中，然后便可以根据智能软件的指令，或者由操纵者直接控制，提取像素，组成任意需要的形象：走路、微笑、激动、流泪……就像画家用电脑准备动画片一样，但要迅速得多。

但是这样出现的形象还不能与人直接沟通，科学家必须使



它根据亲属的动作作出相应的反应。

亲属戴着面具与手套。其位置被一套探测系统严密跟踪着，并且实时送入电脑进行分析，电脑及时发出指令，让幽魂作出相应的回应，比如上前、后退、回避和各种表情。

形象是这样，语音也一样，依靠的是事前存贮无数词汇、语句和一台智能控制器。后者根据操纵者的暗示主动发音，也能根据亲属的话迅速找出合适的答语输进耳塞中去。

采用常规方法，需要的信息量将不可思议。潘家铮发明了一种“子波技术”，可以使它减少几个数量级，再配上超级DNA并行计算机，问题就解决了。

软件方面，除需要大量精巧的支撑系统外，主要是一个非常高级的智能系统，这个系统已接近人脑的水平，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为“电脑”。

这种电脑的性能超出想像，它完全能使鬼魂独立应付瞬息万变的实际情况。

需要戴上墨镜和耳塞、手套，需要人机接口的工具。墨镜和耳塞能产生图像和声音，手套是具有能量的数据手套。

看到由液晶显示屏反映出的立体鬼魂。不过是机器每秒几万亿次的操作和运算。

鬼魂仅是幻影，然而，许多故事都描写了人鬼直接接触，甚至还能生儿育女。如何在现实中实现这一幕呢？

## 鬼也能生儿育女

秘密在那副手套上。每个手指和手掌上分布有大量的多维



传感器，并装有与传感器相匹配的压力反馈器。简单说，就是无数的触觉单元。它们能向手套内的手指和手掌施加各种触觉：压力、张力、扭力、振动、温度、湿度……总之，这副手套可以模拟人手在现实世界中的种种感觉。

由一个“虚拟手”智能软件控制着所有触觉元件应该施加的力度。当亲属伸出手与鬼魂相握时，电脑命令虚拟鬼魂也伸出手，同时向亲属的数据手套发出指令，使其每一个接触元件对其手指和手掌施加适当压力。这样，尽管其手中空无一物，却感到握住了对方的手。

鬼魂的手应该是冷冰冰的，所以把所有接触元件的温度都调到4摄氏度。拥抱也可以用同样原理实现，仅需穿上数据长袍。

人鬼亲吻从理论上讲，也并无问题。只要把人们在接吻时各部位受到的压力过程和其他各种感觉加以测定，并进行模拟。

亲吻的感觉可以模拟，那么，其他方面，也是可以做到的。

进一步，如果将死者生前生殖细胞保留下来，利用试管婴儿技术，让去世的鬼丈夫或妻子再养个孩子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 人鬼相亲和成为现实

但人鬼还不能作深层次的沟通和交流。鬼还不能像它在世时那么思考和工作，而且鬼的一切活动还要依赖笨重的电脑的



支撑。科学家设想，经过努力，是可以使在灵境中出现的那个鬼基本上与现实世界中的人相同，会工作，会思考，会说笑，有感情。这样，一个人在失去伴侣后，如果他或她愿意，可以订购一个灵境中的鬼作为终生之伴的。他或她将感到和这个鬼丈夫或鬼妻子生活在一起和过去完全一样，以解除未亡人的无穷痛苦，在另一个世界中得到“慰藉”。

一个人不愿意结婚，为什么不可以允许他或她拥有一个自制或买来的灵境世界中的灵境丈夫或灵境妻子呢？

泉下相逢，人鬼相亲，不再是古代传奇中故事。而灵境婚将成为新的流行名词。

这无疑将使传统的婚姻观念发生重大的变化。

一个鬼妻子或鬼情人，她可能比现实中的人更加完美。

《聊斋》带给韩松的想像和冲动，将有一天能成为实现。

更进一步说，这将使我们的整个生活发生重大的改变。

虚拟化，将成为今后生活的主流。这将引起种种的新问题。

而这一切，竟基于幻想，基于鬼神。



## 45 提高民族观察自然的能力和兴趣

### 两种立场的冲突

至此，我们已得出了初步的结论：历史上大多数鬼，看来不过是一种全息幻象。

还有一些遇鬼的事情也许无法解释，但最终，也是可以用某种科学道理加以澄清的。

我们似乎终于可以把对鬼的艰难考证，转化为一种平常心了。

然而，在现实中，真能办到吗？

因为，人们在生活中是拒绝持有这种平常心的。我们已经说过，鬼还是一种心理和文化的存在。

因此，我们得到的，显然还不是最终的答案。

我们仍然等待着来自方方面面的诘难。

我们对陆良事件这种充满激情的解释，很可能明天就被人推翻。我们将坦然以对。

然而，有争论，毕竟是好事。科学只会越辩越明，我们宁愿在此间充当小小卒子。



世纪之交的中国大地，科学与伪科学，始终是处于炽烈的争战中。迷信已钻入了地下坑道，负隅顽抗。这场争战远没有完结。

我们对陆良的考察，当属于这场争战中的一个部分。

在这场争战中，对于一些东西，我们需要警惕。

## ■ 异类科学的出现

所谓的异类科学，并不能一语断之为伪科学，它不像诺查丹玛斯的《大预言》那样，能够随时间的推移而很快被证真伪。

它是如此的容易迷惑普通人。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判定它在科学与伪科学之争中所处的立场。

它打出的旗号，并不是宣传迷信，但有时却有些打擦边球之嫌。它大谈宇宙神秘现象和人类未解之谜，似乎又是在引发青少年对未知的探求之欲。

有人把它称为“异类科学”。

下面这些，都是异类科学家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水晶头骨之谜？

百慕大三角？

地球是中空的？

月球是外星人的基地？

外星人劫持地球人？

田地里的麦圈？

地球人是外星人的试验品？



古代的宇航员？

金字塔的秘密？

尼斯湖怪？

濒死体验？

前世经历？

活佛转世？

这些主题，现在成了各大书店畅销书的醒目标题。

而鬼魂，常常也是常见的主题之一。

人们关心这些话题，超过了关心真正的科学——比如人类基因组、暗物质探索、人类起源之谜……的程度。

对于异类科学的课题，虽然卡尔·萨根早就进行了严厉的批驳，认为它们的立论依据不足，但千千万万的人们仍不放弃对它们的探究。

在2000年的全国科普创作研讨会上，上述主题的出版物遭到了一些科普作家的坚决反对，但另一些科普作家却不以为然。看来，这场争论还要持续下去。

异类科学其实并不是新的话题，但在世纪之交，却是那么广泛地影响了我们的阅读，尤其是左右着青少年的视线。

因此，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严肃地关注这个问题，至少，不要回避。

异类科学的书籍卖得这么好，说明它们的存在，是有复杂的社会原因的。这说明科学与伪科学之争，尚未真正分出胜负。

一方面，我们对我国部分伪科学的批判者，感觉并不好。他们往往爱故弄玄虚，沽名钓誉，其实是很浮躁的人，小器的



人，对于科学已失去了真诚。

有的时候，他们在批判伪科学时，也把一切与科班解释不相符的议论都归入伪科学。这样一来，有时就无意中伤及了无辜，使业余科学爱好者（这些热情高涨的人们常常作出一些异想天开却很难被正统科学界认同的猜想，比如，地球抛月假说或者行星撞击地球假说）感到情绪低落，妨碍了公众研究与观察自然的兴趣，哪怕这种兴趣有时显得过于怪异。许多人现在一谈起科学来，便噤若寒蝉，生怕出错，仿佛是要他去涉足一个雷区。结果是，公众对科学敬而远之，公众不敢关心科学，公众的科学素质持续下降。

科学被垄断了，成了一些大人物的事业，成了神明的专属物。这不能不说是反伪科学战斗中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而对那些受到指责的业余科学家呢，我们恨铁不成钢的同时，也常常寄予着同情，因为他们是弱者。我们曾与中国不明飞行物的研究者、“野人”的探索者有过较多的交往。我们的感觉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真诚的，持有对科学的坚定信仰，有时是盲从。

他们确实是在用他们认定的科学手段探索一种不解之谜，并为之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有时倾家荡产，有时甚至献出了生命。在这个一切向钱看的商品社会，这是难得的。他们的问题是科学专业素养不够。异类科学家往往便是从他们中间产生的。

如何把这部分人与别有用心的伪科学传播者区别出来，提高他们的科学素质，使他们的热情能够用在对社会进步更有利的地方，而不是使他们由于自身的科学训练不够而一不小



心坠入伪科学的陷阱，是当前的一大课题。

这已不是一个科学上的真伪鉴定问题。

## 是科学问题还是文化问题

科学与伪科学之争，与其说是一个科学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问题。

我们认为，来自科学界的卫道士与存在于业余科学爱好者圈中的被指责者，其实有一个共同出发点，那便是民族主义。

卫道士们的一切作为，是为了维护科技落后国家的自尊，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同时想当然地企图在一夜间提升国民的科学素质；而被指责者真诚地认为，世界上有太多的未知，现代科学是解释不了的，西方以实验为特征的科学走到了尽头，东方神秘主义才是人类的出路。中国将通过另辟蹊径，再次为人类的科技进步作出巨大贡献。

其实，他们都是可爱的人们。

真正的伪科学，正是利用了这两种人之间的空隙和隔阂钻进来捣乱的。从某种角度不妨说，邪教的出现，是我们给了其机会。

结果便是，大家因为着急和浮躁，统统变得叶公好龙起来。也就是说，都在忙着追求一种其实远离他们理想的东西。双方都丧失了平常心。

一些本来可以在桌面上解决的东西，也便上升为严重的问题了，要动手动脚、动刀动枪起来。

徐好民曾说：“许多不解之谜与大气静电有关。但这方面



的研究进展非常缓慢。大气静电有时会引发空难。我曾写了报告给民航局，但民航局不接，说你参加调查了没有？不明飞行物研究代表了对未知世界的探求，这是应该被鼓励的。但有很大一部分不明飞行物事件是新迷信、洋迷信。要提高民族观察自然的能力和兴趣。要引导群众理解科学，正确观察自然。”

我们觉得，这段话说得还是比较公允的。因为，他一方面批评了民航局，也就是代表“正统科学”的官方；另一方面，他对业余科学家的思考方式也提出了异议。而“要提高民族观察自然的能力和兴趣”，这对双方都是适用的。

### 陆良鬼调查引出的不太轻松的话题

我们注意到，这里说的是要“观察”，而不是由概念出发，互相指责。这正是我们在陆良实践的。而“能力”和“兴趣”，是决定大家不再叶公好龙的基础。

我们关心的是，有没有什么方法，把对立的方面综合起来？毕竟，我们不喜欢冲突，而崇尚和合。

如何使我们既有科学的实证，又有丰富的想像力？

怎样才能让我们的思想中，既有爱因斯坦，又有蒲松龄？

如何使我们既能打倒迷信和邪教，又可以保持一分对宇宙神秘的敬畏？——我们这个民族太缺乏宗教感了，也缺乏科学发现所需的直觉。

对这两个方面的把握，我们都是如此的没有分寸，科学精神与幻想精神的双重缺乏，理性主义与神秘感悟的共同消亡，这正是过去几个世纪来，我们再也没能作出伟大发明的关键原



因。

这后面的问题，便是几千年的话语垄断，就是不准你对异端产生好奇心。

不能不说，这正是造成中国落伍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是陆良鬼调查引出的另一个不太轻松的话题。

## 附：中国评出当代十大伪科学代表作

2000年，《中华读书报》等邀请部分专家学者评选出当代中国流行的十大伪科学代表作以示读者。

评选的基本原则是，总数限定为10部，时间跨度为1978~1998年，原则上每位作者最多只能有一部入选（不论他多么高产、多么富有创造力）。另外，与其他评奖一样，也适当照顾方方面面，尽可能不要使一类作者包揽全部“殊荣”。

评选结果如下：

1. 《发现黄帝内经》（上、下册），柯云路著，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此书只是柯先生众多宣传伪科学的著作之一，此书神吹胡万林，影响极大。）

2. 《人是太空人的试验品》，李卫东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此书作者当时为北京某大学的博士生，此公毕业后又推出两部惊世著作。李卫东大概是此次入选作者中学历最高者。）

3. 《周易与预测学》，邵伟华著，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本书1991年9月27日被新闻出版署取缔，被定为迷信图书。此公后来又出版此书的修订本，改名《周易预测学讲义》，出版时封面还贴有激光防伪标签。）



4. 《沈昌人体科技——21 世纪的曙光》，尹一之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3 年出版。（此书宣扬沈昌神鬼学说，影响很大。）

5. 《严新气象科学实验纪实》，经纬、艾人编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8 年出版。（此书汇集严新主要的“科学”实验论文，是其最新 4 卷本著作之一。此书所收内容代表了所谓中国神功“科学研究”最高水平。）

6. 《大气功师出山——张宏堡和他的功法秘宗》，纪一著，华龄出版社 1990 年出版。（此书宣扬张宏堡为“中功”壮大立下汗马功劳。作者本人后来也自立门户，当起了大师，近来卖开了信息茶。）

7. 《中华奇宝“万法归一功”秘传真经》，张小平著，华艺出版社 1993 年出版。（此书为“佛子”张小平神化自己的著作，此书称“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张小平”（?）。张曾两次被公安部门拘捕。）

8. 《转法轮》，李洪志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4 年出版。（不用介绍，李洪志的代表著作，虽然可能不是他本人所著。）

9. 《大自然的魂魄——记自然中心功传授者张香玉》，李培才著，长虹出版社 1989 年出版。（吹捧女巫张香玉的专著，作者曾为某报记者。）

10. 《中国元极功法》，张志祥著，科学出版社 1995 年出版。（元极功在全国甚至海外都有影响，尤其在湖北省莲花山已经建成基地，并办有学术期刊《人天科学研究》，以“科学”开路，更是盛极一方。）



# 46 在古战场寻访冤魂

我们的调查，至此似乎告一段落了，但我们又感到，还少了一点什么。因为，我们到这时已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愿望，那就是想弄清楚，这录音录像岩石记录的，究竟是哪一段历史？究竟是谁的冤魂？

这是我们要追寻的真正的异端。

根据不同的人都说看到了穿盔甲的古代士兵，以及听到战马声、厮杀声来看，这里似乎发生过一场战斗。

李国强坚持认为，这大战马坡上，有一支古代的军队曾在这里驻扎。他们与从下往上攻的另一支军队狭路相逢。惊马槽，便是进攻一方所掘的暗道。最后，却成了将士的埋骨处。

那么，这又是历史上哪一场战斗？

我们记得，李国强说过，陆良是古战场。“老百姓说，鬼，便是战死者的魂灵。”



实际上，曲靖、陆良一带自古便被称作“滇黔锁钥”，是著名的兵家必争之地。

## 兵家必争之地

朱元璋称“曲靖，云南之噤喉”。古代入滇的东行古道和西行古道（五尺道）皆交会于此。

站在大战马坡上，俯视陆良大坝子，便可想像，大军翻越高峻的蜀山，涉过滚涌的江水，忽然进入一片平地。正迷惑之间，穿着怪异铠甲的守军骑着怪兽从四面的山梁上呐喊着冲下来，一场混战，马嘶人喊，血肉横飞。随后，又是绵亘万古的寂静，只有万千尸骨在慢慢被蛆虫嚼噬。

据传说，诸葛亮进攻陆良，便是由龙马出发的。当时，陆良称为同劳，龙马称为同濑。

大型军事题材电视剧《突出重围》便是在龙马拍摄的，其地距陆良仅 50 公里。而该剧的航拍直升机，即从陆良机场起飞。小小陆良，竟有机场，这出乎我们意料。询问之下，知它现为空军使用。而早先它竟是陈纳德将军“飞虎队”的机场。

经查史料，机场为 1942 ~ 1945 年间，由美国第 14 航空队与国民党中央军委共同成立的第 12 工程处所建。在陆良上空，抗战期间便发生过激烈空战，而陆良也是对日空战近百次的空军英雄邵光选的故乡。

我们似乎嗅到了空气中的硝烟。

我们没有找到记载大战马坡发生战争的明确史料。史书记载比较确切的战场，是在战马坡西南四公里，有座山叫营盘



山。从名字便可知其性质。

元末明初，该山为土司龙海所据，在山上构造工事与明军对抗。明军攻取营寨时将营寨烧毁。

明军后来又把陆良作为控制整个云南的军事基地，在这里设立了“六凉卫”。

陆良不仅是古战场，也是现代的战场。

民国期间，陆良成为军阀割据之地。

著名的事件有，民国 10 年（1921 年），滇军人川第一军军长顾品珍率部回滇倒唐继尧，唐流落香港。民国 11 年（1922 年）2 月，唐收买准备北伐的滇军及土匪偷袭顾品珍，在陆良天生关击毙顾品珍。一个月后，唐继尧回昆明复辟。

后又相继爆发了资光华、资秉富、王老忠的土匪武装叛乱。国民党不得不派大军围剿。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均有团级规模部队驻扎陆良。

陆良也是滇东著名革命武装斗争基地。

1930 年，这里便爆发了地下党领导的武装暴动，暴动武装曾被决定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38 军。但暴动不幸失败。

从 1947 年起，陆良形成革命武装割据局面，此后，有案可查的较激烈的战斗达十余次。

这里面著名的有 1949 年旧历三月的马军堡血案。国民党中央军第 577 团在对共产党游击队的围剿中，仅用一个小时，便打死游击队员 74 名，俘 50 人，游击队大队长被取下首级。

同年 8 月，中共边纵三支队与国民党军在召夸乡发生激战，双方共投入兵力达四千多人。

同年 12 月，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宣布和平起义后，驻陆



良起义军队曾奉命阻止南逃国民党军，爆发了陆良自 1927 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战斗。

不久，解放军二野第 17 先遣队追至，激战于大村，歼敌 3500 名，俘敌 1000 余人。

陆良的剿匪之战，一直持续到建国之后。

但许多战场的具体位置，随着地理和城市格局的变迁，已难寻觅。

我们只能进入历史的档案，去捕捉逝去的战火硝烟。

## 太多的战死者

然而，令我们失望的是，我们并没有找到与大战马坡对应的将士鬼魂。因为，我们发现了一个事实：自古以来，云南竟有太多的战死者。

以前，在我们心目中，古代战争便是中原逐鹿，主要是华夏集团内部的争夺，以及汉民族与北部游牧民族的对峙，而山高入稀的西南边陲，是相对平静的。

但我们发现的，是一个与旅游手册上不同的云南，它展现给我们的，不是美丽多姿的路南石林，不是悱恻缠绵的西双版纳，不是如梦如幻的玉龙雪山，而是一块被熊熊战火频频撕裂的土地。这一点，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感到，需要重新解释云南，重新解释复杂的文化地理关系。

后来回忆起来，这似乎是来自鬼魂的一道命令，最后竟成了我们的责任，使我们的陆良之行，走向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结局。



## 47 战火撕裂的土地

### ■ 楚将与汉王的征伐

因此，下面我们要讲述的，许多事件既直接发生在陆良，也与整个云南有关。

被正史记载的云南第一场战争，应发生在战国中后期。

其时，秦楚争雄，西南边陲的巴、蜀、夜郎、滇池也成了角逐的疆场。约公元前 286~280 年间，楚将庄氏受楚顷王襄王派遣，率兵二万余，从湘西出发，溯延水（乌江）而上，经夜郎，至滇池，征服当地。可以想像，一定有不少云南人是抗拒征服的，因此，这位楚国大将一定进行了血腥的屠杀。

庄氏征滇，本意是要把云南归属楚国。但是，楚国内乱衰败，不久即被秦国灭掉，庄氏回楚无路，于是留居滇池，当起了滇王。

“楚人好鬼”，是庄氏把鬼文化带入云南的吧？

庄氏称王于滇，达 500 年。至今，云南、湖北两地在语言上发音相近的字很多，可视为楚风的遗留。

汉帝国建立后，汉武帝刘彻作为一代雄主，开边设郡的决



心强烈，遂于元狩三年（前 120 年）征伐昆明，并开凿昆明池演练水军。

元鼎五年（前 112 年），汉武帝再次举大兵数路南下。战火再起云南。

当时，汉军强大，西南夷部震惊，纷纷请降，要求设郡，惟有滇王在其兄弟部落“劳寢”、“靡莫”的支持下，拒绝置郡。不仅如此，“劳寢、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史记·西南夷列传》）。

劳寢、靡莫，居于盘江两岸，系古盘江人与氏羌人融合而成的滇人，故而他们保留了许多氏羌游牧民族粗犷、彪悍的特点，难以驯服，善于打仗，又拥有较先进的武器。

这一点，是可以得到证明的。曲靖市珠街八塔台古墓葬中出土的这一时期的兵器就有铜剑、铜矛、铜戈，还有不少铁剑、铁刀、铁矛等。

汉武帝于是又派郭昌率大兵进讨。这是元封二年（前 109 年）的事。《史记》有记载：“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寢、靡莫”。

据史料记载，这一场战斗恰在曲靖、陆良一带展开。

劳寢、靡莫，应该是陆良的先民了。

他们仅是反对强加给云南的郡县制，便被无端屠杀了。

曲靖、陆良战毕，汉军又以兵临滇，迫使滇王投降。汉王朝至此才在滇王地和劳寢、靡莫地设郡，共辖 24 县。代表更强大文明的郡县制以武力为基础，在滇东终告设立。



... (中 01 前) ...



### 诸葛亮南征

此后，云南边疆情况仍很复杂，许多土酋并不听汉帝国号令，一些部族竟多次攻杀汉朝派来的使者、士卒。汉武帝大怒，复派郭昌统兵入滇。史载，几场恶战下来，“斩首数十万”。



传说此处曾是诸葛亮的扎营处



到了东汉末年，南中出现了号称“大姓”的地方豪强势，他们是少数民族化的汉族“豪吏”和汉族化的少数民族“夷帅”。

这些大姓拥有私家武装，占有地盘和“部曲”（既耕且战的家将），是名副其实的地方实力派。他们割据一方，不断进行兼并战争，造成云南人口锐减，并与中原势力发生冲突。

蜀汉初年，包括孟获在内的一批南中大姓、夷帅联合反蜀。诸葛亮为扫清北伐的身后之忧，亲率三军远征。诸葛亮的汉人军队与孟获的少数民族军队在陆良一带决战，孟获失败，大批属南中郡县编民和大姓部曲丧生战火。

这场战乱的一个结果，是爨氏这一大姓逐渐崛起。此后，才进入了爨氏统治南中 500 年的时期。

## 南中大姓割据

这 500 年，也并不平静。

西晋初年，东吴交趾（今越南境内）内乱，魏遣建宁爨谷为交趾太守，率南中大姓及部曲与东吴军队激战于交州界内交趾、郁林、九真、日南、合浦五郡地区，最后在东吴 20 万大军反扑之下，南中远征军全军覆灭。据方国瑜先生估计，约损失南中精壮“夷汉部曲”达十余万众（方国瑜：《滇史论丛》第一辑）。

西晋末年，李毅为南夷校尉镇南中，吏治腐败，政以贿成，激起战祸，与建宁大姓毛洗、李睿，朱提大姓李猛及五苓夷于陵承等混战互残。除永昌外，南中诸郡遍地烽火，李毅因



死晋宁城，夷帅于陵承占宁州，虏民为奴，建宁、晋宁二郡人口或战死或流散或俘虏，所剩寥寥无几。

不久，王逊继李毅任宁州刺史，又征讨大姓夷帅，数十年间战乱不断，是南中地区历史最长、破坏最严重的一次大浩劫，“十万计”的生命殁于战中。

史学家称，大乱之后，南中地区在总人口、郡县人口和汉族人口三个层次上，都大幅度减少。《晋书·地理志》载：西晋末年，南中七郡共 139000 户，为东汉 30% 略强。又据《宋书》载，宁州十五郡共 10253 户，为晋户的 7% 略强。

由于战乱，云南汉族人口持续减少，“晋弱夷强”，使南中汉族夷化加速。

南北朝时期，南中地区又再次发生频繁的叛乱、征伐，兵祸连绵。

隋统一全国后，统治南中的爨氏不得不向王朝表示归服。末几，又因隋派驻南中官吏无恶不作，反隋。开皇十七年（公元 597 年），隋文帝派兵征南中爨氏，破其 30 余部，虏获男女 2 万余口。

随后，隋朝又派大将军刘焜之讨西爨，并令杨武通将兵继进。兵至南宁州，俘获爨氏集团主要成员，解至长安，文帝下令处死。

## ■ 穷兵黩武的南诏

这时，洱海集团已经崛起，蒙舍诏（南诏）于唐初发动了统一战争。而爨氏王国已过了鼎盛期，走向衰败。



唐天宝五至六年（公元746~747年）间，唐朝派遣云南王皮罗阁率领滇西洱海地区军队与唐朝官吏共同进入爨区“平定叛乱”，攻城陷地，尽灭诸爨领主而占有滇西爨区。

皮罗阁死后，其子阁逻凤继袭为云南王。阁逻凤“遣昆川城使杨牟利以兵围胁西爨，徙二十余万户于永昌。乌蛮以言语不通，多散林谷，故得不徙。是后由曲靖州，石城、升麻川、昆川南至东和以来（应为“东”），荡然兵荒改。”（樊绰：《云南志·云南管内物产》）

西爨白蛮徙往滇西，成为南诏主体民族的一部分，并进入了统治层。陆良的文化继续流布。然而，爨氏王国在历经500年后，就此在战火中灭亡了。爨人后来成为了白族和彝族。

南诏以武力灭爨，成了云南历史上一大转折，南诏终于控制了爨区，统一了云南，洱海地区也就取代盘江区域成为云南历史上又一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云南历史进入了南诏——大理时期。

南诏灭爨，实力大增，遂开始叛唐，建立独立政权。唐遂派张虔陀、鲜于仲通、李宓三次征讨。

## 信盟的天宝战争

战争于天宝九至十三年（公元750~754年）进行。著名的“天宝战争”以唐朝惨败告终。

其中，在天宝十三年对南诏的第三次征战中，包括李宓在内的20万唐军，一个也没有能够逃回去。此战事，史学家和诗人均有记录，被称为云南的浩劫。



《资治通鉴》记载道，征兵伐云南时，“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震野”。

为躲避南征，有人甚至忍痛自残。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描写的正是这样的事件。李白诗《古风》则说：“羽檄如流星，虎符合专城。喧呼救边急，群鸟皆夜鸣。……借问此为何？答言楚征兵。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

次年，也就是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唐朝发生了安史之乱。这是盛唐走向衰落的起点，而中国历史，也走过了它最鼎盛的时期。

天宝战争，成了后世政治家、军事家引以为戒的典故。

唐朝的失败，与唐对云南的穷兵黩武有直接关系。

然而，以华夏中心观来看，人们谈论得多的是战争给唐朝和中原带来的灾难性历史转折，而对它们给云南少数民族造成的不幸却较少提及。

天宝战争以唐王朝失败而告终。战争后，南诏崛起了。这又是一个穷兵黩武的王国。它不断向外扩张，又多次与唐朝发生边境战争，同时，还向中印半岛各国进攻。今缅甸、泰国、柬埔寨都曾受到其军事袭扰。

南诏因为穷兵黩武而迅速崩溃。南诏灭亡后形成了大理国。大理国段氏，是南诏时有名的“白蛮”家族。若依白蛮原是爨人一说，则大理国实际上继承了爨王国的遗风。

大理国偏居西南，是云南历史上难得的战乱较少的时期，但最终也没有逃过蒙古人的铁蹄。



## 蒙古人的铁骑

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后，灭南宋便成了首要任务。蒙古人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计策，即决定先征西南，汲其兵力，出兵荆襄，南北夹击，通过抄后路的办法，最后以定中原。

攻占云南是实现此计划的第一步。

蒙古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九月，以皇太弟忽必烈为总兵，兀良合台为总督军率大军由宁夏六盘山出发，经甘肃临洮，至四川松潘，分兵三路，进攻大理国，战祸复降临云南。

蒙古军过大渡河，渡金沙江，丽江摩挲蛮（纳西族先民）主阿良迎降，并充当蒙古军向导。十二月丙辰，军临大理城，国王段兴智弃城东走。

战火随后延至滇东地区。兀良合台率军东征鄯阐府（今昆明）。段兴智苦战七昼夜，城破，段兴智逃到滇池，被擒投降。

这场战火也烧到了陆良。

现在，陆良有地名为达子园，原名其实为“鞑子营”，是蒙古兵驻地。鞑子，即是当地人对蒙古兵的蔑称。

在三堆子，我们问一伙砌墙的农民，为什么附近那个村子叫“达子园”？皆说：“晓不得。”

复问之，有人笑道：“不能说啊。我们中间有达子园的人啊。”为忌讳而不便说。在陆良，说你是“鞑子”，这是一种羞辱。到达子园，我们停车数次，问老人，也均不肯说。

后来，问一中年妇女，她立时火了：“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我们在鞑子中央，不就是叫鞑子营嘛！”



我们大笑。营，在当地话中，确有“团”、“中央”的意思。她把我们骂作鞑子了。真是聪明的女人。

陆良广泛流传着“家鞑子”的故事。传说，蒙古兵为控制各民族，向每家（一说十家）派驻一个蒙古兵进行监视，人们称蒙古兵为“鞑子”，住在各家的就称“家鞑子”。后来，大家实在忍受不了蒙古兵的控制，于是约好在除夕夜一齐动手杀“家鞑子”。

除夕，大家弄上好吃的，尽心款待蒙古兵，吃饱喝足后，趁他失去警惕，一声喊便把他杀了。

吃长菜的风俗即反映了这段历史。人们杀掉蒙古人后，便把刀藏了起来，菜就无法切了。春节放鞭炮，是为了掩盖杀人的声音。女人春节那天是不让出门的，因为女人话多嘴碎，怕把杀人的事说出去。

传说，有一家刚刚杀死“家鞑子”，血迹还没擦尽，便遇到大队蒙古兵进村，慌忙中只好用松毛掩盖血迹，这便留下了过年垫青松毛的习俗，一直延续至今。

元朝统治云南达 130 年，期间对云南人民备尽杀伐。明朝立国后，元梁王仍偏安云南。直到明洪武十四年（1381 年），朱元璋才派大兵进剿。30 万大军，大都为驻守应天府（今南京）外柳树湾高石坎兵营的禁卫军，他们成了今天陆良汉族的祖先。

## 明帝国的讨伐与军屯

当时，明军主力由傅友德、兰玉、沐英率领，由贵州进入云南，在曲靖一带与元军决战。



其时，元梁王倾全力将十余万元兵屯于曲靖，在白石江南岸与二十余万明军对垒。此战明军获胜，俘甲士两万，马万匹，横尸十余里。

随后，明军攻破陆良小堡城，擒帖木尔兄弟。梁王把匝刺瓦尔密出奔昆明，最后投滇池自尽。

明军又袭向大理。其时，大理国已被元朝灭掉，但段氏仍不服明朝，据险顽抗。蓝玉、沐英在苍山洱海边用佯攻、包抄、切割的办法大破元军。

此番征战，耗时半年，无数生灵涂炭。然而和平并没有降临，紧接着诸蛮土酋又叛。这原是少数民族不愿受中原王朝约束，希望维护自己的领主地位。

傅友德遂率明军再度攻伐，动辄“斩首数万级”。这导致明、清两朝不断在云南用兵，给云南各民族带来不少灾难。无数次“平夷”、“讨蛮”使云南各民族人口大量减少，真正成了少数民族。

朱元璋为控制边疆，遂在陆良设立陆凉卫，随之从内地迁移大量汉族军民屯垦。总计有百万汉民入滇。

明朝在云南实行军屯、民屯，陆良南山一带，当时便遍设军营、屯点，至今留下许多军事设施的地名，计有：1屯：样稻屯；3所：前所、后所、左所；9庄：庄上，大官庄，新庄，小新庄，周家庄，段家庄，岳家庄，谢官庄，梳头庄；

18堡：杜旗堡，薛官堡，寺二堡，一堡，二堡，三堡，四堡，尹旗堡，车马堡，马军堡，小易堡，左里堡，河东堡，中所堡，白鹤堡，郭地堡。

此外，还有营，如小百户营。



陆凉卫的“卫”即是一种军事机构，统管军户屯垦戍守。卫下设左、中、右、前、后五千户、所。所下设百户、营、堡、屯，并以主要交通沿线五、十或二十里分设哨戍屯。各哨兵俱连家小驻扎。

设卫后，军队屯田自给，如遇战事，听从诸将征调，事平则散归各所、营、堡、屯戍守，从而使汉族军户永久定居。

当时，明朝派镇云南的是在伐滇战役中有功的沐氏家族。沐氏镇滇 270 多年，以“讨平夷蛮”为其主要政策，对少数民族大开杀戒。史学家称，连年战争甚至严重影响到了云南的社会稳定 and 经济发展。

明朝的军屯，至今仍在陆良留下烙印。

李国强怀疑一些称谓与当时的军营文化有关：在陆良，灶不叫灶，叫“锅洞”，即行军造的灶。床叫铺卧，是军旅之床。毛巾叫“手胡子”，为古代士兵用来揩枪、揩汗的布。坐的地方叫“窝子”。结婚叫“你来做一下客”，因为士兵结婚后又要返回军营，不能在家长住。哥哥叫“哥戈”，姐姐叫“姐甲”。

至今，陆良仍弥漫着一种尚武精神。他们性情强悍，喜欢抱团，组织性强。他们性喜当兵。李国强说，曾有人出一万元钱，买兵来当。

这里是出产将军之地。令陆良人自豪的，有 38 军副军长陈世镜，还有国民党将军孙渡。他们都是陆良人。当地人称，这是风水的关系。陆良有母鸡山、金龟戏水山、石老虎山。这都是出将军的地形。

陆良人讲话办事，大都有军人的豪迈。

李国强自称命中有将星，并为此自豪。



“如果有战争，我参军，一定是一个好将军。”他说。

正是从明朝军屯起，汉族逐渐成为了云南的主体民族，改变了古云南的许多东西。

陆良，也才从一个少数民族世居的地方，成为了一个如今汉族人口占 99% 的奇怪县城。

北方的征伐，使陆良自己的文化都消失了。

这里面有多少让人回味的东西啊。

明末，卫所制度才日趋废弛，军户变为民户，所、营、堡、屯、哨等逐渐形成居民点。

康熙八年（1669 年），裁“卫”归“州”，设知州执掌州政。军事体制才真正转为民事体制。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了刀枪剑戟。

## 清王盟的变本加厉

清朝的建立，也是以武力征讨云南为起点的。顺治十六年（1659 年），清兵分三路向云南进发，其中一路由吴三桂率领。李定国在昆明建立的南明小朝廷很快覆灭。后来，吴三桂被封为平西王镇守云南，并拥兵自重反清，被康熙大帝玄烨平定。

清朝期间，云南战火不断。几乎每个皇帝都对云南少数民族进行过讨伐。乾隆“十全武功”中的第七“功”，即是对少数民族包括西南少数民族的镇压。云南少数民族与清军的战争，每当发生便持续多年。如雍正年间傣、哈尼等族与清军的战争，持续三年。嘉庆年间拉祜族、佤族等与清军的战争，持续四五年。咸丰、同治年间清军镇压各民族的战争，持续 20



年之久。

这里面，陆良也未能免其战火。清顺治二年（1645年），发生了陆凉卫指挥部延龄率兵攻杀叛乱土司沙定洲属下张胜的事件。张胜的总头目赵应元则调集部队围困陆凉城，赵延龄守城达7月之久，终于城破，赵力战而死。

咸丰七年（1857年），陆凉知州范文达扼杀了山前村的回民起义。

咸丰八年至咸丰十年（1858～1860年），陆凉爆发回族和彝族起义，与官军展开激战。起义军最后失败。

也许是由于蛮荒僻远，云南在朝廷更替的战争中，总是最后一个被征服的。明代是在朱元璋立国后的洪武十五年二月平定的云南，而清代则在立国后的顺治十六年二月占领全滇。

抗战中，云南成为大后方，也与这种地理有关。新中国成立后，云南全境的解放，也迟至1950年2月。

## 云南落后的真正原因

回顾云南的古代史，可以说，它便是一部北方“先进”民族对西南“落后”民族征战的历史。这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得以改变。

这颇使人想到世界地理大发现时期，欧洲人在美洲和太平洋岛屿上的所作所为。

虽然，北方民族的进入，也带来了高超的文化和技术，但是，由于它们入据云南的出发点是武力征伐，是“中原中心主义”或“北方中心主义”的，因此，给云南带来的破坏要远远



大于建设。

战争不断，这正是云南落后的真正原因。而僻远蛮荒，又使云南最后才得到开发。

直至解放后，云南仍是战备前沿，如陆良，也长期驻守着空军雷达营和高炮部队。越南战争期间，陆良也成立了“对敌斗争指挥部”，后更名为“战备领导小组”。当时，陆良县最经常听到的一种声音，是防空演习的警报声。

云南经历的最后一次战火，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

在改革开放之初，当沿海地区大踏步引进外资时，云南却不得不把自己变成军事前沿。

如今，阵亡者留下了漫山遍野的坟墓，成为当地惊心动魄的一景。他们的魂灵，再也返不回故园了。这样的景观，在内地是看不到的。

这不能不使人对云南寄予深深的同情。

也许，这里的确有一段“孽债”。

这既是物质的债务，更是心灵的债务。

从云南，也可以深思整个西部、整个边疆地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今的西部大开发，才可以说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意义。

和平与发展，真正成为了时代的主流，也成为了西部的主流。

因此，我们对陆良鬼魂的关注，便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 48 再谈战场与鬼

### 国际话题

“不能不说，正是这些连绵不断的战争，留下了大量的古战场，产生了无数的鬼魂吧。它们对历史上发生的一切兴衰更替难以理解，因此，便年复一年发出不服的号叫。”韩松对李自良说。

“这使得我想起了屈原的《国殇》。‘飞矢如雨，阴风惨烈，尸横遍野，一去不返。’”

“屈原歌唱的，正是为国捐躯、成为鬼魂的将士们。”

“是呀，‘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他们成了鬼，但是，精神不灭，仍一心想着复仇。这正是云南人的个性。”

“真有意思，为什么古战场总是会集聚大批的鬼魂呢？”

“你还知道什么吗？”

“其实，在国外，也有这方面的传说。”

韩松告诉了李自良发生在英国的一些事情：

英国有一个地方，叫 longdendale 山谷，它和周围的乡间，



经常有奇异事件发生。这里是鬼传说和各种超自然事件的源地，也是英国不明飞行物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其中，最著名的是幽灵飞机的故事。这里本是二战战场，山谷中有二战轰炸机残骸。但奇异的是，人们常常见到二战轰炸机在谷中低飞。

1997年3月，玛丽亚·弗郎兹和一个同伴在晚上10点来到野地，观测海尔一波普彗星。当夜星空晴朗。他们这时看见了一架低飞的飞机。在场的农民也看到了，他本能的反应是立即逃跑。

一会儿后，这一对人听见了坠毁声，并看见了橘红色的火光冲天而起。在之后的15个小时里，数百名救援人员、搜索犬和两架直升机在这里寻找坠机，但他们一无所获。也没有报告说有飞机失踪。

还有人则报告说看见了幽灵战士。

在glossop的郊外有古罗马的城堡，在两座城堡之间的小道上，人们常看见幽灵士兵。peak国家公园的看守人常接到游客的报告，说看到了在野地里行进的古罗马军团。有的人甚至能说清楚他们携带的武器和穿着。最佳目击时间是在春分后的满月时。

high peak and longdendale 一带密布着罗马历史和传说。民间传称这里曾发生过罗马军队与当地不列颠人的战斗。战斗开始前，不列颠人用酋长的女儿祭神，以祈祷赢得胜利。但罗马军队却把他们击败了，并且全部杀死。不列颠人的尸体被埋在野地里。传说称，每年特定的时候，这些战死的士兵还会聚集起来，埋伏着等待罗马人的到来。



“是否在那里也存在能记录历史的全息石头呢？”

“如果是那样，不列颠士兵是好样的。我们也应该向陆良的鬼魂致敬。”

“不管是西方的军人，还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士兵，还是来自中原的将士，他们战死疆场，毕竟是各为其主啊。”

“应该受到诅咒的，是战争本身。”

“但愿西部大开发，使战争永远成为过去。”

## 我们眼中的西部大开发

此时，我们眼中的西部大开发，已经成为了一场伟大的和平运动。

中原与西部的关系，在古代充满了血与火，充满了汉夷之争。

进入近现代，西部再次成为了战争和纷乱的前沿地带。

不仅仅是前沿，西部还是未来大战争、大毁灭之后幸存下来的人们进行反击的根据地。“三线”，便是这样的意味。在这里，密布着兵工厂、核试验基地和导弹、火箭发射中心。在前往西部的火车上，至今，我们时常还能遇上一些神秘的技术人员，他们在四川或陕西某个只有代号而没有名字的厂子里工作。

西部，长期是神秘和禁区的代称。

但西部大开发却掀起了另一场运动，它把可口可乐、IBM和摩托罗拉引了进来。它使核实验基地变为旅游点，它把军事靶场改造成世界上最大的移民村。



在全球化浪潮中，西部迎来了真正的商业文明。它真正融入了世界和时代的主流。

然而，所有事物的发展，根据中国哲学的观点，又都含有物极必反的趋势。

和平的商机中，隐伏着更可怕的刀光剑影。

西部，毕竟落后得太久远了。

在一场波及全球、并不势均力敌的残酷商业大战中，陆良能否胜出？云南能否胜出？西部能否胜出？

或者说，中国能否胜出？

我们的心，或许永远不能归于平静。



## 49 探访古战场

### 蒙古军的小堡废城

我们决定祭奠因战争而成为了鬼魂的人们，并以此遥祝不可测的未来。为此，我们特意探访了曾为古战场的小堡废城。

驱车出陆良县城 20 公里，即到板桥区白塔乡。蒙古军修筑的小堡城即在此，俗称“古城”。

此处，南盘江随地势环流其周围，长达 4 公里，圆湾处名“月牙江”。元末，帖木尔王子兄弟借此天堑为江城，于江城内筑内外紫禁城及宫室等，称“小堡城”。

明洪武十四年（1381 年），朱元璋派傅友德、蓝玉和沐英三将军统率明军 30 万征讨云南“梁王”和大理段氏，在曲靖白石江战役击败元军主力十余万，旋即分兵进击。其中沐英绕道陆良，攻克小堡城，擒元顺帝封在陆良的“云南王”子孙帖木尔兄弟。

帖木尔请降受封知州，赐姓龙，子孙世袭其职。

我们走过菜地，绕过池塘，四处传来一片鹅鸭的叫唤声。

此处，房屋质量差于仕官村，没有瓦房、砖房，是很旧的



土坯房。但几个院内也停着摩托车。不一时，村舍田地边，出现了黄色土堆。这即是古城墙。墙头长满杂草与高高的柏树。

从断口处进入“城内”，见里面已全是农田。不远处，是大片林木。残垣断壁，有两三人高，最高处达十余米。昔日的巍峨，仍依稀可见。



残存的元代古城墙

当年，蒙古守军就是在这里，用箭矢和戈矛，与攻城的明军进行一番又一番殊死搏斗的。

我们似乎听见了不同民族发出的吼声和惨叫。

在那个冷兵器的时代，这种近距离的搏杀，亲手把利刃送



进对方的心脏，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巡航导弹，隐形飞机，不过是怕死的当代人投机取巧的玩意儿。

王洪斌已来过数次，在我们面前，他又说又跑，兴奋得像个孩子。

从城墙断层处，可见不同的颜色，显是一层层人为堆砌的夯土层。整个城墙回折成矩形。墙下原有护城河。此是内城，不远处有点将台，但仅剩一土坡。

外古城已毁。此村便叫“内古城”。

外古城昔有浮屠，俗称白塔。白塔建自何时，于史无证。鸟瞰了战场全景的白塔已经毁弃。

村中人有复建白塔的要求。当地的史学研究者平建友认为，如能变成事实，浮屠插天，游人如云，当是何等盛景。

古城中的报恩寺，曾有一金钟，为永乐十二年（1415年）六月所制，制钟人接着又为大觉寺铸金钟一口。从此，州卫两城有了两口新钟，每于晨昏之时，两处撞动，朗朗相应。

小堡城金钟史称“河湾古钟”。后来，据称一位知州牧贪爱此钟，从报恩寺拆下，欲运往陆良城里。在渡河时，一阵狂风吹来，金钟落水，至今无法捞起。每当大觉寺钟鸣，此钟便在水中隐隐回应。

白塔、金钟、古城、月牙江，是陆良胜迹。



## 战火已经远去

《紫溪传》曾记载昔日这里的情形：“沿江一带大树成林，



蒙蒙密密广袤十余里，株株尽是枝高数丈，叶密千重，上则鸦飞不过，下则蛇钻不透。碧沉沉玉带围腰一湾水，青爽爽铜墙铁壁数仞山，果然是天生胜景。”

昔人多有诗咏此古迹。卢日升《小堡野望》：“几处花光几处楼，时将夏假麦将秋。沐侯战垒朝霞静，帖木烽台晚翠浮。草籍遥飞红粉阵，人间都绕碧云畴。间望不觉斜阳坠，醉把清樽见远鸥。”

如今，田地里种着青菜、白菜、大葱。景色极为明亮，像玻璃一样清晰透明的感觉。

战火的确已经远去。历史成为了十分模糊的记忆。

这里面有一种可怕的东西。

不远处，有三五名村民正在开挖城墙，准备用夯土盖房子。

王洪斌告诉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政策放开了，管不得那么多了。”他们说。

古城墙已被挖出了许多大豁口。

李国强说：“你们应该留着。将来搞了旅游，这是财富。你们都得靠它吃饭啊。”

村民只是冷笑。

陆良正在流血。不过，陆良最近已制定计划，保护这些古迹。

中共陆良县委书记张登亮告诉我们：“我们正在对陆良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传统的烤烟业已成了夕阳产业，我们将发展第三产业，主要以旅游来带动。”

他说，陆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史悠久，风光独特，



是要大力保护和开发的。

“陆良是中国历史一面独特的镜子。中国不能没有陆良。那些历史的遗存，都必须保留下来，而不是毁掉它们去建设现代化的楼房。”他沉思着说。

回路上，南盘江又一直伴在一侧，夕阳之下，景色无限。不久，夜将至，前人陶尧文《月牙江》诗句浮上心头：“遥瞻玉宇金波灿，定攀桂子旋江亭。青山倒影环螺髻，渔灯应照排云灯。”

这样美妙的时刻，无数的鬼魂当在河滩前流连，追忆逝去的时光，感叹古今的巨变。

然而，我们却感到，战马坡的鬼魂，似乎还不是元朝的阵亡将士。



## 50 孟获显灵

### 大战马坡记录了哪一场战争？

现在，要提出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从史籍记载来看，与陆良最直接有关的主要战争有诸葛亮南征、爨氏争霸战、明军征伐元朝以及明朝将这里作为军事据点后的战争。

那么，到底是哪一场战争，把它的厮杀声永远地录在了大战马坡上面呢？

当地人不约而同地认为，是三国时诸葛亮南征时的一场战斗。鬼魂，即是孟获显灵。

他们认为，孟获率领的蛮兵正是在此地与诸葛亮的“侵略军”进行了一场血腥恶战。两军阵亡者的鬼魂，至今不散。

在惊马槽南口，立了一碑，详述当时情形。碑文是李国强写的，其文如下：

诸葛南入，蜀蛮交战。八纳洞大鬼主木鹿大王，深通法术，开挖惊马槽大小两条，将蜀军战马引上大战马坡对阵。次日，木鹿大王引本洞兵，带猛兽而出。赵云、魏延



闻知蛮兵出，遂将军马布成阵势。二将并辔立于阵前，视之，只见蛮兵旗帜器械皆别；人多不穿衣甲，尽裸身赤体，图面文身，身带尖刀四把；军中不鸣鼓角，但筛金为号。木鹿大王腰挂两把宝刀，手执蒂钟，身骑白象，从大旗中而出。赵云见之，乃与魏延曰：“我等上阵一生，未尝见如此人物，安得不惊也？”二人正沉吟之际，木鹿大王口中念咒语，手摇蒂钟。忽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如同骤雨；呜呜闻画角之声，只见虎豹豺狼、飞禽走兽乘风而出，张牙舞爪，冲将过来。蜀兵抵挡不住，退入惊马槽，马惊人坠，败下阵来。蛮兵随尾追杀，蜀军死伤众多。适时雷电交加，哀嚎遍野，惊马石“感应其声，传至今日”。每逢雷雨天气或夜深人静，当地百姓常常能听到古战场声音，俗称“阴兵过路”。



惊马石碑文



碑文无疑重复了《三国演义》第90回有关的情节，但增加了“开挖惊马槽”、“蜀兵退入惊马槽”、“惊马石感应”、“阴兵过路”等文字，以附会其境。

那么，当地人为什么会认为蜀夷两军就是在此交战的呢？

## 与诸葛亮“侵略军”的血腥战斗

其一，惊马槽不像自然形成的。这一点，我们观察后，也有同感。它很像是人工挖掘的一条以便偷偷接近敌人大营的隧道。

其二，大战马坡顶，地势平整，视野开阔，极适宜扎营。此为易守难攻之地。且附近营盘山，也曾上演过攻防之战。

其三，大战马坡下便是盘蛇谷，与诸葛亮火烧藤甲军之盘蛇谷，一字不差，且是老地名。此地老百姓又称“万人头冲”、“天火谷”。因此，传说即为七擒孟获的古战场。

盘蛇谷每隔三五年就会出现奇特景象，自生火苗焚烧森林，火势凶猛，却不会蔓延，自然熄灭。民间传说，是因为当年孔明火烧藤甲军时的一道咒符忘记收回，至今还在起作用。每遇天气变化，夜晚谷中常有“鬼火”飘浮跳跃。现经科学考证，盘蛇谷地形起伏，易形成巨风速流，将谷中的火石矿吹动撞击而起火，称为“天火”。夜间谷中常见的青色火光，是白磷遇到空气燃烧而发出，俗称“鬼火”。

其四，盘蛇谷下有怀疑为营盘的遗址。一个个大坑非常整齐，像是一间间依山挖掘的临时房屋。

蜀夷大战后鬼魂显灵的故事，在《三国演义》中是有记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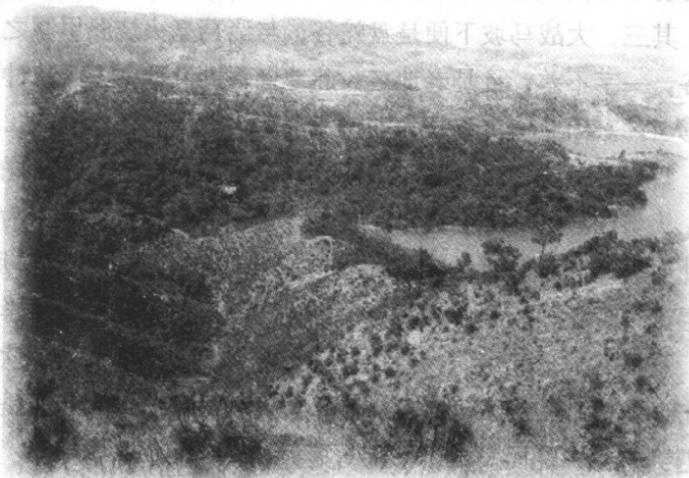
的。

据《三国演义》描述，孔明征服孟获后，班师回国。前军至泸水，时值九月秋天，忽然阴云布合，狂风骤起，兵不能渡。

孔明甚疑，即寻土人问之。土人说：“自丞相经过之后，夜夜只闻得水边鬼哭神号。自黄昏直至天晓，哭声不绝。瘴烟之内，阴鬼无数。因此作祸，无人敢渡。”

孔明曰：“此乃我之罪愆也。前者马岱引蜀兵千余，皆死于水中；更兼杀死南人，尽弃此处；狂魂怨鬼，不能解释，以致如此。吾今晚当亲自往祭。”

当夜于泸水岸上，设香案，铺祭物，列明灯，扬幡招魂。



盘蛇谷：夜深时有鬼火出没



三更时分，孔明亲自临祭。读毕祭文，孔明放声大哭，极其痛切，情动三军，无不下泪。只见愁云怨雾之中，隐隐有数千鬼魂，皆随风而散。

于是孔明令左右将祭物尽弃于泸水之中。

次日，孔明引大军俱到泸水南岸，但见云收雾散，风静浪平。蜀兵安然尽渡泸水。泸水即大渡河。

孔明南征，留下了许多亡魂。由于云南是如此的僻远蛮荒，人气不足，它们一时被诸葛亮遣散，但终究重聚，并来到了现代。在战马坡嘶叫的，是当年没有分享到足够祭物的冤鬼冤魂吗？

## 决战在陆良

这里，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是，诸葛亮是否来过曲靖、陆良一带呢？战争是否的确在这里展开过呢？

诸葛亮南征的有关遗迹，在云南比比皆是。

据《滇史》记载，比如，昆明有旧汉村，在滇池东山进耳寺左。武侯进军时，有土著避居谷中，至今族耕上田，遂名汉村。

剑川州有诸葛池。孔明南征，饮马于此。

姚安有孔明遗垒。

通海有诸葛驻兵山。

楚雄有诸葛营，是孔明筑营驻兵之地。

大理有祭天台、画卦台。诸葛亮于草莱中得石刻伏羲像，因画卦作台祀之，故名。

永昌有武侯旗台、打牛城。武侯驻师，见刀耕者之疲，故



教民打牛，以代锄。

金齿有诸葛村、武侯庙。孔明五擒孟获后屯兵于此。民至今祠祀，自称诸葛遗民。

缅甸有武侯南征碑。地名坎普，缅人称汉地。

腾越有诸葛镇兵石、诸葛城。

广通县有汤团箐。七擒孟获后驻军于此，乃腊月二十四，军士追思荆楚，用汤团祝焯，因炊而食之，未尽者倾釜而去。至今箐中有小石，形如汤团。

姚安有武侯塔。

黎平有诸葛寨。

普定有枪凿井。传诸葛驻兵，偶乏水，以枪凿之，其泉涌出。

平茶司治有诸葛峒。治南有石崖屹立，傍有石洞数丈；征蛮过此，留宿洞中，设一床，悬粟一握；后遂化为石床石粟，至今犹存。

云南还有土官大门的遗制。云南土官家门甚低，出人必俯首，云武侯欲其屈伏也；稍高辄祸败，故今不敢违制。

而根据《滇史》记载，曲靖、陆良一带也的确有孔明的遗迹。

如曲靖有诸葛盟夷山。山名石堡，在府城东南二十里；下有温泉，可浴。

宜良有诸葛营，又名诸葛峒。在县南小石岭山上。

显然，这里是当年南征的战场。

有关彝族火把节起源的一种传说，据认为与诸葛亮有关。诸葛亮率蜀军攻入云南，捕获了敌军首领，半夜时分，人们高



举火把欢迎蜀军入城。

彝族的前身便是以曲靖、陆良为中心居住区的“乌蛮”，即爨人。

而战争的具体过程，也有理由说明诸葛亮是到过这一带的。

战争的经过是这样的：

东汉末年，南中出现了“大姓”豪强势力。孟获也是他们中的一位。他极可能是一位少数民族的“夷帅”。

史载，孟获是味县人，而味县，正是今日曲靖。

三国鼎立时，邻近西蜀与东吴的“大姓”分为亲蜀派与亲吴派。其中，孙权拉拢了“恩信著于南土”的滇中“大姓”雍氏。雍氏杀了刘备占领下的益州的太守正昂，又把刘备派来的继任太守张裔缚送东吴，并联合孟获反蜀。

刘备死后，诸葛亮为了北伐，必先安定后方。因此，在建兴三年（公元225年），亲率三路大军南征。其中，李恢率领的中路军经毕节西向曲靖，抄袭孟获后方。

战斗中雍氏被杀，孟获代之充当主帅，继续与蜀军对抗。但遭到败绩。他不得不逃回了建宁（曲靖地区）。

诸葛亮乘胜追击，与李恢部队形成钳击之势。传说中的七擒七纵，就发生在曲靖、陆良一带。史载，诸葛亮与孟获最后大战于南盘江。

南盘江为珠江支流，流经陆良40余公里。

因此，不能不认为，在曲靖、陆良一带，是有一场恶战的。

大战马坡，也许正是其中一场局部战斗发生的具体地点。



诸葛亮“五月渡泸”到“秋平四郡”，在云南作战四个多月，会师于曲靖，十二月方回到成都。

“反蜀派”孟获、爨习投降后，都被吸收到成都做官。

得胜后，诸葛亮把云南四郡分为益州、建宁（今曲靖地区）等七郡，扶持“大姓”蓄养“夷汉部曲”，在首邑味县（曲靖）屯田，设盐官令和铁官令，“军资所出，国以富饶”。

这样一来，就断绝了西南夷民重新反叛的可能性。

陆良“挑断口子”的民间传说，是这种策略的一种反映。

相传诸葛亮七擒孟获时，孔明看出孟获家坟地再过20年，要出一位天子与皇帝争雄，于是派出三大力士想把这里的案山挑断。

他们白天挑断，夜间山又复原，一直挑了三年三月三天都没有挑断。后来是孔明用金、银、铜、铁、石五彩神针钉在苍龙的穴位上，破了这里的龙气。

从此后，挑断口子之名流传至今。

挑断口子，即在沙林旅游区内。

可能就是那个对孟获老巢实行“重点经营”的策略，直接导致了后来爨氏在陆良的崛起。

或者反过来说，爨氏在陆良的崛起，正是因为孟获在这里被擒。障碍，被扫除了。

所以，我们觉得，在提到孟获、诸葛亮时，的确不得不提陆良。

至今，在陆良，对于鬼主墓，老百姓皆称“孔明墓”。民间还有“夜垒千堆”一说。这些都显示了对诸葛亮的崇敬——或者畏惧，哪怕他已死去一千多年了。



## 孟获之乡

陆良人自豪地称该县为“孟获之乡”。

陆良街上出现了孟获饭店。

在距陆良 60 公里外的曲靖市，也打出了“欢迎来到孟获之乡”的招牌广告。

陆良是曲靖的下属县，县市之间，有高速公路连接，我们去曲靖访问，驱车半小时便到了。

我们甚至听到，有称孟获便是陆良人之说。在陆良，姓孟者较多。陆良人称上午为“蒙”、称下午为“昏”，谐音为“蒙昏”或“孟获”。

在这里，有关孟获的传说也颇多。

当地老百姓传说，孟获墓便在大王子坟处。谁敢称王子？除了孟获，他是云南王嘛。而孟获之妻祝融氏葬于小王子坟。战马坡梁子刚好把老鹰叼旗大王子坟和美女晒肚脐小王子坟一分为二。

除了“挑断口子”外，还有“八擒孟获”的传说。

《三国演义》中只记载了七擒孟获，而八擒孟获，或“托梦擒孟获”的故事，却在陆良民间广为流传。

话说建兴三年（公元 226 年），孔明第七次擒孟获又第七次放了孟获。亮曰：“吾七擒孟获尽擒住其身也。”又曰：“七擒七纵，吾惟托梦擒孟获矣。”

却说孟获七次被擒纵，实在劳累，他回到故乡同劳的老黑山梁子（今五峰山一带）。看着自己的王府不敢回，又不能再带



着身边的爱将东逃西逃。孟获无处可去，便在五峰山寺庙前的白果树下睡着了。这时，孔明正在蜀军大营，手持鹅毛扇，将民间传说孙悟空大闹天宫时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没有跳出如来佛之掌的梦托给了正在熟睡的孟获。顿时孟获醒悟，“呀！悟空有天大的本事，还压在五指山下五百年，天啊！吾不能逃出孔明之手矣，难道这是天意吗？”于是，孟获心悦诚服地归顺了孔明，结盟求和。

如今，五峰山寺前的白果树经历多年风霜侵蚀，多次人为砍伐，仍然枝叶繁茂。

此传说，显然是后人附会的，因为，五峰山寺的兴建当在三国之后，而唐三藏、孙悟空取经的故事，是七擒孟获几百年后唐朝的事了，后在明朝才成书《西游记》。不过，仍可见当地人对孟获的心仪。

此地，有一种极好吃的点心，即陆良麻衣馓子，为一种用湿麦面扭成“千钧扣”，再用菜油炸成的糖圈。其制作工艺复杂，配料精细，形状美观。有乳白色的油馓子和乳红色的水馓子两种，味道香、甜、脆、酥。

陆良麻衣馓子也叫“同劳麻衣馓子”（三国时陆良称同劳），距今有1700多年的历史。传说，当年孟获手下有72个大鬼主，其中麻衣大鬼主是个懒大王。在孔明七擒孟获时，由于麻衣大鬼主十分懒惰，不愿逃跑避难，他的家人怕他被擒时饿死，在逃离洞穴时，麻衣大王的父亲做了一个油炸面圈套在他的脖子上，大老婆做了两个大面圈套在他的手腕上，十个小老婆分别做了十个小面圈套在他的手指上。到了第七天，麻衣大鬼主只吃了嘴边的面圈，他懒得动手，被饿死了。后来他的



老婆们到孔明寨中要丈夫，孔明赶到麻衣洞府悼念时说：“懒鬼兮！懒鬼兮！汝饥亡，亦懒用之，乃汝之懒福也！吾将上品赐蜀兵备饷，名曰：‘同劳麻衣懒子’。”“懒”和“徽”是变音，沿袭至今为麻衣徽子。还有人说现在人们戴的项圈、项链、手镯和戒指就是由此而来的。

不过，我们更感觉到，陆良人强调大战马坡是孟获击败蜀军的地方，应该还有别的原因。

这才是孟获显灵的真正答案。

### 孟获为什么显灵？

这个答案就在于，当地人坚持认为，孟获才是真正的云南王。

或者说，孟获显灵，正是要警示后人这一点：

“全球化的时尚虽要去赶，可切不要忘了你们的根在云南啊！”

历史上的云南王，首推楚将庄氏。庄氏统治云南达 500 年。后又有爨氏以“闭门天子”的姿态，治理云南达 500 年。元朝，又有帖木尔被封云南王。至明朝，沐氏镇滇 270 年，后又有吴三桂。

这些“云南王”，都是来自中原和北方的“先进”民族，是用武力打进来的外来的统治者，而不是当地土著民族。

地道的本土云南王仅有大理国的段氏，然而，却也是受中央册封的。而段氏也长期湮没在了历史中，如果不是金庸先生的小说，恐怕也难以以为世人广泛知晓，远不如吴三桂知名度



高。

所以人们有理由为在与中原民族争锋中失败的孟获鸣不平。

这种鸣不平，是为云南文化长期处于落后地位而鸣不平，而云南的落后，我们说了，是历史上北方大汉族主义入滇的结果。

如今，在发展经济的政策导向下，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得到了恢复和保存，但在许多人包括当地一些领导人的眼中，仍仅是取悦内地游客的旅游项目。

外地的游客，走马观花，谈笑风生，穿戴着少数民族服饰作姿照相，却很少对云南的历史和文化去做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尤其是，不懂得西南各族走过的艰辛岁月。

或许，正是受到这种中原中心主义的影响，连云南人自己也常常不能正视本地的历史和文化之真正价值。

如陆良一位前副县长就曾认为，宣传孟获，是陆良的耻辱。因为，孟获不过是一个草寇！

回昆明后，我们曾想在云南省博物馆找到孟获的线索，但一无所获。

在建于1964年、占地2400平方米的陈列大楼里，上午10时，连笔者在内，仅有5个人在参观。

展品之简陋，大出笔者的预料。

一楼有一处民族文化展厅，展出品主要是各民族的图片，以及一些日常生活用品，给人的感觉，不过是随便打开一本画册也能看到的東西，而且，展厅里竟没有文字说明。

背景音乐绵绵传来了邓丽君的《在水一方》。



一楼的另一处大厅，已变成了展销厅，正在出售字画和珠宝。

二楼的铜鼓展厅还稍像样子。另外，还有一处佛教展厅，但主要是大理国的文物，大部分是复制品。这仅是云南的很局部的历史呀。

在二楼，正在举行“大型漆器、屏风展销”。

三楼、四楼的展厅均关闭。

在这个曾号称收藏有5万件文物和标本的博物馆中，我们看不到云南那沧桑复杂的历史进程。我们看不到腊玛古猿，看不到元谋人。我们也看不到爨文化，也没有诸葛亮、忽必烈和沐英。我们更看不到孟获。

难道，云南人就这么对待他们的历史和文化吗？云南人就这样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吗？

云南省博物馆使我失望和愤怒。

但李国强却打出了为孟获招魂的旗号。这殊为引人注目了。

## 为夷的自翦

我们不可否认李国强宣传孟获的确有旅游上的考虑，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一种发自他内心的情感冲动。

李国强和绝大多数陆良人是汉人，其祖上是明朝时期从南京迁来的移民。然而，与许多历史上入滇的汉人一样，他们却渐渐产生了“夷化”的心理。

我们难以说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因素在起作用。地理？人



种的融合？整个文化环境？还是因为，相对中原来讲，这里的人们至今仍存有一种潜在的意识，即西南尤其是云南，总归是“夷区”？即便是汉人，生活在云南，也是“夷民”。

他们的性格，他们的做派，的确与中原人有较大差异。比如，他们虽禀领过楚风，却变得太憨厚，没有了“九头鸟”的精明。他们的祖先来自江南，却因为大山阻隔，变得封闭，没有了沿海地区那种强烈的开拓和经商意识。

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现代，仍然遭到某些不公正的待遇，甚至是歧视。

比如，深圳市政府 1990 年作出规定，不许从云南、贵州、广西、新疆、青海、内蒙古、宁夏、西藏等经济欠发达的省、自治区调入干部和工人。

最近，上海有关方面规定，不允许雇用四川人做工。这在传统媒体和互联网上激起了一场讨论。

也许，正是在这种复杂心理的支配下，李国强重建了孟获墓。

这是建在五峰山上的一座水泥墓，其形依照鬼主墓，是一个大的封土堆。

李国强书写了孟获的碑文，堪称一绝。《南蛮王孟使君之墓碑》碑文全文如下：

君讳孟获，字获德，同劳人也。其先世乃鲁桓公之玄胄，春秋之盛，孟子风儒，至义至仁。楚王鼎基，庄氏入滇，孟氏随迁，封地夜郎。姻娅公族，振纓霸业，二十五世。孟获伟岸，发自然，地载虎威，浩然正气，爽性怪



牌，岁四十四，南王孟获，御史中丞。宝紫金冠，身着红袍，腰系狮带，脚穿鹰靴，坐骑赤兔。孟王府中，妻氏祝融，谋兵布阵，母仪南邦。建兴三年，孔明无道，五十万军，三路南侵，犯吾领地，七阵七纵。蛮人不协，百声含莘，夷蜀结盟。建兴八年，调虎离山，擢拔中丞，名褒暗贬，势成瓮鳖。孰能若斯！建兴九年，上天不吊，心疾弥笃，岁五十三，蔽蒂甘棠，呜呼哀哉！获德遗言：“为人难做兮，是非难定兮，下世傻儿兮，与世无争兮。”

在这篇碑文中，李国强使孟获具有了高贵的远祖。孟获竟是鲁国王公后裔，来自儒学发源之地，这真是一大讽刺。

他写道，孟获伟岸，而非红毛绿眼獠牙。孟获作为滇王，是浩然正气的，脾气虽有些倔犟，却耿直爽快，开诚布公，不似湖北人诸葛亮诡计多端，阴险狡诈。

孟获坐赤兔马，穿大红袍，戴紫金冠，好一派王者形象，而非树叶遮身的野人。

而孔明则被描写为无道之人，他恃丞相之威，兴兵50万进犯，实为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失义之举。

七擒孟获，成为了七次对阵，孟获七次巧妙地逃脱了九头鸟的魔爪。

然而，李国强痛心他指出，孟获的最终失败，并不在于外敌太强，而在于窝里斗。之后，他中计被调任朝廷做官，离了故土，难以施展抱负，终于困顿而亡。

最让人回味无穷是孟获的遗言：做人太难，是非难定，后代的子孙，千万要学会与世无争啊。



新建的孟获王府和跳着传统舞蹈的当地村民

看来，李国强不仅要强调孟获的历史正统，还着意要道出当今世态的炎凉。

我们由衷地感到，李国强的自我意识，与孟获的魂魄在某种程度上融合了。

孟获作为逝去的鬼雄，由此获得了现代的生命。

这是陆良县的诸多铭文中，最让我们感怀的一篇。

从古至今，许多书籍都记载，滇人认为，诸葛亮成了云南文化的创始者，他是改善夷人生活的文化英雄。我们却感到，这恐怕是后来北方民族治滇时，用他们的话语霸权，制造的一套后殖民主义理论吧。



西南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怎么是由少数几个汉人创造的呢？

文化人类学家童恩正的《南方文化》一书，对此有极精辟的论述。

但中原中心观毕竟是顽固的。

电脑游戏《三国群英传》中，玩家可以选择孟获作主将，但实际操作中很少有人作此选择。在游戏中，孟获现身的时代较晚，他仅占有一座城池，拥有区区八名将领，而刘备、曹操、孙权均是他的几倍。程序注定了他统一中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从云南回到北京，笔者才尝试用一回孟获作主将，但几次玩下来均失败了。笔者总是在攻陷第二座城池时，便被蜀将击败杀死。

这个游戏，肯定不是云南人设计的。

要是李国强来设计游戏规则，会如何呢？

不过，经过多次尝试，笔者后来还是找到了办法，让孟获逐步统一了中国。这是一个艰苦的长征，断断续续花了笔者一个多月。记分牌上显示，这比曹操、刘备他们统一中国，多用去了二三十年时间。

但当看到孟获俘获曹操、木鹿大王斩杀刘备时，笔者竟产生了一种奇异无比的快感。来自云南的蛮兵最后攻陷了孙权在江南的大片城池，并一直渡海打到了夷州（台湾）。

至此，我们渐渐相信陆良便是孟获故乡了。以李国强为代表的陆良人，与孟获有着精神上的一脉相承。

李国强说：“孟获是民族英雄。他不屈不挠，勇于进取。



七战而不服输，从失败中站起来。他忍辱负重，大义大度，为免除生灵涂炭，恢复边疆安定，同意与蜀和好，维护了民族团结，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体现啊。”

不妨说，陆良人身上，流淌着孟获的血脉。孟获后人，舍我其谁？

孟获，以及他的洞主，也即七十二鬼主的鬼魂，便在沙林游荡。在夜深人静时，在风雨交加时，发出啸声！

这是当地人心情的一种寄托吧。

在新千年到来之际，在地球形成村落之时，陆良人或者说云南人要呼唤应得的关注！

这也是中国西部在呼吁应得的关注！

所幸，在这昌盛之世，它已经得到重视了。

西部大开发，将是 21 世纪中国最波澜壮阔的一幕。它将从更宏大的角度，把中国更加紧密地铸为一个整体，而这又是以保存各地文化的丰富性为前提的！

## “西南意识”的苏醒

这后面紧随着的，是“西南意识”的苏醒问题。

在广西采访时，我们多次听区政府官员和学者谈起这个问题。

地域感和文化意识的长期淡薄，在西南是一个事实。这是因为汉族进入西南的时间比较早，长期“讨夷”又“成果卓著”，而西南诸民族本身又没有强烈的宗教意识，故产生了同化现象。



这种结果，使西南相对稳定，但也有一些不良影响。

在西南许多地方，一些独特的文化现象正在消失。传统服饰被收进衣柜，山歌不再流行，古老的风俗已难寻觅，人们维系千百年的传统价值观已被打破。这些，都使当地的有识之士感到忧虑。

中华文化既是一个整体，又随地或不同，出现诸多分支。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但现代化进程正使文化的独特性受到冲击，这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全球普遍现象。如果这些传统文化一旦消失，那么，这本身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损失，也是人类的巨大损失，而且是永远无法弥补的。

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不保持文化特色，经济也很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这一点，甚至引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注。

2000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云南召开国际会议，要求保护苗族等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教科文组织的官员认为，服饰并非单单是穿着，而是一个民族传统与文化的载体，具有精神上的意义。它的消失，将是一个民族的最大悲哀。

目前，西南各省区市为了促进经济发展，都打出了弘扬地域文化的旗帜，投巨资整理传统文化，发展文化旅游。这未尝不是好事。

所以，我们的口号是：请留住鬼主吧！



## 51 高举蛮文化大旗

■ **南方是灵动的世界**

从“西南意识”的觉醒的角度讲，李国强可以说是清醒地认识到为夷的自尊的。因此，他才自豪地打出了蛮文化的大旗。

蛮，在历史上，是对云南人的蔑称。中原称云南为南蛮之地，云南人也被称为南蛮子。

在新中国成立前，云南各民族是“诸蛮”。如，彝族称蛮夷，白族称白蛮，哈尼族称和蛮，傣族称棠魔蛮，壮族称西原蛮，苗族称荆蛮，傈僳族称施蛮，拉祜族称锅铤蛮，佤族称望蛮，纳西族称么些蛮，景颇族称野蛮，等等。

新中国废除了这些称号。但到了90年代，李国强却力图恢复蛮的称谓。他提出，蛮是强健和勇猛的象征。说南蛮子，是对云南人的尊称。

在沙林中，处处都在张扬蛮文化。这里有“南蛮浮雕”，饭馆叫“南蛮国驿馆”，饭叫“南蛮饭”，晚上有“南蛮土风舞”，而沙林本身便是一座巨大的“南蛮国”。



相应之下，在沙林中游荡的鬼魂，再也不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它是雄鬼，也是近人情的亲切之鬼，是南蛮人不死的精魂。

另外，鬼魂还是一种不受人间僵死规则束缚的灵动之物，它是蛮文化的特产，是蛮文化最终与中原文化比翼双飞所具备的文化自信。

应该看到，常常是在中原以外的边陲之地，对于奇诡和超验世界的向往，才广泛地存在着。

在云南，出版了《奥秘》杂志。

在四川，有《科幻世界》。

在甘肃，则出版了《飞碟探索》。

在中国，这三种杂志都非常有名，发行量相当大，但多少带有异端的意味，似是旁门左道。

这在长期受着儒家入世思想影响，有着强大专制传统的中原，是难以得到认同的。

因为这些东西的存在，南方人常常可以轻视北方。北方，阳刚之气太重，而鬼气太少；北方，帝王太多，精灵太少；北方，沉重而理性的东西太多，轻盈而幻想的东西太少。

黄河两岸，如今已不再是灵动的世界。那里的人们缺乏超脱感，过多地陷入了人世间的倾轧。

但在南方，世界却鲜活得多，往往出产“邪门”的人物。他们比较敢说一些别人不敢说的话，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因而成为了弄潮儿。

孟获是这样的人物。

李国强也是这样的人物。



## 对李国强哲学的再认识

李国强，1958年生人，恰逢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那时的陆良，也受灾严重。李国强的祖父就是被饿死的。

李国强出身下中农。

26岁时，他写了一篇《自传》。他对自己幼年的第一个描述是：永不满足的好奇心。这可以说是李国强哲学的基础。

“幼年时代的我，性情刚直，爱动脑筋，爱思索问题，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事物，有永不满足的好奇心。我喜欢观察自然界中万事万物的各种现象，惊慑于变化万千的大自然的美丽和人类各种奇异创造。回想小时候，经常在水边上玩泥巴，用南瓜杆抽水，水纺车，风车子，风螺旋。有时候玩小狗、小猫、小鸡、小鸭忘记了吃饭，对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李国强经常思考的事情，包括禽舍里的小鸡。为什么有的蛋能孵出小鸡，有的又不能？为什么小鸡一出蛋壳就会叫？种子怎么会冒出绿芽？秋风到底用什么把枫叶染红？清晨，太阳总是从东方升起，傍晚又躲到西边的山后面去，要是经常有太阳，那该多好啊。天上为什么会打雷？云聚多了怎么会下雨？蓝色的天空为什么有的云是白的，有的是黑的呢？特别是父亲从部队带回的小闹钟，是他最感兴趣的。钟的手为什么总是永不停息地朝着一个方向走，会不会累，怎么不歇一歇？

有一次，村文书李德光不知从什么地方买来铁家伙玩具和手摇“洋戏”，李国强和大人跑去观看稀奇，听铁家伙唱《东



方红》。他想，为什么这东西如此奇怪，一摇手，就听到里面的小人唱歌？能不能把这个“洋戏”里的人，改成既看得见人唱戏跳舞，又听得见人唱歌的洋机器呢？

李国强被这个念头迷住了。一天，趁大人不在，他悄悄地拆开“洋戏”上的柄头，可是里面什么小人也找不到，到底是谁在里面唱歌，会不会吃饭去了呢？最后一次偷拆时，他竟把人家的机器弄坏了，对方找上门来要把李国强的手砍掉。结果，家里赔了5元钱才了事。父亲用细条子狠狠教训了儿子一顿。但李国强却用纸和泥巴做起“洋戏”来。从此，他对无线电产生了最初的兴趣。

《自传》，写于1984年，共5万字，花了他3天时间。这个《自传》，原是上面为培养年轻干部而叫他写的“述职报告”，是要有一定格式的。李国强竟然写了那么多有意思的事情，其中甚至还详细地写到了他的初恋全程。他说：“我最初本来打算找个机器人结婚的。”淳朴可爱之情溢于笔端。

这样的“述职报告”，我们闻所未闻。

李国强是一个活得很自然的人。

有一个例子是，他工作忙碌，吃饭有一顿没一顿，但从不得胃病。他的哲学是，胃是一个有弹性的口袋，不要故意少吃多餐，破坏了它天然的弹性。只有大吃大喝，或者不吃不喝，才能保持胃的自然性能。为此，他曾练习过多日不吃，居然仍体壮如牛。他为此写了一份报告投递给某医学杂志，却不被承认。

这种自然的天性，使我们感动。

这是很有意思的，它使我们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时代捉迷



藏、捕昆虫的往事。那时，我们常常看着天空发呆，想像云彩后面有什么东西。

应该说，60年代，城市孩子与农村孩子的心智并没有今天这样大的差别。

我们同样向往未知。我们天生便有想像力。我们自小便喜欢与神秘为伴。

然而，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如今正被扼杀。

## ■ 我们的生存危机

这里，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90年代的城市孩子们，再也没有自由的空间。他们在混凝土高楼间往返，在书海和题海中爬行。而我们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所谓应试教育造成的困境。当教育资源缺少时，竞争便是惟一出路。城市中的这种无休止追求，反过来又使农村的孩子们陷入更加绝望的境地。

第二，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而这本身是城市工业长期剥夺农村的结果，是所谓的“剪刀差”。这也才使农村农业问题成为我国的首要问题，使农民增收成为每年“两会”上的重要议题。我们在陆良采访，看到农民生活已有了巨大改变，但是，与城市相比，差的可不是一个等级。田埂上散发着我们不习惯的气味，我们难以忍受农民们吃住的简陋，以及他们的穿着。生活逼迫农民的孩子过早进城打工，为城里的有钱人服务。现实的严酷，使他们无法再像李国强那样在幼年时去探索自己感兴趣的事物了。深入来说，城乡差距，是一种“相对剥



夺”，这比绝对剥夺更能造成被剥夺者的不满。

第三，是科学。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的时代，这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科学为我们带来了便利，但科学也正在垄断一切。科学说，我可以解释一切（实际上，它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无法解释）。它把一切神秘的事物简单化，粗暴地剥夺人们对未知的敬畏。科学家是拥有最终发言权的人。你要对神秘事物和未知世界感兴趣吗？那么，你不得不小心谨慎，以防被扣上“伪科学”的帽子。也许，在科学家看来，我们在陆良的调查根本是不必的，因为，唯物主义教材上早就写清楚了不存在鬼。

科学的存在，现实的沉重，竞争的激烈，使我们的想像力成为空白。

这也使我们的世界中缺乏鬼气。

鬼气的缺乏，使我们的生活成了酱缸和死水，不再直指人心。贪官太多，才子太少；商人太多，诗人太少；史学家太多，幻想家太少。所以我们没有了创造新文明的心性。

这样一来，我们感到，需要格外珍惜李国强的协助了。

他本人，已经使我们得到了许多启示。

## 为鬼正名之旅

陆良发生的奇异现象，促使我们对久居其中而不知其味的文化的一种反思，构成了对我们现实生存状态的一种反叛。

在陆良，我们反观京城和省城的生活，感到的是一种遥远的沉重和乏味的重复，整日的忙碌中，人被掏空了。



在现实中，我们生活得循规蹈矩，谨小慎微，我们只能在迪厅里放松，而那是一种虚假的、借助外力的放松。这时候，我们不得不求助于摇头丸和摇脚丸。

真正的狂放不羁，又在哪里？

《聊斋》中那种摆脱束缚、打破礼教的鬼，又在哪里？

在陆良，我们不看电视和报纸，整日徜徉于森林和沙林，感到了身心的无限自由和与神秘相伴的乐趣。我们沐浴在一个天然的大浴场中，洗净了文化和科学的双重压迫。

我们也找到了失去的童真质朴。

我们将永远记住战马坡上的鬼叫。

李国强对这鬼叫，是非常欣赏的。他说，这表明这里是龙脉，是宝地。

怪声，是来应和李国强的吗？

我们对鬼，也产生了新的认识和想法。

我们到陆良来，是为了证伪鬼，到头来，却变成了为鬼正名。



## 52 比大理国更古老的文明

### 陆良最大之谜

在整篇文章将要结束之前，我们感到，是提及陆良最神秘现象的时候了。

这方面的观察，将进一步支持我们对西南的新认识。

在陆良采访，我们每时每刻都感到一个更巨大的鬼影的存在。

不论我们走到哪里，它都跟随着我们。

它的存在，是那么的真实可感，也是那么的有压迫力。

这便是 1500 年前那段神秘的历史。我们来到陆良后，人们已多次向我们提及。

它如今已经死去，像大雨后纷坠的樱花，成为了什么也看不出来的腐泥，而它全盛时，却枝叶繁茂，香飘万里，荫蔽八方。

谁能想到，1500 年前，陆良曾是云南乃至西南最为先进的文明中心呢？

在陆良，我们第一次知道了“南中”这个词。



由汉末至唐中叶的 500 年间，以陆良为根据地，一个家族统治着云南全境乃至贵州西部、四川西南广大区域，这便是所谓的“南中”。

曲靖、陆良一带，便是这个广袤的南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爨文化，便是在这片蛮荒大陆上游移着的鬼影。

很可能，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听说过中国历史上的爨人，就连绝大多数到过云南的人，怕也毫不知情。我们要不到陆良，也是不会知晓的。

而这爨人，如今虽已成了鬼，确也曾是云南史及西南史上一个重要的民族，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存在。

对爨人的发现，是我们此行的另一意料之外的收获。

## 云南文化的轴心

人们把爨文化称为云南文化的轴心。

它真实地代表了包括汉民族在内的各民族在云南的融合。

爨人的来历，应该是汉晋时期夷汉融合的结果，即从内地迁来的汉人，与云南当地的少数民族土著通婚的结果。

这个民族的权力顶端，是一个庞大的家族，也便是爨氏，犹如统治大理国的段氏。

但就爨氏而言，其来源的复杂，使我们很难对它作出非汉即夷的区分。比如，它的骨干人物爨龙颜可能是中原迁来的汉族，而爨习则很可能是当地汉化的少数民族。更多时候，是不同民族杂糅在了一起。因此，这个爨氏统治集团内部，既有汉



族的特点，也有少数民族的特点，而一般认为，“乌蛮”特点更明显一些。

“乌蛮”便是后来的彝族。大鬼主爨归王之妻叫阿妮，即是“乌蛮”阿妮部落的女子。

而爨人的另一支“白蛮”，是后来白族的前身。

这个叫爨的历史上的民族，广泛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连官职名称也是采用民族土语。

不过，他们的墓碑，又往往是汉式的。

学者们认为，这里面往回看，爨人有古滇人的血统，继承的是以昆明为中心的滇文化。往后看，爨人又是南诏、大理文化的渊源。

《天龙八部》中的段誉身上，便很可能有着爨人的基因。

爨人作为一种政治势力的崛起，并称霸南中，应是公元225年之后。其时，诸葛亮南征，在曲靖、陆良一带战败孟获，三军会师于味县，以曲、陆为中心的盘江文化区才在政治上取代以昆明为中心的滇池文化区，初步形成了终将光耀一时的爨文化。

西晋在云南设置宁州。宁州是云南历史上中央政府在云南设立的第一个一级政区，其治所味县即今天的曲靖，成了云南第一个首府。

那时的曲靖，地位可不简单，相当于如今的昆明。云南也第一次形成了独立的行政区。这都是在爨文化期间发生的事情。

公元339年，爨琛独霸南中，爨文化开始走向极盛。

当时，爨氏虽受南朝王室册封为刺史，但朝廷鞭长莫及，



爨氏已相对独立。在西南，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庞大王国，逐步摆脱中央政府的控制。

这就是所谓“闭门天子，开门节度”。

## ■ 闭门天子，开门节度

爨氏以这种土皇帝的方式治理南中，大约在魏晋南北朝至唐中叶期间，持续了500年。

在这500年中，云南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文化。

它构成了云南历史三大灿烂文化中的一支。在爨文化之前，是秦汉时代的滇文化，在爨文化之后，是唐宋时期的南诏、大理文化。

爨文化起着极其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但它却长期被埋没在了历史的阴影深处，这使陆良的访客扼腕叹息。

当时，爨人已发展了共同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他们拥有共同的文字爨文，形似蝌蚪，又称“蝌蚪文”，惜已失传。

他们以农业经济为主，兼营畜牧业。

在政治上，拥有自己的领主、地盘和武装军队。

他们实行政教合一的体制。

他们所处的地域，虽是王朝的郡县，但爨区部落间，实行的是姻亲制，各部落、各村邑均有自己的宗教和政治首领——鬼主。几个有血亲关系的部落共奉一个大鬼主。鬼主是村邑和部落的直接统治者，又是神职人员。

鬼主是祖先的化身，鬼主能沟通天、地、人三者间的关



系，具有人神参半的特殊身份，在部落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爨人认为本部落的祖先是保护神，并且十分迷信“鬼”，信奉“鬼教”。每个部落必有一个鬼主。

各部落又奉爨氏为大鬼主。

鬼主，是爨文化中最离奇的一个内容。

鬼主文化至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

由于族源来历复杂，爨人崇拜多种图腾，有虎、牛、蛇、火、稻等，而蛇占有重要地位。

至今，爨人的后代——彝族女子的服饰中就带有许多蛇崇拜的痕迹。

阿诗玛，即是“蛇女”之意。且阿诗玛是“蛇年蛇月蛇日生”。让人魂牵梦绕的阿诗玛，也是爨人的后代啊。

## ■ 堪与日耳曼人入侵古罗马相提并论的破坏

爨人是一个历史民族，它已不复存在。如今，很难找到它叱咤风云的证据。

爨氏治滇 500 年，创造了“峨煌斑斓”的爨文化，可惜只有两座爨氏家族的墓碑和《蛮书》及《新唐书》中的只言片语记载，至于古建筑和科学技术、文化等简直是一张白纸，这只能归咎于南诏灭爨。

此事发生在唐时，当时，南中的归属成为了一大问题。唐封南诏王皮逻阁为云南王，实在是为了对西南恢复行使中央权力。天宝年间南诏灭爨，云南随后才进入了大理国时期。



为什么唐会选择南诏而非爨氏统领西南呢？这的确是一个不解的文化之谜。

当地的历史研究者平建友认为，南诏灭爨，与日耳曼人人侵罗马的破坏极其相似！

战祸所及，古文物灰飞烟灭，而现代考古技术落后，致使许多有价值的古墓群无法被大规模发掘，有的即便发掘了，也无法昭示于世。

所以，爨文化的钩沉，往往只能由爨氏后裔白族和彝族的有关文化得到映证。

但连这样的研究，也是很少的。治云南史者，多将精力放在南诏、大理史上；而治民族史者，又认为曲靖、陆良在明朝以后便成为了汉族移民地区，无民族特色，而放弃了研究。

故此，灿烂文明深隐在历史的积尘中。我们的脚步，只能更多流连于无言而雄诡的沙林。

在庞大的云南省博物馆中，竟也没有专门提及这段文化。

500年，不短的时间，竟仿佛被抹去了。

这个巨大的遗憾，只有亲自来到陆良，才能切身感受。



## 53 爨乡沧桑的近距离目击

### ■ 文管所中的文物

我们在陆良县文管所感受到了这个遗憾。文管所的三间狭小的办公室设在一所小学校的底层，四周的墙上贴满了学生的作文。存放文物的库房是普通房间改造成的，已有十余年未清理。打开铁门，看见地上随便堆放着一些文物，桌上积满厚厚的灰尘，搁着几本现代人写的杂书。

新上任的文管所所长高吉才说，他们正准备花大力气为文物重新建档。

文管所干部王洪斌打开存放文物的柜门，一件件地向我们展示，激动地讲述这些宝物的来历和陆良的历史。

他说：“1977年修新盘江，便出土了多件石器，有石铤、石斧，是陆良新石器时代便有人类的见证。汉代的文物，有青铜器，铜斧和铜剑，属滇文化系列。汉以下，魏晋，有了这块‘祥光爨碑’的残碑，在陆良大漠古乡出土，是50年代的事情，时代在爨龙颜碑上下时间，是云南三座爨碑之一。真是让人激动啊。唐宋元明清这里均有火葬棺。板桥镇河东堡村有一



火葬墓群，解放前就发现了，没有发掘，仅做了考古调查。明代的陆良是兵家必争之地，有了卫所制度，迁入大量汉军民，文化融合，现在陆良留下的生活习俗、方言即与此迁移有关。”

在文管所，我们看到了大量让人感喟的文物。

“故昭勇将军刘公之墓”是一座明碑，碑文记录了一位明朝三品官如何从南京迁来陆良的过程。此墓被盗。碑是清地基时清出来的。

汉砖，有绳纹，鬼主墓出土，仅有简单的图案。汉代的虎头，制作粗犷，大气磅礴。西汉剑系铜柄铁剑，剑已锈蚀。铜镜，汉代的，周身发绿。战国时期的青铜镰、斧。

还有属于滇文化的东西：环首铁刀，是汉代文物。

王洪斌说，由文物可见，爨文化正是滇文化和南昭文化之间的接力者。这里有滇文化，也有汉文化的东西在里面。

但什么是爨文化的典型器物却仍不清楚。

随后我们又看到了夜郎国的铜器。

还有铜釜，是汉代的東西，又是滇文化。它与铜鼓有关系。

铜鼓，1991年从文物贩子手中缴获。

陆良文管所以前还存有一面大铜鼓，后调至省博物馆，为馆藏精品。后来，我们的确曾在省博见到。

王洪斌说，陆良古人留下了大大小小的坟墓，其中大部分埋藏着爨人的秘密，可惜大多没有财力物力发掘，有的已在新近的建筑工程中被铲平了。



## 国宝彝碑

目前，最能映照彝文化的仅是两块碑刻。一块是曲靖一中校园内保存的彝宝子碑，为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的东西。

另一块是陆良薛官堡村内保存的彝龙颜碑，时代为南朝刘宋大明二年（公元458年）。

它们均是无价国宝。1961年3月4日，这两块碑经国务院公布而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见其价值。

它们是中国书法史上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典型作品的代表性实物。

这样重要的碑刻，不在中原发现，而在地处蛮荒的曲靖发现，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彝文化高度发达的证明。

学者论及彝宝子碑的美学特点，称其主要特征为“野（无法）”、“蛮（无理）”、“怪（无变）”。这，便一下指向了彝文化的主要特征。

这既是中原文化向滇文化的过渡，也是从滇文化向洱海文化的过渡，是一种兼容并包、相互融合的情形。在偏僻而蛮荒的云南，这样大度的心态，使我们目瞪口呆。

我们有幸见到了彝龙颜碑。

我们驱车来到薛官堡村。原碑保存在一座寺庙似的红色碑亭里。正午时分，一大群农民坐在碑亭前聊天休息。不远处田野碧绿，微风轻拂，一派闲适的气氛。

王洪斌打开木门，走进去，是一处寂静的院落，中有一座



大殿。

再打开大殿木门，入内，一块巨大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发黑大碑赫然入目。

碑高 3.88 米，上端宽 1.35 米，下端宽 1.46 米。

碑额呈半圆形，额上部浮雕青龙、白虎和朱雀，是典型的中华汉碑传统。青龙、白虎、玄武、朱雀为四方神，为汉人崇拜。但此碑无玄武。玄武代表北方，便是龟蛇，一定是一个碑座，但没有被发现，这是一个谜。

王洪斌推测，如果将来发现玄武，其头一定朝向北方，表示夔龙颜心向朝廷，因他虽是“闭门天子”，但毕竟是朝廷册封的命官。

王认为，制此碑者，当是汉人无疑。

碑中央刻正书“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曩使君之碑”，凡 6 行 24 字。夔龙颜在世时一身任三职。

碑上部有一孔洞，曰“穿”。可以用来吊绳，进行安装，以便下葬。王洪斌说，有穿的碑很少，可见其古老。穿的左右有日月，日中有跋鸟，月中有蟾蜍，也是汉文化的东西。

碑文共 924 字，残缺者 19 字，叙述夔氏之世系、成长经过及功绩。碑体制古茂，属汉代遗法。文体散中有骈，词藻富丽，风格典雅。书体楷书兼有隶意，为北派书法。用笔方中有圆，方圆并用。

此碑书法艺术，誉满海内。学书法的，不知道夔龙颜碑者，不堪谈书法。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中，评其书法“雄强茂美，列为神品”，“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下笔如昆刀刻玉，但见浑



国宝爨龙颜碑

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

90年代有异乡客访爨碑，见碑后木立半日，最后叹了一口气“把酒问青天，今夕是何年”，意思是说，看了此碑后，连时空也尽皆忘却。

此碑的发现，是在清道光七年，云贵总督阮元，读到元朝《云南志略》中提到此碑，即开始了急切的寻找，最后在荒郊野地里找到了。在北中国，这样的大碑当时已很难寻觅，因为中央王朝是禁止大臣们树碑立传的。这是爨氏“闭门天子”的又一证明。

不过，另一种说法是，阮元任云贵总督，道经陆良亲见此



碑后，加以题跋，才使爨碑大显于世，并非他至云南时才发现。

在发现爨宝子碑前，爨龙颜碑是云南第一古碑。

我们肃立碑前，见碑上文字明灭，残光片影，但王洪斌竟能对碑文倒背如流，并字字句句作出长篇解释，自豪之情溢于言表，真不愧为又一蛮人！

我们由此了解到了爨龙颜其人，也了解到了爨文化的更多情况。

## 爨龙颜为军威仪何在？

爨龙颜，字仕德（386～446年），东晋时建宁郡同乐县（今陆良县）人。

据碑文，其祖先世系源远流长，他是上古帝王少昊颛顼的远代裔孙。当夏朝盛世时，其祖先辅佐夏帝王施行五伦，教化人民，功绩卓著。春秋时期，其祖先世居于河西安邑（今山西省境内），远祖斗谷于菟，字子文，事楚成王，任职令尹，为军、政首长，立下了不朽功勋。子文之子名班，改以班为姓。

后来家遭厄运，离开河东迁于中原，家道又复振兴。东汉时期，其远祖班彪著《汉书》未成，旋即逝世。子固、女昭先后续成，称一家之书，为我国第一部断代史。

汉朝末年，班氏食邑受封于爨地，故迁入南中，在云南陆良一带，慢慢定居下来，并以爨作为族人姓氏。三国时期，其祖爨肃仕魏国，尚书仆射，河南尹，官阶与九种高级官署长官同等。爨龙颜的祖先，定居九世，子孙繁衍，成为南中大姓之



冠。

咸康五年（339年），南中大姓霍、孟二姓火并同归衰亡，爨氏独盛于宁州。爨龙颜的祖父任晋宁（今滇池地区）、建宁（今曲靖地区）二郡太守、龙骧将军、宁州刺史。其父任龙骧辅国将军，统领建宁等八郡军事，任建宁、晋宁二郡太守。

爨龙颜是三国时爨肅的玄孙，天资英俊，仪表雄伟，为乡里所赞誉。宁州聘请他任管理文书的主簿，婉辞未就；又三次征召他任刺史的属官别驾从事使，也未就任。后来他入王朝在尚书省供职，受到朝野的赞许。

东晋义熙十年（414年），爨龙颜29岁，被举荐为秀才，受任郎中官职。不久又选拔镇守西南边疆，升任南蛮府参军，代理建宁太守，回到家乡任职。任职期间与本州司马、长史不和，又到朝廷供职，被“左迁”为跟随皇帝车骑的散骑侍郎，后又升为龙骧将军、代理晋宁太守、袭封邛都县侯。

刘宋元嘉九年（432年），爨龙颜47岁，宁州东西二境发生战乱，爨龙颜率五千人前往征讨，平息了战乱纷争，进一步成为“南中磐石”，“人情归望”。刘宋王朝授其为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因此，“独步南境”。

元嘉二十三（446年）十二月上旬，爨龙颜因病逝世，享年61岁。

碑文上述爨氏世系，远举上古帝王，历三代而后，得姓于春秋时期，属于墓志铭文之附会，似不可信。不过，清代桂馥却认为，“碑文虽附会，亦有典据”。不管怎么说，它仍然曲折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大家庭迁转游徙、相互融合的大历史。

爨龙颜受任宁州刺史等职，而《宋书》无记载，学者在考



释著录中，均以为于史无考而有各种看法。但碑文所述弥补了史书未记载的史实，为研究爨氏历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史料，并说明同乐县（陆良县）是爨文化的发祥之地。

后世认为，爨龙颜按仕途任职，最后升任宁州刺史等职，一身三任，在中原王朝动乱的形势下，奉承王朝政令施行于宁州，维护统一，使宁州得到相对的安定，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中华民族的功臣。

爨龙颜卒后 12 年，他的三个儿子并嗣孙等人于大明二年（458 年）建立墓碑，碑文由建宁人爨道庆作。书法作者是谁？却是一个大悬案。这只有留待后人去解了。

陆良现代人，应是明代屯兵后代，大都来自南京，如今难找爨氏后裔。但王洪斌说，爨氏后裔肯定是有的，姓寸、灿、炊、蔡的，就可能是，这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爨碑边沿已有残缺。原来，早先老百姓把它当做神碑，经常来此敲下一些石屑，泡水饮用治病。石质为碳酸钙，有治多种疾病功效。但如果不是群众将碑当成神碑来爱惜保护，“文革”中，爨碑早被砸成百千碎块了。

总之，爨碑具有巨大历史价值，它可以补史料之不足。其书法反映了隶书向楷书过渡时期的特征。制碑形制也起到了古碑的见证作用。它本身是璀璨爨文化存在的印证。

那么，爨龙颜的墓葬又在哪里呢？

看了爨碑，这是我们想了解的另一秘密。

鬼主墓，大都与爨氏有关。建国后，陆良古墓中多有重要发现，70 年代曾在古墓中出土金簪子、金饰牌、青铜斧、青铜戈等文物。



值得一提的是，1965年12月，在马街镇坝岩“梁堆”古墓中出土了一块东晋刻石，即爨龙骧刻石，上刻20字，正书“泰和五年岁在辛未正月八日戊寅立爨龙骧之墓”。泰和五年应是公元371年，而“龙骧”应为东晋时将军名号，而爨龙颜本人也世袭龙骧将军，其祖和父也为龙骧将军或龙骧辅国将军，所以墓主决非一般的统治者，而应是当时的高级官吏或是“南中大鬼主”。他可能就是爨龙颜的祖父辈。

最近有线索表明，有可能找到爨龙颜的墓葬。

2000年初，薛官堡村一农户挖井，水始终打不出来。挖井的人便下到井底，用铁锹往壁上不经意一捅，竟捅开了一个大洞。

这个洞深约10米，洞内光线昏暗，洞壁上布满了青苔。在洞的深处，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石室，石室的门楣上刻有“爨龙骧之墓”五个大字。石室内摆放着许多石像生，包括石人、石马、石牛等。石像生雕刻精美，神态各异。在石室的中央，发现了一个石棺，石棺上刻有“爨龙骧之墓”字样。石棺内发现了一些随葬品，包括金、银、铜、铁、玉石等。这些随葬品数量众多，种类丰富，反映了爨龙颜家族在当时的显赫地位。

爨龙骧之墓的发现，为研究爨氏家族在云南的统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爨氏家族在云南统治长达一百多年，对云南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爨龙骧之墓的发现，不仅证实了爨氏家族在当时的显赫地位，也为研究爨氏家族的墓葬习俗和随葬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爨龙骧之墓的发现，是云南考古史上的一个重要发现，也是研究爨氏家族在云南统治的重要实物证据。

### 爨王墓



打燃火具，探头看进去，见洞里有一小室。又将窟窿捅大一些，爬进去，见是一古墓的主室，相当宽敞。

打井人也不敢久呆，只从地上拿了一把古剑，便逃出来了。

后来，农户把此事报告了文管所。

王洪斌带我们去到这家农户。

走过田埂，来到了一个院落前。门虚掩着，我们也不打招呼，就进去了。里面没有人。王洪斌说户主可能干活去了。

院落很大，靠近门的土墙边有一堆两人高的草垛，遮住了打井的地方。王洪斌说墓葬即在此发现。

由于缺乏资金，目前还不能进行发掘，只能用草垛掩起来，等以后再说。

据说，就在农户居住的这一带，出土青铜器非常多，挖地三尺便有，铜斧、铜箭。

王洪斌说，此处或是墓地，或是有过兵争。

离开农户家，向前走三五分钟，三十米开外的田野中，赫然耸起一大丘，王洪斌称这肯定是一处大型墓葬。上面的土地经过翻耕，但下面可见垒起的土不是原生土。

这个大堆子，高五六米，直径 20 余米，在田野中，壮观异常。王洪斌说：“我怀疑这便是夔龙颜墓。”

文管所所长高吉才也支持这种看法。

最有力的证据是，夔龙颜碑即是在附近被发现的。

站在这里向前望，只见水田闪闪发光。200 米开外，绵延着两段数十米长的古城墙残坯，仍有三米左右高。

这一幕令人心驰神往。

我们正站在一个古老王国和伟大家族的“心脏”部位。



## 无限天地间的秘密

离开夔碑后，我们返回县城。就在县城汽车收费站的边上，新建的高速公路边，又见一大封土堆。

王洪斌说，这又是一座夔墓无疑。然而，文物部门却无钱保护。仅需四五千元，即可发掘，可连这个钱也没有。

“要在北京、西安，连一座厕所都是珍贵文物。”他叹道。

中原汉文化，实在是太沉重了，也过于伟大了，这使我们对被人忘却的西南古文化，产生了深深的怜惜与同情。

川东一带，三峡库区，文物荟萃，当是中华文明又一起源地，而直到大坝动工，才被抢救性发掘。但仍有不少将葬身水底。

也许，2000年开始的四川三星堆的发掘，或能引起全国更多的关注吧？

目前，陆良县文管所已对全县的封土堆作了调查，发现全县有30余座。其中一些已被盗，或面临被盗的危险。

王洪斌说，这种墓很好盗，它有一墓室，打穿了即可进去。因是在荒郊野地，很难保护。惟一办法，是尽快全部发掘。

1986年，县文管所对3处17座有价值的古墓报请县政府公布为陆良县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专门保护，以备今后进行发掘，“了解夔氏历史的沉冤”。

鬼主墓后，是一大片新建的砖楼，如同中国县城的大多数建筑一样，外墙上贴满白色的瓷砖，十分鲜明。高速公路另一



侧，是广袤的农田，散落着几十座墓碑，皆朝一个方向无言伫立，镜面一样闪闪发光。

在这无限的天地间，埋藏着不尽的等待后人来揭开的秘密。



## 54 重新发现西南

### 绝不仅仅是蝴蝶泉和野象谷

在对陆良各种神秘自然与文化现象的考察快结束时，我们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冲动，那就是需要重新发现云南。

重新发现云南，亦就意味着重新发现西南。

沙林的存在，怪声怪影的存在，爨人的存在，都是使我们的这种冲动变得不可抑止的基本因素。

我们已多次造访云南，去过大理、丽江、迪庆、西双版纳、腾冲。云南美丽的民族风情和自然风光已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这也是一般游人的印象。但是，我们也逐渐意识到，云南的价值，绝不仅仅是蝴蝶泉和野象谷。

云南还隐藏着多少像陆良这样未被解开的谜团呢？

还有多少大战马坡鬼魂、孟获、爨文化和沙林这样的文明和自然的奇迹被埋藏在荒山野岭和历史烟云中了呢？

过去几十年里，云南是在不断地被发现中，才被外界认识的。禄丰龙是这样。元谋人是这样。丽江古城、香格里拉也是



这样。

在跨世纪的时刻，当中原大地、黄河两岸已经裸露得无太多秘密可言时，云南仍处于不断的被发现中。这个过程说明了什么？而我们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新方式、新角度来观察偏僻的云南，来观察遥远的西南？

经过陆良的一番探查，我们愈加迫切想知道这个答案。

观察云南乃至整个西南时，我们应该首先面对如下一个事实：

这里是人类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

## ■ 人类发祥地

人类由古猿变来。最接近人类的古猿为腊玛古猿，被认为是人类的直系祖先。

这种古猿的化石首先发现于印度北部西瓦立克山区，后在非洲又有发现。

到目前，该猿化石的发现仍不多见，但在我国云南却有两次发现。

1956年2月，在开远小潭西北第三纪煤系地层中发现一批牙齿化石，内有5枚古猿下颌颊齿，属同一个体，可能属于雌性。后来这里又发现同样的牙齿化石5枚，可能属于雄性个体。该地层属于上新世。

这批化石最早定名为“开远古猿”，后经外国学者席孟斯等人的研究，认为应并入腊玛古猿。这一看法后来为中国学界同意。



1975年至1981年，在禄丰城北发现腊玛古猿头骨6个，西瓦古猿头骨2个，古猿上下颌骨破片30多件，附连于颌骨的牙齿200多个，单个牙齿500多个。

这种腊玛古猿生活在大约1500万年到1000万年以前，身体像黑猩猩那么大，面部短促，下腭拱出，牙齿具有猿的特征，又包含有人齿的若干萌芽。它仍是森林古猿的一支。

如此丰富而集中的古猿化石出土，不但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1975年至1976年，在禄丰属于上新世的地层中又发现了腊玛古猿化石。据报道，其中不仅有若干枚牙齿化石，还包括一个完整的下颌骨。

根据一些化石推断，禄丰古猿已能直立行走！

另一些化石表明，禄丰古猿具有突出的从猿到人的过渡特征。它前承开远腊玛古猿，后接元谋猿人。

它出现的时间，应是800万年前。

而一般认为，人猿揖别，当在400至500万年前。

腊玛古猿化石在云南地区一再发现，而且材料相当丰富，引起了世界关注。现在要探索人类发源地，已不能不把云南考虑在内。

云南是中国人的发祥地吗？云南是人类的发源地吗？

以上说的是猿。无独有偶，我国最古老的人类化石也在云南发现。

这就是著名的元谋人。

元谋人是1965年5月1日在云南元谋上那蚌村西北发现的，他的遗骸留存下来的仅有两颗牙齿化石和一段胫骨。但就



是这两颗牙齿化石和一段胫骨，使古人类学家激动不已！

与北京猿人比较，元谋人表现出了差异性，说明元谋人较北京人更为原始。

与牙齿同时出土的一批哺乳动物化石表明，元谋人的地质年代为早更新世晚期，比北京人和蓝田人均早。经古地磁法测定，元谋人的绝对年代距今已有 170 万年左右。

这要比北京人、蓝田人早 100 多万年！

虽然后来又发现了据说时代更早的巫山人化石，生活在距今 200 万年前，是中国最早的人类，但围绕它的争论，却实在太多。

虽然，有一些人怀疑元谋人的时代，认为实际上仅距今 60 万年，但大多数古人类学家并不赞同。被写入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中国最早人类，正是元谋人。

随后，又在同一地区发现了旧石器和火的灰烬。学者倾向于认为元谋猿人已懂得用火。

元谋人是中国已知最早的人类。他们在西南的活动，为后来的中华文明投下了第一道曙光。西南这方土地，因此具备了最灵动的色彩。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云南还有丽江人和西畴人，属“晚期智人”。其化石是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被发现的。

值得注意的是，丽江人明显有蒙古人种特征。专家称，这意味着南方先民与内地居民之间存在着种族联系。而云南各地的打制石器与内地也有不少共同性。这也说明了文化上的联系。

这种联系到底是怎样一种性质的？



难道，它们都是受中原汉文化影响而被动形成的？

难道，汉文化不曾受过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影响吗？

## 黄河摇篮观的动摇

很长时期以来，研究西南历史的学者，惯于把远古时期的云南描绘为“荒无人烟”、“自古未尝通中国”的地区。随着考古学的进展，这一说法已不攻自破。

紧接旧石器时代，开始于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自20世纪30年代末以来，又先后在洱海地区、滇池地区、元谋大墩子、云县、鲁甸、昭通等地陆续发现。

从遗址看，当时的云南先民已能建造房屋、种稻、养家畜、从事渔猎。这些古人已有了艺术爱好，并产生了较为复杂的宗教观念。在路南、呈贡也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

就在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走向繁盛时，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也结出了硕果。

应该提到，这样的发现，是在云南大部分地区尚没有作过深入认真的考古普查工作的情况下取得的。

值得注意的是，云南新石器文化再次表明了与内地文化的一些共同性。

以陶器而言，有一种压印的断线纹，过去有人把它作为西北特有之物而断言洱海地区新石器文化就是氏羌文化，未必妥当。但它的确是北方广大地区新石器文化陶器上的常见纹饰。

鼎足、豆也有发现，这以前一直被认为是内地文化影响的结果。半月形双孔石原是龙山文化开始出现的器物，后来扩散



到其他地区。元谋大墩子儿童瓮棺葬分布在房屋周围和瓮棺上钻出小孔的习俗，这些在中原地区新石器文化特别是仰韶文化中也能见到。

在公元前七至六世纪约相当于春秋中晚期时，云南地区已存在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青铜文化，并在公元前二世纪末即汉武帝时，在滇池地区发展到最高阶段。

其分布之广泛，材料之丰富，足以使云南人自豪。

以滇池地区石寨山为代表的青铜文化，被考古学界称为“滇文化”。而成熟的青铜冶炼技术，正是中国文明的一大标志。

在昆明博物馆，笔者第一次知道，昆明石寨山青铜器与安阳殷墟、陕西秦俑并列为中国三大出土奇迹。

铁器也有诸多发现。愈来愈多的人认为，铁器发源于云南境内的可能性大，而非从其他地区输入。

早先，人们普遍认为，云南诸民族是后来从外地迁来的。云南的文化是被动形成的，是受到了内地和中原的影响。

甚至，一些人把内地对滇影响的起点，设置于滇文化遗存所处的时代。他们说，其时，云南历史上发生了三件大事：其一是楚将庄氏入滇；其二是秦通“五尺道”和“置吏”；其三是汉武帝通“西南夷”，设置郡县。

不过，新一批学者则指出，云南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它服从文明多中心起源的法则，云南的文化，是自己发源和发展的。

甚至还有一种可能，即不是云南的文化受中原的影响，而是中原文化先受到了云南的影响。



何以云南有这样众多的民族，而风俗习惯以至文化又这样古老，甚至许多中原已经消失了的文明特征，在这里还保留着？这不能不引人深思。

考古发现，在石器时代以及原始社会，在石器、墓葬、房屋建筑等方面，北方与云南为何有众多相同之处？这种关系仅仅说明云南文化单纯地受北方影响吗？

能不能来个逆向思维？

或者，正是由于南方居民移居北方，而最终形成中华民族的吗？

中华民族的大本营是否一度曾在云南？

古代中国人是否正是由云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

在云南，具有中国最为古老的人类发展史，而一直没有中断，这说明什么呢？这难道是偶然现象么？

我们走访金庸和马可·波罗笔下的大理古城，流连于香格里拉；我们在丽江古城面对世界上惟一仍在使用的象形文字，聆听在中原已失传的古乐；我们在世博园里为与恐龙同时代的古植物的繁茂而惊叹；我们站在昆明博物馆中巨大的禄丰龙骨架前思绪联翩；我们在元谋人的复原像前默然。我们在亚洲稻作文化的起源地久久徘徊；我们为那些工艺不亚于中原的青铜器而感喟。

这时，我们无法排遣一种让我们自己也吃惊的想法：凭什么说黄河便一定是中华民族的惟一摇篮？



## 55 西部：中华民族真正的诞生地吗？

### 《山海经》记载了古中国的真正位置

云南人扶永发并非是一位只凭热情打天下的业余科学家，他是一名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地图制图工程师。

早年毕业于武汉测绘学院的扶永发，后到西安国家测绘总局第一分局工作，又到湖南某航测队从军。这些经历，使他对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地理十分熟悉。此后，他又有机会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图》的编制工作。

在调到云南测绘局后，他相继搞过地名普查，当过教师。他特别喜爱钻研古书。为了考察《水经注》的汉水之源，他利用出差的机会，徒步翻越了八百里秦岭，一路钻山林穿古道，栉风沐雨，写出了《汉水源头考》。

在不断的考察中，扶永发产生了一个“叛逆性”的观点，即中华民族的真正起源在云南，而非黄河流域。他大胆地宣称，云南是中国人的原始发祥地，直至夏朝，中华文明的大本营仍在云南，自成汤八迁才大规模外移。轩辕国、大禹治水、



西王母住地都在云南。《山海经》其实记载的是殷商以前的云南地理。

这真是要让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大跌眼镜！

那么，这种想法的根据在哪里呢？

扶永发是从昆仑山着手他的研究的。

据《山海经》记载，远古时代的中国位于古昆仑山中。扶认为，这古昆仑山即是远古时代中国的载体，把古昆仑山找到了，远古时代中国的位置也就好找了。

由《史记·西南夷列传》，知今日云南西部的洱海周围一带地区在秦汉时为昆明部族的聚居地。部族名为昆明，它与昆仑的首字均为“昆”，这引发了扶把古昆仑山引入云南境内的最初猜想。

从测绘专业的角度而言，测量活动是研究或确定地面上任意点（或某物体）相对三维空间坐标的几何位置；反之，任意一点（或某物体）一旦知道了它的空间坐标（经、纬度和高程），便惟一确定了它的地理位置。扶认为《山海经》中的昆仑山是客观存在的，虽然不知道它的位置所在，却知道与它有关联的东西。那么，便可以用以上的测绘学方法求它的位置。

最有价值的是《山海经》中提供了三个带有关键性的地理方位：古代中国北面有五座“冬夏有雪”之山，有“炎火之山”位于昆仑山旁，其西南又有“正立无景（影），疾呼无响，爰有大暑，不可以往”的寿麻国。

所谓“冬夏有雪”，即终年积雪。自《山海经》成书以来，中国气候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变化不是很大。位于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冬天积雪之山极多，但夏天积雪之山却是凤毛麟



角。若依传说，远古的中国是位于黄河中下游流域，那时的中国北方，亦即今日的黄河中下游，会有五座终年积雪的山峰么？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终年积雪之山，此山海拔必须在4000米（中纬地区）的雪线以上。无论古代还是今日的黄河中下游以北地区均没有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

寿麻国的情况，特别是它的“正立无影（影）”，表明它与纬度有关，当位于中国南方的北回归线附近。因为，只有在南、北回归线之间或紧靠的地区，才会在太阳当顶时，人直立着而地上落不下影子。黄河流域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炎火之火”即火山无疑。黄河流域既无死火山又无活火山。而中国最著名的火山群却在云南腾冲。

因此，这三个条件，综观全中国，包括台湾省，仅云南西部地区才相对地集中地存在着。

扶永发认为，这是今天从宏观上定《山海经》地理在今日云南西部横断山脉地区的最坚强、最有力的证据。

昆仑山应到云南去寻找！

那么，怎么去找这座位于云南的昆仑山呢？

扶采取的是“以水定山”的办法，由此来探索昆仑山。

《山海经》记载，有河水、赤水、青水、黑水、流沙、弱水、洋水7条水道与昆仑山有关联。

扶选取了黑水作为考察对象。

《山海经》记载，黑水出于“有渊四方”的大渊之北。

此渊目标甚大，千古不变，在《山海经》中记载亦详，特点明显。经过用地理学、地质学、地图学方法多方考证，扶认



定它是现今的洱海。

这时他便能确定黑水了。古时的黑水即今天的弥苴河。而黑水出处的大黑山与《山海经》记载其源头的“大玄之山”也吻合了。

由此，又用同样的方法考证出其余水道的位置，从而勾勒出古昆仑山的地貌。

古昆仑山就在今日云南纳溪河—达旦河和毗雄河—直力河以西、云县县城以北、高黎贡山以东、金沙江以南的横断山脉地区。

又由此推断出，大致来说，今日东经 101 度以西、北纬 23 度以北的云南西部地区，便是《山海经》所涉及的地理范围。

所以，远古时代的中国，位于横断山脉地区。今日的云南西部才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原始发祥地，是中华民族摇篮和民族的根所在。

有了第一步，扶永发由此衍生出的其他推断便显得更大胆了。他说，夏朝不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而在云南西部。

他说，成汤伐夏桀而夏亡及商朝的建立之事，也应发生在云南西部而不是中原地区！

## “云南人向四方迁徙形成了中华民族”

那么，为什么后来中华文明在黄河流域兴盛起来，而云南反而衰落了昵？

这是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

扶永发的推测是，大约在商朝初年的成汤之世，中华民族



的祖先由今日的云南西部向四面八方作了一次大迁徙，由于缺乏历史记载，引发迁徙的原因不详。

大地震？火山爆发？洪水？战争？这是一个谜。

但迁徙的路线却是可以推断的：

一是迁向今日中国的东北和今俄罗斯境内的黑龙江下游（貊国人、肃慎人、玄股人）与朝鲜半岛（朝鲜人）及日本列岛（倭人）；

二是迁向今日中国的北方、黄河流域、西北方（氏羌人、北狄人、匈奴人、东胡人、西胡人、西周人、犬戎人、月支人、三苗人、钜燕人）；

三是迁向今日的长江上游地区（氏羌人、巴人）；

四是迁向今日长江中游及其以南与东南沿海地区（大楚人、瓯人、闽人、番禺人、儋耳人、三苗人）；

五是迁向今日的东南亚及南洋群岛（大楚人、三苗人、寿麻人、焦侥人、雕题人、交胫人等）；

六是迁向今日的印度（天毒人）。

当然，还有一些人留了下来，成为“西南夷”各部族的祖先。留下来的人组成了新的社会，显然大大地落后了，被他们迁向黄河流域的祖先所构筑的社会远远甩下。

云南人所迁往的黄河流域一带，并非没有原住民，但“中国人”来到后，当地的原有文化在与先进文化的冲突中，未能占据主导地位，只能融合于来自西南的“中国文化”。

商朝初年的迁徙中，人们各自把原先的居住地的山名、河名等地理名称也带到了新的居住地，重新命名。这种事情，由今云南山区少数民族村子搬迁时多将原村名带走的实情，可作



印证。

扶永发指出，舜的葬地九嶷山本应在今云南西部弥渡县境内，却被带到了今湖南省南部宁远县南湘水二源头之一的潇水源头。

禹的葬地会稽山，本应在今云南西部巍山县境内，却被带入了今浙江省绍兴市南。

如此等等。

随着时间的日渐久远，人们忘记了他们的来历，误以为远古祖先诞生于中原。

我们觉得，有一些看似巧合的现象，大概是可以佐证扶永发的立论的。

我们很早便发现，世界上有一种特殊的规律，那便是历史越古老的民族，往往发展越慢。

埃及、巴比伦古文明已不复存在，没有延续到现代。而最晚兴起的中华文明却成了此地球上惟一没有中断、一直绵延流传的文明。

作为人类发祥地的非洲，整体落后于其他几洲。

而古老的中华文明，落后于西方。

所谓中华文明的中心地带陕西、山西、河南一带，又落后于沿海。观念之保守，行为之封建，使人难以容忍。西南少数民族社会发展水平，又落后于中原汉族，不少地方，还保存着最原始的东西。

而历史最短的美国，却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由此反推回去，是不是便可知哪个文明更古老呢？

当然，这是记者的臆想了，实际情况可能仅是巧合。



扶永发写成了《神州的发现》一书，共26万字，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们在昆明街头购到的是1998年的修订本。

在北京，笔者寻访了大大小小多处书店，均没有发现此书。

以前，学者大都以为，云南地域封闭，高山阻隔，民族是很少向外迁移的。但据《云南人》一书的作者陶兴文副教授说，1996年，他曾在湖南武陵源区和邻近的桑植县发现有白族居民，为元初云南逃难之民，几十代人生息于此，已发展到近万人。

2001年，我们到浙江余姚河姆渡，惊讶地看到，7000年前的河姆渡先民的干栏式建筑，与云南少数民族的干栏式建筑，是何其相似。

在河姆渡，还出土了一些难以解释的石质品，上面有迷人的图案，有的，竟与八卦、阴阳鱼有着惊人的相似，引起了当地研究者的种种猜测。

但扶的观点要最终成立，仍然困难重重，主要是缺乏考古学的证据。

比如，考古学者称已在河南发现了夏都，那么，这就使扶指称的夏仍在云南一说遭遇了困难。

尤其是我们在河南省博物院看到了那么多的灿烂文物，都似乎在无言地指证，中华文明的重心，的确在黄河流域。

扶需要作出惊人的努力，去重新解释大河村和二里头的发现。

文明的出现，要有文字、城池、宗教设施等为标志，这在中原有丰富的发现，而在云南，也许是考古调查不够，却比较



欠缺。

我们只能这么去设想，如果扶的基本观点能够成立，可不可说，这种由西南向四方的迁徙，当发生得更早呢，而不是在成汤时？

也许，正是云南人迁往中原，与那里的土著融合，才创造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夏商文化吧？

### “中国”的称谓来自纳西语

最近，中国南方的学者提出一种新的观点，即英文“中国”China这一称谓，应是云南纳西语“大稻”的记音。

也就是说，西方所指的古代中国，其实不是在黄河流域，而是在云南。

长期以来，西方称中国为“支那”，即Cina，这后来演变为China，成为西方对中国的通称并延续至今。传统的观点认为，Cina、Sina或China是“秦”或“瓷”的对音。

因为秦王朝最先统一了中国，当时，西胡诸民族皆称中国为秦，并流传入西方。而后来，随着中国瓷器在西方盛行，西方也称中国为瓷之国。

但是，湖南株洲工学院的刘志一教授指出，完成于公元前10至14世纪的印度古梵文经典著作《摩诃婆罗多》与《国事论》中就已有“支那”的记载，可见印度人称中国为“支那”并非始于秦代。而中国瓷器产生于东汉时期，出口就更晚了，因此“瓷”也不可能成为古中国的代名词。

那么，事实是怎样呢？



随着 90 年代人们对云南纳西文化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发现，纳西语“大稻”一词发音即为“西那”。

刘志一认为，“支那”与“西那”基本相同，是同一词汇的音变记音。而云南正是中国稻作文化的发源地，纳西族正是养蚕种稻的民族。据考证，约 4500 年前，中国粳稻已完成从多年生野生稻到一年生栽培稻的驯化过程，先民可以携带稻种远迁他乡。由于中国的人工栽培稻比印度和东南亚的野生稻粗壮，米饭粘性强，口感好，传入时受到当地土著居民的欢迎。

刘指出，随着中国粳稻在亚洲各国的推广，使“大稻（西那）”一词成为了“中国”的代名词，并音变为“支那（Cina）”，以后传入欧洲又演变为“China”。中国被称为“大稻国”，正如秦汉时期中国人把印度称为“身毒（河流）国”，把斯里兰卡称为“狮子国”，把缅甸称为“乘象国”一样，都是用当地的特征事物作为命名材料。

因此，“支那”作为“大稻”的记音，表明中国最早走向世界的并非是瓷器，而是稻作农业。据初步考证，其传播者应为今纳西族、彝族、土家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少数民族的祖先。

云南，才是真正的古中国。

## 创世神话

而在起源问题上，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便是神话了。

保留早期神话痕迹最多的，自然要数少数民族，尤其是经济文化发展处于较低阶段的少数民族（袁珂：《中国神话史》）。



这些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西南少数民族神话，与汉族神话有着许多共同性。

如伏羲女娲兄妹结婚的神话，不但汉族自古以来传述，西南苗、瑶也有。

而《山海经》所写南方苗民之神延维，即后世伏羲女娲兄妹结婚再造人类神话的雏形。

另外还有关于天梯的神话。

但有一点不同：这些神话所记载的内容，在少数民族那里，远比汉族丰富。

在西南少数民族创世神话中，洪水遗民、兄妹结婚、再造人类是比较普遍的共同主题。

壮族、苗族、布依族、水族中都有，情节大同小异。壮族神话讲的是伏羲兄妹，也就是伏羲兄妹的音转。伏羲兄妹，在汉族神话传说中是伏羲和女娲，二人以兄妹结婚而为夫妇，早见于古代文献的记录和石刻画像与砖画。

有意思的是，汉族的同类神话中并没有记载洪水的事情，而仅记了下半段兄妹结婚的过程。唐代李冗的《独异志》说：“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妇……”

这里没有西南少数民族神话中雷王发洪水和伏羲兄妹入葫芦避水的情节。闻一多的《伏羲考》认为，洪水情节很可能是以后附加上去的。但中国神话研究的权威学者袁珂指出，不排除汉族神话中原也有洪水遗民的情节，是后来的记录者记录未全，只录了它的后半段。

瑶族神话说伏羲兄妹在葫芦中漂流到了昆仑山，就和上面



汉族文献的记载吻合了。

那么，为什么汉族仅仅记载了下半截事情呢？

答案是，因为作为记录者，是晚一些的，对早年的事不知详情，并且失真就更多了。少数民族才是神话的原创者。

而他们也是中华文化最早的创造者。

### **汉族本身便是少数民族吗？**

进一步，我们应该去了解，扶永发等人为什么要提出那样的“叛逆性”理论呢？它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心理？

不管怎么说，这种思维，是对中原正统观的挑战。

这种勇气的后面，又是什么呢？

它使得具体的结论不再重要了。

我们注意到了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尤中提出的一种观点。

尤中认为，旧石器时代，云南境内的原始居民，已经与祖国其他地区一些原始居民，有着某些文化上的共同因素。所以，在种族来源上，云南境内旧石器时代的大多数居民，与祖国境内其他地区的旧石器时代的绝大部分居民是一致的。

到了新石器时代，祖国境内很大一部分地方，出现了四个比较大的民族群体，即氐羌、百越、三苗和百濮。

我们注意到，这些都是如今我们对少数民族的称谓。而在那时，还没有汉族或中华民族一说。

属于氐羌的部落群体，主要活动于从中原到西北和西南的大部分地区；属于百越的，活动于钱塘江以南的东南沿海地带和西南的南部地区；属于三苗的，主要活动于长江中下游以南



的地区；属于百濮的即孟高棉的部落群体，主要活动于西南地区。

后来，地域上比较接近的氐羌、百越和三苗中的一部分，先后逐步融合。尤中指出，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之后，这些先后逐步融合的部分，便形成了汉族。其他部分则成为了分布在不同地区的各少数民族。

这里的理念是，汉族本身便是少数民族。

它还道出一个事实：少数民族先于汉族。

更确切地讲，西部先于中原。南方先于北方。

伟大的中华民族只是最后不断融合的结果。但少数民族在其中起的作用，要比以前认定的更大。



## 56 日本人起源于云南吗？

### 日本人的寻根热

在陆良采访，经常听到当地人一种说法，说日本人的祖先，是从陆良迁移去的。

这种说法的依据，在于日本有些地方的民族穿着和习惯，与陆良一带人氏有着惊人的相似。

日本人由于对爨碑极其向往，曾多次遣人来考察。有的日本学者一见爨碑便涕泪纵横，像见了亲娘老子。

日本人认为，爨人与日本民族有重大关系。

实际上，日本人究竟是否来自陆良无关紧要。但确有许多学者认为，日本人的祖先，来自中国西南。

近半个世纪以来，日本有一股“寻根热”。日本人认为，这个根，并非是远古生存于日本列岛的人类，而是“掌握了使日本人成为日本人的文化诸特征的直接祖先”。

在多种理论中，其中，“照叶树林文化说”与“倭人起源于云南说”都把日本人的根定于云南。

日本学者认为，从喜马拉雅山南麓经阿萨姆、云南山地及



江南直到日本西部这一东亚温暖带，被称为照叶树林带。这个地区所特有的文化被称为“照叶树林文化”。

而云南是该文化的中心。

一些日本学者认为，弥生时代（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三世纪）形成的稻作文化并非是日本最早的文化，而在稻作文化传入日本之前的绳文时代（公元前七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末期或弥生时代初期，以栽培杂粮和薯类为中心的照叶树林砍烧地农耕文化即已传到了日本，它应是日本最基层的文化，是稻作文化的母体。

在今天的日本，照叶树林文化仅见蛛丝马迹，但它仍普遍的存在于云南的少数民族地区。

因此，日本学者在云南考察时，往往产生回到“故乡”的亲切感。

日本学者指出，亚洲栽培稻起源于以阿萨姆、云南为中心的地区，后来由此向外传播。

具体而言，主要传入印支半岛的湄公河流域和孟加拉，也传向了东方的长江流域。其中一支，由江浙一带跨海传入了日本，使日本稻作文化得以出现。

日本学者还认为，倭人原住江南，而江南人又是来自云南的，那么，只有云南才是倭人的故乡和日本文化的真正起源地。

## ■ 渡海而去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由于居民之间的领土、水源争夺等



诱发了战争，造成了西南各族人民的大迁徙。其迁徙线路是，滇人自滇池溯普渡河达金沙江，进入长江流域，到达了江南。定居于江南的云南人的后代即是倭人，倭人的后代又建立了以“吴越同舟”而知名的春秋时代的吴国和越国，最后，倭人经东海到达日本。

这就是说，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人、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江南人即倭人、遥隔东海的日本九州的倭人，三者都是由古老的“水路”一脉相承地连结着。

考虑到吴越造船技术的发达程度，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吴越人前往日本，也有可能是因为战争。

而徐福的航行，则更被日本人视为日本人来源于中国大陆的证明。现在的考察表明，徐福可能是从江苏赣榆出发的。

一些人认为，日本人的祖先也可能来自浙江，比徐福更早，是在河姆渡文化期间。那时的先民已能制作先进的航海工具。

河姆渡便成了日本人频繁造访的圣地。

河姆渡的不少文物形制，与云南的，竟也有相似之处。

日本学者森田永造通过对景洪傣族的实地考察，并通过风俗、饮食、建筑等方面的比较，更具体地认为：具有古代日本全部物质文化的地方就是云南，景洪的傣族寨子确实像是倭人的故乡。

鸟越宪三郎则比较了干栏式建筑、出土文物和服饰，也作出了同样的判断。

伊藤清司更是对云南怀有特殊的感情，四访云南，探究当地神话与日本的关系。



他发现，彝族的火把节与驱逐田间害虫的祭祀有很大关系，而类似的信仰，在日本也存在着，具体表现为“实盛信仰”。

同样，在日本存在的“大岁客”神话，也可以在中国西南各少数民族传说中找到原型。这个故事的内容是，贫困而热情的主人盛情挽留、款待除夕晚上来访的衣衫褴褛的陌生客人。翌日清晨，陌生客人变成黄金，或留下金银财宝，悄然离去。原来他是神的化身。

而彝族的“撮泰吉”（一种神灵祭祀和喜庆仪式）与日本的正月习俗，具有惊人的相似。

他认为，日本的一系列传说、习俗是先后从中国大陆传来并移植到日本农村的。

在对日本与云南少数民族神判的对比研究中，他指出，日本的神判并不是固有的文化，而是海外传来的文化，中国西南的神判作为比较的对象极其重要。

谁能想到，封闭在群山中的西南，竟与大海中的岛国有这样密切的联系？

## 非正统的起源观

综合日本学者的对比研究，中国学者张丽剑将云南与日本所具有的共同物质文化要素归纳为7类32项，包括：

1. 住居（干栏式住房、千木和千木组、顶梁柱）；
2. 食物（大豆发酵类食品、酿酒、茶）；
3. 服装（贯头衣和披肩）；



4. 农耕礼仪（人头祭、播收礼仪、插秧歌等）；
5. 宗教信仰（神林和神树、寨门和草绳、咒符和咒具、鸟崇拜、神竿、蛇崇拜、性器崇拜等）；
6. 神话、习俗、节庆（神体生长五谷的神话、创世和洪水传说、占卜、对歌、黥面文身等）；
7. 其他（漆器、白）。

数量之多的确令人吃惊，仅用“奴隶社会的共同文化特征”是难以解释的。

1980年9月，北京自然博物馆周国兴等在元谋接待了一批日本记者。这是首批来到元谋化石产地的外国客人。

双方就日本人的“根”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方提出，这个“根”甚至还可以追溯到元谋人，这是因为元谋人的化石虽然目前还只是两颗上中丹齿，恰恰它的舌面铲形结构反映出古中国人、日本人在内的现代黄色人种的重要特点，由元谋人到现代黄色人种是一脉相承的。

日本朋友听了后十分兴奋，激动地举起酒杯，高兴地说：“没有想到，我们来到了日本人的故乡！”相对于中国人坚持黄河—长江流域华夏起源正统观，日本人并不坚持自己的起源一定发生于本岛，这里面有可以回味的东西。



## 57 新西南史观

### “后轴心时代”的理念

关于中华文明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是多中心还是单中心的，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课题，考古学家多年来也争论不休。我们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学者，这个问题，是这样一本小书回答不了的。

然而，结论到底怎样，这其实是很次要的了。

我们介绍上面这些非正统的观点，仅仅是想让人们关注一些以前被忽略的问题。

这些问题，其实还是从陆良引发出来的，那就是李国强为什么要以他的鬼文化和蛮文化为自豪。

现在来看，无论是扶永发，还是尤中，抑或是李国强，他们的立论后面，其实有着一种弥足宝贵的文化自觉意识。

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西南学派”的意识。

这个学派，强调建立崭新的“西南学”，从理论上重新反思西南的种种问题，从而达到弘扬西南地域文化的目的。

我们最初接触到这种意识是在广西。一些壮族学者向我们



强调，西南少数民族意识的淡薄，已成了突出的问题。

现在，随着西部开发，随着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西南的人民急需重新发掘自己独特的文化精神价值，重新评估自己的传统，才能赢得广泛的尊重，为经济发展储备后劲。

进一步讲，西南学派，反映了“后轴心时代”的学术观。

西南学派认为，在“轴心时代”，中国几千年来坚持着以华夏和中原为中心的历史成见。

长期以来，“一点四方”结构形成了中国文明的基本框架。

## “一点四方”的华夏观

这是一种什么框架、什么观念呢？

这就是说，几千年来，存在一种以中原华夏文化为核心（先是从黄河流域再是从长江流域）向四周不断扩散、交融的基本倾向。

中国现存最早地理著作《山经》（据顾颉刚考证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即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表明两千多年前“一点四方”结构便被载入了史册。

这部书以山为纲，以方向和道里为经纬，把当时的“天下”分作了五个部分。

在《史记·夏本纪》中，更是仔细地描绘出了一个以中原“天子之国”为中心再向东南西北分别以 500 里、300 里、200 里依次延伸而划出的若干个等距离层次。

从这种观念出发，历代政权皆以中原汉文化为本位，把周围四方称为蛮夷。



这种歧视性的称谓，构成了中原文化一次又一次对西南人侵和压迫的心理基础，并使这种入侵和压迫合理化。

西南，便成了这种一点四方结构的一种延伸，它是代表汉文化本位的一个方向或方位的狭窄概念。它不仅是一个远离中心的概念，而且也暗示着一种人们知之甚少、无关紧要的异类文化。

“西南”因此成了一个“他称”，正如同欧洲把华夏称为“远东”，而华夏自称为“中国”。

因此，历史上北方民族对“西南夷”的征伐，都是理所当然的，诸葛亮的入侵和滥杀，竟然成为了播种文明的伟大进程。

这真是匪夷所思。

### “西南”的称谓受到质疑

现在，随着时代巨变，地球上任何完全与世隔绝的文化都已不复存在，一切边缘的、古老神秘的、过去不被纳入“主流历史”的事物，都将被纳入视野。

我们从北京出发，来到以前从不知名的偏僻小城陆良进行考察，应该说，无意中契合了这么一种趋势吧？

所以，面对今日的世界格局，中国文化中古老的“一点四方”结构以及传统的“中原文化中心”史观也和西方世界的所谓“欧洲中心主义”一样，作为一种“轴心时代”的产物，理应结束其原有的历史使命了。

西南学派提出，应以“云贵高原”、“四川盆地”、“两江



(长江、珠江)之源”这样的中性称谓，取代“西南”这样的“他称”。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他们一方面加强了与中原地区和沿海的对口合作，同时，他们又对某些中原人、沿海人惟我独尊的老大观感到反感。不仅是反感，有时还有一种鄙视。

我们的同事，新华社广西分社的记者来河南访问后，说：“河南这样的地方，是不适于人类居住的。因为，它的灵气，已经被祖先吸光。谁敢说蛮荒之地的人们就不能后来居上呢？”

在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中，提出这样的概念，具有极大的经世致用的意义。因为，西部的人们，当前最重要的是树立他们的文化自信心和自尊心。这将成为推动西部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协调发展的心理基石。

应该看到，这种“自称”理念的产生，最近还受到了考古学发现的影响。

这些发现，完全可使西南人由自卑转向自豪。

## ■ 受到古人类发现的鼓舞

大量古人类化石、石器在西南出土，本身暗示着西南自远古以来便是一个相对统一的区域，并且远不是文化的边疆地区。

中国灵长目以及极早期的人类化石都发现在西南。

同时还发现了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大量化石。

在广西百色，最近报告说发现了 80 万年前的石器。人类起源计划署首席科学家理查德·波茨认为，这是迄今在东亚发



现的数量最多、判断年代数据最精确的人类旧石器。每一柄石斧，都需要 50 多道工序才能完成，其精巧程度与同时期非洲的阿舍利文化发展程度相当。

进一步看，这不仅仅是西南与中原的问题，而是整个南方与北方黄河流域的问题。

南方还出土了距今一百万至两百万年前的与巨猿共存的人形超科的零星化石，如湖北建始和巴东发现的 4 颗牙齿，广西柳城巨猿洞发现的一小段上颌骨。禄丰古猿则生活在 800 万年前

最近，还报道了新的发现，如距今 200 万年前的巫山石器和 200 至 240 万年前的安徽繁昌石器。这些发现虽存在争议，却引领更多的目光投向中国南方。

中国正在实施“东亚早期人类起源及环境背景探讨”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是在中国境内寻找更古老的人类。寻找的重心，确定在西南和长江中下游。

1999 年 4 月底，云南玉溪召开了第 7 次中国脊椎动物学会年会，其中就讨论了这方面的问题。

为什么西南的可能性大呢？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理事长叶捷指出，青藏高原的隆起造成了适合产生人类的自然环境，这与非洲的情况非常相似。

然而，古人类学家虽然表示有可能在中国找到更早期的人类化石，但究竟能否找到，仍表示谨慎。

进一步讲，对南方的再发现和再认识，还暗含了一种更“危险”的可能。

它可能不仅仅意味着人类在南方的发展领先于北方，而



且，还预示着生活在现今中国大地上的人们，其来源，还有更遥远的“南方”。

那便是非洲大陆。

## 中国人起源的危机

中国人是非洲黑人的后代。

这是许多人的猜想。

而它可能并非无端之说。

南方濒临大海，当是非洲黑人们最早登陆的地域。

目前，国际上占主导地位的学说，是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的。非洲人在两三百万年前开始向其他地方迁移。

非洲人类的产生，是非洲大裂谷的出现导致古猿生活环境变化，最终促使古猿改变习性和体型向高层次进化的结果。

在东亚，虽然发现了一批古人类化石，但总体来看仍然非常零星，缺少系统性。

中国的证据，尚无法使非洲的证据处于从属地位。

在非洲，考古学家找到了大量早期人类化石，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

在那里，已发现了距今440万年的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始祖种地栖猿及距今410万年的原始类型的湖滨种南方古猿，也找到了距今300多万年的阿法种南方古猿。由阿法种产生分支，一支为粗壮种南方古猿，一支为纤细种南方古猿，另一支则发展为向现代人过渡的能人。

其后还有匠人、直立人、智人的化石发现。



在这些发现中，不仅有众多完整的头骨，而且有较完整的骨架。作为阿法种代表的所谓“露西少女”就有 40% 的骨架。这种南方古猿既能直立行走，又可在树上攀援。

在距今 370 万年的地层中，还发现了南方古猿直立行走的脚印。

大约在距今 280 万年前后，南方古猿演化为早期人属。距今 200 万至 250 万年前的能人已会制造工具了，脑量达 630 立方厘米。

匠人相当于亚洲大陆上的早期直立人，但形态上比直立人更进步，更接近现代人，眉脊减弱，骨壁较薄，脑量也大。如一个距今 160 万年的 9 岁男孩的完整骨架，包括完整的头骨，其脑量已达 880 立方厘米。

此外，还找到了距今 560 万年甚至 900 万年前零星的人科化石。

而在中国乃至亚洲，却没有这么丰富和让人信服的发现。

早在 1987 年，美国学者就通过分子人类学研究，从基因角度提出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并向其他地方迁移的学说。

也就是说，我们活着的这些人，与曾经生活在这个地区的古代人类并没有遗传上的紧密关系，而统统是 20 万年前非洲的一个女人的后代。

1999 年，正是在云南，我们也获得了关于亚洲现代人可能起源于非洲的分子人类学的证据。

这项成果，是中华民族基因组基因结构研究的课题小组得出的，北京、上海、湖南和云南的 14 位全国最权威的遗传学家参与了研究。它的主持人褚嘉佑教授当时正在云南。褚教授



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学所所长。

研究表明，亚洲地区不存在从直立人到现代人的连续进化过程，现代亚洲人可能起源于非洲。

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褚教授指出，亚洲的基因库主要源于非洲起源的现代人，世界各人群遗传树与现代人类非洲单一起源说相符。

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从遗传学角度证明亚洲人与非洲人的关系。

褚说：“我们至今未能找到支持亚洲人类独立起源的证据。非洲现代人类可能是由南部进入亚洲大陆，随后向北扩展的。”

亚洲人基因遗传物质的原始成分与非洲人类相同的这项结论，是用分子人类学的方法系统研究了遍及中国的 28 个群体、以及 5 大洲民族群体间的遗传关系后作出的。

褚说：“这不可能是亚洲人独立进化中发生的变异。”

研究表明，非洲人进入中国大陆后，先到达了南方，可能是由于长江天堑的阻断，只有少数人到了北方，因此北方人之间的差异比南方人小得多。

科学家还认为，在亚洲虽然发现了 50 万年前的北京人和 170 万年前的元谋人化石，但它们与现代人没有直接的承袭关系。亚洲古人类化石在 10 万年前出现了断层。

非洲人类可能是在 10 万年前进入亚洲南部的，并与当地土著人类——包括元谋人的后代——相融合，从而发展为现代中国人。

至于亚洲更古老的人类是否也是从非洲迁移过来的，还需要寻找更多的证据。



“这是一个重要的科学发现，在最终破译人类起源密码问题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研究员王钦南说。

中国学者的这项研究成果，刚刚问世便被《美国科学院学报》刊登，并得到了英国《自然》杂志等国际科学界的高度评价。

现在我们看到，不仅仅是华夏文化本位的观念不复存在，连中华民族来源的正统理念也受到了严重威胁。

这与其说是一个科学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文化问题。

也许，一些人感到，要说中华民族并非本土原产，是一种屈辱。

他们正四处奔走，大声呼吁，一定要维护这样一种观念：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对人类历史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华民族，自古生长于脚下这块热土。

因此，他们一定要证明，亚洲乃至中国是人类的另一个摇篮。

一些新闻报道的主题，也有意无意落脚在这上面。

比如：《考古发现修正“亚洲人类进化落后于非洲和欧洲”的说法》、《中国也是人类起源地》，等等。虽然，也有学术上的执着，但在许多人那里，这其实是那种华夏中心观、一点四方观的延续。

在人类迈入公元第三个千年的时刻，我们实在是应该有一种新的心态。



## 更大的文化命题

不管最终得出什么结论，我们都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

我们感到，这代表着在这个激烈变动的时代，我们意识构架中的重大冲突。

一个是存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中心，另一个是允不允许非主流的东西存在。

这是陆良的命题，是彝人的命题，是鬼的命题，是李国强的命题，是扶永发的命题，是云南的命题，也是更大的文化命题。

中国人应该深思。

而对比日本，则不一样。作为岛国，日本人对事物并没有像中国人这样顽固的固定一体的看法，他们并不坚持日本人一定是日本列岛上的原住民。因此，才跑到中国大陆寻根，并把这件事当作他们莫大的兴趣，甚至一种追求。

日本文化，因此能够很快地融入世界文明，快捷地吸收别国先进文化，而不在乎自己的传统是变了还是没有变。

这成为日本高速发展、实现现代化的一大动因。

这是我们在陆良之行中获得的一点意外的却更难以忘怀的启示。



# 58 科幻小说：陆良之旅

## 神奇的陆良三日游

经过三天的旅行，陆良之旅将在今夜达到高潮。

入夜，陆良国旅没有再安排活动，比如几天来已让游客们大饱眼福的爨文化歌舞和鬼主文化盛装游行。导游要大家早早休息，等待半夜时分激动人心的时刻的来临。

但吴越却兴奋得睡不着。

过去三天的游览参观，已使这位 28 岁的上海女子处于高度兴奋状态。

她回想着这三天来的历程。

第一天是参观沙林。如今，沙林除了自然景观外，还增加了虚拟现实。游客可以置身于 3 亿年前的古海洋边，亲眼目睹沧桑巨变。

团队骑马游览了五峰山原始森林。

途中，队伍经过了大战马坡，来到了惊马槽。马儿都沿旁边的路走上去，人则下马，穿沟而行。

导游举着一块磁石，探入沟壁上的一个洞穴中。这时，受



磁石激发，山石深处响起了远古的马嘶声、人喊声。

“竟跟介绍中的一模一样。这是何方鬼魂呢？”吴越心想。她看见周围的人都露出了好奇的神色。

导游笑道：“这仅是序幕。第三天，我们将亲眼看到历史。”

当天晚上，大家歇息在湖畔的度假村中。当地的少女们进行了爨文化歌舞表演。后来，有一群小伙子，骑着大象和“甲狩”，扮演孟获及其蛮兵，为游客们上演了精彩的节目。“甲狩”是云南省动物研究所为发展陆良旅游而专门培养的一种基因拼合动物。

第二天是游览古文化。上午是爨龙颜碑和爨龙颜墓。这座大鬼主墓，是最近发掘的。地宫相当大，附近还设立了三层楼的爨文化博物馆。下午，游客们先看了大觉寺和千佛塔，然后，团队乘船，在和风吹送下沿铺满荷花的运河来到小堡古城。残存的古城墙在夕阳之下显露出古朴和神秘。

吴越觉得，这段历史，是非常奇怪的。既有汉族的意味，又有蛮人的情趣。

尤其是那爨龙颜墓。遥想南中的统治者，她竟有些想掉泪。

吴越与云南是有关系的。她的祖父母都是当年到云南支边的知青。但她这是第一次来云南。

爨龙颜的祖上，本身也是来自内地啊。在陆良，吴越仿佛看到了自己最真实的渊源。

最近，云南出土了270万年前的3具完整人骨化石，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云南作为人类发祥地之一的地位终于得到确



立。

而学术界，对于中华民族起源于云南而非黄河流域的理论，正争论个不亦乐乎。

因此，吴越此次来滇，颇有点寻根的意思。

第三天是欣赏民俗文化。在终南山寺中，巫覡作了招魂表演。她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表演。表演模拟了远古部落的风俗。

最后，“黄帝”也登场了。他是以一副蛮夷打扮出现的。导游说，黄帝的故乡也在云南，而不是以前人们认定的中原。

游客们还观赏了山歌对唱，其中有创世歌。表演者都是些老头老太了，但他们的热情和纯真，却像小伙少女。

晚餐，是在民居中吃的。大家坐在青松毛上，吃着长菜，产生了返朴归真的感觉。

现在，回忆着这些，吴越再难入眠。

这都是她想要得到的。

在上海，她长年关在“信息室”里，生活在电子虚拟世界中，脱离了面对真正自然生活的机会。偶然，她在网上看到陆良的网页，于是报名参加了这次旅行。

陆良国旅的广告说：“有心脏病者慎重！高血压者慎重！加入者需购买保险！”也许，这些宣传词正是使吴越欲罢不能的原因。

这时，外面的沙林中传来了风声。

吴越起床，下到大堂，见别的人也没有睡，大家都在聊天。

“以前以为是鬼，真的很好玩。”



“鬼还是有才好。”

“也许，就是鬼呢，他们偏说成是历史。”

“历史吃香么。神秘主义流行期过了。”

吴越走出宾馆门，看见一轮古铜色的月亮悬在头上，离她是那么的近。

## 亲眼目睹历史的呈现

凌晨1时，导游把大家从床上唤起来。

游客们在大堂里集合，每个人分到了一件特殊的衣服。这是一种电磁服。然后，鱼贯走过了沙林，再乘坐索道上山。

密密的松林悄然从身边划过，月光映照在邻近的湖面上，一片寒光，偶尔传来几声夜鸟叫。吴越产生了一种非人间感。

旅游团一共有一百多人，大家都不出声。

队伍中有探险家、摄影家、历史学家和商人。还有几对情侣。

其中，有十几个人来自日本。他们对爨文化有着极大的兴趣。他们也是来寻根的。他们来找日本人的故乡。

很快，到达了惊马槽前。大家看到，附近的松林间，有一些穿白大褂的人在忙碌，他们在操作一台闪闪发光的大机器。那是一台磁电感应机。

导游请大家不要说话。然后，是久久的等待。此时，已是凌晨1时半。

忽然，战马坡上出现了一丝隐隐的雷电。吴越颤栗了一下。随后，是更强大的雷电。四周的景色发出绿莹莹的光，好



看极了。

整座山坡笼罩在电磁场中。吴越朝边上看看，看到那几对情侣的身影正时隐时现，而那几个日本人，都已经消失了。

她看不见导游，心里有点害怕，但听见导游的声音通过耳膜后的导音器传过来：“鬼魂就要来了，请大家留心！”

她睁大眼，朝前看去。

惊马槽沟口刚才还是黑漆漆的，这时，忽然有一道闪电击在那里，岩石上冒出火花和弧光。沟口忽然出现了一个穿甲冑的士兵。他的身材非常高大，大概有 1.8 米高。他向吴越缓慢地走来。

她又哆嗦了一下，慌张地朝边上看了看。景色愈发笼罩在绿雾中，四周的人一个都找不到了。

鬼魂士兵朝她越走越近，对她的存在，似乎视而不见。

他来到了她的身边，从她的右手边擦身而过。她愣住了，过了片刻，回头去看，那男子已经消失了。

她心下明白，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导游已事先作了介绍：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这正是诸葛亮军队与孟获军队的一场遭遇战。

绿雾更浓了。传来了异样的声音，比白天里用磁铁吸出来的那些声音更大。有兵器声和马叫声。吴越血液沸腾。这些都不是虚拟的，不是虚拟的！

一支军队在沟口出现了。他们是威武的战士，与网上那些“酷”哥不同，或许，不能说“酷”吧，但是，却更有吸引力。他们神情凝重，个个都是视死如归的表情。

在远远的山头上，似有另一支军队。好像还有帐篷和营



盘。那支军队的打扮不一样，好像是少数民族的。他们在静静地注视着惊马槽中军队的移动。

死亡？吴越脑子中忽然闪现出这个意念。她颤抖了一下。

这才意识到，她自打出生以来，还没有想到过死。

她禁不住热泪盈眶。她也不知这是怎么回事。

像是放电影一样，绿雾中，出现了纷纷扬扬的箭雨。它们移动得是那么缓慢，但分明在逐渐加速。她本能地躲闪了一下。一枝箭穿过了她的身体，但没有痛楚。面前的一些古代士兵和他们的马儿嚎叫着倒下了，尸体在沟中抽动。但其他人奋勇冲了上去。冷兵器相击在一起，发出陌生的声音。

女人看到了血，也看到了死亡。吴越略微有些后悔来这里，于是捂上了眼睛。

战争进行了十几分钟，便忽然停止了，景象都消失了。

## 消失在过去

隐没在绿雾中的人又重新现身了。导游清点人数，发现有五个人失踪。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情况。

国旅总部得到了消息，并报了警。有关部门对大战马坡进行了联合搜索，也没有找到这几个人。

“他们也许走进了历史。”不知谁这么说。

“什么？”

“走进了历史。他们太想跟那些远古的战士融为一体了。”

“瞎说什么呀。”

过了三天，失踪的人仍然没有回来。新闻媒体的版面上充



斥着这样的标题：

“是机器故障，还是时间隧道？”

“沙林存在时间的反演吗？”

“我们失去了对历史的控制吗？”

“历史会被颠覆吗？”

第四天，失踪的游客们却又都回来了。

他们激动地说，他们真的回到了历史。他们在三国时代呆了一个月、半年、一年、五年。最长的，呆了十几年。他们与古人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有的人甚至参加了大的战役——比如赤壁之战，但没有一个人阵亡在那里，连轻伤也没有负。

这的确不可思议。因为，他们仅失踪了4天呀。

陆良国旅很后怕。如果客人真出了什么事，会怎么样呢？

这还仅仅是保险公司的事么？

如果因为这些现代人的干预，历史产生了误差又会怎么样呢？

我们能够为历史保险么？

大批新闻记者云集陆良，对这一奇事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报道。陆良存在时间隧道，成了当年的十大新闻之一。

## 与鬼相伴

从古代回来的人当中，便有吴越。她并没有想像中的激动。她只是觉得，仅仅做了一次顺理成章的休闲旅行。

那里的古人，她好像似曾相识，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切



感。他们也没有把她当外人。

与现代人相较，古人要真诚朴实得多。

她没有觉得他们是鬼魂。

她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这就像一个梦。

在短暂的梦中，她经历了一生的荣辱。

她希望这样的梦还会回来。

一年以后，她告别了上海，在五峰山下买了一套房子，住了过来。

不再天天面对那乏味的东方明珠电视塔，躲离了嘈杂拥挤、光怪陆离的淮海路和南京路，在寂静中身处沙山与森林，她感到了自我的解放。

朝夕与鬼魂相伴的冲动，其时已主宰了年轻女人的心灵。